

此土著述(其)

第 139 册

一五・一五六九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七卷(一至七)	長水沙門 子璿錄	一
	(漢四—漢十)		
卷一(漢四)	卷二(漢五)	二
卷三(漢六)	卷四(漢七)	五九
卷五(漢八)	卷六(漢九)	一一四
卷七(漢十)		一五七
一五・一五七〇	慈悲水懺法三卷	失譯撰人名	一七三
序(馳一)	卷上(馳一)	一七四
卷中(馳二)	卷下(馳三)	一八七
一五・一五七一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一卷	宋雪川沙門 仁岳撰	二〇〇
序(馳四)	卷一(馳四)	二二二
一五・一五七二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一卷	宋天竺寺慈雲大師遵式述	二二一
一五・一五七三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一卷	宋天台東掖山沙門遵式集	二二五
卷一(馳五)		二二六
一五・一五七四	往生淨土懺願儀一卷	宋沙門遵式集	二四一
卷一(馳六)		二四二
一五・一五七五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	宋耆山沙門 遵式撰	二五五

卷一(馳六)	二五五		
一五·一五七六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一卷	宋東山沙門	遵式集
卷一(馳七)	二六六		二六五
一五·一五七七	金光明最勝懺儀一卷	宋傳天台教觀四明沙門	知禮集
卷一(馳七)	二八一		二八一
一五·一五七八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一卷	法孫繼忠集	二八七
卷一(馳八)	二八八		
一五·一五七九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一卷	宋四明沙門	知禮集
卷一(馳九)	三二二		三一
一五·一五八〇	禮法華經儀式一卷	失譯撰集人名	三一九
卷一(馳九)	三二九		
一五·一五八一	修懺要旨一卷	宋四明沙門	釋知禮述
卷一(馳九)	三三一		三三一
一五·一五八二	熾盛光道場忘誦儀一卷	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	遵式撰
拾遺序(馳十)	宋雲問沙門靈鑑述	卷一(馳十)	三四五
一五·一五八三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一卷	宋雲谿沙門	仁岳撰
序(馳十)	三五九		三五九
一五·一五八四	景德傳燈錄三〇(一至二〇)	宋沙門	道原纂
			三六七

(譽一—譽十、丹一—丹十)

卷一(譽一)	三六八	卷二(譽二)	三八六
卷三(譽三)	四〇三	卷四(譽四)	四二二
卷五(譽五)	四五〇	卷六(譽六)	四八〇
卷七(譽七)	四九八	卷八(譽八)	五一四
卷九(譽九)	五三六	卷一〇(譽十)	五五四
卷一一(丹一)	五七八	卷一二(丹二)	六〇一
卷一三(丹三)	六三二	卷一四(丹四)	六五五
卷一五(丹五)	六七八	卷一六(丹六)	七〇三
卷一七(丹七)	七二七	卷一八(丹八)	七五五
卷一九(丹九)	七八三	卷二〇(丹十)	八〇五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一并序 漢四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釋氏教金剛經世所由來尚矣自秦至今凡幾百載諷誦無卑高感應盈簡牘利及幽壤而達乎神明蓋趣大之坦塗破小之宏略也

漢四

故補處頌以為本二論釋而有貫諸疏互解或依或違圭山大師撮掇精英黜逐浮偽命曰纂要蓋取中庸復申記略用備傳習石壁師仍貫義意別為廣錄美則美矣辭或繁長後學多不便利今更刊定翦削煩亂俾流而無滯學而思講庶吾道無墜地之患也已大宋天聖紀号之明年季冬月甲子日序云疏文分三初標題自二初經疏名題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者此題九字從寬至狹能所六重一能所釋謂金剛等五字是所疏論下

四字屬能二能所詮謂經字屬能金剛等四字是所三能所簡有二一簡通謂經通一代時教般若唯局當部二簡別般若猶通八部金剛但屬一經五能所喻金剛是能般若屬所六能所纂纂字屬能謂疏主也要字是所謂正義也若著并序二字復加一重二字是能上皆所攝

然此七重不出教行人理謂經及疏論并序五字是教謂能詮能釋能序也般若通行謂觀照也纂字屬人疏主也金剛要字屬理金剛喻實相即真理要字是正義即道理既知一題能所去著須知題內義理淺深金剛有三義謂堅利明也般若亦三義謂實相觀照文字也經有三義謂常貫攝也疏亦三義謂疎決布也論者議也亦三義謂議理議智議

行也纂要亦三義謂要義要行要文也且金剛三義者以萬物不能壞能壞於萬物復能有照用可喻三種般若矣堅喻實相以其雖經多劫流迤六道未嘗生滅未嘗虧缺故云堅也故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

二

二

不淨不增不減等利喻觀照般若若謂此顯時照諸法空故言利也故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乃至云無智亦無得等明喻文字般若以文字能詮顯彰明實相觀照令顯現故由斯三義似彼金剛故舉金剛以喻般若然此般若諸佛衆生悉皆有之由彼在纏故不能利用苟能聞教解悟內外熏力則能斷煩惱出生死理智相宜能起大用與佛無異其猶金在鑛中不能隨用苟能出鑛必能成器

斷物故知此慧無不有之故知此慧能建大義今云般若蓋大慧之梵音也金剛即般若之正喻法喻雙彰故曰金剛般若也若準經題具足合云波羅密即歎慧之功也唐言彼岸到此猶西域之風若順此方合云到彼岸

彼岸者即是涅槃爲對生死之此故号涅槃爲彼意明般若是到彼岸慧斯則慧之別相也然到彼岸慧略有二意所謂頓漸也頓者此慧顯時一刹那間照諸法空即是到彼岸故名到彼岸慧以不歷多時乃名爲頓漸者

漢四

三

雖則頓照法空且習以性成任運計執所以策彼頓悟之慧覺察妄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此則究竟到於彼岸亦名到彼岸慧以歷多時故名爲漸漸之與頓遲速雖殊一種得名到彼岸慧所以具足合云金剛般若

波羅密今略不言也次明經字具三義者然準諸家解釋共有多義謂湧泉出生繩墨結縛之類若佛地論中唯說二義謂貫也攝也貫穿所應說義攝持所化衆生且如來入滅二千餘年遺風若存得聞正法者斯皆經之貫穿之義也衆生流浪莫知所從得佛教門咸歸正趣者斯皆經之攝持之義也具此二義故名爲經今以此二復加常義以對三種般若謂實相常觀照貫文字攝也然此一經羅什所譯句偈清潤令人樂聞至今長幼高卑盈於寰宇靡不受持此經也疏論纂要者即此一卷疏文也疏即青龍大雲資聖塵外等疏疏謂疎通理趣決擇義相布致文言也論即天親無著智度金剛仙功德施等論一一論中任運議於理智行也問既有疏論釋

經何必更製斯疏答以纂要故即是纂他疏論之要義而成此疏也然纂要之設總有兩意一則上符聖旨二則下叶人心意顯諸說有不符聖旨不叶人心者且初意者只如此經是空無相宗有以法相行位廣列而釋此

則不符聖旨失於宗故故序云或配入名相著事乖宗有人聞是空宗便作一味無相道理解釋此亦不符聖旨以宗雖無相義乃千端既以一味解釋此則迷於末也故序云或但云一真望源迷派前則乖宗不迷派此則

漢四

迷派不乖宗互有得失俱未圓暢復有縱於僻見以之注釋宗派俱失不足評量故序云其餘宵談臆注不足論矣然其諸說雖各有舛的以未兼暢故皆判云不符聖旨也今製此疏不添法相免乖於宗隨文釋之不迷於

派離前二過宛乎得中此則超然獨符聖旨然今疏內皆用聖言故序云故今所述不攻異端疏是論文乳非城內况二菩薩師補處尊補處如來師釋迦佛展轉推本佛佛相承降及無著天親更無異說故知此疏便是佛

言謗此疏者即同謗佛也故序云且天親無著師補處尊後學何疑或添或棄次下叶人心者且諸家章疏在理未當於文且繁致令學人少敢措意故轉念者廣通會者稀故序云致使口諷牛毛心通麟角然今此疏撮其

樞要直下銷經經疏相兼盈五十紙不問緇侶塵俗可以留心不唯上中下根可以學習有斯兩意所以述之此則前智後悲自他兼利也故云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并序者并謂共兼及也序者敘也敘述經疏之意故又

序者緒也謂頭緒也意明此半紙之言是述
疏入作之頭緒也二作者嘉号京者都也大
也即士庶貴賤都會之大處也然是西京非
謂東土以有大興福寺閣棟故不言西也沙
門梵語此云勤息即釋衆之通号謂勤修諸

行息煩惱故述者明非製作符上纂要之言
但是敘述先聖之旨非別製作故也例如夫
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二
序宗旨二一序讚經旨二一通明起教之緣
二一明迷真起妄二一真空言鏡心等者以

要言之上句即真性離緣下句即緣無自性
大約如此若其委明應先略配後當廣釋略
配者此兩句中鏡像是喻心色是法本淨元
空通於法喻以鏡喻於心以像喻於色像是
鏡之所現如色是心之所現鏡雖現像其像

元空即顯鏡本淨也心雖現色其色元空即
顯心本淨也言本淨者即是性淨通因果凡
聖故故華嚴云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其
性本清淨開示諸群生此略指配也若廣釋
者鏡即人間所用之鏡然有塵穢不堪用者

有雖淨而在匣者有淨無塵垢挂之高臺萬
像斯鑒者今取後者爲喻心者性相二宗所
說各異相宗說者或以集起爲心唯第八識
集諸種子起現行故或以緣慮爲心通於八
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然此所說但是有爲
生滅非今所喻性宗說者即如來藏本源自
性清淨心也然今所明正是此心以是迷悟
根本凡聖通依世出世間皆不離此所以起
信論中立爲大乘法體故論云摩訶衍者一
法二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

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摠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以真如門是通相故攝一切生滅門雖是別相以是即真如之生滅亦攝一切以此二門同依一心為源則知萬法不出此心又如華嚴是圓極一乘亦以此心為一真法界之體故彼疏說統四法界為一真法界謂寂寥虛曠沖深包博摠該萬有即是一心體絕有無相非生滅乃至云

漢四

六

諸佛證此妙覺圓明現成菩提為物開示等然此一心有性有相則凡聖迷悟因果染淨等異性則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然此性相不即不離以相不離性故只向同處異性不離相故只於異處同性不即相故未始有差

別相不即性故未嘗不殊異蓋緣性相一味所以同異兩存其猶一水波濕性相同異可知然此靈心本非一切能為一切心之名字亦由此立今云淨者但約畢竟空義非是揀染名淨以但唯一心貫通染淨故荷澤云知

漢四

七

之一字眾妙之門一切諸法依此建立既為得失之祕府乃是昇降之玄樞稱眾妙門實為至矣今所辨者即是此心然前所說相宗二種乃是此心之內生滅一門對辨淺深故須料揀和會通攝則實無所遺本淨者喻則可知法中有二意一則此心從本已來性畢竟空故二則現為煩惱所纏而無染故此當起信論中真如門也故大集經云善男子一切眾生心性本淨心本淨故煩惱諸結不能染著猶如虛空不可玷汗心性空性等無有

二等像即鏡中所現萬像色即本淨之心所現諸法然所現法不出色心今唯言色而不言心者一為文句窄故二為影在下故三為以初攝後故前二可知後意者一切諸法不出五蘊色之一字貫五之初今言色者舉初攝後也故大般若中每例諸法皆以色字為初如云善現般若波羅密多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等由是文雖標色而意兼於心色心既彰萬法備矣元空者喻則可知法中有二意一即本來是空論云一

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二即現見空故色等諸法本來自空迷人不知妄執為有雖然執有未始不空故中論云諸法若不空即無道無果又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然此一句亦是

釋疑恐人聞說心性本淨復見論云是心則攝世間法等便謂本具染等不合言淨故下句釋云像色元空也意云色等若實則汗淨心色等既空憑何汗心如鏡現穢像穢像元空似有實無云何染汗故云鏡心本淨像色

洪四

八

元空也無上依經云清淨有二義一者自性清淨是其通相二者離垢清淨是其別相寶性論中亦有二義一自性清淨謂性淨解脫二離垢清淨謂障盡解脫魏譯唯識論云心有二種一者相應心所謂一切煩惱受想行

等二者不相應心所謂第一義諦常住不變自性清淨心也今所明者即自性清淨及第一義諦心故云本淨復次兩句更互釋成以上句釋下句成色空義以下句釋上句成心淨義色若不空心則不淨心若不淨色即不

空由心淨故色空由色空故心淨以色心二法不相離故當知由心淨故方能現色如鏡淨故方能現像染則不能又由色空故不能染心如像空故不能汙鏡實則汙也上句下句法喻對明反覆相成故云互釋疏夢識下

二明妄有即正當起信論中心生滅門然此亦具法喻以夢喻識以夢中所現之物喻境如人睡後作夢於無物處見物喻心迷成識於無境處見境然雖物依夢現而夢物皆虛雖境從識生而識境俱妄也夢者如常人被

漢四

九

睡蓋所覆心識昧略恍惚成夢準切韻中夢者心亂之貌亦云寐見曰夢意明心識昏亂見於異事名之爲夢識者本淨一心忽然不覺不覺是妄心性乃真真妄和合目之爲識即是第八阿黎耶識也故起信云依如來藏

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無初者初始也意明此識無前際故然真心妄識雖虛實有殊若究其源俱無初際然有兩意一則如佛頂經說煩惱菩提二俱無始謂自有此真心已來便

有此妄識非謂真先妄後亦非妄先真後若言真先妄後即應諸佛更起無明若言妄先真後何有無真之妄居然獨立由是故知二俱無始此則夢喻不齊却似金之與鑛若言鑛先金後即合所棄之鑛鍊之得金若言金先鑛後應可純淨金器重生於鑛由是二物俱無初際於法可知問如論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既言依真有妄則是妄後真先何得說之二俱無始答不然所言依者明妄無自體依真而成顯本末之義非先後之義故

起信云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若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即是外道經說二者謂妄體全空都無生起之蹤跡故言妄無始也故起信云覺心初起心無初相即斯義也若據此意夢喻正同以夢生時無蹤跡故有茲兩意故云妄無初也然上夢鑿二喻之中各取少分共況一識無初之義方盡其理夢則喻無初法鑿則喻無初時若單用鑿喻則妄識有實若唯取夢喻則妄識有始今既分取相似之處理極成矣物者即夢中所現之物也境者即是識中所變我法等境成有者且如夢中所見自他境界覺來反想即定是無正在夢時決定為有若不然者何有讚喜謗厭苦欣樂等事耶故知有也如莊子中說莊周夢為蝴蝶都來忘却莊

漢四

十

周及乎睡覺夢除何曾更有蝴蝶為莊周時既不羨蝴蝶為蝴蝶時亦不羨莊周彼此各行互不相識然準彼書意以顯生死齊平今之所引意明執實之義謂依於妄識變起我法等相悟來了達則誠知是空若正迷時定執為有若不然者何有貪瞋愛惡取捨等事耶故知是有故成唯識論云依識所變妄見我法猶如幻夢幻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然雖夢中見種種事推其根本唯一夢心以夢心滅時夢事皆滅法中亦爾境雖無量原其根本唯一識心識心滅時境界隨滅故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則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諒不虛哉由是三界世間一切有漏染法皆從妄識而生

故名此識以為妄本然一切有漏染法生起
 微著次第摠有兩重一無始根本二展轉枝
 末展轉枝末即後逐妄科中所明無始根本
 正當此段言根本者即根本無明言無明者
 謂無妙覺之明故以就通相言之故當此識
 然根本無明具有二義所謂迷真執妄也迷
 真者即真心本不生滅德相業用量過塵沙
 日用不知如狂如醉若貧女宅中寶藏窮子
 衣內明珠雖有如無枉受艱苦故華嚴云於
 第一義不了名曰無明執妄者妄即五蘊色
 之與心如幻如化本無實體衆生認此為自
 身心計虛為實故名執妄故圓覺經云妄認
 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乃至結
 云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然此二義
 遞互相成舉一則兼未嘗獨立但若執妄必

須迷真但若迷真必須執妄譬如有人迷東
 必執西亦互相成立思之可見疏由是下二
 明習妄流轉即當妄法生起第二門展轉枝
 末也由是等者由因也是此也因此迷真成
 識現起世間一切境界緣此境界起惑造業
 受報無窮此中惑業報應四字但是三道然
 此三法諸教之中有名三障障聖道故或名
 三道引心遷迤至業報故或名三雜染以性
 不清淨故又此三障更相由藉由煩惱故起
 惡業由惡業因緣故得苦果初言惑者即煩
 惱也品類即根本及隨根本有六謂貪瞋癡
 慢疑惡見隨煩惱有二十謂忿恨覆惱嫉慳
 乃至散亂不正知等若以要言之不出根本
 中三謂貪瞋癡即此三種便能成就三界世
 間故華嚴云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

無量無邊等此惑因起由前無明迷平等理
妄認五蘊身心即此身心是過患根本故肇
公云約天地為高下約日月為東西約身為
彼此約心為是非老子亦云吾有大患為吾
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知此身是一切

過患根本既執之為有遂分自他依此身心
起諸煩惱於一切順情境上起於貪心於一
切違情境上起於瞋心以護自身將為主宰
也於此二中不知是妄任運而起乃名為癡
此等煩惱究其所因皆從根本無明而有也

次云業者然業雖無量統唯有三謂善惡不
動也由前貪瞋熾盛發動身口作諸惡業即
身三口四意三等十惡業也或有稍知因果
貪來生榮樂之事即翻惡為善持不殺等五
八十戒即善業也或厭下苦羸障欣上淨妙

利修有漏禪定名不動業然此三種業雖勝
劣不同皆由迷心所造俱有漏攝故圓覺經
中結三業云皆輪迴故不成聖道由是則知
前之三業皆依煩惱所成也言報應者應即
是報既有業種蘊在藏識因緣會時必須受

漢

三

報涅槃經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
地方所脫之不受報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由是有業必有報應然若推
諸業體相都無及受報時未嘗差錯惡因苦
果善因樂果如影如響的無差謬然泛論果
報六道不同以類收之但唯三種謂苦樂捨
由前惡業為因則感三塗苦報謂地獄餓鬼
畜生也由前善業為因即感人天樂報謂四
洲六欲也由前不動業為因即感上界差別
之報即色無色界也然於三界之中所受苦

樂之身是別業正報所居勝劣器界即共業
依報正報有生老病死依報有成住壞空器
界空而復成有情死而還生無始至今聯綿
不絕迷惑耽戀誠可悲夫故法華云三界無
安猶如火宅由是報因業感業由感成感因
無明無明無始一念妄有也則知三界六道
有情無情究其所從皆因夢識而有襲習綸
輪者襲謂承襲即相續義由感發業業能招
苦次第相續故習謂熏習即相敷義意明感
業念念敷學念念熏習故唯識云由諸業習

氣二取習氣俱故名爲習然此二義必互相
資謂相續故相敷相敷故相續故云襲習故
唯識云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也譬如有
人襲儒學文由承襲於儒故方能學習於文
又由學習於文故方能承襲於儒也相資之

義豈不昭然綸即綸緒也謂衆生業種雖復
無邊終不一時受六道報報有次緒故名綸
緒也然有兩意一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故二
如人種物潤者先生故輪謂輪轉謂生已復
死死已還生生死不停故名輪轉或天上死

漢四

十高

人間生人間死畜生生等故無常經云循環
三界內猶如汲井輪然此二義亦互相資由
綸緒故輪轉由輪轉故綸緒也其猶搔蠶抽
絲由彼絲輪轉而不止故使絲緒起之不絕
亦由絲緒起之不絕故使絲輪轉而不止或
可淪字其義亦通即沒溺義也謂於生死大
河長受沒溺故云淪涅槃經云若有衆生樂
諸有爲造作諸業是人迷失真常是名暫出
還沒疏中且用輪字如向所說感業則言其
襲習報應則言其綸輪然二二對辨亦互相

資謂由惑業襲習故使報應綸輪實由報應綸輪故令惑業襲習斯則乘因感果依果造因因果相資以之不絕此即十二因緣前前為因後後為果之義故唯識頌云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或

曰如是起惑造業受報輪轉時劫長短耶故次云塵沙劫波莫之過絕也塵即碎十方世界之微塵沙即殞伽河中如麵之沙謂此河周四十里沙細如麵劫波者梵音此云時分大劫小劫長時短時延促雖殊通名時分莫

漢四

孟

之者猶不能也過絕者止滅也意言六道眾生起惑造業受生輪轉已來將一沙為一劫波沙盡而劫波不盡又將一塵為一劫波塵盡而劫波無盡塵沙有限劫波無窮相續至今不能止之滅之故云莫之過絕也然此二

段字句雖多若論實事不過五字謂心識惑業報其餘並是顯敘真妄成立輪迴之辭意謂本是一心不覺成識起惑造業生死無窮是故如來現身說教故大科云起教緣也疏故我下二別明說教之意如法華經云我以

佛眼觀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嶮道相續苦不斷乃至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等文二一敘說阿含之意二一正敘今初兩句標佛現身也故者所以義我即指佛也言滿淨者揀異分淨以佛無明永盡無念之極故覺即覺悟者即指人謂佛是覺悟之人也若梵語菩提此翻為覺斯則約法梵語佛陀此云覺者斯則約人今此辨人故言覺者亦可滿字是摠淨覺為別者字屬人即明如來是滿淨滿覺之者揀諸聖人覺淨未滿唯

佛如來三障都盡三覺具圓故号如來爲滿淨覺者若以此二望衆生二乘菩薩諸佛及本性料揀有兩種四句一者衆生不淨二乘菩薩分淨諸佛滿淨本性但淨二者衆生不覺二乘菩薩分覺諸佛滿覺本性但覺今於

此二四句中皆當第三也現相者即化身相也人中者即現化之處也唯向人中示相者天上著樂無由發心三塗極苦正當難處唯於人中苦樂相兼對苦必能發心所以佛出現化天上如病未發豈須針艾三塗似膏肓

漢四

矣

之病不足醫治人中如小瘡所縈堪可與樂故佛出現然如來現相摠有四種謂他受用報身大化小化隨類化身等今明說此教者即小化身也然有八相謂一從兜率天退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五出家

九年十六道成二年

十七轉法輪經五十八入涅槃十年八此論現身但明成道之相次明說法即轉法輪相佛成道之相身長丈六紫磨金容項佩圓光背題卅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八部擁衛四衆欽崇巍巍峨峨光映日月德相繁廣不可具

陳此小化身其相劣弱若望受用即雲泥有殊故法華經說長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珍御之服以喻受用之身弊垢之衣即况紫磨金體蓋以衆生垢重不堪見勝妙之身既不

漢四

七

衣右手執持除糞之器以此方便得近窮子
此喻如來隱彼勝身現於劣相也疏先說下
正明設教以此方佛事藉以音聲若無言教
現相何益教先說小後方說大或曰此明般
若何論小乘答雖同佛言有深有淺若不對
辨安知淺深然一代佛教不出大乘小乘乃
至圓宗亦大乘攝其所宗者皆宗因緣雖則
同宗因宗於中淺深有異小乘即生滅因緣
大乘即無性因緣無性因緣者如中論云因
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空即無性義也今明
小乘故云生滅因緣生滅因緣者諸法緣會
即生緣離即滅既生既滅足知無常然則不
無生滅之法以有法執故也然佛出世先說
小者有二對治故說生滅對治凡夫外道執
我我是主宰義既言生滅則知無主無主無

宰則無我也說因緣對治外道自然之計外
道所執多執神我有作受故兼執自然既言
因緣則非神我自然也為治此二是故先說
生滅因緣即佛初成道始從鹿苑度五俱輪
次度舍利弗目連迦葉三兄弟等於十一年
間所說即諸部阿含等經是也今悟等者佛
說此法意令眾生悟四真諦也此有兩種因
果謂集是世間因苦是世間果道是出世因
滅是出世果也苦即三苦八苦三苦謂苦苦
壞苦行苦八苦謂生老病死求不得五陰盛
愛別離怨憎會集即業惑如逐妄中說滅即
有餘無餘二種涅槃入經可見道即八正道
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正定也諦者誠實義如世間苦集逼迫和合
事無虛謬名為實義非謂不生不滅名實即

說苦定苦集定集等以是義故四皆是也故遺教經云日可令冷月可令熱佛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即如佛於鹿苑爲三比丘三轉四諦法輪之例也三轉者一示相轉示謂顯示苦行相等令其悟解云此是苦此是集等

二勸修轉勸謂誠勸令其修斷云此是苦汝須知此是集汝須斷等三作證轉作證謂引己所作令其信受云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等意言我已知已斷已修已證汝等毀我當知當斷當修當證如是說已一類小根之人如言啓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發心進修作五停心等七種方便斷三界四諦下分別麤惑得初果證乃至進修漸斷三界俱生細惑證餘三果得阿羅漢則令世間因亡果喪出世間因生果證法華云爲求聲聞者

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故疏云先說生滅因緣今悟苦集滅道既除下二結判我執者即於五蘊摠相計有主宰名爲我執若一一推求色等性中不見我體名爲我空若見五蘊之法實有體性名爲法執

漢四

九

若了五蘊如幻如化從緣無性名爲法空既除者已盡也以小乘人聞說生滅因緣不執於我故云既除我執未達者以未聞說無性因緣猶計蘊法爲實故云未達法空若具言之合云既除我執已達我空未達法空未除法執今則上執下空文影略故入除我執便是已達我空未達法空便是未除法執故也疏欲盡下二敘說般若意二一摠云大部二一敘教釋意病根者喻法執也如人有病令人不安如木有根能生枝葉意云二執如病

令諸衆生不得安樂若取法執爲病病即是根持業釋也若取我執爲病是病之根即依主釋今則病通二執根喻法執以能所依二體異故我是能依法是所依以能從所生故能非根根唯局所也由是凡夫有我執必兼

有法執二乘有法執不必具我執又二乘無我執則未必無法執菩薩無法執則必無我執如因迷杌方可見人等般若即慧也爲顯此法故遺言成教教即文字般若即觀照實相二般若也今約佛論故通法教俱名般若

也此中意云如來意欲盡衆生有執之病根方談空宗之般若然大乘教法無量無邊何故此中唯談般若謂正能破執大乘初門二執若除真性自現故唯談此除其病也故古德云華嚴經如治國之法養性之藥般若教

如定亂之將治病之藥二經既爾餘可例知心境等者然佛初說小乘心境俱有說大乘法相即境空心有說般若教即心境俱空今正明此故云齊泯心即心心所法境即諸識相分心通能變能緣境通本質影像心境等

漢四

干

亡故云齊泯謂約徧計則都無所有如繩上蛇約依他則緣無自性如麻上繩由心故境由境故心境滅空心空心如境謝然諸法雖多不出心境心境既泯則一切皆泯也心經亦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等故云齊泯即是真心者顯非斷滅恐聞一切諸法泯之皆無諸法既無應成斷滅故此顯云即是真心然此心與上心字不同上是緣生忘心即前夢識也此是常住真心即前鏡心也爲揀別故特言

真以一切諸法皆依此心若離此心無別有法故經云一切世界因果微塵因心成體心之所現名曰依他執之爲實乃名徧計依計既泯即是圓成如繩依麻有蛇託繩生繩蛇既亡則麻著矣此是疏主出般若之密意若

據經文即但言諸法皆空不言即是真心故下文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文雖不彰義實如此若法性宗即直於諸法空處顯出真心故圓覺經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乃至云諸幻盡滅覺心

漢

王

不動故云即是真心也垢淨雙亡者上言心境染淨已含文未顯彰故重明也意云非但無諸有漏心境之法若於法中染淨之法亦復不有爲對治垢染方彰淨法之名所治之垢既亡能治之淨何立如無慳貪布施亦遣

等則知若理若智若因若果一切行位諸對治門悉皆不有垢淨並無故曰雙亡故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等一切清淨者此淨與上淨字不同上即對染之淨此名真空曰淨以聲聞怖空故言清淨清淨即空義也大

般若中或則云空或言清淨然萬法雖多不出心境恐收不盡又約垢淨重明斯則是法皆攝竟無所遺故言一切也故大般若云善現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色清淨乃至諸佛無上菩提悉皆清淨又非謂泯却心境顯真心了然後亡垢淨顯真空此乃文家成隔句對若欲順義應云心境齊泯垢淨雙亡一切清淨即是真心理則明矣謂真心之中本無心境垢淨等法名之爲空非謂無於心法成於斷滅故唯識頌云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

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此諸法勝義亦
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然此與
前迷真習妄正為翻對若無前意焉起此文
疏三千下二顯瑞彰會三千即三千大千世
界如下所明瑞即祥瑞煥明也佛說此經之

時放大光明照三千界非不煥然復現種種
奇異之事有此祥瑞故云三千瑞煥故大般
若經第一云爾時世尊於師子座上自敷尼
師壇結加趺坐入等持王三昧安詳而起一
一身分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庾多光各照

漢四

三

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云今此世界六種變動
盲者得視聾者得聞等又云其諸天人佛神
力故各見於佛正坐其前咸謂如來獨為說
法十六會彰者然般若類有八部謂大品小
品放光讚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剛唐譯

六百卷二百七十五品揔一十六分前五無
名後十一分有名前六分品後十不分品即
初分七十九品第二分八十五品第三十三
一品第四二十九品第五二十四品第六勝
天王般若分一十七品第七曼殊室利分第

八那伽室利分第九能斷金剛分第十般若
理趣分第十一施波羅蜜多分十二淨戒十
三安忍十四精進十五靜慮十六般若即大
明度無極經四卷同前五分儒首菩薩無上
清淨分衛經二卷即第九分實相般若即第

十分道行小品各十卷同第四分光讚十卷
放光三十卷大品三十卷皆同第二分然上
諸本開合大部文勢次緒事理一一皆同但
廣略之異唯仁王一本不在八部之中疏今
之下二別示今經二初略標指如文二廣序

漢四

三

讚二一序歎幽玄二一具序一經詮旨三句
偈下一正序句有文句義句今通此二偈謂
積句所成亦通此二隱謂潛隱即現在無文
如經中多無所斷之疑文及其住名略謂少
也即現雖有文而不廣故如經中唯有能斷

之文及有住義旨謂意旨趣謂旨之所歸徹
理曰深難覺曰微難覺有二意一爲文隱略
故義趣難覺二爲徹理故甚深難覺然隱略
深微之相即下所云慧即返流淨用約斷執
觀空得名般若正翻云慧不云智也下釋題

中廣辨體相三空者即我空法空俱空也如
下經云無我相人相等即我空也我相即是
非相等即法空也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是俱
空也二空可知俱空有三說一別觀人法名
二空同一刹那雙觀人法曰俱空二即二執

既遣二空亦遣名俱空三即能所遣時慧亦
無住即與本性相應此時自無人法二相及
非法相等名俱空徹謂透徹慧是能徹三空
是所徹般若照時透過三空之表即與本源
相應以本心源非空非有爲對人執方說人

空爲對法執方說法空爲對二執方說俱空
即空是能對執爲所對所對之執既遣能對
之空亦除空執兩亡方契本性若住空境未
曰相應所以疏中特言慧徹由是四加行位
菩薩爲取空相不名見道故唯識偈云現前
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真住唯
識今既徹於空相能所兼亡即同唯識見道
頌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檀舍萬行者梵音檀那此云布
施舍謂舍攝萬行即菩薩所行之行不唯於

萬今舉大數耳以布施含於三施三施該於六度六度包於萬行以本望末故曰檀含萬行也所以佛答修行唯言布施故彌勒頌云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住一十八下約二論以敘歎準無著

論中從佛正說已下乃至經終分為十八住處謂第一發心住乃至第十八上求佛地住即是修大乘行人從因至果安住之處密示階差者謂隱密示現行人修行入位階降差別之相以經中都無十八住名含有十八住

漢四

三四

義以不顯配故云密示前後淺深不同故云階差也然階差之相在下正宗文前疏文具明斷二十七疑者準天親論從佛答三問畢便躡跡斷疑乃至經終二十七段謂第一求佛行施住相疑乃至第二十七入寂如何說

法疑潛通血脉者潛謂潛闇通謂通流血脉者喻也以經中多分唯有能斷之語而無所斷之言由是文起孤然勢意斷絕及尋經旨皆有所因文雖不彰理且連貫以不明顯故曰潛通其猶人身血脉外雖不彰內死流注

漢四

三五

約喻顯法故曰潛通血脉也此義見於逐段敘疑之文疏不先下二反顯不先遣遣者即反顯慧徹三空之義謂二執為所遣二空為能遣又二空為所遣俱空為能遣以俱空遣二空空病亦空故云遣遣如圓覺云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曷契如如者曷何也契合也如如者即上三空之表本源真性也二空破執執喪空空病亦空方契本元真性也

意云若不先遣遣即滯有滯空何能契合真
如本性然此語勢亦是御注序文彼云咸歸
遣遣之旨盡入如如之妙疏故雖下三順結
如經中度四生即是策修無生可度即是無
相行六度即是策修不住相布施等即是無
相如是類例徧於經中然度生修行合是有
相今以無生可度無住布施無法可說無我
修善故順經宗無相之義一經前後無不談
此故曰始終又因心果心感皆如是斯則王
東修時無相正無相處策修非謂前後始終

皆爾疏由斯下二結歎四法幽玄三一正結
歎若據前正敘歎中約教義分能詮所詮今
於所詮之中別開行果即四法足矣然教密
如前句偈隱略理密如前旨趣深微行果二
玄前文未顯故宜別明行玄者夫菩薩行不

出二種謂隨相行離相行也隨相即同前策
修離相即同前無相玄者妙也若二行抗行
或先或後不名為玄二行同時不相妨闕乃
名為玄若唯隨相即同凡夫若唯離相即同
二乘二行相資宛符中道即觀空而萬行沸

漢四

王六

騰涉有而一道清淨是菩薩行矣果立者果
即佛果也此中佛果摠有二種所謂真身應
身應身有相真身無相玄者若二身各異相
無相殊不名為玄以相即無相無相即相真
應無闕故曰玄也所以經中若以相觀佛則

是人行邪道不以具足相發心則墮斷滅以
此真身應身不一不二故使然也由斯者因
此也即正指說此一卷經是密是玄也此則
結指前文之所明標為後說之所以也疏致
使下二示難了致遂也使令也由前四法幽

玄之故遂令諷誦甚多而解者極少口諷即讀誦其文也牛毛喻其多也妙解經意乃名心通麟者瑞獸君聖則現角者麟唯一角喻悟者少也此有兩重相望以論多少謂麟比牛而已少角比毛而又少意謂讀誦者多中

之多通悟者少中之少疏或配下三彰謬解前四句即但不符聖旨別作意度不得圓暢雖非邪僻亦名謬解後二句曾談臆注正是邪謬前言心通者少不通者多此之三類即是不通之相也此兩家皆先敘因然後結

漢高

主七

過配入名相者謂有疏將法相名句配入其中此則貪著其事好尚法相也如下經云凡夫之人貪著其事乖宗者以經宗無相真空既以法相解之寧契經旨以不順理名之為乖但云一真者但猶獨也以聞說此經是空

無相宗則首末作離心離境空無相道理一味銷釋故云一真望源迷派者望謂瞻望源謂水生之處也迷謂昏迷派謂流派路分曰歧水分曰派意云此經雖宗無相而文義干差今雖符大底宗源而全乖差別義理故云

望源迷派已斯言乃是曉公起信序文今雖用之而意異彼彼則以一心為源隨緣生滅為派此則以經宗為源義理為派故不同也其餘等者前則各有一長此乃都來邪僻前則依人依教此乃率意推肯率爾踈謬之言

故曰曾談臆注不堪採覽置之言外故云不足論矣就中此釋字內偏多疏主云予久志斯經徧詢諸疏親見數十本或假託金剛藏或云志公或云傳大士或云達磨或云五祖或題自名皆好紙好墨裝飾甚華其中文義

摠不堪採如釋舍衛國云衛者百靈衛護舉
一例諸首末皆爾苟有無限愚人不能甄別
寶爲至妙誠可悲哉故云宵談等若將源派
約迷不迷前後相望有其四句一迷源不迷
派即配入名相者二迷派不迷源即但云一

真者三源派俱迷即宵談臆注也四源派俱
不迷即下不攻異端是此疏也疏河沙下二
引文結顯河沙珍寶者即經云如恒河中
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
乃至此福德勝前福德三時身命者即經云

漢四

天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
沙等身命布施乃至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
人解說喻所下有二意一即於此內外二財
喻之不及二即如下文云我念過去無量阿
僧祇劫於然燈佛前乃至譬喻所不能及舍

茲二意故云喻所不及豈徒然哉者豈者可
也徒者空也意云可空如此也意謂此經句
偈隱略旨趣深微尋波討源卒難得意儻悟
玄理隨分受持得福德多不可思議既若如
此非聖智不能造其源常情之流豈合措意

此文意合兩勢一驗凡心不曉二驗持者福
多也疏且天親下二迷造疏意二一示疏論
師承有據二一示論師承斥他添削梵語提
婆盤豆此云天親是地前四加行位菩薩即
無著弟也無著梵語阿僧佉是初地菩薩即

天親兄也補處即彌勒菩薩見在兜率天上
次補佛處号曰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以二菩
薩依稟彌勒菩薩偈頌造論解經故云師補
處尊下懸談廣明後學下斥其違論即無著
天親之後製疏之者也何疑者責辭也添即

前云配入名相者於本論外加以大小乘法相行位故云添棄即前云但云一真者棄却兩論別自解釋也不知彼人云我勝菩薩為復不知菩薩所造論耶若言不是我勝菩薩亦非不知造論但以志道參玄忘言取意截

徑修進不務枝流誰有心力尋於論文者即應責之曰尋論釋經則推無心力推肯率意心力何多且者約截之辭以不論所餘截徑而斥意云今不論你有理無理且論主是入位上流復從彌勒所受義句此蓋佛佛相傳

裝轉師授你之後學何得固違而自率意耶一是凡聖愚智懸隔二是師父之言背智率愚悖師無禮如父有所作子乃故違豈合天道耶故此引師以斥也疏故今下二明今述解不攻異端今初兩句對非顯是故今者由

菩薩展轉相授所以今之述作不攻異端攻謂攻擊異謂別異端即端倪即顯諸家却是異端也故云對非顯是故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矣注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是下二句出其因由既用本

漢四

三十

論釋經不攻異端明矣乳非下引經喻涅槃第十云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復賣與餘牧牛女彼牧牛女得已復加二分水轉賣與近城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水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

已復加二分水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為子納婦當須好乳以待賓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人荅言汝乳多水不直爾許之直今我贍待賓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煮用作糜而無乳味然於苦味中千倍為勝何以

故乳之爲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當有諸比丘抄略是經分作多分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雜以世語錯定是經今多衆生不得正見如彼女人展轉賣乳乃至成麩而無乳味然彼經意以喻涅槃此借用之以喻般若此中城內之言語稍漫通今取最初新構之乳未加水者以爲喻也或曰此中豈無疏主自語應同添水乳耶答不然雖有自言但是連合前後或引文之端皆從本義而非添也疏纂要下二示名題義意在下諸家至此皆略判經題今務簡削繁下文委釋三解本文二初偈文歸請將欲製疏恐未上符下合故歸請也意云法華經說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聖智尚難量度凡心豈可測量由是祈請加護異無紕繆於中前三句歸敬三寶後一句祈願利生初二字能歸至誠稽者稽也首即頭也尚書云稽首拜手注云稽首謂首至地也拜手首至手也今則

漢四

三十一

屈頭至地稽留少時表敬之甚也又禮有三種謂下揖中跪上稽首今則上禮表無慢心然能歸之人必具三業表佛有天眼天耳他心知故謂以身業歸表佛有天眼見以口業歸表佛有天耳聞以意業歸表佛有他心知又圓滿三業善故成就三輪因故以未歸三寶之前三業悉皆不善今歸三寶故三業皆善也三輪者謂神通輪記心輪教誡輪因中身業歸果獲神通輪因中口業歸果獲教誡輪因中意業歸果獲記心輪據此即三業是

因三輪是果三輪之因依主釋也今言稽首即當身業但舉身業餘者自具謂稱三寶名及述所爲事即口業也心不度誠寧肯歸禮即意業也牟尼下正舉三寶謂佛法僧爲福之田三皆可寶故云三寶帶數釋也然有三種一住持即塑畫等像佛也三藏教文法也五衆和合僧也遵守遺言任持像法名曰住持二別相者佛即三身法即教理行果僧即二乘菩薩三同體者覺照名佛軌持名法和合名僧於中復有本性觀行融通之異皆一法上說之故云同體於上三中今所歸者即別相也五教之中當其始教以此經屬始教故今但取當宗之中能說般若爲佛所說般若爲法發起流通者爲因故非餘教牟尼下佛也梵音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能仁故

不住涅槃寂默故不住生死又寂者現相無相默者示說無說此則即真之應也大覺者覺即是佛大揀餘聖餘聖雖覺未名爲大二乘偏覺菩薩分覺皆非大也唯佛如來一覺永覺無所不覺如大夢覺如蓮華開迥超羣聖故獨稱大尊者具上九号爲物所尊下文廣辨能開下法也於中能字屬佛開字通佛及法謂在佛爲能開在法爲所開般若三空句五字唯局法也然於此中具教理行果般若果也以是到彼岸慧故三空理也句即教也理果合論行也以慧照理是菩薩行故發起下僧也發起上士即須菩提因興三問故佛說之流通上士即是彌勒無著天親也遷迤解釋方始弘傳上士者高上之士也或曰上人故馬鳴菩薩讚無常經歸敬偈云八輩

上人能離染或云大士故大雲疏云如斯大士皆歸命斯皆通用故隨人稱疏冥資下一句祈願利生也冥闇資助也所述即此疏也契合也羣機即一切眾生也然資助加護有一種一即顯加謂現身說法有所見聞二即冥加但得智力無所視聽今於二中唯求真加也以製疏釋經唯藉智力但得真助不須見聞以此經云若以色見聲求是行邪道爲順此教故不求顯然凡所設教皆契理契機今不言契理者以疏是論文已契理故又疏

漢四

手三

主於二利中利他偏甚今唯言契機者悲增之相也

金剛經纂要判定記卷第一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二

漢五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將釋下二開章正釋既蒙加祐心通智明約義開章遂申經旨文二初標列章門將猶欲也此依崇聖寺塵外疏唯開四門若準大雲

漢五

疏中即開六門一明經意二明宗旨三明經體四辨譯時五解題目六釋經文今雖四門含六門義謂此第二攝彼二三第四攝彼五六其餘單攝但小異耳二依章正釋二初摠論諸教如多藥共治一病二別顯則如一

藥各有功能也初中二初通赴機緣酬因者酬請酬報因謂因地以佛於因地初發心時希求無上正等菩提遂致四弘誓願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衆生無邊誓願度佛道無上誓願成於此四中三願皆畢唯

一未圓誓度衆生衆生宛在今雖證果不捨因門現身說法濟度羣品以報先願故曰酬因故法華云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以滿足化一切衆生皆令入佛道酬請者佛初成道梵王帝釋等請轉法輪故法華云爾時諸梵王及諸天帝釋護世四天王及大自在天并餘諸天衆眷屬百千萬恭敬合掌禮請我轉法輪如來默然受請既受其請故始於鹿苑終至鶴林四十九年說諸經教救度衆生故法華云即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等也顯理度生者此二相從合說然有通別通則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別則說四諦法顯生空理度凡夫外道說六波羅蜜顯二空理度不定性二乘及利根凡夫令入大乘道說一乘

法顯法界理度定性不定性二乘及地住菩薩并上上利根凡夫令入一乘究竟佛道若據下二克就佛意唯為一大事等者法華經具云諸佛世尊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為一大事因

漢五

二

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乃至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準天長疏解云佛之知見非三非五故云一廣博包含故云大諸佛儀式說此化生故云事眾生有此機能感於佛曰因佛即應之曰緣故者所以義由此一大事因緣所以佛出於世開示悟入者此之四句不出於二初二句能化後兩句所化能化有二謂大開而由示此屬於佛所化亦二謂始悟而終入此屬眾生若準法華論釋

開者雙開菩提涅槃二無上果示者別示法身顯三乘同體悟者知義別指報身二乘不知說令知故入者因義修因契入故華嚴疏主解云開者開除惑障示者示真實理悟者悟妄本空了心體寂只令悟上真理入者宜

於心體石鐸解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大開也指云心中了了分明是佛性曲示也斬新領解決定印可不疑始悟也一切念想都亡終入也諸家解釋旨趣不同白壁黃金各為至寶疏後別顯者近指一卷金剛遠關諸部

漢五

三

般若以同宗故意明有何所以說無相經於中五段具列如疏初中三初標對治者如病設藥義見序中我執者有二一凡夫情計我即執五蘊摠相以為主宰二外道神我即蘊離蘊或大或小幽靈神聖動用難思皆計為

實故云我執計一切法實有體性名為法執然佛說小乘以除我執今說般若重為此者蓋深必該淺也由是正除法執兼明我空也由此下二釋二初摠標由執起障煩惱即根隨等此依我執而起如前遂妄中說所知即

根本無明也故起信論云無明義者名為智礙即所知障也此依法執而起由煩下二別示二障過患二初煩惱障心不等者心本清淨自在功德妙用過於塵沙良由此障覆蔽不得顯現故云心不解脫解脫者自在義不

唯令心不解脫復能造業潤業業即善惡不動業也以有業因必招果報即受生也受生之處所謂五道生而復死往而又來故云輪轉輪轉之相已如序中綸輪義也反推其源即是我執故知我執是過患根本故要除之

由所知下二所知障慧不等者此即大乘深慧不論小乘淺慧此慧若發照見五蘊皆空唯是心性離自心外無別有法今為無明覆蔽不得開發故華嚴云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不達等者然

諸法性相有別有通別則如水以濕為性以動靜為相等通則諸法同以無為為性有為為相由無是慧故不能了之然了心即根本智了性相即後得智二智不顯蓋由無明無明不除不成佛法故云縱出三界亦滯二乘

法五

四

等斯則雖出火宅猶止化城不到寶所若反推其本由於法執將知法執是過患根本也然此二障非謂抗行皆由一心所為但微著有異所知則細煩惱則麤麤細雖殊都無別體猶如一水起動成波微著有異於中亦有

三義纔動則不能現像同彼所知猛盛則覆舟溺人況於煩惱法喻相對昭然可見又心慧解脫約人料揀以成四句謂心解脫慧不解脫二乘也心不解脫慧解脫大悲菩薩也俱解脫佛也俱不解脫凡夫也疏二執下三結以前推窮一切過患根本是其我法二執二執若遣二障即除二障若除則諸過自滅由是過患之源即其二執為除二執故演斯經故知此經是大良藥故心經云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等乃至云能除一

切苦真實不虛欲知此經除二執者如經云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是除我執也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是除法執也如此類例徧於經中疏二中二初標可知二釋疑者於理於事猶豫不決即心所法中煩惱一數然有

二種一種子二現行種子謂蘊在藏識未顯發者名為未起現行謂動之於心或形之於口名為現起遮則遮其種子不令起於現行斷則斷於現行即自除其根本其猶築堤防水傾津潑燄其義可見即經下指經也然準經即答三問已展轉而斷起復連環故云節節至二十七然遮斷之言揔有兩意一則經中有須菩提陳疑處是現行即第二第十一第十九餘無問辭皆種子也二即當時盡是現行望於後代揔名種子斯則斷現行時即

是遮種子也然二意中後意稍切故二十七疑皆言斷而不言遮也疏三中二初標二釋然汎論業有三種謂善惡不動受有三時謂現生後若今世造善惡今世受苦樂者名順現報業若今世造善惡次生方受名順生報

業若今世造善惡從第三生已去乃至百千
生方受名順後報業今世有人造善惡業目
下無報便疑無因果者良由不達此三時報
也故佛名經云行善之者觸事輒軻行惡之
者是事諧偶致使世間愚人謂之善惡不分
我經中說有三種報如上所敘今言轉滅者
三中唯轉惡業以違理故時則通三然此惡
業受報準小乘宗說有定不定如初篇四重
名為定業僧殘已下名不定業以此對時應
成四句謂時定報不定報定時不定俱定俱
不定若此經說者則不然以未入我法名決
定業若入我法名不決定業所言不定者或
輕或重或受或不受也問若然者何以大般
若中云唯除決定業應受報耶答但轉重成
輕非令不受故無違也如此經云若有人受

洪五

六

持讀誦此經為人輕賤者是人先世罪業應
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
滅當得阿耨菩提言先世者有二意一前生
之前名為先世二未持經前名為先世雖通
此二後義為正也今以三塗之業用輕賤代
之今報不定生報現償今時不定此皆轉重
今輕也其滅輕不受經則無文經雖無文義
乃合有然有兩意一者以重況輕意云重業
既轉之今輕輕業故宜不受二則曾墮三塗
之者出在人中猶有餘業即貧窮諸衰等若
今既不墮三塗則餘業必免亦是時報俱不
定也疏四中三初標二釋二初未說夫為凡
小佛成正覺者即菩提樹下三十四心斷結
五分法身初圓示成正覺也未說等者即成
道之後十二年已前但說人天因果及四諦

緣生未說三空般若無妙慧者妙慧謂無相甚深般若也此是法空之慧以未說般若未顯法空故無此慧也施等住相者等於戒忍等四住於我人衆生等相及住法非法相也既住我法等相則成世間因果故皆有漏也

卷五

七

此說凡夫依人天教者或滯二乘者設有斷惑證真不無厭苦欣樂縱出三界亦墜聲聞緣覺之地此依小乘教者若準凡夫無無麤慧就勝通說故言無妙慧也疏故談下二已說得為佛因二初順釋即十二年後說諸部般若之教詮顯妙慧妙慧即第六般若波羅蜜以法身是真如妙理本不生滅但以煩惱覆之名如來藏若妙慧照破煩惱真理顯現成大法身故說妙慧為法身因也五度等者五度即施戒忍進定應身即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紫磨金色之體也此由積習五波羅蜜之所感得故言五度為應身因疏若無下二反顯非波羅蜜等者雖行施等由無慧導皆成住相由住相故便成有漏但成世間善因樂果故非佛因也故菩提資糧論云施戒忍

進定及此五之餘皆由智度故波羅蜜所攝○疏故須下三結福慧屬因即五度六度是能嚴也兩足是果即真身應身為所嚴也然諸佛果德雖無量無邊以要言之不過此二故法華云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證無上道大意謂由無般若致使施等非波羅蜜不成佛因故須福慧二嚴乃成兩足妙體然前五與第六互相資助以真應二果必須具故其猶膠青彩色彩非膠而不著膠非彩而無色六非五而無相五非六而

無因如經云應無所住即修慧也行於布施
即修福也又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即
修慧也修一切善即修福也此例甚多疏五
中三初標真應二果者然諸經論皆說三身
此中唯明二者已合攝故言三身者即法報

漢五

化如權宗所說法身是理無漏無為報身是
智轉識所成有為無漏雖證於理智且非理
如日含空由是理智分為二也化身是影固
宜不同由此說佛有三身也今言二者法報
合故以智即是理如光即珠是故合說為真
身也如淨名經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豈言
報體是有為耶又涅槃經云若人言如來同
有為者死入地獄是故此中不說於三但言
二也故智論云佛有二身一真身二應身亦
云生身應身皆化身也問法報化等皆是佛

身法報既其不分化體何故別說耶答法報
皆實所以合論化體唯虛故宜別也疏未聞
下二釋謂十二年前小乘之人唯取三十二
相金色之身以為真佛不知更有真佛故云
但言色相不知下以未達法空故不知此相

但是真身之中所現影像也故唯識云大圓
鏡智能現能生身土智影既言是影則知非
真故彌勒頌云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不
如等者若知真身是實應身是虛又了相即
無相名為真身無相即相名為應身如是見

漢五

九

者名如實見故華嚴云於實見真實不實見
不實如是解法相是則名為佛若不如是名
為不如實見疏故此下三結發明二果者如
經云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者發明真
身也是名三十二相者發明應身也又云則

非具足色身發明真身也是名具足色身發明應身也餘例此知二因等者真身由前慧因證得應身由前福因證得也前段中云故須福慧二嚴等即是約果說因今云故此發明等即是望因說果如是說者意令衆生修

二種因證二種果也然前五門展轉相躡謂說般若經本除二執故有第一二執雖遣兩疑猶存故有第二縱使無疑爭柰先業故有第三惡業既滅無漏因成故有第四因既昭然果證何遠故有第五由是一經大意極此

五重矣疏明經宗體者宗即所詮體即能詮今初宗者尊也重也心言之所尚也然言由於心故故肇公云情尚於空者觸言而實無毛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餘皆例此文二初統明諸教然此方古今教有三種淺深

既異所宗亦殊一儒教主即文宣王謂孔丘也宗於五常仁義禮智信意以修身慎行理國理家揚名後代也二道教教主即玄元皇帝謂老聃也宗於自然自然即融蕩是非齊平生死終歸虛無也三釋教主即釋迦也宗於

因緣意令識迷破惑證真起用也是故疏云因緣為宗然一代佛教通宗因緣雖小乘生滅大乘無性淺深有異大約統論皆因緣也然有二種一世間二出世間世間有二一內二外外復有二一謂種子為因水土人時等

為緣而芽得生又泥團為因輪繩陶師等為緣而器得成二內謂無明為因行支為緣而生識等五支及生老死二支前二器世間後一即有情世間故知成此三界世間只由因緣二字二者出世間有三種一則本覺內熏

為因師教外熏為緣而始覺得生二始覺為因施等五度為緣而佛果得成三則大悲為因眾生為緣而應化得興故知出世間一切淨妙等事不出因緣二字故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

因緣生又云我說是因緣能滅諸戲論然統收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有義空義假義中義雖淺深不同皆墮因緣也言有者有生有滅也謂諸法緣會而生緣離則滅如馬勝比丘為舍利弗說偈曰諸法從緣生緣離法即滅如是滅與生沙門如是說空者既屬因緣則知無體無體即空義也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假者如鏡像水月雖則不實緣會不得不現故淨名云是身如影從業緣現中者以假故非空空故非假非空非假即

空即假名為中義故淨名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又如中論都明有等四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即三乘教中所說空有中假等義並不出因緣故云佛教統宗因緣也疏別顯等者所謂通中之別隨何經中所宗各異如華嚴法界法華一乘淨名不思議真如佛性等也文三初約法正立然般若種類諸說不同準智度論說有三種一文字即能詮教二觀照即能觀智三實相即所觀境羅付後來開為五種謂於觀照中開出眷屬即隨行五蘊及燻等善根於實相中開出境界即俗諦境此五中唯觀照持業釋餘皆依主大雲解之五皆持業謂文字性空即般若故眷屬境界同文字故實相即是法身起信論云依

此法身說名本覺故然雖三雖五三者為正何則般若所照皆實相故不唯真如故智論云照色等空即名實性性空實理離於顛倒非虛偽故於空見空亦名顛倒於空無著乃是實法色等虛偽誑人眼根故知但約不顯倒離虛偽便為實相則雙實真俗二諦為一實相也燭等眷屬是慧性故相應隨行俱觀照故故知觀照攝眷屬也由是雖則說三已攝於五既符智論必契深經故三為正然諸家立宗或為觀照或唯實相此並未當且此經所詮一一離相豈唯觀照又教化衆生斷疑破執豈唯實相由是今疏雙取為宗不一不二者欲言其一體用有殊欲言其二寂照常俱故非一二疏以即下二約喻釋成則顯雙取為正且本舉能堅能利一金剛以喻觀

漢五

十二

照實相二種般若若單取觀照則闕堅義若單取實相則闕利義又皆言即者釋成不二之相以照而常寂故理非智外寂而常照故智非理外既離理無智離智無理故如金剛即堅即利疏萬行下三約行結顯謂菩薩行中必須具此若昧實相則難亡分別便成住相即墮有漏若昧觀照則闕智用便滯偏空同於二乘故須二事兼行方契中道此則如前行玄之義也由是起信論中止觀合說法華經內定慧莊嚴華嚴明定慧二事菩薩依賴涅槃顯定慧不等不見佛性諸教中說無明邪見自此而生故華嚴疏云萬行忘照而齊修頓漸無碍而雙入皆此義也二體分三初標立可知文字下二正釋或曰諸家所出教體皆取聲名句文或通取所詮之法今何

單取文字耶由是疏云文字即含聲名句文此明具四法也聲即言音名句文三即聲上屈曲表示名詮諸法自性句詮諸法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也問四法之中文字最居其末云何攝聲等法耶答所以能攝者有二

邊

主

意一能顯文字有其三處謂心上顯即意識境聲上顯即耳識境色上顯即眼識境今取初者故能攝之二有聲未必有名句文有文必有聲名句前前未必有後後後必有於前前如苗必有根根未必有苗也是義故故攝聲等文字性空下明攝所詮理也謂依於般若顯乎文字文字本空即是般若無別文字體也然有二意一體屬緣生無自體故二非別有一法為文字體故此皆意顯般若若是文字體也其猶鎔金成像像即是金也

疏故皆下三摠結含攝之義如上所明能所摠該故言理無不盡此乃文字則該能詮盡般若則該所詮盡詮旨既備故云統為教體疏分別處會文二初中二初摠示大部此經下二別顯此經摠可知疏別明中文三初正

明東土翻譯前後二初通辨諸譯流支者天平二年於洛陽譯成十四紙名金剛般若真諦太康元年於金陵郡譯成十四紙名金剛斷割笈多開皇十年於洛陽譯成十六紙名金剛斷割玄奘貞觀二十二年於玉華宮譯成十八紙名能斷金剛義淨證聖二年於佛授記寺譯成十二紙名能斷金剛疏今所下二克示所傳疏天竺下二因辨西方解釋異同轉授天親者有說云以天親久習小乘近從大教要滌情執故轉授之斷疑執顯行位

正宗文中可見疏今科下三示今科判依據
差別二初正明科釋所依兼無著者以顯此
疏正依天親傍用無著餘論諸疏義見開題
處疏題云下二結成立題所以不同淨名集
疏備書四聖之名義即如何晏集解論語於

漢五

十四

孔安國馬融等注中當者用之不當者翦之
今疏亦爾或雙取以各有理或共成一義故
兩存焉疏釋通文義二初題目二初釋所詮
三初釋金剛二初翻名示相梵云下新云縛
左羅力士所執者如經所說執金剛神梵云

諾建那此云露形神即此力士也金中最剛
者金語通五此最精堅故安剛字仍非人間
之物故云帝釋有之乃是天上至寶故云薄
福者難見正理論云帝釋有寶名曰金剛不
為薄福衆生所見疏極堅下二約法辨義二

初引經論摠彰二義三初摠標略辨為有勝
能故云極堅極利喻般若焉無物下釋極堅
等相則知若有一物能壞則非極堅若有一
物不碎則非極利也如銀鐵雖堅遇火則融
刃劍雖利斫石則缺非極堅利也揀餘堅利

故加極字疏涅槃下二引教委釋涅槃下引
經無著下引論難壞即堅義能斷即利義細
牢者細謂揀麤顯是微妙牢揀可壞堅固義
成智因即是慧慧是智之因智是慧之果此
約觀照般若說以微細故能入於惑今彼滅

漢五

五

也不可壞者智論云一切語言名相等事皆
可破壞唯無相智不可破壞此約實相般若
說問實相般若分因果耶答用有勝劣故分
因果體無增減因果一如故普賢觀云大乘
因者諸法實相大乘果者亦諸法實相華嚴

經疏云理開體用名大方廣智分因果號佛華嚴疏皆以下三結顯喻旨此結所引經論之意然先上諸德皆用此義資聖云金剛者堅而復利堅喻本覺真性雖流轉諸趣而覺性無壞利喻般若淨照三賢十地貫通萬行

無明惑暗無不壞也肇云金剛者堅利之譬也堅故物不能沮利故物無不摧以況斯慧邪魔不能毀堅之極也萬物皆能破利之義也又諸經論說金剛喻定勝鬘經說金剛喻智梵網經以十迴向爲十金剛仁王謂十堅心淨名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脫得無生法忍又諸經論說金剛座金剛山金剛輪如是等說皆取堅利義也又晉武帝起居注云武帝十三年燉煌有人獻金剛寶生於金中色如紫石英狀如蕎麥百鍊不銷可以切

玉如泥是知堅利之極也疏真諦下二引真諦別示六種二初正明六種一一以法合之分明在疏皆般若之功也災厄等者有厄則災禍必來有業則苦果定至厄除則災禍不起業喪則苦果不生隨人所須有二意一則

如餘物不能隨所須金不可爲銀用羅不可爲錦用等金剛則不然要者皆得法中亦爾有漏功德人不可爲天富不可爲貧無漏不爾隨心所成二則餘物用之則盡金剛出之不窮法上亦爾有漏受之則窮無漏受之不

盡對日等者慧即始覺合本覺時見法無生名無生智如起信云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常住即無生義也火出燒盡世間使六合空廓智起斷除煩惱令大道通同能清等者水清則萬像齊鑒疑除即佛法現前空中等者昇

太虛則不履於地住真空則不墮世間銷諸
毒者中毒則令人命終起惑則永沈生死毒
除則延年益壽感遺則不滅不生疏傍兼下
二結示傍正佛所立名本約堅利如上六義
乃是兼明諸家至此多不料簡殊濫正義若

漢五

十六

將此六配前五因即一當第三二當四五
四當第二五六當第一疏般若下二釋般若
二初翻名略指般若正翻慧者以古來諸德
義翻為妙慧淨慧無相慧此皆挾到彼岸義
是別相也或云智慧今云正翻慧者即通相
也即照下約功用以出體也照蘊空即是功
用本覺之慧即是出體大品云色如聚沫受
如泡幻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化如是
觀者名照蘊空相應等者本覺即如來藏自
性清淨心非新生故言本不頑暗故言覺慧

漢五

十七

即始覺也依體起用故云之慧始即同本故
曰相應然本覺與慧不一不二以不二故故
言相應以不一故故言之慧故資聖云妄心
見俗曰無明悟心照真為般若俗境萬有見
心必異真空理一悟自無差第一義空離照

無理清淨本覺即理是照又涅槃云佛性者
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此等皆證
體用非一非二義也然本即實相始即觀照
疏若約下二引教廣釋二初引論別相釋二
初明摠攝三慧學者即修大乘行人也初須
聞法生解名聞慧次則測度所聞評量教理
分明忍可以印自心曰思慧然後如聞思處
依而行之無所垂越名修慧前二有漏後一
無漏前淺後深深淺雖殊通名為慧是故摠
收名為般若如人攻文赴舉及第雖前劣後

勝皆一人也云疏故無著下二引論文釋成
二初正釋成波羅蜜中等者此明頓悟中漸
修也慧纔發時照萬法空便到彼岸名為頓
悟由有多生習性未得念念相應故須聽聞
正法思惟其義如說修行方得究竟證入名
為漸修開題中略明也若唯識中說則具根
後二智謂十度中六通本後四唯後得六中
則二智皆具為分十度故第六偏取二空本
也今依無著更加加行智則通前三矣金剛
斷處等者如金剛斷物之處而斷煩惱非謂
金剛亦通所斷疏又云下二配因果二初雙
引論上者字論牒所標下者字疏牒論文智
因即慧慧果即智也前雖引用今方解釋此
引無著也次引智論可知疏則聞下二雙解
釋此明法空深慧意揀我空慧為麤淺不為

漢五

六

佛因但是二乘因故般若下出所以以慧是
揀擇義揀擇惑障顯無為故以因位有感故
須擇之乃名為慧智但決斷為義以果位無
惑但唯決定朗然獨照故名為智只是一法
受此兩名如人破賊為將功成為相也有說
以無滌智性為智因大雲破之三塗有性何
不斷惑闕細義也此約妙慧別相以破若就
通相取亦可矣以凡是有心皆成佛故此得
是因也疏若依下二引經通相釋此明字緣
字界若字是字界般那都為緣若以般為緣
助於若界則名為慧若以那為緣助於若界
則名為智如僧人俗人等云名殊謂曰智曰
慧義殊謂決斷揀擇此中義殊故使名殊也
體性無別者皆別境中一也前三種智皆名
慧故故智與慧皆如金剛故薩遮尼乾經云

帝釋金剛寶能滅阿修羅智碎煩惱山能壞亦如是無常經云金剛智杵碎邪山永斷無始相纏縛疏波羅下三釋波羅蜜文三初約語對翻應云下迴梵文以西域風俗例皆如此云青龍云蜜多者離義到義元康云天竺

漢五

九

風俗所作究竟皆云到彼岸到離之義次文明之疏謂離下二約義順釋二初釋義前三句中每句皆上法下喻意明煩惱如大河難可度故生死如此岸有情居故涅槃如彼岸諸佛住故則慧是能離能度能到生死等是

所離所度所到若欲離此到彼必須渡於中流此約四諦說之理則明矣知苦是離此岸斷集修道是渡中流證滅是到彼岸也此順小乘義說下經今入大乘無餘涅槃即須離二種生死此岸乘六度船筏度二障中流到

二涅槃彼岸涅槃等者以翻波羅蜜為彼岸即是涅槃是故約轉依果明彼岸義然生死即分段變易煩惱即摠該二障圓寂者義翻也謂德備塵沙曰圓妙絕相累曰寂滅度者聲云涅槃者秦言無為亦云滅度或但云滅

然滅與小乘不同小乘以滅生死為滅大乘以寂滅為滅故涅槃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然滅唯據果滅度乃兼因今則約果標因故云滅度所以經中上言涅槃下云滅度亦是唐梵雙彰也涅槃種類下文具明疏一切下

二通難此即淨名經文彼云若彌勒得授記者一切眾生亦應授記何以故一切眾生即寂滅相不復更滅等今用此文以為難辭難意云眾生既即寂滅何有離此到彼今言到彼者莫違經耶但以下釋通但約翻迷成悟

便是離此到彼若悟此已漸除漸證名為究竟然成波羅蜜要與七最勝相應如唯識說疏若兼下三順義通結則是波羅蜜中之聞思修慧也疏經者下二釋能詮二初翻名修多羅或云修妬路或云素怛覽此但梵音楚

夏之異耳義翻者以修多羅正翻云線由西天以修多羅一名召於四實謂聖教席經井索線彼多以華獻佛置之案上恐風吹散以線貫之又見此方聖教能持佛語得無所遺如線貫華故以線稱目之就彼處呼曰修多

羅據此正翻即合云線此方不貴線稱故翻為經斯則暗符彼方席經兼順此土儒道之經然雖符順彼此而未免相濫由是更加契字以揀異之然更合於修多羅上加欲底二字翻為契經則唐梵皆足也契者下二釋義

漢五

三

詮表下釋契字詮表義理釋契理也謂說事如事說理如理云契合人心釋契機也謂令人有所悟解歡喜信受云斯則契理契機之經依主釋也文雖是倒意以經是能契也經者下次釋經字初標以佛下釋如開題處明

已今唯言經而不言契者以為有般若揀濫明非道德等經故不言也後釋下二釋經文疏二初科分斯則道安法師所判但是佛經無問大小皆科為三意云序分彰說法之由致正宗暢本意之玄門流通繼遐芳於萬古

漢五

三

冥符西域今古通遵此經從如是至敷座而坐是序分時長老下至應作如是觀是正宗分佛說是經下至信受奉行是流通分證信者即六成就也顯說聽時處一一分明以證非

謬令物生信故發起者則以事相表示發起
正宗法義也然此二序更有異名謂通序別
序通謂諸經同故云云別謂諸經別故云云亦謂
經後序經前序經後序者佛說之時未有結
集之時方安立故經前序者佛先發起方說
經故疏中三段今初云云疏建立因者意明如
是等言因何而立佛臨下佛將入滅阿難愁
惱阿泥樓豆告阿難言汝是持佛法人且須
裁抑汝當往彼咨問後事阿難曰云何後事
阿泥樓豆曰世尊在日以佛為師世尊滅後
以誰為師世尊在日依世尊住世尊滅後依
何而住惡性比丘佛在之日佛自調伏佛滅
度後如何調伏遊益後來理宜結集一切經
首置何等言阿難承教一一咨問今疏影略
不載問辭但書答語也四念處者四即身受

心法念謂念慧處謂身等即是念慧所安住
處則念是能住身等四處為所住於此四處
安住念慧名四念處住帶數釋也一觀身不
淨即有漏色蘊具有五種不淨一種子不淨
乘過去業識種子攬現在父母精血合成身
故故淨名云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影
從業緣現智論云是身種不淨非餘妙寶物
不從華間生唯從穢道出二住處不淨於母
胎中居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常受熏穢故智
論云是身如臭物不因華間生不從蒼荀有
漢五
亦不出寶山三自體不淨合三十六物以成
身故謂外有髮毛爪齒眵淚涕唾垢汗便利
等十二次有皮膚血肉筋脉骨髓肪膏腦膜
等十二中有脾腎心肺肝膽腸胃赤痰白痰
生藏熟藏等十二智論云地水火風質能盛

受不淨傾海洗此身不能令香潔四自相不淨九孔常流不淨物故智論云種種不淨物充滿於身中常流出不止如漏囊盛物五究竟不淨一旦命終脬脹爛壞臭惡狼藉不堪見故淨名云是身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智論云審諦觀是身終歸於死處難御無反復背恩如小兒金光明亦云雖常供給懷怨害終歸棄我不知恩二觀受是苦者受即是心所徧行五中一也仍有三種謂苦樂捨苦謂苦苦樂謂壞苦捨謂行苦問樂受未壞應非苦耶答以樂是苦因故凡夫妄計為樂元來是苦問捨非苦樂云何苦耶答行蘊遷流逼迫常苦但以苦樂麤相所覆常情不知此微細苦故此三法俱名苦也三觀心無常者心即緣慮生滅之心謂心心念念前滅後生

漢五

三三

相續不絕如水流注故經中說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九百生滅四觀法無我者法即五蘊謂五蘊法中一一推求即蘊離蘊皆無我也如上觀之即能對治凡夫四種顛倒謂凡夫顛倒則造業受生及此用心自然無咎以戒為師者從其軌範但依戒律作止分明故菩薩戒序云波羅提木叉者是汝大師如來在日無異此也默擯等者佛法慈悲為無刑罰比丘惡性唯默擯之意令省已知慙自然調伏耳經初等語釋在次文然此四中意在第四文中承便兼帶前三疏建立意者建立如是等言意在於何此有三意如疏三段斷疑等者智度論說佛滅度後諸天王等請迦葉言乃至云法城欲頽法幢欲倒當以大悲建立佛法迦葉受請往須彌頂擊大

捷植諸聖弟子得神通者皆來集會迦葉告
言佛法欲滅衆生可憊待結集竟隨汝入滅
諸來聖衆受教而住畢鉢羅窟迦葉入定以
天眼觀今是衆中誰有煩惱應逐出者唯有
阿難煩惱未盡爾時迦葉從定而起於大衆
中牽出阿難告言清淨衆中結集法藏汝結
未盡不應住此是時阿難慙恥悲泣告迦葉
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爲侍佛以阿羅漢
者不得給侍故留殘結不盡斷爾迦葉告言
汝更有過佛意不聽女人出家爲汝慙慙致
請令佛正法五百歲衰微是汝突吉羅罪佛
臨涅槃近俱尸竭城背痛疊鬱多羅僧敷卧
語汝須水汝不供給是汝突吉羅罪佛昔問
汝若有人好修四神足應住壽一劫若無滅
一劫爲汝不對令佛早入涅槃是汝突吉羅

漢五

三四

罪汝於一時以鬱多羅僧襯身而卧是汝突
吉羅罪汝昔與佛疊僧伽梨衣以足踏上是
汝突吉羅罪佛陰蔽相入涅槃後以示女人
實爲羞恥是汝突吉羅罪迦葉言汝有如是
六種突吉羅罪應於僧中悔過是時阿難脫
革屣袒右肩長跪合掌依六種突吉羅罪懺
悔懺悔已迦葉牽阿難出語言汝漏盡可來
言訖自閉窟門是時阿難涕淚悲泣求斷結
惑靡不精誠至於後夜疲極偃息頭未至枕
朗然得悟三明六通作大羅漢却至窟門擊
門而喚迦葉言汝復何來曰我漏已盡迦葉
言汝若漏盡可縱神通於戶鑰孔中入阿難
騰身入來禮拜僧足迦葉手摩阿難頂言我
欲爲汝令汝得道汝勿嫌恨此如蘇秦張儀
云然階聖果切在修心不如說行事佛何益

狐假虎威宜其止絕斯意甚妙詳而警之時大衆請阿難昇座結集法藏既昇座已未發言間感得自身相好如佛是時大衆遂起三疑故說下既言我從佛聞則知非佛重起非他方佛來亦非阿難成佛故云三疑頓斷廣

淺

三五

如彼論恐煩略敘也疏息諍等者同為羅漢德業頗齊若云自言固宜喧諍疏異邪等者阿者言無憂者曰有外道意云萬法雖異不出有無置之經初以之為吉以初吉故今中後亦吉今則不爾故云異邪疏正釋下二初

標列述意言成就者謂六為能成就教為所成就也疏一信下二依科解釋六初中二初合釋謂兼次改合而釋之此則別義不計六數單釋謂正釋信成就義所引論文有標有釋佛法下是釋或曰因何最初便明其信故

此釋也信為能入者然佛法無量信為初基若無信心寧肯修習由是五位之內信位居初十信之中信稱第十一善法信亦為先故知信心之前更無善法依此信本方興解行乃至證入故華嚴云信是道源功德母長

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河開示涅槃無上道今置經首以表信相為入法之初也智為能度者菩薩萬行非智不成若無智慧即滯有著空以智為主不著二邊成無漏因獲菩提果故菩提資糧論云施戒忍進定及

此五之餘皆由智度故波羅蜜所攝信者下正顯如是二字是信之辭上皆智論所釋又聖下是劉蚪注無量義經中釋此下皆約法說也顯如者衆生如隱故沈三界欲絕三界只要顯如故云但為除如之外餘皆虛妄故

云唯如為是論云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有云始從得道乃至涅槃其中所說無不為如又有下即梁武帝解意明有即無故不有無即有故不無相即同時故名不二不二即如也此約雙融顯如也如非下恐聞有無不二

漢五

弄

為如便謂如體是有是無故此遮云如非有無意明有無即不是是即非有無也此上二解如字是顯體是字即無非也疏二聞下二初正釋我聞之義然我有四種一凡夫徧計我二外道神我三三乘假我四法身真我今揀餘者故云五蘊假者則第三隨世流布要簡賓主乃稱於我阿難已達我空實不計執故云假者聞者然大小乘諸論辨聞不同有云耳根或云耳識或云根識和合故聞今云耳根發識則後義也以根識單闕皆不能聞

云然根識聞聲而不聞教若準名句唯是意聞故瑜伽云聞謂比量然由耳識緣於聲境與意同時得聞也然此二識聞聲名句實非先後異時以率爾耳識同時意識故得聞也五識皆然廢別下或曰既云耳根發識故聞

合云耳聞云何經內唯言我聞故此釋也以耳是六根之別我是一身之摠今廢別耳從其摠我故言我聞阿難下二商較所聞之法前二句牒難辭謂阿難是佛成道夜生年至二十方為侍者二十年佛所說法並具不

漢

三

聞何得結集諸經皆稱我聞有云下通釋此有三意有云重說者一也佛初命阿難為侍者阿難從佛乞三願一不著佛退衣二不隨佛受別請三請說未聞之法佛隨其願故得聞也得深三昧等者二也金剛華仙經說阿

難得法性覺自在三昧力故前所說經皆能
憶持與聞無異故法華經云世尊甚希有令
我念過去無量諸佛法如今日所聞若推下
三也不思議境界經云復有百千萬億菩薩
現聲聞形亦來在座其名曰舍利弗乃至阿

難等是則三中前二權說後一實論故言推
本也疏三時下二一棟顯釋師資合會者謂
說者教人以道德曰師資者取也從師之教
取而行之也佛及大眾說聽具足故云合會
說畢聽畢故云究竟意取說無異席貫通首

末故曰一時佛地論云此就刹那相續不斷
說聽究竟揔名一時一時之語佛自言故涅
槃云昔佛一時在尸首林又云我於一時在
迦尸國此則顯說聽能所一切圓畢也諸方
下棟時也不同意有二謂橫則參差不同豎則

延促不同延促不同如人間五十年四天王
天一晝夜上上倍增故參差不同者如俱舍
云夜半日没中日出四洲等既然云何定言
寅卯辰巳日月等耶又說下二會法釋此是
慤公楞嚴疏意說領即師資也下有四對心

境泯者以聞法之時妄心不起心既不起境
即不生心境兩亡故云泯也此即不得以生
滅心行聽實相法此通依計故皆泯也斯則
染心俗境一對理智融者以聽法之際能所
不分以動念即乖法體二皆真實故言融而

不言泯也斯則淨心真境一對凡聖如者由
心分別則見聖見凡心既不生誰凡誰聖相
本自盡故言如也斯則因果一對本始會者
妄念起時隔於本始念既不起本始自同攝
用歸體故言會也斯則體用一對問此與第

二何別答前智是始覺中根本智前理是本覺中直諦境若此始本本通真俗始合本後則前狹後寬也前為形染且言真境淨智此為都明故言本覺始覺也又前約分證故云理智融此約極證故言本始會也諸二者謂

庚五

二六八

心境理智凡聖本始也皆一者一義不同謂心境則泯之故一理智則融之故一凡聖則如之故一本始則會之故一義雖不同俱名為一故云一時疏四主下二初翻名經唯標佛者以秦人好略故仍存梵音者恐濫菩提故以菩提云覺則屬於法今指於人故言其佛無相濫失故不翻也若釋其義須得唐言故先翻對也然覺謂覺察覺悟覺悟既照真本有覺察則了妄本空了妄本空則不逐於妄照真本有則不迷於真真妄既明則能破

庚五

壬九

和合識滅相續心顯現法身智純淨也當爾之時始本無二唯一覺耳菩薩雖亦照真了妄未得究竟猶帶薩埵之名唯佛如來所作究竟故獨稱覺者起信下二釋義二一約體離念釋然此論明本覺心體性離諸念今此

引釋果佛者以果佛之體即是本覺元自離念因果雖分離念無別故以本覺離念即是佛體故經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等是故在纏名本覺出纏名究竟覺始終體一更無別法故論云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則以下疏結本覺離念是佛體也然覺下二約位三義釋無生滅者謂智照真如如理見故然有二意一則心中無生滅之法如起信云如實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以念生則染今既無念故不相應二

則無者不也只明此心本不生滅即同起信云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常住即無生滅也覺他者此亦始覺了事即真以望自心故名覺他即同起信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覺滿者以前二覺有解有證先後勝劣存自他之相未得稱滿今此圓備不立自他故稱之滿若準涅槃經說自覺者覺自身有佛性覺他者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覺滿者若自若他無二佛性故然常徒所說自覺揀凡夫覺他揀二乘覺滿揀菩薩此中說者自覺便揀二乘權教菩薩豈唯凡夫故華嚴云一切諸法性無生亦無滅奇哉大導師自覺能覺他故知下二引論反釋三初反顯意云無念故名

漢五

三

覺當知有念則不名覺也起信下二引證前云心體離念雖通因果今明眾生不名為覺獨顯果人方名覺也又云下三順結正結無念是佛義以無念是佛故能觀無念者即是向佛智也疏五處下二一釋舍衛舍衛亦云舍婆提新云室羅伐悉底此但梵音楚夏耳此城在中印土憍薩羅國緣南天亦有憍薩羅國恐濫彼國故以城為國名聞物者謂名聞勝德珍奇寶物多出此國謂具下釋欲塵即佳麗女色財寶即珍奇寶物多聞謂博通內外典籍解脫即五通仙人等遠離欲也此即國豐四德亦翻為豐德也遠聞等者如上四事皆為外國之所聞知義淨下但證遠聞之義以有名稱故得遠聞祇樹下二釋祇園二初摠指舍衛國主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

須達多為兒娉婦躬至王舍城寄止長者珊
檀那舍宅時長者中夜而起莊嚴舍宅營辦
餽饌須達聞已問言大士欲請國王為婚姻
之會耶荅言請佛無上法王須達聞已身毛
皆豎復問何等名佛長者廣為說佛功德須

漢五

王

達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無上今在
何處長者荅言在王舍城迦闍陀竹林精舍
時須達多一心念佛忽然天明其光熾盛猶
如白日即尋光處至城門下佛神力故門自
開闢尋路而往爾時如來出外經行須達見
已歡喜踴躍不知禮法直問世尊時首陀天
為其長者化作四人至世尊所接足禮拜胡
跪問訊右繞三匝却住一面須達見已依而
為之世尊即為如應說法長者聞已得須陀
洹果後復請佛惟願臨顧至舍衛城受我微

供佛即問言卿舍衛國頗有精舍容受我不
須達多言必見垂顧便當營辦世尊爾時默
然受請時須達多迴舍衛國佛令鷲子同住
指授造寺儀式即須達布金買祇陀太子園
祇陀太子施園中樹林二人共構精舍既訖

即執香爐向王舍城遙作是言所設已辦惟
願如來受此住處佛時懸知長者之心即共
大眾發王舍城猶如壯士屈伸臂傾至祇陀
園是時長者以其所設奉施於佛佛即受已
即住其中廣如涅槃經賢愚經四分律西域
記說須者往檢今佛於此說金剛般若經故
云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也然須達是主
祇陀助成今樹先園後者以太子是儲君須
達是臣佐禮別尊卑故爾真諦記說住處有
二一境界處即舍衛也為化俗故二依止處

即祇園也為統出家人故又善見婆沙云舉舍衛令遠人知舉祇園令近人知故雙舉也祇陀下二別釋三初釋祇陀戰勝者亦云勝林餘如疏梵語下二釋給孤謂少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拯給孤獨名為善施又亦

漢五

三

等者就中孤獨偏所矜哀其實餘人亦非不施故也西國下三釋園字梵音具云僧伽藍摩此云衆園則僧伽是能住之衆藍摩是所住之園斯則約能要所耳寺者司也官舍也以佛法初來安鴻臚寺後置僧舍便以為名也疎衆者下文二初釋標類名高謂避邇稱譽德著謂行業恢隆怖魔者謂初出家日飛行夜叉唱乃至魔官聞故怖也以一人出家展轉化度損減眷屬故然出家人從因至果三度怖魔謂出家時發菩提心時成正覺時

前二但怖後乃興戈為佛所摧草不降伏乞士者謂上從善友乞法以練心下從檀越乞食以資身故智度論云何名比丘比丘名乞士清淨活命故名乞士如經中說舍利弗乞食向躡而餐時有梵志女名淨目來見舍利

弗云沙門汝食淨耶荅言食淨淨目言沙門下口食耶荅曰不也乃至問仰維方等皆荅言不也淨目女言食有四種我問於汝汝皆言不我今不解汝說舍利弗言有出家人合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名下口食有觀星

漢五

三

宿日月風雨雷雷等不淨活命名仰口食有曲媚豪勢通致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名方口食有以種種呪術卜筮吉凶不淨活命名維口食姊我不墮是四種不淨食中我用清淨乞食活命淨目因聞是說清淨法食歡

喜信解得須陀洹道如疋清淨乞食活命故名乞士淨戒者謂比丘一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有表受無表持清淨持戒名為淨戒有說五義謂加淨命破惡今以乞士即淨命淨戒即破惡故唯三也理和下梵語僧伽此

云眾和合謂理和無違事和無諍也千二下二釋舉數佛初成道者即菩提樹下示成正覺也憍陳如等者餘阿濕鞞摩訶男婆提婆敷富那婆蹉準本行經說佛初成道梵天王等請轉法輪世尊受請作是思惟諸世間中

誰先得度有五仙人昔日與我有大利益堪能受我初轉法輪復作是念彼等五仙今在何處以淨天眼觀彼五仙在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即向彼園廣為說法外道身心悉皆伏滅所著之服即成三衣手執鉢器鬚髮自落

經於七日威儀具足如百夏比丘乃至為轉四諦法輪得阿羅漢果迦葉三兄弟等者智度論說爾時第一優樓頻螺迦葉在火龍窟為首教化五百弟子二那提迦葉領三百弟子在象頭山修行三伽耶迦葉領二百弟子

在希連河曲共計千人皆為世尊之所降伏求索出家師徒皆得阿羅漢果舍利弗等者智度論說摩伽陀聚落有婆羅門名檀耶那而有八子中有一子名優婆低沙即舍利弗也復有一婆羅門產子名離多即目連也是

婆

子

二童子共為親友於刪闍耶外道所出家二人同心立其誓願若復更得勝是師者為我等說甘露勝道必相契悟爾時世尊有一弟子名曰馬勝威儀庠序入城乞食進止有方舍利弗見已隨到所止自言仁者汝是正師

為是弟子馬勝言別有大師我是弟子又復問言汝之大師說何法耶答言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如是滅與生我師如是說時舍利弗聞是語已即於是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歸到所止為目連說亦復如是二人共相領諸弟子俱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呼善來鬚髮自落袈裟著體執持應器成比丘相於聲聞眾中智慧神通各得第一是二百眷屬悉得出家即受具戒乃至得成阿羅漢果耶舍等者未檢此常隨等者以此諸人先並事外艱苦累劫一無所證纔遇見佛便得上果感佛恩深故常隨也然具四眾及龍天等今但顯一隱餘流通分中自俱者下前則標指約主望眾故言與此則都結主眾通論首末相為事不異也

漢五

五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二

金剛經纂要判定記卷第三

漢六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二發起下二初叙意戒能下以戒是防非止惡義定是寂靜不動義慧是明照揀擇義但能防非心即不動心若不動慧乃分明世出

漢六

世法無不鑒照其猶海中欲現萬像必要水清欲求清水無過水靜欲得水靜勿令起波止波如戒水靜如定水清如慧所現萬像如一切法喻中則水若不起波則水靜水靜則水清水清則現萬像法中則心不起非則心

寂心寂則照知萬法法上但唯一心喻上但唯一水法喻相對義則昭然故經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此則戒資定也圓覺云一切諸菩薩無闕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此則定發慧也疏戒中七節如疏一化主具上九號

者以佛有十號世尊當第十故云具上九號十號者一如來二應供三正徧知四明行足五善逝世間解六無上士七調御丈夫八天人師九佛十世尊二化時當日初分者謂一日夜十二時總成四分一初分即寅卯辰諸

天食時二中分即巳午未人法食時三晡分即申酉戌神鬼食時四夜分即亥子丑畜生食時今言辰時即初分之後際也唐周二譯皆言日初分斯則時勝也此時則乞求不難以太早太遲皆難得故若非時乞食欲施即

無不施又愧便成惱他乞之不得亡餐又饑是惱自也三化儀下謂佛有三衣一安陀會即五條名下品衣亦名行道作務觀身等衣二鬱多羅僧即七條名中品衣亦名入眾說法衣三僧伽梨即九條乃至二十五條名上

品衣亦名福田衣製像水田見生福故入王
城聚落即著此衣今以入城乞食故著也天
王鉢者梵語鉢多羅此云應量器是過去維
衛佛鉢入涅槃後龍王將在宮中供養釋迦
成道龍王送至海水上四天王欲取化為四

漢六

二

鉢各得一鉢以奉如來如來受已重疊四鉢
在於左手以右手按合成一鉢此是紺瑠璃
石鉢持用乞食也佛出行化須著衣持鉢者
為離苦樂二邊故諸在家者好尚綺華潔
衣服寶器增長放逸太著樂邊出家外道苦

行尼乾躰形手捧飯食致招訶醜太著苦邊
佛處中行故著衣持鉢也四化處者園是所
住處國是所化處之往也今行化故出祇園
入舍衛也處廣等者準西域記國周六十餘
里內城周二十里故云處廣智度論云居家

九億故曰人多五化事者此釋經中乞食兩
字頭陀下或曰佛為教主何須乞食故疏釋
也頭陀此云抖擻抖擻煩惱故然頭陀有十
二種事謂常乞食阿蘭若乃至樹下坐露地
塚間坐等今則一也若行此事獲大功德佛

現斯軌令人效之頭陀既獲功德放逸足明
尤過世尊尚自乞食餘人豈合懈怠慙耻愧
慄自然行之同事攝者則四攝法之一也又
佛自乞食準纓絡經說有十意一止苦故謂
盲得見二得樂故謂一瞻一禮生無量福三

漢六

三

除慢故謂衆生見之不生我慢四滿鉢願故
富欲施多鉢則為空貧欲施少鉢則為滿五
鬼神供養故六障闕者見佛故老病貧賤悉
皆得見佛也七示天王所獻鉢故八作軌模
故九絕誹謗故十令弟子不畜八不淨物故

有此十意故自乞食纓絡女下通難前引經
難今所下釋通淨名下但證上乞食不食之
義六化等者此釋經中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也內證平等者如理見故心離貪慢等者不
貪富好不慢貧拙平等修乞故云慈無偏利

也表威德等者謂佛制小乘律不許入惡象
家恐彼損害不許入婬女沽酒家恐生染心
佛入者表威德勝也息凡夫等者謂恐憎此
愛彼故破一乘分別者謂迦葉捨富從貧乞
意令生福須菩提捨貧從富乞不欲惱他云云

二人所見互有是非如來異此是非一貫也
然上五中初大智二大悲三顯德四息凡五
破小七化終然已等者和會字之句義也今
讀則從文釋則從義若廣下權加數字顯文
義兼暢也飯即喫也論語云飯疏食佛苦下

通伏難應先難云前引纓絡女經言不食今
經何以言食故此釋也有說食欲至口有威
德天在側隱形接至他方施作佛事斯則示
現而食非真食也由是彼此皆不相違寶雲
下顯齋儀也此四事中前二云擬後二不云

者以梵行貧病來則與之不來自食後二不
然故不云耳十二頭陀經除梵行者以自乞
故故不分之疏定者於中三節如疏云云疏併
資緣者此釋經中收衣鉢也飯食兩字如前
所解訖了畢也須併資緣者以修定時具於

五緣謂閑居靜處息諸緣務等佛雖至聖諸
習都無實於衣鉢不生勞慮若不併除後人
做做無由得定以佛是教主凡有所作人皆
效學故云示現為後軌也疏淨身業等者此
釋經中洗足已三字阿含下牒難也又如佛

三十二相中有皮膚塵不染相今何用洗耶示現下釋通也此有三意一順世故夫人外歸必恐塵染故須洗足佛順亦爾也二表法故洗去煩惱垢染顯得清淨法身也三爲後軌者如資緣說疏正入定者此釋經中敷座而坐也沈掉等者沈謂昏沈能引睡眠障定增故掉謂掉舉任運攀緣能引散亂亦障定心又於四儀中以卧則昏沈行則掉舉住則疲倦唯坐爲勝故不沈掉然昏沈掉舉蓋是凡夫若據如來的無此事今垂軌則蓋爲後人或曰經中但言敷座焉知入定耶故次釋云魏譯等則知入定也如常敷座等者謂如來每會說般若皆自敷座具爲般若出生諸佛即是佛母表敬般若故自敷座已說八會此當第九儀軌不易故曰如常跏謂足背加

婆六

五

謂以一足壓一足結即兩足不散表吉祥故智論云見晝加趺坐魔王尚驚懼何況入道人端身不傾動又爲正觀五種因緣是故結加趺坐一由身攝斂速發輕安最爲勝故二由此宴坐能經時久不令身速疲極故三由此宴坐是不共法外道他論皆無有故四由此宴坐形相端嚴令他見已極敬信故五由此宴坐佛佛弟子共所開許一切賢聖所稱讚故正觀五種因緣是故應當結加趺坐端身住者不低不昂不左右傾側也正念者如理而念名爲正念念即念慧謂離沈掉有無等不動謂不動於正念也唐譯下亦證同上義正願者即正念也若別說者願是希欲謂希欲住對面念念是所願也然在定前異此則非正願也住對面念者面即是喻念即是

法住對兩字通於法喻今法喻之中各闕一事謂法闕所照理喻闕能照鏡鏡對面住面則自彰念對理住理則自現法喻闕者文影略故或可不爾但理觀分明如面目觀現量即水喻亦得無著下顯入定意先牒難併緣

入定意在於何於此下釋通於此者論云於法也能覺者定通能說者說通也意云定通方得說通以散心說法不能如實從定發言必有當也故下文云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諸經之中每欲說法皆先入定

意皆如此云云斯亦示現為後軌也若準如來言念何失是故論云顯示等也疏然大下二通前表法釋二初約大雲廣辨三初標大聖即佛體周法界曰大智鑒無昧曰聖現跡者所現之化跡也所表者諸佛所為必不率爾

莫六

六

皆以事相表內身心如說如來藏經舉身放光光中現華華萎見佛遂阿難問佛佛為說之如華嚴中說佛菩薩說天說雲須彌山大海等皆有所表斯皆事相為能表法為所表以不徒然故云必也疏表本覺下二釋二初

表通序本覺佛對化佛說五蘊都對舍衛國化身佛在舍衛國表本覺佛在五蘊城城中既人物相兼蘊內亦色心具足覺魔等對戰勝也梵音魔羅此云殺者能殺行人慧命故也然有四種一天魔即欲界主二煩惱魔三

陰魔四死魔今言覺空者如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無無明乃至亦無老死盡也照五蘊空即破陰魔無無明盡破煩惱魔餘出世法尚空况乃至無老死即破死魔天魔耶照心識具德者對給孤獨也上迷本覺之父曰孤下隱妙用之子曰獨今照性本

且塵沙功德無所乏少即給孤獨也求法等
對比丘乞士義也外則乞食養命內則求法
資神覺心下二表別序覺心等者對入舍衛
大城也應云覺心既發寧棄塵勞如來出世
寧棄羣品將欲徧觀遂入識藏將欲教化遂

漢六

七

入王城離城邑而教化誰人離心識而觀察
何事心心數法等者對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也乞食不揀貧之與富觀察豈擇心所心王
即妄下二句對乞得食也外化人而得食內
觀法而生喜法喜下二句對還至本處飯食

也食能資身法能益心也思惟假緣對著衣
持鉢忘緣符真對收衣鉢也乞食既須衣鉢
思惟要假因緣入定既併資緣契理須忘念
慮觀照下二句對洗足也若欲安坐必須洗
去足塵若欲還源必須拂除心念返本下二

句對敷座而坐也法空即敷座心寂即而坐
敷座方堪人坐法空心始得寂心寂下二句
對正宗法也謂安坐始能說經心寂方彰妙
慧也疏欲談下三結也資聖下二引資聖略
明即道液法師疏也今摘而用之文不全取
於中二一正明身有二者通論生佛也偽者
色身真即法身五蘊等者謂衣以外覆食以
內資生則雖因父母存即須假衣食法身等
者謂非生因之所生但了因之所了由是色
身以食為命法身以慧為命保偽謂執妄合
塵遺真謂迷理背覺此皆倒也養真謂悟理
合覺棄偽謂達妄背塵也羣生下牒前倒者
也我乃下示現入城乞食以表法也意令求
般若照成法身故云引真也故託下都結表
法之意謂示現乞食意在說法耳疏涅槃下

二引證但證法為食義也正宗中疏二初標章門以一卷經文二論解釋大雲青龍皆二論並行今即不爾何者以無著配十八住處天親斷二十七疑旨趣既殊科段亦異或一疑中有四住五住或一住中有二疑三疑乍

漢六

合乍離連前帶後以是之故文涉交加理則不必深玄學者以之難解今既別釋庶不相干傳講之流少力多獲耳初中三初正示七句七義句者論述歸敬偈已即云成立七種義句已此般若波羅蜜即得成立義句揀文

句也既以一義為一句此經共有七義句也七義句名疏中自有於中前六顯示菩薩所作究竟第七顯示成立此法門故然此七句之文教理行果悉圓滿矣於中一二三四是行也五理也六果也七教也齊此懸判一科

唯依無著之名記之疏一種性不斷者此非凡夫二乘及權教菩薩意明佛種性不斷也謂護下指經便是釋意謂以小付大囑大化小展轉如是寧有斷絕如人父母付囑子孫云此是空生之本意故以此事讚佛引起問

端也疏二發起行相者既欲種性不斷故須發起修行之相也謂申下指經其實佇聽亦在此攝疏三行所住處者既有能發必有所發也十八住名義下文廣釋從佛下指經是無下釋名義此即相之無相非一向之無相

漢六

九

略見行玄為順本宗故標無相也疏四對治中邪行即不正行也但不順佛道皆名邪行共者不一義見者分別情正行者即離見之正行非純正之正行也二種對治者以正行治邪行是一對治以無分別智治分別見是

二對治然邪即全治共中即但治於見不治
正行如披砂揀金而去砂不去金今經中但
有能治無所治也且如第一住處中不度衆
生爲邪行度衆生爲對治於度衆生時見有
衆生是所度見我是能度是分別見度而無
度爲對治此理實同時義分前後初住既爾
餘可例知故論云行諸住處時有二種對治
疏五不失中謂由下明意也離增減者謂執
有爲增執無爲減前墮此二則失中道今皆
離之故得不失也如經中即非佛法是勝義
諦遮增益邊是名佛法是世俗諦遮損減邊
其餘即非是名皆例此也論最後結云菩薩
離此二邊故於彼對治不復更失故名不失
疏六地位中謂由下釋以二邊邪僻置之不
論中道乃是大菩提路故於此中分立地位

如往帝都有三路異兩邊皆非中道即正正
路之中方可論於遠近遲速等也法中亦爾
故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信
行下分位也於十八住中前十六住是信行
地此當三賢依信起行故名信行亦名信解
依信起解故第十七住是淨心地此當初地
離分別障親證真如故第十八住從第二地
已去乃至佛位通名如來地也又以諸家明
地位或廣或略廣則五十二位略則泯之全
無今則均於廣略去其太甚說三地五位矣
漢六
疏七立名中謂由下釋謂約三種法上立金
剛名一約般若體用名金剛此如金剛堅利
二約地位闊狹名金剛此如金剛杵形以信
行一僧祇淨心只一剎那佛地二僧祇如金
剛杵初後闊中間狹故三約文字名金剛此

如畫像也以詮信行地七紙餘經佛地三紙
餘文淨心地五行經如彼畫像亦初後闕中
間狹故又此三者法喻之上皆展轉而成喻
中且根本是堅利金剛因造以成其杵因畫
以成其像法中根本是體用般若因修以成
其位地因詮以成其文字也又此法喻各三
事中一事即實餘二皆虛喻中堅利金剛是
實杵形畫像皆虛法中體用般若實位地
文字皆虛以此三事首末相似故立金剛之
名然前一佛本意餘二是菩薩及古德意
也由前六等者於中前五堅利第六闕狹闊
狹之中含能所詮也疏後四下二總指後四
應先問云第三句內說盡經文未知後四如
何配攝故此云也謂一一住說對治故於對
治處顯不失中道故於不失中立位地故於

漢六

上

前六中道立名故云疏十八下三廣釋第
三一正辨十八住處疏中具列十八住名略
釋其義兼明對治十二種障便指經文令知
科段所屬然每住經文疏但略標三字五字
緣以經本科段首尾文勢稍重恐言涉相濫
故不標最初之字但取其次異文亦不結終
齊至何處意在省約耳向下隨文略叙首末
以隔前後一中發心者謂發廣大第一等四
種心也經文從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
應如是降伏其心乃至若菩薩有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以大乘菩薩最初
法爾合發是心故十八住中居其第一二者
經從復次須菩提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乃至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住等等
等有二意一則等於餘文如上所引二則等

於餘義謂等餘戒等五也此則雖是指經便兼釋義則波羅蜜是所應戒等是能應能所兩合故云相應由是但行施戒等不能離相或行離相不行施戒等皆非相應行直於行施戒等處離相離相處行施戒等方得名為相應行也三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乃至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色身是相何以離相求之答色身之相是影法身無相是體欲得有相色身須見無相法體未見法體不能現相是故先令見相無相方得色相之身耳此中意在文外故論此意科也四中言說者經從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乃至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問法身非言說何故以言說為法身耶故疏釋云因言顯理故此有二意一以言說顯於法身法身非

莫六

十二

言說二文字性離即是法身無別法身耳智相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菩提耶乃至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相無為法為智相也故起信云以智相無可見故福相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乃至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斯則以持說此經獲無漏福所感微妙色身名為福相也然是法身之福相福相非法身依主釋五於下文三初止示此文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乃至是樂阿蘭那行得勝者以小乘四果勝於四向等故對劣彰勝也此即以小况大也小人尚猶無過君子豈合有憊由無慢故方得證果故經皆言我不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等從

此下二通叙後段意明等者叙次第之意也
先問云前之四住何不言離障耶故云也意
云凡欲修進先須發心發心已則修行故有
第一第二發心修行本求佛果佛果之內唯
有二身麤細之間先色後法故有第三第四

漢六

三

前修勝行恐有慢心障入聖位故說小果以
况大乘今離障進入十迴向位也故從第五
方說離障也然此十二障每至一住皆須攝
前以辨來意如云雖得無慢猶自少聞故於
第六住中對治少聞障他皆做此以此諸障
皆在地前能障見道非是地上故云障盡入
證道也然障是所治文在經外住是能治正
是經文若相望說之理則明矣今當下三別
結對治然準五蘊論說慢有七九二種但開
合之異此約入道人說七者論云一慢於劣

謂勝於相似謂等二過慢於相似謂勝於勝
謂等三慢過慢謂於勝已計勝彼四邪慢已
實無德計已有德五我慢謂於五聚蘊計我
我所六增上慢謂於勝妙法中未得謂得七
卑劣慢於多分勝計已少分劣今所離者即

五六也以證我空故取自果故六者經從佛
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乃
至實無所得云何離障得成住耶疏次云離
第下所離障不離下結成住義於中上句成
住下句離障也若離佛世不名住處無佛說

法則是少聞便成其障若不離佛世乃成住
處常遇佛說法則具多聞便離障也然凡是
修行智慧為本欲得智慧必須多聞故依佛
住離少聞障也故經云多聞增智慧勤聞第
一方問若然者據今經云於法實無所得豈

成多聞答此是聞而無聞得而無得無得而得是真得無聞而聞是實聞故成此住七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乃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離小下所離障攀緣即是作念蓋一義耳緣形等者意云若取色

漢六

十四

聲等相為土即有分限故名小也以不如法身故若不取相分別不生心境兩亡竟何分限故云大也契法下釋所以也意令忘懷嚴法性土不令生心嚴法相土也故經云不應住色等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偈釋云智

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非形第一體非嚴莊嚴意八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乃至是名大身成熟者即由教化令衆生成種根熟有所悟證離捨下所離障若捨衆生即不能教化故令離障方成

住也若見大小下反釋所以意言能濟物者蓋為不見大小也故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豈存大小若見大小則有高下親疎憎愛心既不等寧曰大悲縱使化生但成愛見憎者則去便捨衆生云何成熟反此用意則物

無有遺遲速之間皆能成熟九者經從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乃至如來無所說離樂下所離障然隨順外論即是散亂但能遠離即成住也即儒墨文筆除佛教外皆外論也以外論之事是名利源既若求名豈得心無

漢六

十五

散亂况得之則樂失之則苦苦之則憂樂之則溢由斯業累世世沈淪反推其本皆由隨順外論耳恒沙下舉持經福多以責外學意云持經者功德若此而不修行名利之源是輪迴苦本如何隨順却乃修學十者經從須

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乃至是名世界色是依報即外四大身是正報即內五蘊搏取者和合義也但秦魏譯異爾然搏取約法相應兼人二事相望總有三對一內身色蘊及外器界但合微塵所成名為搏取見有身器為依正執取等即是相應二受等四蘊但合心心所法而成名為搏取見有苦樂受等即是相應三色心和合以成此身名為搏取見有心色即是我人相應行即遷流造作之義觀破之義如下

所明影像相者謂色心等法是法界中之影像亦可業識之影像離破下所離障無巧便者由無善巧方便不能破此影像乃名為障若有巧便破之則成其住也巧便之相彰在次文既離下躡於前住以為方便之本由

無散亂則成其定從定方能發慧觀而破之以細下正示二種方便巧便之相也然破色具二破心唯一除細末也以心心所法不可析破故麤色顯著難忘執情析至極微易祛妄念故須具二如下文說相想即心境也心

境兩忘故云除十一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乃至是名三十二相離福下所離障欲入聖道須福資糧如人遠行豈可空往佛為至聖是福之因供養給侍無不獲福即以此福為其資糧若供養

漢六

十七

得福即是住非障反之則是障非住也不以下或問文云不以相見如來如來尚不得見云何給侍耶故此釋也此即但以智慧隨順相應名為給侍然非謂棄却相身別侍無相之佛但了相即非相不生執著乃曰相應凡

所供養親近恭敬皆名給侍若生執著不順於理雖常見佛不名為見如下文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華嚴云若人百千劫常隨於如來不了真實義盲瞶不見佛又如佛昔三月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後降闍浮有蓮華色比丘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隊仗往至佛所佛乃訶之具陳上事時須菩提在於山中亦欲見佛尋復思念空無相理是真法身何用見色相言已復坐竟不往見於是佛告蓮華色言須菩提

先見我竟汝已在後故知執相迷真對面千里虛心體物天地一家故古人云肝膽雖近情生則隔江山雖緬道契則鄰是知通達妙理方真給侍若斯給侍是侍真佛故所獲福無有邊際十二者經從須菩提若有善男子

直下

善夫

十七

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乃至是名第一波羅蜜離樂下是所離障然障名有所闕略若取周備不過住名但樂味成障遠離成住且約為障起過有其五重一為身求利二由求利養令身疲乏此復有二一由放逸令身疲乏二求不得身亦疲乏三由身疲故令心熱惱四由心熱惱故不起精進五由不精進故退失功德恒沙命施下釋成對治經苦校量意令改革以見大利故不求小利既不求利身則不疲身既不疲心則不惱心既不惱則起精進既起精進則能受持獲無邊福故知經意為治此障成其住也一身者一報身也意云豈為一報之身終日求名求利求之不足未始稱情縱使多財死為他物持經功德無量無邊盡未來際用之不竭利害若此

人何不然無常經云眷屬皆捨去財貨任他
將但持自善根險道充糧食十三者經從須
菩提忍辱波羅蜜乃至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離不下所離障此但不忍爲障忍
之成住也無我下出忍之所以也斯有兩意

所謂通別通則由無我相雖累遭割截常能
忍受別則由無我故能忍由累苦故能忍也
十四者經從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乃至果報亦不
可思議離智下所離障若耽寂無智即是障

非住若離寂修智即是住非障日三時下指
經對治意云欲證聖性非智不階經苦校量
意在策發此同華嚴經中訶勸之相彼云法
性真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由此故
爲世尊但以甚深無閔智然此是對治之別

意故須一向而言令人捨定修慧若據究竟
通論必須定慧等學涅槃經中說定慧不等
不見佛性無明邪見自此而生前第十一住
便是定門對治不同故須然也修習之者須
兼行之十五者經從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
尊乃至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離十一下所離障謂動不自攝則是障非
住若自攝不動則是住非障也論中則云自
取障我能下釋意云由計我故遂起降住勝
能之心不覺喜動故不自攝今經既云無一

衆生得滅度無法得菩提則不計勝能故能
對治也十六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
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乃至是故名一切法離十二下若無教授即
是障非住若得教授即是住非障欲入下釋

成住義雖三賢位中亂修六度經一無數劫
欲入聖道要佛策發故於資糧位後立加行
名其猶鑽火火欲出時倍加功力遇佛然燈
佛也得無所得者即然燈與善慧授記當得
作佛號釋迦牟尼非佛與法故云無得問此

漢六

九

說善慧得記進入八地何故將此配地前耶
答欲入初地須學八地用心方可得入若學
初地竟不能入如人學射可知又將證八地
猶須教授欲入見道豈得不然然從第五至
此住中每住對治一障此障障於見道今則
加行位極對治已盡故云而證道矣十七者
經從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乃至佛說一切
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攝種性下釋成
住義智體即觀照般若若能證也即妙平二
智無分別也以得此智生如來家決定紹佛

種故斯則地前加行之智至於初地轉受此
名證徧等者體即實相般若若所證也以徧
在一切法中故唯識云由此真如二空所顯
無有一法而不在故論中則名平等智然有
五種平等因緣一麤惡平等二法無我平等
三斷相應平等四無希望心平等五一切菩
薩證道平等有是五種因緣故名平等智故
論云入證道時得二種智一攝種性智二平
等智也然所證是理今云智者斯有兩意一
準起信論云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二則理智
冥合能所不殊如珠與光不相捨離成法報
身者攝種性智至果得成報身平等智至果
得成法身故長大者論即云妙大妙即報身
以萬行功德所莊嚴故大即法身真如實理
徧一切故十八者自此已下皆求佛地於中

復有六種具足具足者圓滿義謂轉捨二障轉得菩提涅槃攝轉具足也既證聖性生如來家須示佛果功德令其欣趣然其果德雖多以要言之不出依正二報二報之內先明所依若無所依能依何立正報之內不踰福

漢

干

智智引福故先智後福然後別顯三業依次所明一經從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乃至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此教下指位即從二地至於等覺當修道位謂莊嚴之時離能

所相名之爲淨稱周法界故云具足故經云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二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乃至未果心不可得見淨者即五眼也見即無見名之爲淨無所不見名爲具足智淨者即悉知

諸心等知即無知名之爲淨無所不知名爲具足以智見不別故當一處此下等即指位揀非修道即無學位也下之四段皆合有無上之言故云貫通下四三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乃至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問前已頻說施福與此何別答前所說者皆是校量不及受持之福今此說者乃是無住稱性之福非能校量故不同也問佛是果布施是因云何果中即說因行答凡是果德皆彼因

漢六

主

成舉彼無住之因以彰稱性之福也言自在者揀有漏之福不自在也若準論中此與智淨合爲一段意明福智不相離故則於身中開之爲二謂色身具足亦盈六數今則合後開前者意云福之與智迥然不同配攝因果

五六有異異須開也相之與好同是一身兼對下語意以成三業故須合也四者經從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乃至是名諸相具足此明如來真應具足如經云即非具足色身明真身也是名具足色身明應身也即非諸相具足明真身也是名諸相具足明應身也五者經從須菩提汝勿謂如采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乃至是名說法說而無說無說之說是真說法具足者無法可說無所不說是名說法六者然於心中復有六種一念處二正覺三施設大利益曰攝取法身五不住生死涅槃六行住淨化度眾生大悲為本故先明念處自未成佛焉能度他故次明正覺自利既滿即合利他故次明施設大利益猶恐滯相大次明攝取法身又恐

住空有故次明不住生死涅槃又恐執施化迹故次明行住淨也以此六義別對經文廣如彼論避煩不叙又十下二重以八義相攝一者攝是籠羅包納之義即以普度眾生現無違反是故配同第一發心住也二者淨與相應蓋一義耳是故配同第二住也三者雖三色四法皆是欲得由此配同三四二住也四者可知五者正當淨心地故同此住六者正當究竟位故同此住雖通修道就多故說一一下明各攝義如第一住中普度四生庸也令入無餘涅槃深已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廣也菩薩無我人等相者深也初住既爾餘則例知若五百生忍廣也並無我人深也若細言之前以六住攝十八住後以二住攝十八住皆得滿足疏十八住下三更約地位配

漢六

三

釋然諸教中所說地位或有或無如楞伽經云十地即爲初二地即爲八乃至無所有何地此明無也仁王纓絡等經即具說地位是明有也然此有無皆隨機說也若華嚴行布萬差圓融一際有無無闕斯則稱性之說也

然依華嚴有無無闕方爲了義以約法即無約人即有人法既不相離有無故合均齊然其行人念念須冥佛境及窮果海自然階降不同若預等級用心畢竟障於證入故華嚴疏云修則頓修位分因果况此經宗無相豈合列位淺深但約情感漸薄而位地轉高義相稍同故略配攝也第一十住者十住謂第一發心住二持地三修行四生貴五方便具足六正心七不退八童真九法王子十灌頂今配十住者與彼初住名同故配之也問比

漢六

三三

但云一如何配十答以初攝後故問何故不言十信位耶答亦攝入十住位中也以前之十住通名信行地故亦同華嚴合前開後也故發心一住前攝十信後攝餘九耳第二行等者十行即一歡喜行二饒益三無瞋恨

四無盡五離癡亂六善現七無著八尊重九善法十真實前六者十中前六行也以配此中第二住處以此住處說六度故即布施配歡喜行持戒配饒益行忍辱配無瞋恨行精進配無盡行禪定配離癡亂行智慧配善現行心離分別善巧示現故三第七行者不以相見如來即無著也四後三行者配第四住中三種法身謂言說法身配尊重行於佛言教生尊重故智相法身配善法行以真如無爲是真善法故福相法身配真實行以持經

之福無漏真實故五至十四配十迴向者一
 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迴向二不壞三等
 一切佛四至一切處五無盡功德藏六隨順
 堅固善根七等心隨順一切衆生八真如相
 九無縛無著解脫十法界無量五配第一離

慢即是離衆生相也六配第二遇佛多聞信
 解行等不壞七配第三諸佛離相既不住色
 即等佛也八配第四既見大身非身是真如
 際方至一切處九配第五不隨外論受持此
 經即得無盡功德十配第六觀破五蘊與定

相應善根堅固十一配第七既不取相即於
 衆生等隨順之十二配第八經云離一切相
 即名諸佛即真如相也十三配第九割截不
 瞋即無縛無著也十四配第十經云無有邊
 不可思議功德即是法界功德也十五燻等

漢六

三五

者配四加行位也然此四位由三賢菩薩已
 經一無數劫修集福智資糧爲入見道故復
 加行燻頂二位以四尋伺觀觀所取名等四
 法假有實無即所取空忍世第一以四如實
 智通觀能所名等皆空然忍有三品謂下中
 上下品印所取空中品順能取空上品印能
 取空世第一二空俱印然皆滯相未能證實
 故唯識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
 得故非實住唯識若配經文即十五住經云
 實無有法發阿耨菩提心者以菩提能發所
 取既言實無即所取空當燻頂二位十六住
 中經云佛於然燈佛所不得菩提是印所取
 空當下品忍次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即順
 能取空然猶未說後時不得即知未能印持
 故當中品忍次云實無有法佛得阿耨菩提

此明後時畢竟不得即印能取空當上品忍
次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乃至即非
一切法即雙印二空當世第一位也十七初
地者如前疏云攝種性智證徧行真如等故
當初地十八等者於中合有二謂此住中初

漢六

五

國土淨具足當修道位故前疏云此教二地
已上諸大菩薩從無上見智淨具足已下皆
究竟位故前疏云此下皆住佛果也是則十
八住中前十四資糧十五十六加行十七見
道十八中初一具足修道餘即無學道也懸

判竟第二下二初牒章分文二依章正釋四
初善現申請二一整儀讚佛疏二初釋請人
從初至恭敬即是整儀餘皆讚佛也經時者
即如來食已敷座而坐時也德長年老者謂
德高曰長年多曰老也唐譯下證年老魏譯

下證德長智慧超倫即是德長義也然以慧
為命者約喻顯法也謂人身以命為本佛法
以慧為本命盡則六根俱廢慧喪則萬行不
成云云此約別義釋長老也若通意者但有德
業便名長老如云先生未必年老矣須菩提

者亦云蘇補底但梵音楚夏耳善吉下從未
倒標生時下據本順釋西域記云是東方青
龍陀佛影響釋迦之會示跡聲聞發揚空理
十方諸佛法皆爾也從座下二釋請儀二初
正釋經文皆整儀者疏雖通明經須別釋從

座起者師資之道尊卑頗殊欲有諮詢不可
坐問此同曾子避席對夫子也孝經中夫子
問曾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
和穆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
敏何足以知之雖彼荅此問而致敬是同也

偏袒右肩是彼方儀則此土非儀也欲問如
來故須偏袒右膝下右則為順膝能迴屈表
順理心也著地即示卑之相也膝表智地表
理合掌即表冥心掌合不執外物心冥覺不
異緣欲問實相法門故須用心如此恭敬者

漢六

三六

總結也起座袒肩跪膝合掌莫非恭敬故爾
亦可配於三業謂座起袒肩合掌等身業也
恭敬即意業也白佛言下即口業也希有下
疏且總明具有四種一時希有曠劫難逢然
今賢劫之中正當住劫就住劫中有二十增

減今即第九減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如
來出世百年減一年至人壽百歲時釋迦如
來出世滅後此劫已盡至第十劫展轉却增
至八萬四千歲又百年減一年至人壽八萬
歲時彌勒佛出世望過去未來二佛相去一

千一百萬餘年中間更無故云希有也故法
華云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二處希有三
千界中唯有一佛百億四天下百億須彌山
百億日月百億六欲百億梵世其中唯有一
佛此方而現也三德希有福慧超絕勝無上

故故法華云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又云
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自證
無上道然佛功德不可稱說盡其邊際故華
嚴云剎塵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
空可量風可繫無能說盡佛功德四事希有

漢

三七

用大慈悲極巧方便現多種身相演無量法
門隨眾生根皆利益故今所歎者意則雖通
義當歎事以下標云善護念等如來者真化
不同真佛名如來者迷時背覺合塵名如去
吾了背塵合覺名如來如即真如來去即隨

緣也化佛名如來者從真如起來成正覺而化衆生今當後者故云從如而來根熟者三賢已上菩薩信根成熟永無退轉也智慧力即無分別智成就佛法即隨其分位令證真如乃於一法令達百千萬法明門等斯則自

利行也教化力即後得智攝受衆生即隨其分位令於百千萬億等世界中教化衆生斯則利他行也根未熟者十信菩薩也以此位人六度亂修心如輕毛故云懼其退失以信根未成遇緣恐退故須付囑智者令其教化

使不退也將小下將小菩薩付大菩薩囑大菩薩化小菩薩也此如父母遺囑子孫云云菩提下二別解菩薩菩薩梵音言猶不足具云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以時人不貴唐言故存梵語秦地好略又削提埵二字但云菩薩

約境所求是覺所度是有情然約人有四句謂二乘有求無度諸佛有度無求菩薩亦求亦度凡夫無求無度約心者亦四句諸佛有覺無情凡夫有情無覺菩薩有情有覺二乘入無餘依界無情無覺約能所求是覺

能求是有情三皆下皆上句是覺下句是有情然此三義之中初約悲智次約真妄三約人法菩薩之義不踰此三未必寶冠天衣方是菩薩二中疏曲分下二初釋當機以發心者方是當機華嚴下引證此有兩意初云有

人先曾發心後時忘失尚非其器况全不發心者何以故魔所攝持故後意即云衆生發心後時忘失者蓋爲不解住修降伏耳故今所問免使遺忘前揀其機後防其退有茲兩意故用彼經所以善財童子每遇善友皆啓

云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
知云向學菩薩行修菩薩道意明發心方是
修行之器阿耨下先翻名謂正智下釋義上
正字且對徧字以分二智下正字即明二智
所覺不徧不邪即以正智覺真徧智覺俗皆
不徧邪故云正覺以二乘徧覺凡夫邪覺今
揀此二故不徧邪謂如理而知如事而知故
也然此二智亦名如理如量根本後得真俗
權實等又準智度論說從因至果有五種菩
提一發心菩提即十信是二伏心菩提即三
賢是三明心菩提即初地至七地是四出到
菩提八九十地是五無上菩提即如來地是
今約能發心即當第一約所發即第五能所
合論貫通初後也疏二釋正問三初釋魏本
先引文意云下釋意住何境界者未發心時

莫六

三九

住六塵境既發心已誠宜改轍故云住何境
界修何下未發心時十惡為務既發心已不
可依前故云修何行業妄心下未發心時妄
心起即逐妄既發心已不可隨之是故問云
云何降伏故佛下懸示答意意云昔住六塵
之境今住四心昔行十惡今行六度昔時著
相今令不著如是用心真實修行發菩提心
豈忘失耶秦譯下會當經初難起意云下釋
初二句標意云雖無修行之文含有修行之
義如起信中說六八二識不言第七雖即不
說義亦具足云謂四下指經釋成意云四心
中亦有住修降義六度中亦有住修降義何
以故住謂發心必須修進降謂制伏住修
所明由是於此不相捨離秦什所略意在干
茲文雖不明義已具矣故無著下三引論證

住謂欲願者欲願意起即是發心也修行等者平等持心名爲等持等持即相應相應即是修行義也降伏等者彼心即上相應心也制令還住即却使相應也此即依住修說降伏義經論相契聖旨頗同故如上說理實然

矣又十八等者此是無著論明豎答三問之意也若準天親解經則明橫答三問從須菩提但應如所教住已下即爲別斷疑情今明無著故有此說意云不唯四心六度之中有住修降伏之義其如十八住內皆有此三如

初住中度四生入涅槃是住義無生可度是修義無我等相是降伏義初住既爾餘則皆然故知下結義三行一者三義具足方成一行謂空發心降伏不修行亦非行但發心修行不降伏亦非行空降伏修行不發心亦非

漢六

三十

行如鼎三足如天三光闕一不可譯經之妙厥在茲焉印讚所讚者印讚須菩提之所讚也即經云善哉善哉是讚也如汝所說是印也如來善護念等是所讚也重言等者善吉所讚雅契佛心若不重言安表善極如頽回

死夫子歎之云天喪子天喪子注云再言者痛傷之甚也吉凶雖別慙慙頗同護付等者空生發言言當其事是故調御印讚云勅聽許說者經云汝今諦聽勅聽九當爲汝說許說也諦謂審實之義意令審諦真實用心聽也無以生滅等者此乃反用淨名經文彼云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此意云既不得以生滅心說豈得以生滅心聽既是不生不滅實相之法云何以生滅心行說之聽之無以妙饌置於穢器智論下釋相端視謂不左顧

右盼也目若別顧心則異緣本欲制心且令
端視此是用心之方便也渴飲者喻也如渴
飲水但恐水竭無暇別觀聽法之者亦復如
是思翼妙門無心睥睨一心入語義者意中
現義方發於言言中有義義中有意令聽者

漢六

主

以耳識聽其言以意識採其義尋義而取意
得意而捨義苟能得意在懷何慮失於言義
心心若此如瓶注瓶一覽無遺可為至妙故
云一心入於語義中也踊躍即歡賀之貌即
欲聞法之時也悲喜即聞了之時悲謂傷昔
日不遇如下經云涕淚悲泣喜謂慶今日之
得聞如鶯子踊躍歡喜傷昔慶今故云悲喜
如是下結揀其機也意云若不如是用心則
不可為說又真諦記說諦聽離三過失得三
功德謂離散亂輕慢顛倒如次生聞思修三

慧也標勸將陳者標謂標指勸謂勸勉將猶
欲也陳說也即經云善男子等標也應如是
等者勸也標勸之意意在欲說故云將陳即
懸指向下正答之文是故疏云我當為汝等
也三中唯者下如今人稱喏皆順從之辭也
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注文如疏今則
禮對也十地等者釋願聞之相即華嚴十地
品中諸菩薩眾請金剛藏說十地法門之偈
今借用之然前四句於中約喻配其三慧初
句聞慧聞法不思如飲水不味次句思慧若
要尋求食味應須啖齏第三修慧修行惑遣
如服藥病除後句即三慧之果蜂採百華以
成蜜人集萬行以證真蜂成蜜已依蜜而江
人證真已依真而住我等下合喻最後一句
通喻所聞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三

漢六

三十二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四

漢七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四如來正說二初正答所問二初舉總標列以牒問經諸菩薩摩訶薩者問前舉當機云善男子善女人洎今答處何言菩薩摩訶薩

漢七

耶答大心未發即是凡夫既已發心即名菩薩善現標舉約未發心時故云善男子善女人世尊酬答約已發心後乃言諸菩薩摩訶薩疏此以下四初正釋經文以空生聞有三種佛合牒舉但言降伏故此釋也前二句標謂住下釋謂度生無我是住中降伏也施不住相是修中降伏也由斯義故降伏為總也經意在此者在舉降伏而標住修欲顯文不義豐彰乎玄妙始雖住修究竟降伏得意茲深故但云一也有科下二斥他謬判即大雲

疏也青龍即云舉終括始其義亦同乃令下正斥失文不穩暢者本宜初包後義如色例於聲等何忽舉後攝初致使文非穩暢不穩暢則蓋由於科非經文本意也况詳下三詳定經旨降伏在住修中者住中降伏即實無度者修中降伏即無住布施無度無住便是離相離相既通住修故知降伏是總不別下四牒難釋通初句牒難難云空生既問有次第住修降伏宛分何故經中不與別答而寄住修中明耶此經下正通離相是降心者如前所引無度無住等須約住脩顯者若有發心修行斯可說得降心若無住修說何降制斯則只於住修以降分別妄念故云本不相離無著下引證可知疏答問中科安住等者此即安住四心彌勒偈云廣大第一常其心

不顛倒利益深心住此乘功德滿依此科判故列四心也疏初句下二初釋標三界普度者釋廣大義一切眾生不越三界三界普度方名廣大若一眾生不與度者非廣大也故經標云所有一切眾生即統該也梵語僕呼

漢七

二

緣那此云眾生智度論云五蘊和合中有故云眾生瑜珈論云思業為因卵胎濕化不緣五蘊初起名之為生類即流類即胎卵等四也若卵下二釋列三初中二初釋文稟命之始名曰受生即初起之時也卵等曰異故云差別謂

卵殼中生胎藏中生依濕而生化忽然生故不同也然三界眾生不出五道以四攝五亦得具足故疏次云天獄等化生斯則從狹之寬明也天獄化生者天上地獄唯是化生最狹也鬼通胎化者次寬也謂地行羅刹及鬼

子母皆是胎生故有鬼母白目連曰我晝夜分各生五百子隨生自食雖盡不飽故知有胎生鬼也餘皆化生也人畜各四者人四者毗舍佉母卵生三十二子胎生常人濕即柰女從菴羅樹濕氣而生化生即劫初之人故

俱舍云二禪福將盡下生瞻部州畜具四者正法念經云化生金翅鳥能食四生龍乃至濕生也然禽獸雖殊皆畜生道攝餘獸皆胎餘鳥皆卵也諸餘微細等者如華嚴云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眾生種種差別所

漢七

三

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乃至云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等以今經中無別說處不可

構虛而言故疏結云不可具分品類也。如劣下二通難應難云。如生最劣云。何在初化生最勝云。何居末二釋。下通約境等者。謂如生必具胎濕化。以未生處胎胎中必濕無而忽有為化胎生。必兼濕化。濕必兼化。化不必兼

餘。但從於無而忽有。故此則前前必具。後後不具。前前故為此次也。約心從本等者。謂眾生本因起業業識。即根本無明與本性和合能所未分混沌。如如如如。即如如如。經云破無明。麟竭煩惱。河無明發業。蘊在藏

識為胎受生為濕生時。從無而忽有為化。由是義故。故為此次也。依止差別者。依止即是眾生身。身具依止。依止義異。故云差別。故疏次云。有色無色等。有色即色。為身無色。即以四蘊為身。又色界有四禪。云無色有四空

云如是品類不同。故云依止差別。問如有經云佛涅槃時無色界天。淚下如雨。既有淚下云何無色。答所言無色者。無業果色。不無定果色。故不違也。境界差別者。雖言境界。意明空等四處空識。二處者。無色界第一第二天

也。無所有處者。第三天也。非有想非無想者。第四天也。無麤想。有細想。故是三有之頂。故云有頂。問下二界皆有色。何故唯言四禪。以為色界。又色界亦有一天。名為無想云。何唯指無所有處為無想。耶。答三界統論。不出五

漢七

四

事。謂欲色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然非有無想。即局於有頂一天。色界一天。雖名無想。已從多分通名色界。故但指無所有處為無想。其餘三事。從空識二處。已下乃至欲界相望。有無寬狹不同。謂欲界具三色界。無欲無色

界唯想無色無欲故立有想之名色界雖有
想恐濫上名故立有色之目欲界雖兼色想
上已沾於二名揀異彼故但名欲界下下必
具於上上上不兼於下下故立名之本其
在茲焉如有三人一人解經律論一人解經

律一人唯解律揀別立號云云可知又欲界

妙欲境勝故色界細妙由是欲唯欲界色通

色勝故無色想心勝故二界想徧三界無想通上二界非有想非無

想局上一界斯則不同功德地所釋也二中

經我者即發菩提心菩薩所稱今佛說彼也

涅槃者秦譯滅度今經上梵下唐故云而滅
度之若具足梵音應云摩訶波利呢嚩喃此
云大圓寂今經論中多言涅槃也然準唯識
論說有四種涅槃一自性清淨涅槃凡聖同
有二有餘依即出煩惱障有苦依身故三無

海七

八

餘依身出生死苦無依故然小乘以灰身滅
智為無餘無餘有三一煩惱餘二業餘三果
報餘大乘則以究竟寶所為無餘故智論說
四住地煩惱盡名有餘依五住地煩惱盡名
無餘依四無住處悲智相兼不住生死涅槃

故疏即無下即大乘之無餘四種之中無住
處涅槃也謂不住菩薩變易生死不住二乘
灰斷涅槃即真無住處名為無餘若小乘無
餘如有情滅滅不別今不同彼故云不共二
乘不共者即非彼四之第三則言同而意異

也如法華經云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爾
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此則二障都盡二死
永離也第一者結歸偈旨仍釋科名意謂若
非無住處之無餘焉得彌勒指為第一心耶
無者下初二句難意云一切眾生五性差別

云何皆入無餘涅槃三分半衆生不得成佛
故云不可得義生所攝者答也此是無著立
量成立皆可度也應立量云三分半衆生是
有法定皆成佛故爲宗因云生所攝故同喻
一分半衆生意云涅槃經說凡是有心定當

作佛圓覺經云有性無性齊成佛道此則是
可得義安云不得又云外濕等者舉難處難
也外濕則畜生難無想有頂即長壽天難雖
舉二處意兼八難八難謂三塗北州長壽天
佛前佛後世智辯聰無根等難意云難處即

不可度云何皆入有三因緣等者答也難處
待時者此亦令成其種也意云難處衆生不
可常定至非難處而度脫之若得成種遲速
之間必須成熟發廣大心故合無遺非難處
者雖即未度且令成熟已熟可知此稍同前

獲七

六

護付之義也三中疏一性空者衆生緣生緣
生無性故即空也同體者同一眞如性故故
起性論云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己身眞
如平等無別異故論云下引證此語猶反應
云衆生滅度無異自身寧於自身起於他想

本寂者相本自盡不待滅故淨名云一切衆
生即寂滅相不復更滅問此與性空何別答
前但即空此則本來成佛成佛即入涅槃故
云本寂前淺後深可知無念者有念即有衆
生如無翳則空華不現法界者一眞法界平
等無差云何於中見自他相故偈云平等眞
法界佛不度衆生此上五義大雲之文然於
中一三約所二約能所四唯約能五該本末
也大抵意云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即生疲勞
不能常度及此即常也又度與不度其心不

二名之為常也故金剛三昧經云若化衆生不生於化不生無化其化大焉四中經何以故者徵意云設所見有衆生可度此何過耶次通云若菩薩有我等相即非菩薩此是反明意云是真菩薩必無我為能度豈更見有

漢七

七

衆生得滅度耶遠離依止身見衆生等

依止身

見異名亦名相續梵云薩迦耶此云身見

等於我人壽者也此名

身見者以依於身起此見故故云依止身見

衆生等相

又身見為本諸餘見等依此而生故

今皆遠離故云

等相也已斷等者內無我即無自相無自相

即平等平等即空義也信解等者以已方人

也由內無自相故得外無他相中有故自是

所以也既無自他之相即自他平等志公云

以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顯示降

伏等者準無著論廣大第一當住常心當修

不倒當降安住一段之中便具三義今此段

文正當降義故云顯示降伏等也不轉者轉

即生起義意云我見等不生起也我不生起

正是降心義也爾炎者梵語此云智母即根

本智能生後得故名智母以根本智雖內證

真理而無能證之心今後得智雖外度生而

無能度之念故云如爾炎也如是用意名不

顛倒心反之即顛倒耳二答修行五一總標

疏於法統標者謂色聲等六通名法故故魏

經云不住於事菩薩萬行者謂自利利他事

行理行如是等行無量無邊今言萬者且舉

大數總名布施者謂第一即資生施第二第

三即無畏施四五六度皆名法施偈云下引

偈釋於中初二句標第三句配第四句結也

一二三者謂一攝一二攝二三攝三也是則

三施爲能攝六度爲所攝無著下攝所以也
前二義顯法施義隱故疏明矣然要畧明資
生者資即外財也無畏者由持戒恐辱故無
心害物設有冤家亦不讐報也若無精進等
者起信云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
離怯弱等若無禪定等者下文云云何爲人
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不動即無染義也
擬心即差尚名爲染况貪信故名利等豈得
非憊若無智慧等者說火濕水熱地動風堅
名爲顛倒若說事如事說理如理則非顛倒
由是開一施爲三施開三施爲六度開六度
爲萬行萬行不出六度六度不出三施三施
不出一種檀那是故此中唯言布施二別釋
疏指三事者六境雖差統唯三事謂自下列
偈云下釋初二句標斯不著者斯此也不令

著此三事也次二句釋存已不施者釋上自
身也爲著自身不行施故求異事者釋上報
恩果報也此非菩薩所行正行故云異事報
恩酬過去之恩果報望未來之報自身不施
義當現在護亦防也意令於此三世事中防
護悉皆不著即是不住色等布施也三中疏
前但下意云前之三事收過未盡不妨有不
著自身不著果報不爲報恩而行施者亦非
無住今則下顯今經意心即能緣境即所緣
有即雙該心境及心境所餘收不盡者皆有
字攝空者即離心境等相也問住境理有所
乖離心此復何失答空有二法相待立名有
之與空二俱是相隨墮一相非是常心是故
此令一切皆遣微細盡祛者不論心境空有
起心動念則非法體是故一切盡令祛遣直

須施時其心平等不起分別方成無住也問
 若然者生心動念則非無住且衆生心行任
 運非常若待相應畢竟無分若一向不施又
 不成佛因若行布施即墮住相進退不可其
 事云何答欲求菩提必須行施初行施時難

頓相應要須用心方便隨順任運起念作意
 遠之用心多時自然任運得與理合從微至
 著漸次相應爾如起信說真如離言說名字
 心緣不及遂致問云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
 云何隨順而能得入故答云若知一切法雖

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
 得入云云偈云下引證上義故知心境空有等
 莫非相也論云下約離二執三輪釋上離相
 施物是法施者受者是人今皆不見則離二
 執名為二空二空皆離即三輪體空輪者喻

也如車輪內虛方能運轉故老子云當其無
 有車之用三事體空能招佛果三體體實即
 墮世間斯則以無相輪摧三有相超出世間
 也無著下但證成上義相即境也想即心也
 有人下指斥謬判如文四顯益經此亦別斷

一疑應云無住則無福德疑也大雲二十七
 疑從此便為第一云無住有福疑今則不取
 為大段疑數何者緣是答問之中曲分疑也
 故論云得降伏心故是以次說布施利益不
 住相者施成就義次後方始文勢云自此已

漢七

十

下一切修多羅示現斷生疑心也疏二一科
 釋文意若離等者釋徵意也以魏云不住相
 想遂疑云若存施想想即有施因以有施因方
 有施果既無施想想則無施因因尚不成果何
 得立如放債須記若忘誰還此疑同無記心

中行施也法中亦爾不可思量者以是無相施福故不可思量喻中東方是衆方之首是故先明南西北方如次例說法喻皆同不可思量意云非謂無空此空相對義在合中虛空下二別辨喻旨徧一切處者謂色非色中

皆有空故謂住下法合也住不住中皆有福故謂近感十王住中福遠招菩提不住福又近得色身住中福遠得法身不住福空雖無相非謂無空福雖不住非謂無福二者寬廣即橫徧十方高即豎窮三際大即通該橫豎

如上之義法喻皆大殊勝者喻則三災不壞法則四相不遷三者無盡究竟不窮蓋一義耳然世界有盡虛空無窮有漏有窮無漏無盡三種常義厥在茲焉大抵意云無住之福徧滿一切無住之福高大殊勝無住之福究

漢七

十一

竟不窮猶如虛空思量不及以稱法界故得如斯義利昭然復何所惑五中經但應如所教住者問前令不住此又令住住與不住何是何非答前令不住用心此令住於不住不住而住即住真空如鳥不住空却能住空若

住於空即不住空也故魏經云但應如是行於布施準此答王問已便合經終入流通分緣空生於如來答處生起疑情所以爲斷斷已又起展轉滋多執盡疑除終二十七段由是更有次下經文也疏二躡跡下文二初約論分文躡跡斷疑者謂躡前語跡斷彼疑情經中雖不顯有疑辭而伏在文內故但言斷而不言起彌勒頌中亦同於此故偈云調伏彼事中遠離取相心及斷種種疑亦防生成心示現者二意一則空生假設云爲二則指

示顯現故第一疏初標章爲求下指疑起處也此從不住相布施中來爲聞前不住三世空有等相方名真施遂疑云凡所行施蓋爲求佛既有所求云何無住又不住等者此縱難也設使因成無住此亦非理故次云因果

不類故夫爲因果必須相類有即俱有空即俱空深淨皆爾既若色相是果云何以無住爲因則因空果有理恐不然今將果驗因因合有住佛說無住是誰我耶舉疑因經意云於汝意中還可用三十二相之身見法身如

米爲不可耶此相是疑起之因故舉以問本只下釋起疑因以二乘人唯取丈六相爲真佛既將此相爲果故不信無住之因因果不相類故佛今舉果以問令知果海無相自然於因不惑無住也防相酬經意空生見佛舉

第七

十二

相以問即知不得相求故答不也遮防等者意恐末代衆生不達此理取相爲真故此遠遮迷見準義則正斷空生現行遮防未來種子也遮斷之義具在懸談論云下引證問經中云見論釋云成就豈合佛意耶答既作此見必作此證故無違也異有爲經徵意云以何義故不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釋意云以如來所說三十二相之身相即非法身之相故即猶是也非猶不也本文猶倒正言不是也相是等者謂三十二相蓋是鏡智之上所現影像既懂有爲之數故當四相所遷况對機宜有無不定焉可將此而爲法身故言相是有爲等此釋經中如來所說身相也佛體異此等者法身佛體異此有爲故說三十二相不是法身相也此釋即非身相偈云下

引證具云分別有為體防彼成就得三相異體故離彼是如來於中初二句義當前段後一句當次科第三一句合當此文故偏引證佛體下轉釋偈文即經云即非身相住異下釋三相義以前標四相此偈唯三者以生在

漢七

十三

過去滅屬未來住異二種同處現在又此二相不相捨離即住而異即異而住以同時處故合為一恐濫常住但標異也若細下約義細分即為四也此引唯識釋相謂從無而有名生自有而無為滅前後改變為異暫爾相續為住然法身如來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無有變異不可破壞故異此也印無相經意云夫一切相皆從妄念而生是故佛相亦是虛妄若分別不起相自無生即見非相諸相既亡唯是覺體名見如來由是則知佛身無相

疏二一釋前二句二初正釋非但者不獨也凡即六道眾生聖即三乘賢聖依有淨穢正即凡聖為對依報故重牒之諸法雖多不出此四雖舉四法該一切也此釋經中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恐人聞說身相非相將謂唯獨

佛身今言凡所以遮局見以從下釋所以凡聖深淨勝劣雖殊皆從念生無不虛妄念無自相不離覺性念尚無性况所現相而實有耶以念是所依相是能依所依尚虛能依何有其猶皮既不存毛將安附起信下二引證於中順顯反顯詳而悉之若見下二釋後二句二初正釋遮離等者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離色求空斯為大失故此遮矣不唯等者又恐聞相即非相是如來將謂只約佛身相說除佛身外相非如來故云一切相皆無

也

此釋經中諸字也譬如鏡中現一人像無現餘物不唯人像空處是鏡餘物空處亦皆是鏡合法可知如是了者則知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故起下二引論釋四初引起

漢七

古

信此有二意一證諸相皆無相義以相依念生覺體尚離於念何況於相耶二證諸相無處皆如來義離念之相名為法身法身既等虛空虛空何曾有相無相平等攝一切相即是法身下文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又云如

來者即諸法如義故云不唯等也肇云下二引肇注此即明見法身佛之行相恐人聞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便希無相之佛昭然目前若如是者何殊彼相故云行合等智與理冥心與神會故云行合解通者如前解了一切

相非相也前是真見此是似見故起信云法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偈云下三引本論即前殘偈此依天親論釋無著下四引無著離徧計者不執虛相為實故唯識云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真色身者有兩意一則

以虛妄為虛妄但如其事不必取不生不滅以為真也如以水月為水月雖似而非真矣故華嚴云於實見真實不實見不實如是解法相是則名為佛二謂相即無相同法身故攝末歸本名真色身即真善妙色也故涅槃

漢七

圭

云吾今此身即是常身法身金剛不壞之身問前則泯相此乃存相何相違耶答前顯法身故云相即非相今明色身故言無相即相蓋以果佛必具二身二身相即如波與水兩論之中各顯一義言似相反意實相符菩薩

巧便妙在於此故彼下兩文皆證顯色身義耳然此一段疑中從微至著明真應二身總有六重一明佛相非相二明佛相非即如來三明一切相皆非相四明一切相非相皆如來五明唯證相應無佛可見六明無相之相是真色身然此六重前前則淺後後轉深文不累書理即頓現達者所見必須一時無前後耳第二疏初標章論云下指疑起處無住等者此指正答住修降問也無相見佛即前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未來下結成疑也意云因果既皆無相即因果俱深如我親承方能領悟末世鈍根去何信受既不信受空說何益耶呈疑經問意云未來末世能有衆生聞此因果俱深章句生真實信心不頗能也意揀汎爾之信故言實信魏云下引魏本

會文魏經有之此經闕者羅什巧譯妙在影略耳亦可此文通約現未為問以佛世時亦有難信此深法者如諸小乘及外道等法華會上猶有退席聲聞况今般若至下佛答但舉末世以况現在末世尚有佛世豈無故今

秦本不言未來等也句詮差別者以名但詮諸法自性如言色即揀非心等言心揀非色等然其色心各有多種而未明此何色心耶句能分辨真心妄心形色顯色等故云句詮差別也章解句者以句雖詮差別而未廣顯

漢七

六

義理以真妄形顯色心之中含多義故章能明之故云解句章猶彰也疏文順義故先解句大品下明信之相謂見有色心三科等法是信一切法也今以般若照之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

真爲妙覺明體是不信一切法方名信般若
矣其猶淨眼不見空華若執空華豈信淨眼
法合可知顯信經莫作是說者訶勸之辭豈
謂後世一向無信如佛滅後末法之中有戒
定者能於深義實有信心信此爲實也大集

下明佛滅後有五百歲前勝後劣解
脫者證也即三乘聖果禪定者行也即漏無
漏大小乘事理等定也多聞者解也即頓漸
偏圓空有等解此上三者前必具後未必
具前塔寺者謂不求至道多好有爲以身外

資財修世間福業等闢諍者此明佛法之中
多有諍論且如西天大小乘宗分河飲水大
乘之內性相又殊小乘之中二十部異各皆
儻已自是非他爰及此方未免於是若相若
性南宗北宗禪講相非彼此朋儻互不相許

漢七

十七

名闢諍也皆如例者須有五百歲及牢固之
言牢固者人多相襲決定不捨也然此但就
增勝說之非不通如佛滅後二百年內育
王造塔豈局第四耶又菩薩藏經云後五百
歲無量善人修禪定解脫多聞豈唯一二三

耶今經云後五百歲即此時也雖當闢諍之
代亦有戒德之人是知五種牢固但約增勝
而說本疑下疏以斷疑之文照前呈疑之處
是顯空生疑於惡世無信也前引魏經以證
斯義惡世尚爾况餘世耶戒定下約三學釋
定是福體故對於定正解無倒者既有正解
必無倒惑以解因果無相道理名爲實信即
慧學也無著下引證魏經云有持戒修福得
智慧者彌勒頌云說因果深義於後惡世時
不空以有實菩薩三德備三德即是三學今

文但取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即是
慧也若其無慧孰能以此爲實而生信耶少
欲下持戒少欲修定靜亂習慧斷惑故言等
也言增上者以戒等三學是增勝上法經中
說爲三決定義戒出下辨三益相有戒者不

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四洲六欲故戒經云欲
得生天上若生人中者常當護戒足勿令有
毀損定出六欲者欲界無定故得定者生上
二界故圓覺經云棄愛樂捨還資愛本便現
有爲增上善果慧出三界者三界之本是其

業惑有智慧者悉能除遣業惑既遣自然超
越故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
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然淺慧尚
能得出三界豈况大乘甚深般若信因經反
顯順明之異可知緣勝者雖則益我爲友人

漢七

六

皆友焉且凡不及聖小不如大因不及果一
佛雖果不及多佛既云無量千萬故云終勝
也因勝者三毒即貪瞋癡此明能害有情故
貶云毒以生起即是不善又伏故名善根故
華嚴云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唯識云善謂信慚愧無貪等三根有生長義
故名根也善與不善皆由此三苟能伏之乃
名因勝因緣俱勝方起此信是知實信誠不
易得一念尚爾况乎永信及持說等耶福德
門經意云信經之人得無量福如來於彼咸
悉知見如是無量福者指信經福同前不住
施福十方虛空不可思量也無著下文二初
釋佛知見行住等即四威儀中各有所作差
別故注云四蘊者即受想行識謂相應不相
應思何事念何事取捨憂喜等念皆名心也

注云色身者即爲四蘊所依止故今約義標故云依止即行住坐卧屈伸俯仰等斯則生心起念無所不知舉動施爲靡不咸見蓋佛智眼廓爾無邊依正斯在豈不齊鑒法華云我常知衆生行道不行道心無形相故但言

導

九

知身質既形故得云見斯人德行既備善根夙成佛不攝授於理如何故云此等顯示等然則佛智無偏觀生如一有感斯應其誰謂之不然論云下或問見之與知說一則可云何經內具言之乎故云若不說等以凡夫亦

有知見見通肉眼知兼比量由是故有不知不見今佛知見非同此也謂於見處即知非如比量知知處即見非同肉眼見即無事不知無事不見經標悉言其在茲矣故彌勒頌云佛非見果知願智力現見得福下二釋得

福先引經論云下釋義能生因者正修福業即信解持說者也自體果者即熏成種子自體後感當果也正起者作福之時當於現行彼滅者謂現行滅謝種子方成蘊在識中用感當果此云下正會今文以得之一字生取俱舍謂生得取得也秦譯之妙其在此矣二所以中疏二一叙意科分由無等者謂無我法二執分別是得攝受所以也已斷籠執經意如疏初徵下文二初節釋經文徵意可知釋中我者謂執自五蘊總相爲我人者計我死已生天天死爲畜等故梵語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即是人也衆生者計我衆多之法相續生故壽者亦云壽命計我一生壽命不斷絕故然我是總主人等爲別攝別歸總故言我執由是三中皆言計我等也然上四相

雖是經中所無不可不了耳能取等者心境俱亡也以萬法雖多統唯心境心境各有無量差別故云一切也真空等者雖即諸法皆空非謂一向非相但以離執真空不斷故故云亦無非法相然離下二商較經旨此明得

漢七

二十

佛知見之兼正也故論下引證中有徵釋詳而示之實相差別者實相即無差別但是能生實相方便有差別耳持戒功德即指前段信心等者下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彌勒頌云彼人依信心恭敬生實相不但等者意謂能生實相有多方便不必獨說智慧前云離執此言般若者由是般若能除執故前約所斷此約能斷能所雖異而意不異未除細執者謂二執俱生任運起者前離分別麤執已能成就淨信得佛知見猶殘細執未除究竟

障於聖道故今顯示令其斷之經徵意云以何義故要無法非法相釋意云由取相故即著我人等餘文云云可以詳悉疏二初釋總明二相總解等者經云若心取相相中意含法非法相故云總也亦是等者以次文別明取

法非法皆著我人等相故此且是立其宗也若取下二釋別明二相二一正辨二相無明使者法執俱生也是無明住地所攝故名爲使現行等者即我執分別現行前已斷者示無我見者結成上義但取等者即前無明使漢七是所有者轉猶起也我想者我執分別現行也依止者分別種子爲彼現行所依止故亦可法執分別名爲依止與彼我執所依止故斯皆不起也中有下二別解徵意可知以後釋前者不如云以細釋麤義則易見問二乘

之人亦有法執云何不起我見耶答以二乘人從初修行偏斷我執至無學位窟細盡除是故雖有法執而不起我執今約大乘學者雙斷二執分別並遣俱生兩存由是二執任運而起也故無著云以我相中隨眠不斷故

則有我取玄門經是故者由前取法非法皆著我等故所以勸令不應即入中道也以是義故者由是不取法非法故疏結歸中者不應取法離有也不應取非法離無也既離有無即歸中道假言顯義者謂所言非法是顯法體離於性計若無非法之言罔知彼義餘皆例此當知義不自顯必假於言故淨名云無離文字說解脫也不應等者謂雖聞非法不得如言便執空義此遮一向執言者也不執等者謂若全棄非之於言則安解諸法空

義將知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此遮一向離言者也是則全執全棄二皆不可故華嚴疏云夫法無言象非離言象無言象而倒惑執言象而迷真偈云等者餘兩句云如人捨船筏法中義亦然論云下轉釋偈文得證智等者以言詮智得智忘言忘言即不住也如乘筏渡河至岸捨筏隨順等者未得證智不可都忘其言未達彼岸不應捨筏實相生者實相名法得實相智無相無得故云應捨以實相無相故唯識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理不應者此實相法尚不可得况離實相外一切法耶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故故云非法不與理合故不相應以是例非故云何況第一三中疏初標章向說下指疑起處此從第一中來以彼文云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佛非

有爲者此指偈云分別有爲體防彼成就得
三相異體故離彼是如來故云非有爲亦是
案定立其理也云何下結成疑既若佛非有
爲即不合有得有說因何釋迦於菩提樹下
得菩提前後諸會說法既有得有說即懂有

漢七

三

爲云何前言不以相見作無爲耶舉因問經
意云於汝心中所謂如何謂我得菩提爲不
得耶謂我說法爲不說耶伊本疑此故舉問
之佛問等者空生疑得疑說佛即順疑以問
辭雖云得意顯無得試其所答解與不解無
著下引證彼疑有取佛顯無取以無破有故
云翻也說法例之順理酬經意可知定者實
義謂無實法名菩提無實法名如來說此一
向約勝義答也偈云等者餘句云說法不二
取無說離言相意謂釋迦如來是其應化應

漢七

三

化之相俗有真無是故答中皆言無定準金
光明經及攝論說佛果無別色聲功德唯有
如如及如智獨存此是真佛今既異此豈
得言真故云應化非真等無定法經徵意云
以何義故無定法可說耶釋意云欲言其有

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諦理若此欲
何說哉說尚不得欲何取哉取即得也是故
上云無有定法如來可說等疏二一引無著
正聞等者此則聞而無聞說而無說非謂全
不聞不說也如淨名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
其聽法者無聞無得是茲義矣分別性者一
切諸法皆依妄念而有差別念尚無念法豈
是法故云非法法無我者但分別性亡即是
法無我理此理不無故云非非法也論云下
二引天親二一釋文依真等者此且標立所

依之本然於其上說離有無一切等者緣生之法本無真實之體亦無真實之相故云非也實相有者諸法既無即真實相實相不無故云非非法也此即非却非法也何故下二通難難意云本來疑證疑說問答悉以雙該

今於釋所以中何故但言所說而不言證耶有言下釋也此乃以說反驗於證且川有珠而不枯山有玉而增潤內無德本外豈能談故但言說自表其證也又此言取即是證也無取經徵意云所以言無取無說非法非法者何也釋意云聖人即是無為無為即無分別若有取說法非法等皆屬分別不名無為何為聖人故無取說等言賢聖者賢即是聖鄰近釋也魏云等者問行位通於賢聖云何唯取聖人答若以通論即該賢位此明證

真七

五五

果深淺故唯言聖得名者即差別也以諸聖人皆約證無為差別之義而立其名如謬徧行真如得名歡喜地菩薩等此則得名差別蓋一義耳論意等者謂登地已上隨證一分真如皆斷一障二愚即是一分清淨約於此義便立一名乃至佛地例皆如此非別得法者無得而得即是真得菩提若言有得即是不得當知菩提樹下都無實事故偈云應化非真佛等故無取說者結歸經文無分別義也具足清淨者佛也謂一切惑習悉皆斷除蕩無纖塵純一無雜故分清淨者菩薩也分斷諸障分證真如垢未全除故名為分故佛頂經云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廣如序中滿淨覺者處說無著下約無為差別明賢聖也無分別者即無為義無所作為故云無為

無爲真如蓋是一法菩薩等者有分別故有所爲故如來等者無分別故無所作故初無爲者菩薩也折伏等者此約在觀分別不生分得相應故云顯了後無爲者如來也無復分別是眞無爲即第一義也此約於佛故復

漢七

五

云者更無過上故云無上覺即佛也三乘下結通諸乘以二乘之人亦分證真理故此通攝也是知三乘賢聖皆修證無爲所證雖無淺深能證有其差別猶如三獸同度一河能度有差所度無別故大品云欲求聲聞乘當學般若波羅蜜欲求緣覺菩薩無上佛乘皆言當學般若波羅蜜是故經云一切賢聖也校量等者問本因善吉起疑所以世尊爲斷斷疑既已何用校量答論云法雖不可取不可說而不空故意云恐有人聞是法不可取

說便欲一向毀廢言教故此校量顯勝令其演說受持故大雲於此開立第五不空福德疑以論文不言斷疑故此不立也劣福問經意云七寶最珍三千最大用此布施福多不多俱舍下明三千世界四大洲者謂東勝身

洲南瞻部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日月者即一四天下同一日月之所昭臨蘊迷亦云須彌盧但梵語楚夏耳此云妙高山四寶所成高八萬由旬欲天者六欲天也謂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世者色界初天也於中復有三天謂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各一千等者如上各滿一千方成一小千界此小千等者又一千箇小千界方成一中千界此千等者又以一千箇中千界方成一大千界皆同等者謂四禪已

上三災不及故不說成之與壞三禪已下統
 維三災故云同一成壞就中從初禪已下同
 火災二禪已下同水災三禪已下同風災七
 寶等可知福多酬經答文可見徵云以何義
 故說多釋意云不約勝義空故說多是約世

漢七

三六

諦有故說多勝義空者此門是絕相無為不
 可言福與不福福既不有無以言多世俗有
 者此門是有相有為可以言福以有福故兼
 可言多判經福經意可知然四句尚爾况全
 部耶疏二一正釋經文偈釋持說因明勝之

所以望後經文有似太疾以偈文連環不可
 分故悉之受持及說者標二法門不空等者
 謂持說此經不同寶施空得福德更得何物
 次文是也福不趣菩提者謂寶施雖多但成
 世間有漏之福終不能成無上菩提二能趣

菩提者謂持說此經斷除煩惱煩惱盡處即
 是菩提故四句下二別示句相詮義等者謂
 以一句詮一義一義為一句四義方成一偈
 一異有空常無常等皆各有四句然今經四
 句人說不同有說取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

者為四句有說取若以色見我等為四句有
 說一切有為法等為四句有說但於一經之
 中隨取四句經文便為四句有說始從如是
 終至奉行方成四句然上諸說皆非正義如
 凡下明正義斯則約有無等為四句也謂第

漢七

三七

一是有句第二是無句第三是亦有亦無句
 第四是非有非無句文義兼備故云最妙以
 此四義能通實相即是四門然但下通妨先
 問且一二二句皆是四言第三一句獨成六
 字文既增減云何成偈故此釋也持說等者

以此四義是萬法之門若了四義即通萬法
萬法既通豈有菩提而不證哉文或等者但
論其義義不在文義必周圓文從增減義若
等者謂闕之成謗具之成門成謗者謂闕無
成增益謗闕有成損減謗闕非有非無成相

違謗闕亦有亦無成戲論謗以有則定有無
則定無餘二例之故成四謗何以故法不如
是故不如法見故斯則般若波羅蜜猶如大
火聚四面不可取也具四句者謂義無所闕
故有不定有是即無之有無不定無是即有
之無餘亦例之隨於一句之中圓見四句之
義不墮增減等謗故成門也何以故法如是
故如法見故斯則般若波羅蜜猶如清涼池
四面皆得入但以人依於法法異人乖苟法
義之所全豈菩提而不證矣故言受持此經

勝於施福正釋經微意云以何義故持說此
經勝於寶施釋意可知諸佛菩提法者揀非
餘乘菩提法也然餘菩提非此不出但舉勝
者而以例之此二者持說也了因者以法身
是本真之理不生不滅但以煩惱覆之則隱

智慧了之則顯持說此法妙慧自彰觀破煩
惱法身現矣生因者報化之身本來無有萬
行所致故名爲生故彌勒頌云於實爲了因
亦爲餘生因爲經云一切諸佛菩提法皆從
此經處轉釋經所言佛法者約世諦故有即

漢七

三八

非佛法者約第一義即無第一等者謂俗諦
相中有迷悟染淨凡聖之異故說佛法從經
而出真諦之理離於迷悟染淨凡聖之相故
不可說出佛法之義也故圓覺云一切如來
圓覺妙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

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然則本論異此不能煩述第四疏初標章向說下指疑起處此從第三中來不可取說者以前文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云何下結成疑也前云一切賢聖通於三乘故疑聲聞得果是

取如初果人證自初果亦自說言已證初果等入流果經問意云於汝意中如何汝謂須陀洹人作念云得須陀洹果不答言不也微意云若如是者以何義故得名須陀洹釋意云但約不入色等境界即名須陀洹疏三初正釋經文入流者四果名為聖人今從凡夫初入聖類故流類也預廁也只由下釋得名所以入者取著義若取六塵即滯凡流不取六塵名入聖流是知功過在人不在六塵境界據此則何有別法而為所入耶論云下引

漢七

三九

證上義不取一法者不唯六塵也名逆流者逆凡流也謂若取六塵即入凡流逆聖流既不取著即入聖流逆凡流也乃至下例明餘果初果尚爾况餘果耶然非下二商教果證或問既皆不取應亦不證故此釋也但於下

轉釋意明但無取心非謂不證若起下反明凡夫著我既由起心聖人無我必不起也故知下三結斷疑情空生本謂證果是取故生疑今明無取方成證義永異所疑也若準斷疑斯文已畢以四果是小乘賢聖修證行位是故經中具而明也然此四果復有四向謂向於果故即須陀洹向等於四果之中初為見道次二修道後一無學道且初修行得入見道謂十六心斷三界四諦下八十八使分別蘊惑得初果證謂三界各有四諦每諦下

各有煩惱即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邪見見
取戒禁取四諦之下或具或闕故成八十八
使雜心論云苦下具一切集滅除三見道除
於二見上界不行志謂初句即欲界苦諦下
全具十使次句即集滅二諦下各除三見即
身邊二見及戒禁取所以除此三者緣身是
苦本觀苦已斷身見邊見依身而起故亦隨
亡無戒禁取者以集諦不計非道為道滅諦
又非修位是故皆無戒禁取道當修位却或
有之故不除矣故云道除於二見不除戒禁
也由是苦下具十集滅二諦下各七通前即
二十四道諦下八合三十二後句云上界不
行志即於二四諦下各除一瞋每界各有二
十八共成五十六兼下欲界三十二即都合
為八十八也云何十六心謂欲界四諦下各

漢七

三

一忍一智以成八心又合上二界為一四諦
類下欲界觀斷亦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二
八即為十六心也忍即無間道是正斷惑時
智即解脫道是斷了時所謂苦法智忍苦法
智苦類智忍苦類智乃至道法智忍道法智
道類智忍道類智斷至十五心道類智忍名
初果向至第十六心道類智時名證初果入
於見道為須陀洹分別蘆或一時頓斷猶如
劈竹三節並開即以見諦八智為初果體初
果行相畧明如是餘之三果佇見次文一來
果經問答及微意皆同上釋意明斯陀含者
但於人間天上一度往來雖復往來實無往
來之者只約此義名斯陀含斷惑者謂欲界
修惑有四即貪瞋癡慢此是俱生細惑任運
起者障於修道以難斷故分為九品所謂上

上乃至下下此九品惑二三果人斷之斷至五品名二果向斷六品盡名第二果故俱舍云斷至五二向斷六一來果一往等者以九品修惑能潤欲界七生謂上品潤兩生次三各一生次二品共一生下三品共一生今

漢七

三十一

斷六品已損六生猶殘下三品潤欲界一生是故一往天上更須一來人間受生斷餘惑也便得等者問據此次第合是第三云何僭言便得羅漢答所言便得羅漢等者非謂逾越不證第三但約欲界惑盡往而不來望一

去說故云便得等也若改便得為直至何也餘下三品一生斷盡使往羅漢即不須前來和會也故名下結成第二果即以見道八品無為及修道六品無為為此果體無我等者由無我故不計去來非謂不去不來但不計

去來之者其猶魯船匠士刻木為人雖復驅使往來實無情慮所計不來果經問答徵意亦同上釋意云阿那舍者一往天上更不再來雖爾不來亦無不來之者但約此義名阿那舍不來不還蓋是一義斷惑等者謂前九

品惑中餘下三品斷至八品名三果向斷九品盡名第三果故俱舍云斷惑七八品名第三果向九品全斷盡即得不還果更不還者欲界修惑但餘三品三品煩惱共潤一生今以斷之更無惑潤杜絕紆絆故無再來故云

下結成第三果也即以見道八品無為及修道九品無為為此果體此二三果人斷惑猶如截木橫斷而已知之同前者合云已悟無我雖能往來四不生下二初辨得名三釋者由有三義故存梵音無賊者意以煩惱為賊

謂斷人慧命劫功德財致使行人失於聖道
流迸生死曠野不達涅槃寶所為害頗深故
名為賊見修等者謂上二界各有三種修惑
謂貪癡慢此惑微細難除故約八地分之每
地分成九品都合七十二品每品各有一無

漢七

三三

間一解脫斷至七十一品名阿羅漢向斷七
十二品惑盡成阿羅漢此果斷惑如登樓臺
漸陟漸高見修合論兼欲界一地總以八十
九品無為為此果體若約四果有為出體者
即初果唯取道類智一解脫道為體第二唯
取斷欲界九品修惑中第六品一解脫道為
體三果唯取第九品一解脫道為體羅漢唯
取有頂地第九品中一解脫道盡智為體所
言無為即離繫果有為即等流果不生等者
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然前三句即是盡智後句即是無生智謂不
向三界之中受有苦身也以世間因亡果喪
出世間因成果證故應受等者為超出人天
故堪受人天供養若或一種淪溺寧堪供之
故俱舍云供養阿羅漢得現在福報蓋由業

煩惱盡福田勝故當知未出三界受他供養
者大須隨順出離豈得安然免之哉舉問經
意準前可知明答及微意準前釋意云阿羅
漢者無煩惱不受生應供養以是義故名阿
羅漢除此之外更無一法名阿羅漢若阿下

漢七

三三

反釋云若或作念言我得阿羅漢果便著我
人等相則與凡夫何所異哉由此驗知的無
是念引已證令信者以已方人也亦令眾生
皆亡是念入於聖道故先印經意云佛於往
日曾說於我得是三昧人中第一不惱等者

若人嫌立則復爲坐乃至不向貧家乞食皆爲不惱他也能令下釋既不惱之煩惱何起第一等者謂十大弟子各有一能皆稱第一即迦葉頭陀阿難多聞舍利弗智慧目連神通羅睺羅密行阿那律天眼富樓那說法迦

旃延論義優波離持律須菩提解空今言無諍者只由解空得無諍故亦如夫子十哲各有能事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離欲等者謂貪使煩惱通於三界斷盡此貪

方真離欲也問若然者則但是羅漢皆斷三界煩惱云何善現稱第一耶答所言第一者蓋約無諍不約離欲也故經云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又魏經云我若作念世尊則不記我無諍行第一意者以空生獨得無

諍三昧故於諸離欲羅漢之中稱爲第一也不取經云佛雖讚我我於此時輒無是念佛意經云若我當此之時作如是念我得阿羅漢果佛則不說我爲樂寂靜者只緣不作是念故佛讚之無所行者即不作念也故經中

反說即言若作是念順釋即言實無所行離煩惱障者謂貪等十使麤細盡除離三昧障者三昧是定障即是惑三昧之障依主釋也

漢七

三四

不同煩惱障得羅漢故離三昧障得無諍故由離煩惱障得羅漢故離三昧障得無諍故寂靜者寂靜即是無諍定意言須菩提是樂寂靜之者第五疏初標章釋迦下先迷疑意即釋迦因中爲善慧仙人蒙然燈如來授記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由此增進入第八地故云受法廣有因緣如第十二

中說云何下指疑起處便結成疑此亦從前
第三中來以彼文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
不可說故經問意云於汝意中如何謂我昔
於然燈佛所於授記言說之中有法爲所得
爲無所得答意云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授
記言說之中實無法爲所得說是語言等者
以是語言故無所得語言非實者謂語言從
緣緣無自性舉體全空空故無得也斯則聞
而無聞說而無說智證法者釋得記之由也
意明但以自無分別智證自無差別理智與
理冥境與神會豈有所說所得耶論云下引
證上義證法離言說相故不可說證法離心
緣相故不可取也

金剛經纂要判定記卷第四終

漢七

金剛經纂要判定記卷第五

漢八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第六疏初標章若法下指疑起處此亦從前
第三中來云何下結成疑也既興功運行六
度齊修迴向發心嚴淨佛土此若非取則孰

漢八

一

為取耶佛身之疑意亦同此以是二報不相
離故故論文中二疑雙叙然今此科但斷一
種舉問經意云菩薩取形相莊嚴佛土不佛
意等者空生本疑有取佛意欲顯無取取與
無取在於性相二土故且舉相問之試其解

不釋答經意云不取相莊嚴佛土也徵意云
以何義故不取相莊嚴佛土釋意云不以相
莊嚴是真實莊嚴也偈云下於中前三句正
釋經後一句即却釋偈之第三句也又前兩
句釋經中莊嚴佛土者非形釋即非莊嚴第

一體釋是名莊嚴非嚴顯偈中非形莊嚴意
顯偈中第一體此但指配其文義意即遷迤
次顯論釋下轉釋偈文諸佛下至不可取釋
偈之前半謂修習無分別智通達唯識真實
之性此則以智契如名為莊嚴即是無取之

義所疑有取自此釋遣莊嚴有二下釋後半
先列二土形相即法相土謂金地寶池等以
要言之但有所見聞皆屬形相第一義即法
性土謂離一切相無所見聞即真如理是非
嚴下正釋即以後第三句為出所以由是故

得非嚴及莊嚴也非嚴即揀法相土非今所
嚴之者當於經中則非莊嚴也莊嚴意即顯
法性土是此所嚴之者當於經中是名莊嚴
所謂顯發過恒河沙數功德而為莊嚴如金
作器器非外来即以此器反嚴於金是故前

引論云諸佛無有莊嚴國土事等是則於諸嚴中更無過者故云第一莊嚴等也言意者即指非形第一體是非嚴莊嚴之意也意即所以也問諸佛身土必須性相具足方爲了義今既唯言於性豈不闕於相耶答身土之

漢

二

相唯心之影心淨方能現之苟能清淨其心身土自然顯現其猶磨鏡塵盡像生自然如然故非造作故唯識云大圓鏡智能現能生身土智影况是即相亡相非謂棄相取性但無執情何闕於相然以經宗無相此義稍增

首末皆爾用心之相如次所明淨心勸經意云以是義故汝諸菩薩應生無住清淨之心若人下先叙所遮之心意以形相爲真佛土由是見故便欲形相莊嚴故云我成就等彼住下顯失也意明本欲嚴淨如何却生染心

以住色等即生死心何名淨耶爲遮下躡前所遮引起經意既以不住色等爲清淨心當知住於色等誠爲染矣正智者無住之心既是正智當知有住所生之心同爲妄識此中正智而言生者所謂顯發非徇然而生故大

經云於一切法不生是般若波羅蜜生也以此般若不生不滅故云真心若都下顯意遮過恐墮空見故令生此真心天真之心本無生滅但緣住境即不相應亦非斷滅心若不住般若了然亦非生起恐人迷此故爲顯而

漢

三

遮之是則前令不住色等是遮有後令生心是遮無既離有無即名中道如斯體達是真莊嚴何有佛土而不清淨故淨名云欲淨佛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淨其心者即離有無也第七疏初標章疑起之意前章

已叙問此與第三何別答前化此報故不同也緣前聞應化非真故無有取便云報身是實應有取心是故此疑躡彼第三而起也斷疑經問答可知微意云以何義故名之爲大釋意云非有漏有爲身是無漏無爲身若準

無著則全異於此大抵首末皆依二諦而釋也今此疏中有依天親有依無著則此一段且依天親也疏二初總釋喻旨高遠等者謂下據金輪高八萬由旬六萬諸山而爲眷屬故名爲大故華嚴疏云須彌橫海落群峯之

高而不取等者彼山雖大四寶所成五位法中色法所攝三性之內無記性收豈有分別而取爲王也報佛下正明所喻謂進修多劫福智圓明純淨無垢更無過此故云無上獨王法聲法界故號法王大有二義一約體身智

耶周故二約位諸聖莫及故無分別者非如色法是无記性但以三祇修習萬慮都忘如知寂然故無分別偈云下以偈結也非身下二別解非身二初牒經畧指無漏無爲者無漏則簡異世間無爲則表非生滅問今明報

身即合有爲無漏云何此說無爲耶答此據實教不約權宗故是无爲也故淨名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佛身無漏諸漏已盡故偈云下二引論廣釋二初引本偈此偈標遠離有爲有漏意顯唯有無漏法體論云下二引論

漢

文三初雙標若如是者指經微起以標也以唯下二雙釋清淨身即法身也此釋有物之句即是經中是名大身也問此說報身云何言法答以法報合說二身不殊以此實教理智無二故得云耳以遠離下釋無物之句也

即是經中佛說非身也法身既是無為則離有為生滅有為既離况有漏耶故此釋文不言諸漏以是下三雙結謂以是遠離及唯有故顯得法身真我無漏無為不生不滅湛然清淨故有實體名為有物不如凡夫徧計之

我有漏有為即生即滅如彼夢幻無有實體也以不依下結無有物亦是重顯所以以不依於五蘊有為之緣而住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故有實我當知凡夫皆依五蘊有為緣住五蘊尚假况所計我耶緣法非已故云

依他也辯沙經意可見阿耨池者此瞻部洲從中向北有九黑山次有大雪山次有香醉山於雪北香南有阿耨池此云無熱惱縱廣五十由旬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於中四面各出一大河東名燒伽河繞池一而流入東海

漢八

五

南信渡河西縛芻壯徒多皆繞池一而如次入南西北海今經恒河即燒伽也言恒者譯者訛也周四十里者謂初出池口處也佛多下出取喻之由然說此經時但在祇園餘說法時多近於彼故以喻也彰福經意可見論

云下徵也謂三疑之後四果之前已說實施之喻今復說者豈不重耶偈云下釋也謂前已一三千界實施此說無量三千界實施雖則總是多若總是勝校量然其後者即多中之多勝中之勝故重說也斯則言說重而義

意不重何故下轉難意云何不於前文中便說此喻耶為漸下約人通也謂機淺法深頓說難信漸次誘引令知勝德又前下約法通也謂喻之前未說四果無心釋迦無得嚴淨國土不嚴而嚴修證佛身無證而證是故校

量之喻亦未能勝後乃既明斯義法理兼深由是校量之喻亦復殊勝或可出生佛法之義亦在前喻之後也況後釋所以中五段經文亦屬於此思之顯勝經意可知大意同前者即福不趣菩提二能趣菩提是也可敬經可知大般若下引事證帝釋每於善法堂中爲天衆說般若波羅蜜法或有不時不在諸天若到皆向座恭敬作禮爲重於法乃尊於處故高顯者以尊人故令處高顯俾遠近皆見敬而生福也形貌等者塔中有佛形貌人見必生敬心見於說法之處亦如見佛形貌若梵語制多此云靈廟或云可供養處與此大同獲益經意云宣說四句之處尚得天人供養何況盡此經文能受持耶如經叙之前四句等者據此經意望於前段有二勝劣何者

漢八

六

爲前說其處此說於人前明四句偈此明盡受持由是前則劣中之劣此乃勝中之勝反覆而言故云何況也最上者法身也無漏無爲絕上上故第一者報身也衆聖中尊更無過故希有者化身也如前所說四種事故意明受持讀誦具獲三身功德圓滿也有云能趣菩提故云最上勝出諸乘故云第一世間無比故云希有有佛經意云如此經文隨何方所即爲有佛及諸弟子經顯下明有佛及有之所以謂報化必依法身法身又從經顯既有能顯之教必有所顯之佛又經是教法佛是果法果由理顯理由行致斯則三佛備足四法具圓所在之處豈生輕劣又一切下明有弟子之所以三乘賢聖體是無爲經顯無爲故有賢聖尊者謂證如者皆是入理

聖人可尊可重故若準魏經即但言有佛使人尊重不言別有弟子故彼文云即為有佛尊重似佛名勝經問意云未審此經有何名目不有名目如何奉持答文可知徵意云如來常說諸法名相皆空今特立此名者有何所以釋意云我所立者名即無名無名之名豈違空義為受持故於無名中強立名耳佛立下釋立名之因因即所依之義謂金剛有能壞之義般若若有觀照之功法喻雙彰故曰金剛般若其實亦約能堅之義以立今且就用釋之具如題中及七義句中說也斷惑故勝者衆生流轉為遭惑染若斷惑染成佛無疑豈不勝乎對治等者約名顯義義實名虛若執虛名安得實義慮有斯執是故對治異說勝經問意云汝謂如來除所證之法外更

漢八

七

有別異之說不答意云如來除所證之法外更無別異之說此段躡於次前立名處來意云非唯立此經名名即無名凡有所說悉皆如此又非我獨爾諸佛亦然無別等者謂釋迦一佛初中後說竟無別異增減然乃但據真實無差不約言辭有異耳但如下出所以也凡有說時皆如其證證中無說豈有異耶三世下結通諸佛以諸佛同證竟無二源不證則已證則無別也若未至極位在因地中隨其所說各各差別何以故所證不同故如地前地上十地節級不同由是果人決無異說故云下結成上義既一佛多佛過去未來所說皆同咸如其證如證之說不亦勝乎故論云下引證唯獨等者說般若若能斷煩惱無有一佛不作此說餘皆若此第一等者以諦

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故不可說此證前既如其證則無所說也然無著天親語雖似異其意實同既如其證豈非第一義耶塵勝經問答之文可見釋意云所言塵者非煩惱塵但是地塵所言世界者非染因界但是地塵

漢八

八

界此即躡前校量中來由前說河沙寶施不及持經惑者所聞未能誠信所以如來特說此義使其明見優劣用滌所疑具在疏文昭然可見

論云下釋盡其意云碎界為塵塵上不起

煩惱寶施得福即有貪瞋五欲自娛無惡不造故相傳云布施是第三生怨所以塵界勝於寶施且塵界但不起過尚得為勝况受持此經定招佛果豈可以為劣哉由是相望便有三重勝劣謂寶施不及塵界塵界不及持

經持經尚勝於塵界豈得不如寶施如百姓不如宰相宰相不如天子天子尚勝於宰相豈得不如百姓喻中天子最勝也法中持經最勝也經勝所以豈不昭然大雲下但對經文以揀法喻更無別義然其意者說微塵是

塵貪等亦是塵以俱有空汙之義故說三千為界說煩惱染因亦為界以皆有為因之義故亦可三千是器界煩惱是有情界故也今則揀非貪等塵及染因界但是地塵及三千界也是則結釋上義並如前說果勝經問答

漢八

九

之文可知微意云以何義故不以三十二相為法身如來釋意云如來說三十二相非是法身無為之相但是化身有為之相故恐施下叙經起之意也恐彼意云若施不求佛即起煩惱本為求佛云何煩惱彼所求者即是

三十二相之身為破此見故復問之持說下且標勝劣謂寶施但得色相持經即得菩提故云勝彼福德何以故者徵意云既得三十二相何不得菩提彼相下釋也理法身是菩提相彼三十二相非菩提相所以言者菩提

無相故由法身即菩提相非菩提相空矣又於其中法身則勝色身則劣何以故法身無為真實性故色身為影像相故然由持說因勝故果中獲法身寶施因劣故果中獲色身故上標云持說此經勝彼福德經福下轉

遮謬解恐施寶者聞上所說便云雖知色身劣於法身寶施不如持說我以不能持說不要法身恒將寶施成就色身相好既圓不亦妙矣為遮此見故此云也謂前且約別義分於因果故說施感相身若據實義而論空施

不成相果何者由無智慧隨相生情所施雖多唯成有漏縱得三十二相但是轉輪王色相雖同不名為佛若能持說此經則智慧圓起依慧行施不住有空以無漏因獲無漏果如此三十二相始得名為佛焉意明下結釋

上義不逾前說校量經意如文可知但甚多之言顯超命施之福也捨身等者意恐人聞寶施不及受持便謂以是身外之財所以劣於經福若將身命布施必勝受持為破其見故有此文沙數猶劣况一身耶泣歎經意者

漢八

十

謂空生聞上所說喜極成悲泣涕連連自宣心曲身為羅漢已是多時慧眼雖開未聞斯教捨身下悲泣之由然有三意一謂傷彼捨身虛其功故意云捨命河沙劣於持說不達深自勞而無功二謂悲曩劫不逢遇故意云

在凡不聞故當其分自階聖果亦未聞之三
謂慶今得聞喜極成悲故善吉初聞深法非
本所望涕淚交流以彰極喜今此疏中且明
前一也論云下引證慧眼等者謂空生混跡
寄位小乘自證人空已來未聞法空之理以

法空是大乘所證境故然以此為經勝由者
有兩重意一謂教若麤淺聞乃尋常既感悲
啼乃知深妙二謂常人啼泣未足為奇善言
悲傷當知最勝勝之所以不亦明乎正明經
意云若人聞此能生信心此信若生不信諸

法故云清淨諸法既泯實相生焉三身功德
自此周備豈不勝耶第一等者如前所明經
文存畧故標二也此中即般若教餘者即未
說般若之前二乘人天之教所言實相者即
無相之相也謂無我法之相以要言之離一

漢八

十一

切相名為實相故下文云離一切相即名諸
佛言餘教所無者謂人天教中具足二執小
乘教內法相猶存不可以二執之相而為實
相故言餘者非實相非猶無也言此有者謂
頓除二執雙顯二空空病亦空二邊皆離中

道斯顯名實相焉故云此中有也問實相之
理教但能詮云何信心便生實相答謂能信
此經必無二執無二執處即是實相非謂別
有實相生也佛跡經意云此實相者體當勝
義但唯無相名依世諦故言實相為離等者
恐聞實相之名便生實相之想想即分別也
良以實相真妙言念不及雖假言念唯證相
應若起當情但唯影像恐認於此故曰即非
信解經意云我為阿羅漢親稟佛言信解受
持不為難事若當來世濁惡世中去聖時遠

不聞佛說覽斯遺教信解法空領受任持依解起行若斯等類不亦難乎未來等者謂無著出世當正法中故引來世之勝人以誠當時之劣者是知小人君子何代無之斯則指於第二疑中所說後五百歲持戒修福者也

三空經徵意云設有能信解受持以何義故得為希有釋意云以無我等相故此則我空也徵意云所以令無我等相者何謂也釋意云以我等相即非相故我相體是心心所法既無此體即是法空也又徵意云以何義故令無我法之相後釋意云離一切相名為佛故諸相雖多不逾我法今此統收故云一切斯則是相皆離為俱空也俱空之理則名為佛佛自此成故言勝也人法二取其義可知顯示等者為我法二空菩薩有分離一切相

莫八

主

方是如來今顯示此義者令諸菩薩方便隨順學而習之見賢思齊速成佛故云諸佛世尊乃至如是學也印定經意如文可知然以前來從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乃至離一切相即名諸佛盡是空生之言於中遷也有

其六重所謂聞法悲啼信生實相對彰難易明無我人法執兼亡盡成佛故如斯所說皆當誠諦之言故佛世尊印云如是重言者表言當之極耳不動經意云此經深妙難解難知或有人聞多生驚畏若得不生驚畏豈不希有者哉實難其人蓋緣經勝經勝之義昭然可知驚畏者此三行相不同驚謂愕然而怖則進退惶惶則一向恐懼如人欲往上海行於大路以先未經歷忽然而驚心自念言何謂至此或進或退疑是疑非遂無決

定之心謂此路元來不是或反而不進或恐懼發狂墜壑投巖不終天命法中亦爾以佛於人天小乘教中說空說有不達意者隨言而執及說此經則顯非空非有中道之理先所執者悉皆驚畏却以為非不能進趣或墮

漢八

十三

凡夫或落小乘菩提真空從茲永失今之經意則云若人聞此不有空難信之法不生驚畏之心則能不捨菩提進向大道旨趣深妙豈有其人若或有之是為希有也大因經微意云以何義故聞而不驚等得為希有耶

釋意云以此法門於諸波羅蜜中是第一波羅蜜故然此波羅蜜若約勝義則不可言故言非第一等今所說者約世諦說為勝之義不亦然乎故云是名等二都下為前來兩重校量皆言經勝釋勝所以已列九門每門之

中各是一義未知根本何謂勝乎斯則於勝所以中更微勝所以也大因者謂第六般若波羅蜜也以佛有三身法身最大此能得故名為大因六中最勝故稱第一勝餘等者謂人天二乘教中不詮此法今乃詮之彼以所詮劣故能詮亦劣此以所詮勝故能詮亦勝也

清淨等者謂隨相之法建言必異離相之理說即無差以平等一夫故平等一味即勝義諦也以是勝義故清淨矣故彼下通釋都微之意檀即是施通於內外二財故云等也無如是功德者謂在因無破惑之功在果無法身之德故此福者受持讀誦也然前門門皆顯經勝勝之根本不過此門能成清淨法身是故說名為勝內外財施安可校量第八疏

初標章向說下指疑起處也此從前內財校
量中來謂河沙命施全勝外財猶感苦身故
名爲劣若爾者印定前說依此下結成疑也
謂依此經受持解說不憚勞苦即是菩薩行
菩薩之行無所不爲剗身然燈割股救鴿一

漢八

古

句投火半偈亡軀供佛燒身捐形飼虎如是
等行皆名苦因爲行頗同果證何異因果既
等何勝劣哉云何等者意明前捨身命即成
苦果今受持經亦是苦行何故不成苦果耶
忍體經意云忍辱波羅蜜者勝義諦中則無

此相故云非忍辱等斷疑意者若如汝言受
持此經及菩薩行苦行便同捨身俱成苦果
者此義不然以前捨身不達無相即成苦果
持說此法菩薩苦行達無我人知忍無忍彼
岸非岸直造本源豈成苦果故云忍辱非忍

辱等忍到等者然此以超忍爲體須知本末
五重然後披疏則明見其理五重者一是本
源之心非動非靜二不忍謂以怨報怨三忍
雖不加報未能忘懷即未至彼岸忍四忘情
絕慮寂然不動即至彼岸忍五非動非靜即

超彼岸忍爲治動心且居靜境動既非實靜
豈爲真若準五門方爲究竟與其第一更無
二源體相常然竟無改易今言忍辱波羅蜜
即第四門非忍辱波羅蜜即第五門離苦相
者已越第三彼岸非岸兼超第四尚踰靜境

漢六

十五

豈有動心初後兩端正當忍體正明經微意
云以何義故能行此忍釋意云以無我人等
相故也歌利王等準涅槃經說我念往昔生
南天竺富單那城婆羅門家是時有王名迦
羅富其性暴惡憍慢自在我於爾時爲衆生

故在彼城外窅然禪思爾時彼王春木華敷
與其眷屬宮人綵女出城遊觀在林樹下五
欲自娛其諸綵女捨王遊戲遂至我所我時
爲欲斷彼貪故而爲說法時王見我便生惡
心而問我言汝今以得阿羅漢果耶我言不
得復言獲得不還果耶我言不得復言汝既
年少未得如是二果則爲具有貪欲煩惱云
何恣情觀我女人我即荅言大王當知我今
雖未斷貪欲結然其內心實無貪著王言癡
人世有仙人服氣食果見色尚貪况汝盛年
未斷貪欲云何見色而當不著我言大王見
色不貪實不由於服氣食果皆由繫念無常
不淨王言若有輕他而生誹謗云何得名修
持淨戒我言大王若有妬心則爲誹謗我無
妬心云何言謗王言大士云何名戒我言忍

名爲戒王言若忍是戒當截汝耳若能忍者
知汝持戒即截我耳時我被截容顏不變時
王群臣見是事已即諫王言如是大士不應
加害王告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諸臣不
言見受苦時容顏不變王復語言我當更試
知變不變即劓其鼻刖其手足爾時菩薩已
於無量無邊世中修習慈悲愍苦衆生時四
天王心懷瞋忿兩砂礫石王見事已心大怖
畏復至我所長跪而言惟願哀愍聽我懺悔
我言大王我心無瞋亦如無貪王言大德云
何得知我即立誓我若真實無瞋恨者令我
此身平復如故發是願已身即平復今疏言
問得四果者蓋通相而言也論云下義如後
釋反顯經徵意云以何義故得知無我等相
釋意云若有我相應生瞋恨既不瞋恨則無

漢八

六

我相如昔立誓若實無瞋身即平復以無瞋故則知無我以無我故方成真實忍波羅蜜支離也相續忍經意云恐人將謂只是一度能爲此忍故說過去已五百生或恐人言無我能忍應可暫時若使頻爲必不能爾故說

多生悉皆如是或恐人言有何所因無我能忍故說多生忍之熟故含三意故有是言也累苦故者本疑累苦難忍却由累苦能忍斯則翻前三意中後二意也而樂者然有四意故樂一爲忍熟故樂如役力之人又得其志也二爲正定故樂常踞大定寂滅不動故三爲慙他故樂如孩子杖父父即樂生四爲自利故樂以將此幻形易得堅質具茲四意故言樂也疏文但有前三故偈云下引證如是苦行果者對破疑情也謂因苦果還苦因樂

漢八

七

果還樂故不同也如陶金作器器還是金和土脫鑿鑿還是土前徵云何此法不成苦果今此結云如是苦行故不成苦果也二勸離相中疏二一引論叙意論云下出勸之由也謂不能安忍欲捨菩提心由見苦故見苦是

苦者由不離我相故若離我相則不見苦自然成忍不捨菩提故今勸之令離相也夫菩提心者謂上求下化二利不息既若見苦爲苦即不能忘身捨命出生入死是故便捨大菩提心如舍利弗本發大心行菩薩行至六住被乞眼睛便生瞋忿不成忍行捨大歸小蓋由我相也三種苦者前二即次文後一即當第十疑中心住於法行布施等是也意明住相行施墮有漏中受用欲樂疲乏生苦也亦可有漏有限有限故乏受用乏受用故生

於苦也然今依天親科經故不收入此段前
二文理相似故全用之總標經意云以是無
我相等得成忍行故彼諸菩薩應須離相發
菩提心若離等者住相既捨菩提不住即成
大忍菩提之心自然久固何捨之有也無著
下可知流轉苦經意云不應住於色等六境
生於妄心應生無住菩提之心若心有住色
等境界則為非住菩提也以是義故佛於正
答問之中說菩薩心不應住於色等布施菩
薩之行處處皆同故引前文以證於後也流
是下解科文此即四諦之中前二世間因果
也大雲解云集招苦果故說為流生死不停
故名爲轉斯則襲習綸輪之義也著色等者
著色等即疲乏菩提心不生不著色等即不
疲乏菩提心生矣引前等者是上修行文中

也已如前說相違苦經意云菩薩行行本爲
利益衆生故便離相行於布施若能離相則
衆生相違時不生疲乏也况我法二相如來
說爲非相耶以皆本無故須離矣若其本有
何用離之勸離之旨方茲著矣疏文內引無
著顯意既爲等者蓋不合爲而爲之也如人
邀客本爲供承見有所須反生凌辱於理如
何由不能下出賤之所以也故顯下出經意
也但無此二心必相應論云下二約天親釋
文衆生相者以魏經云一切衆生相故陰中
等者今於陰中不見有我故云非相也五陰
法者以彼衆生皆用五陰之所成故陰空等
者以無能成之五陰故云法無我也然此人
法二相本自空無衆生不知妄執爲有今所
說者意令知而離之也又此我法經文文與

漢八

六

意反文即先法後人意則先人後法魏經之內文句昭然故今疏中順意釋也第九疏初標章於證下述疑意兼指疑起處也此從前第三第七中來以彼校量內外財施不及持經以此得菩提故遂起疑云若然者且言說

漢八

九

是因因即是道以此證果理則不成何者以果是無為無為有體因是有為有為無體無體之道不到果中云何說此而為因耶斷疑經意云如來之言真實無異皆如其事不誑衆生持說必趣菩提汝等云何不信又以如來說於真實等故名如來為真實語者由是者字皆屬如來疏文初畧消經意佛所下通說斷疑之意皆如其事者即下四語所說之事今說等者以彼况此也意云彼既無謬此豈不然真語下二廣釋五語佛身即真身也

以法報合論理智無二故若欲分文別指則佛身是報大菩提法為法也是真智者以菩提是覺覺即智故論云依此法身說名本覺法報今說同名真身如來說此真智之法乃名如來為真語者此則以所說名能說也餘皆例此諦實等義已如前說如語等者小乘雖有生空之理非實真如以是偏真未徹源故大乘之內具顯三空空病亦空是究竟真如法也不異者與三乘弟子授記劫數久遠名號壽量國土等事一一不異故也佛將等者謂本來只有四語秦什譯時加此一語欲以說統四語發明佛意用之斷疑也應可一舉而問之以顯不誑之義且如佛說大菩提法為真智時為真不真耶則對曰真當知如來是真語者斯則不誑之義明矣他皆例

此說此四事既不誑人今說此經受持得菩提果豈成誑耶云何不信雖此言說有為無體之因能證離言無為有體之果故偈云果雖不住道而首能為因以諸佛實語彼智有四種亦如淨名云文字性離即是解脫無離

漢八

二十

文字說解脫也離執經意者前雖以言遣疑又恐隨言生執聞說依言得菩提便謂言中有菩提及聞言中無菩提便謂畢竟無菩提不達言空而法實故作斯執今則遣之故云如來所得等也如言等者為言說緣生本無自性言中菩提亦同言說何以故有名無實故如言於火但有火名名言二法皆無體性故云如言等也不如等者不似言說也謂言說畢竟無體菩提之法即不無也但以不在言中不無離言之法如言中之火雖無不無

離言之火由是言中雖無火不妨因言而得火言中雖無菩提不妨因言而得菩提以依言進修必證果故若然者則不應言中執有離言執無達此有無方云離執故偈云順彼實智說不實亦不虛如聞聲取證對治如是

說第十疏初標章若聖下指疑起處此從第三中來準彼但云無為不言真如今所言者揀餘無為故所以揀者欲顯所疑要成徧義餘無為法有不徧故彼真如下立理也如華嚴云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

漢六

三

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斯則處及塵塵時該念念故也何故下結成疑既徧時處即合皆得何故有得不得耶斷疑經意云若住法行施則不得真如如入暗一無所見若無住行施則得真如如太陽昇天何所

不矚真如雖徧得失在人義理昭然竟何所
惑無智等者謂無般若觀照之智由無智故
即執著色等六塵及空有等一切法也以住
是執著之義故云住法心不淨者由執著故
為塵所染正智不生不證真理故云不得得
即證也有智等者及前可見對治等者以經
中具有法喻疏中配釋影略難明今要預說
然會疏文謂喻中有五一空二色三暗四日
五目法中有四一真如二性德三煩惱四智
法四喻五數不齊者以空喻真如色喻性德
暗喻煩惱日日二事同喻一智所以然者以
日日二事各有一能智慧之中具有二義日
能破暗如智斷惑目能見空如智證理既目
無破暗之義日無見空之能約義分之但有
四對法喻喻中意者且如虛空無所不徧一

切色法亦滿世間百千萬人悉在其內日光
未出六合瞑然雖在空而不見空雖對色而
不見色苟或日出昏暗盡除眼目開明空色
皆見匪但空無邊際身在其中反思暗瞑之
時不曾暫出法中亦爾謂真如之理周徧十

方性上功德亦徧一切衆生無量悉在其中
以智慧未生唯是癡暗雖在真內何曾見真
雖有性德不見性德苟或智慧明發惑暗盡
除真性廓周自然明見匪但性無邊際身在
性中反思迷暗之時不曾暫離故肇公云道

莫八

三

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彌勒
頌云時及處實有為不得真如無智以住法
餘者有智得對治法者即智慧也以日日二
種同喻此故謂日是能治暗是所治所治之
暗既盡能治日光現前即能見其色等法中

惑智例此言也故偈云暗如愚無智明者如有智對法及對治得滅法如是讚德者以顯得真如為由心淨心淨由不住法不住法緣有智有智蓋由聞經當知此經有其勝德故須讚歎以示將來勝德之相即下十段總標經意如文可知所言以佛智慧知功德者意言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蓋顯功德之殊勝也受持因者標也為欲下釋欲受其文故先讀欲持其義故先誦是故受持皆由讀誦故分因果也受持等者謂依總持法而受持修行

若文若義總能領納方曰受持此則思慧也讀誦等者謂依聞慧廣故讀誦修行若無所聞憑何讀誦此聞慧也論云廣多讀習亦名聞慧然皆言修行者蓋通相說也非是三慧中修慧以修慧與理相應唯局無漏出於讀

漢八

三三

等四法之表故不配之但約聞思二慧共所成就故疏次云是則從他聞法等故偈下引證從他即聞慧也及內即思慧也捨命福經意可知以事等者以前來已說命施此中復說者蓋時事俱勝故時即布施之時事即怖施之事前但一度施一河沙身命時事皆小今則無量劫中日復三度以河沙身命布施時事皆大是捨命福中勝福德也信經福經意亦可知不逆者是不謗義也魏經如此信經者謂能所校量之中皆有勝劣能中一河沙數為劣三時多劫為勝所中信經為劣持說為勝前則以劣况勝此則以勝况劣前淺後深天地之遠矣餘不則經意云若具足讚歎終不可窮以實言之有無邊功德等也非餘等者非二乘菩薩能盡知也故前云以佛

智慧而悉知故又下文云當知是經義我不可
思義果報亦不可思議佛尚如此餘豈能知
自覺者謂以心思口議但及名相之境此非
名相故不可思議唯證相應故也等及勝者
兩意一則無有等此勝功德故二則無有勝
於此故無有等於此故故心經云是無上呪
是無等等呪及即等義故不別標也大心說
經意云以非餘者所知故故為最上者說一
佛乘者經中初標大乘名恐濫於權教故復
揀云最上乘者今疏中出最上乘體故云一
佛乘也體當本覺故名為佛非二非三故名
一乘故魏經云為住第一大乘衆生說即當
善吉所為機發無上菩提心者能傳經意云
若能宣說受持此則修行二利能令佛種不
斷則名荷擔菩提滿足無上界者滿足即成

漢八

三西

就義界即因義意明不可量等功德與無上
菩提為因故也荷擔等者在肩曰擔背負曰
荷今明行菩薩行即是荷擔謂以大悲下化
以大智上求以大願雙連安於精進肩上從
煩惱生死中出念念不住直至菩提真性自
他一時解脫方捨此擔法炬經中具有此說
今經云受持讀誦即自利廣為人說即利他
既若二利兼行必以大願為體由是能令佛
種不斷故名荷擔菩提樂小經微意云云何
唯為大乘者說何故持說名為荷擔菩提釋
意云以樂小者著我等見不能持說故知能
持能說是最上乘荷擔菩提之者問何者名
為小法誰為樂小之人答四諦緣生名為小
法聲聞緣覺即是樂小之人滯情於中乃名
為樂彼有法執此顯三空是其非處故不能

持說故魏經云若有我人等見於此法門能受持者無有是處當知若能持說即是樂大法者不著我人等見也問聲聞緣覺以達我空云何經中而言著我答以我人等見是心所法著之即是法執故指緣覺聲聞也或

漢八

三五

可樂小法者即是聲聞緣覺著我見者即是一切凡夫如塔經意云經顯法身依法則有報化三身既存塔廟斯在是故此處勸應供養準纂靈記說隨朝益州新繁縣王者村有書生姓苟未詳其名於彼村東空中四面書

之村人謂曰書者何也曰我書金剛般若經曰何用焉曰與諸天讀之時人見聞若存若亡彼屬霖雨流水霧霈唯此地方丈餘間如堂閣下竟無沾濕於是牧童每就避雨時人雖在莫知所由至武德初有西僧至神貌頗

異於此作禮村人謂曰前無殿塔爲何禮也曰君是鄉人耶曰然僧曰君大無識此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置蓋其上不絕供養云何汗踐使其然乎村人乃省苟生寫經之處自此遂甃甃嚴欄護之不令汗踐苟至齋日每常

供養瞻禮者往往有聞天樂之聲迄今其處雨不能濕且空書無迹尚乃如斯况紙素分明而不能爾轉罪經意云如過去造極惡合來世墮三塗者苟遇此經受持讀誦功力既著能消極惡遂以現遭輕賤之事更不墮於

惡道即是轉重業令輕受也持經無我等相即煩惱障盡極惡消滅即業障盡不墮即報障盡三障既滅三德必圓故云當得菩提也總包等者以打罵等事皆名輕賤故隋譯下引證無著下轉釋無量者以身口意三所爲

之事但不饒益皆屬輕賤也故云無量罪滅者罪障既盡漸漸修行因圓果滿自然為佛經言當得意顯後時非謂現世得成佛果餘轉滅等義已於懸談五因中說竟第八經疏二初總叙意速證等者意明持說此經速證

漢八

王

菩提之法所以超過如來事多世尊之福故偈云福不至菩提二能至菩提也二別科釋經二初中全具福經意可見然燈前者以釋迦因地修行經三無數劫第一劫滿遇寶髻如來第二劫滿遇然燈如來第三劫滿遇勝觀如來今云然燈前者即第二劫中也那由他者第九數數當萬萬少分福經意對前比量可解然所不及者有二義一彼得福德此得菩提故二彼有我相此無我相故前云此人無我人相等也則疑經意云前雖校量

亦未具說若具說者人必狐疑狐者狡獸也以多疑故故云狐疑述征記云風勁河水始合要須狐行以此物善聽聽冰下水無流聲即過也魏經即但云疑惑幽邃經意云校量不及佛不具說者以此經義及持者果報皆

不可心思言議故也福體者經義也為福所依故果體者佛菩提也測量即思議也以福田佛果皆無相故然科云總結幽邃準疏所判但局第十疑中今若詳之兼該三七之二以始自第三乃至第十遷地次第五度校量

漢八

王

謂外財兩度內財兩度佛因一度且第一以一三千界七寶布施校量不及持說第二以無量三千界寶施校量不及第三以一河沙數身命布施校量不及第四以無量河沙數身命布施校量不及第五以如來因地供養

諸佛功德校量不及至此第五是校量之極更無譬喻可以比况故云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苟或具說人必生疑故復云我若且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自此之後讚校都絕所以望前數段故總結云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等也問此至經末猶有數處校量云何輒言無校量耶答餘所校量但是別意以之斷疑實非前說五重次第也由是隨時畧舉一三千界寶或須彌聚寶或阿僧祇界寶以為校量若不然者豈得勝義之後却舉劣福為次第耶第十一疏初標章佛教下指疑起處住修下即正答三問及次前十段也若無下結成疑既教我住修離過豈是無我無人若言無我誰住修離過耶亦云下叙別義除細執者即是第二疑中未除之

者故今舉之令其除斷問執與疑何別耶答執則堅著疑乃不決若據論意正是除執不言斷疑今疏云斷疑者若言除執文勢孤起血脉不貫故依諸疏以立此疑偈云下引證除執道之與心蓋是一法但以心本無我而執我道本不住而成住故立障心違道也然此疑執之文若詳經義別分則從爾時須菩提至即非菩薩是斷疑後之一段是除執也故論中釋已偏指後文問經文雖似前問意全別意云若人發心則無有我是誰降伏其

漢八

天

心反覆如上所說必無我經意云若人發菩提心已當生度盡一切衆生之心然不得起有衆生可度之念亦不可起我能度之念念既不起即無我無我即名菩薩也非菩薩經微意云以何義故度衆生今不起衆生之念

耶釋意云若有我相衆生相等非菩薩故前約所度之境此約能度之心心境合論通名爲我既前後互舉則顯能所皆無也俱寐經微意云前無所化之境次無能化之心所以要無能所者何謂也釋意云以能所俱十方是菩薩故法之一字能所俱攝第十二疏初標意若無菩薩者指疑起處即從次前文中來也以前云無發心者發心者即是菩薩故云何下結成疑也然燈即是釋迦因地第二劫滿所遇之佛既於彼處行菩薩行云何乃

言無發心者舉疑處經意云汝意之中頗謂我於然燈佛所得菩提不若得菩提何成菩薩是彼疑處故舉問之降怨下叙其本事準本行經說昔有大城名爲蓮華城中有王名曰降怨有一婆羅門名曰日主爲王所重分

莫八

二九

與半國封授爲王別爲王城名爲埏主日主夫人名爲月上然燈菩薩降神右脇出家成道時降怨王將欲迎請遂勅城內外十二由旬禁斷諸華不令私賣王皆自買以供如來彼國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名曰珍寶有五百弟子中有一弟子名之雲童或名善慧於彼衆中而爲上首所有仙法皆學已了辭師還家師曰汝今將歸須以清淨傘蓋華履金杖乃至金錢五百報感之恩雲童曰我今並無此物但放我去得即送來師即放之雲童因赴無遮之會得五百金錢便欲送還師處因至蓮華城內見城嚴麗即問於人乃知然燈如來欲至遂將三百金錢於一婢子處買得五枝優鉢羅華兼彼女子寄華兩枝共爲供養時佛入城即以此華散佛頂上以願力故

成於華蓋隨佛行住佛神力故化一方泥善
慧見之布髮而掩復作是念願得如來踏我
身過若不蒙記別我終不起如來即至履之
而過止諸徒衆皆不令踏即授其記作如是
言此摩那婆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
尼十號具足如我無異今善吉意云既若買
華供佛布髮掩泥即是菩薩若此非菩薩者
則孰爲菩薩歟斷疑念經答意云我意不謂
如來得菩提也我已解佛所說之義於彼佛
所無有一法得爲菩提彼時者蓮華城中授
記之時也智與理真心與神會亡所得之法
無能得之心故云都無等由無等者即指上
無得而得夫菩提之爲法者寂滅無生不空
不有離一切相若離能所則順菩提得佛授
記若存能所心境不亡則與菩提極相違逆

漢八

手

如何得記故淨名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
印決定經意云空生之言稱其實理故云如
是實無下如來述成可知我於彼時者即受
記及修行時也無有一法得菩提者此約橫
豎顯之橫則於六度萬行之中行行皆無得
義若布施得菩提則不要戒忍等豎則初中
後念念念皆無得義若初念得何須念念相
續等如是橫豎心行之中皆無得菩提義也
功德施下未詳何經若見等者以自他之相
相待而成既見於他必須見自見身清淨等
者反於前也清淨即是空義見他既見於自
不見自則不見他成既相因而成泯亦相因
而滅如淨名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亦
如志公云以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
同亦同莊子中說因有而有之因無而無之

也見清淨智等者非唯無所見之自他兼無
能見之智用斯則能所雙泯也圓覺經云依
幻說覺亦名爲幻既皆是幻豈得存焉然雖
能所兩亡不成斷滅以靈源真心本無能所
妄生能所即是華真能所既除即合本體靈

漢八

三十一

然不昧物我皆如故華嚴云能見及所見見
者悉除遣不壞於真見是名真見者又圓覺
云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是名見佛者結成見
義如上用心方得見佛若生分別執相違真
則不名見故華嚴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
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得無生忍等者
謂以正智忍可印持無生法故以一切法本
無生滅衆生迷倒妄見生滅苟離妄見正智
即生契合本體達一切法本來無生名無生
忍例而言之見一切法無滅亦名無滅忍今

則舉初以攝後也一切智智者是達一切諸
法之智表用非一故重言耳有云依於始覺
顯得本覺智中之智名智智也得授記者準
楞嚴經記有四種一未發心時與記或有流
轉五道生於人間好樂佛法過百千萬億劫

當發心過百千萬億劫行菩薩道供佛化生
皆若干劫當得菩提二適發心與記者是人
久劫種諸善根好樂大法有慈悲心即住不
退地故發心與記三密記者有菩薩未得記
而行六度功德滿足天龍八部皆作是念此
菩薩幾時當得菩提劫國弟子衆數如何佛
斷此疑即與授記舉衆皆知此菩薩獨不知
四無生忍記者於大衆中顯露與記也今當
第四也謂散華佛頂布髮泥中依有漏心得
無生智於大衆前分明記一刻也聲不至耳

者能所俱寂以離分別心故心既不起耳何
所聞亦非餘者此無分別處非謂別有一智
能智圓覺云離遠離幻亦復遠離亦非昏蒙
等者恐聞都無分別亦非餘智便謂同於木
石一向頑疑故圓覺云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漢八

三三

然即此覺心亦無所得故頌云若時於所緣
智都無所得等此則離沉離掉了然寂然妙
契本心竟何所得善慧彼時心同此也反覆
釋經意可知矣若正覺下釋反釋也以法不
可下釋覆釋也據此則善慧彼日但聞其言

言性本空竟何有得但約妄惑盡處真智現
前當此之時義言得矣第十三疏二一科分
此初二段皆屬前疑但是於中相躡曲叙今
以論文別說故復開之二初斷下隨釋疏初
標章無佛疑者若了虛無之無無即無咎執

之為無無則太傷故成此疑後法亦然也若
無菩提者指疑起處此從十二中來諸疏叙
疑多書菩薩字便云從第十一中來然論文
之中但云菩提方是血脉相次即無下結成
疑也意云果法號曰菩提證得始名為佛既

菩提不可得豈有能證人謗者即損滅過也
若言無佛是真謗佛也大論云寧起有見不
起無見等為斷下預指斷疑之文然是魏本
彼文云如來者即實真如非無經微意云若
無菩提則無有佛以何義故得有如來釋意

漢八

三三

云若無真如則無有佛也以真如是佛故今
真如本有復何疑焉無著下挾來義辭以真
如通於凡聖眾生垢滌但名如去佛位清淨
名曰如來如序中滿淨義及第三疑中具足
清淨義也猶如下喻明也意顯精純故名真

金謂衆生如金鑛菩薩如金鑛相半佛如純金也然金性本有鍊之則純如體本然修之則淨故圓覺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爲鑛無得經意者恐人聞非無如來便言既

有如來即有菩提何者以得菩提方名如來故爲破此見故云有人言得實無得也無有法即菩提法也錯解者實不得而謂得故也不實語者即錯解也等菩薩行者謂將前菩薩行以等菩提即指同前來萬一之中皆無得菩提義也但空生疑得故以佛等菩提佛顯無得故以菩提等行無著下可解夫佛與菩提義分人法體無二源由是唐言總名爲覺既佛即菩提菩提即佛豈有得義應知說菩提樹下成正覺時同彼然燈佛處亦無所

得也疏二斷下二疏初標章無因行者指疑起處此從無佛中來以前將行等菩提明無得義故則如來下結成疑也意云行即是因菩提是果既無因行何得菩提或不約能得所以成疑也前來斷疑則以菩提等行如

今起疑却以行等菩提爲斷下預指能斷之文遮疑經意者以空生前疑得菩提是有執此疑不得菩提是無執今則雙遣故云無實無虛二執既遣復何疑無耶故云遮也無色等相者釋無實也即顯菩提無色聲等相然

漢六

三四

則但無實色等相而不無於假相故經但言無實不言全無也彼即菩提者釋無虛也此有三意一者無色等相處即顯無相真理是菩提相也二者即以色等相爲菩提相由色等無性便是菩提如像無體便是明鏡即色

明空不待滅故故云彼即菩提相相即性也
三者菩提無相却以色等為相以菩提即真
如真如隨緣成色等故論云無漏無明皆同
真如性相無著下標真如無二者以虛實是
空有斷常二邊既言俱無即顯中道也謂言

下釋無實也如言菩提而言中無菩提故謂
彼下釋無虛也有兩意一則無離文字說解
脫故二則明菩提不同言說全無性故故魏
經云不實不妄語斷疑經意云以一切法並
以真如為體一切之言凡聖收盡故皆佛法

真如既是佛法餘法豈非佛法耶如一切像
以鏡為體故故一切像皆是鏡像又所言一
切法非定實一切法是全空一切法一切法
下義如上說由色等者謂色等即空故非色
等如像即鏡故非像等斯約諸法即真顯非

漢八

三五

法真如等者謂空中必無色也以彌滿清淨
中不容他故此約真中無法解非法也備斯
二義故曰即非是名下以彼色等雖非質閻
之一切乃是即性之一切今約此義故曰真
如揀異色等無性故云自性也真佛法經意

以前說佛之與法二皆不無又佛之與法二
皆不異未知何者是佛法真體而言不無不
異耶故此顯有真如是真佛法以彰不無不
異之義也依彼下兩句標也離一切障者離
煩惱所知二障徧一切境者如華嚴云法性
徧在一切處等功德即相大即大智慧光明
徧照法界等大體即體大功德所依也故即
等者功德及體皆廣大故此上解佛大身非
身下兩句論文自釋無諸相者無有為相也
如前三相異體故有真如體者有無為法也

如前離彼是如來攝一切等者據理融攝也
華嚴云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
故名大身安立等者真如之理本非自他非
不自他爲破衆生執自他故言非自他形
對強言故云安立斯則安立真如假名名曰
大身既攝一切則無自他也故起信云此真
如體亦不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金剛經纂要判定記卷第五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六

漢九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第十四疏初標章若無菩薩者指疑起處此同第十二於十一中來但起則同時斷則次第也諸佛下順他以立理也既無菩薩即無

漢九

此事然佛不成菩提即是生不入涅槃但約凡聖分於因果故下結疑之處則合而言之何故下結成疑也意云若無菩薩則度生嚴土之者是何人哉失念經意可知但亦如是言是躡起疑處之文非次前文也偈云下兼

釋後段嚴土之義以文意鈎鎖故聯而引之也初句標次二句釋後一句結意云真界平等擬心即差既生其心豈非顛倒經中作如是言即生心也是意言故無人經徵意云何故作是念便不名菩薩釋意云但約無我無

人真如清淨名為菩薩非謂別有一法故下文云若作是念則不名菩薩也疏文可知前說經意云以是義故佛常宣說一切諸法皆無我人等相然一切諸法本無我人但違之則是衆生順之則是菩薩失念經意準前可

知釋所以經徵意同前釋云如來說莊嚴佛土者非有能嚴所嚴則嚴與不嚴等無有二是真嚴也今既異此故非菩薩釋成菩薩經意可知論云下通釋前段以偈文通標在前論文通釋於後前後相望理則昭然起何下

約論徵也故經下引經釋也無著下可知問此與第六皆言嚴土義何別耶答前則對無取疑有取此則對無人疑有人然此與第十二皆從十一中起以彼文云無發菩提心者佛意但是拂於我人之心不是泯於菩薩空

生不達此意將謂我人與菩薩不異由是空
生起疑之處則云若無菩薩如來斷疑之處
則言無人彼此媿含未嘗顯說直至此處方
乃決通經文特言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
真是菩薩第十五疏初標章前說菩薩下指

漢九

二

疑起處此從十四中來以前云我度衆生我
嚴佛土皆非菩薩斯則不見自他之義若通
而言之亦兼從正答問及第十一疑中來也
若如是下結成疑也以聞不見自他等相便
謂如來都無智眼故成疑也疏斷之下二引
論彰意偈云下先述斷疑意也初句縱次句
奪第三句明能見五眼體常故言實也末句
明所見諸心體妄故云顛倒然若干種心是
智所知境今配爲所見境者以如來知見無
二體故約眼爲見在心曰知故十八住中合

爲一住處也斷疑意云菩薩但離能所分別
故云不見諸佛豈無真實智眼此顯正斷其
疑下但隨文科釋疏文五下三依經斷疑肉
眼經問答文意可知肉團等者謂四塵名肉
清淨眼根依肉而住名爲肉眼如楞嚴云眼

如葡萄朶耳如新卷葉鼻如雙垂爪舌如初
偃月身如響鼓頰意如幽室見清淨眼根依
此發也障內下約所見分齊以結名也依肉
之眼名爲肉眼佛具下或問曰佛爲至聖何
以同凡有肉眼耶故此通之然但約具諸根

漢九

三

處說有肉眼非謂如來是血肉身故經云捨
無常色獲常色等肉眼邊等者謂作觀行依
肉眼處想外境界觀想成故見障外事名爲
天眼如阿那律等大般若下克就佛說前但
約名通解故云障外今約佛位而言故云人

中無數等除見天下結成分齊亦顯二眼體同以佛眼體是一而有五用故根本者能生後得故亦名正體智真智如理智以能照真故名慧眼也後得者從根本後方得起故亦名徧智俗智如量智由能達俗故名法眼也

問據前一二先淺後深云何三四先深後淺答前約眼之次第此約證之次第以達俗由證真故說爲後得也疏於內文二初局釋當文前四等者佛有此眼故云佛眼以前二眼通凡夫二乘無法眼菩薩雖具且劣若在於

佛四皆殊勝揔名佛眼是則佛眼之外無別四眼也其猶四河歸海失本名耳四皆勝者謂凡夫肉眼見障內天眼見障外佛眼見無數世界二乘天眼唯見一三千界佛天眼見河沙佛土二乘慧眼唯照生空地上菩薩亦

皆分證佛之慧眼圓照三空洞徹真性菩薩法眼所知未盡地地之中各有分限佛之法眼所知障盡無法不知無生不度故四皆勝也又見下以所見是佛性此眼能見故如涅槃云聲聞定多慧少不見佛性菩薩慧多定

少雖見佛性猶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等故了了見性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斯不亦圓極之義乎問菩薩聲聞定慧互闕於其佛性則何以聲聞不見菩薩分見耶答以定慧望於佛性慧是因定是緣因親緣疎故使然也又

漢元

四

聲聞但有偏空慧無中道慧故云慧少菩薩有中慧故見佛性也又此五中唯第三持業釋餘皆依主釋也無著下二通前揔顯二初引無著義揔釋淨勝者非顛倒故超諸聖故四種者舉所以攝能明於分齊如以六境攝

六識色攝即肉天二眼論云色攝有二一法
果二修果法即肉眼以從過去業法之所感
故修即天眼謂是定果修所得故二眼同見
色法色法最麤故先明也第一義即真諦境
攝慧眼也世諦即俗諦境攝法眼也一切種

者一切種種差別境也一切攝者攝佛眼也
即無所不了是一切種智故論云一切種無
功用智名為佛眼古德下二約古德重結可
知智淨中五段從狹至寬展轉而數謂數沙
數河數界數生數心欲明如來之智微妙能
知故約所知之境廣多以顯經皆可見標悉
知經文可知共欲者染也欲謂五欲即色等
五塵心與欲合故名為共又欲謂貪欲是心
所攝舉初該後意兼瞋等心與貪等相應故
云共也前約與境相應此約與煩惱相應皆

漢九

五

為深也離欲者淨也即不與六塵境煩惱相
應名之為淨染淨之心各有無量故曰若干
也釋悉知經微意云以何義故能悉知之釋
意云彼等諸心皆是妄識妄識即空故云非
心以即空故真心不滅故云是名真心體同

故能悉知大雲下釋出能知所以也以諸心
是真心中所現少分之法今證真體豈不能
知諸心下牒釋可知與此殊者以雲說兼真
論言唯妄故不同也論釋為正若以科疏觀
之却以雲釋為正也請詳種種顛倒識者釋
經中諸心也魏本云如來說諸心住皆為非
心住是名為心住論釋意云諸即種種住謂
顛倒以八識皆能緣境有取著故或約前六
名為種種緣麤顯境相續不斷故名為住以
離等兩句釋皆為非心住也離與不住蓋是

一義智與實念亦無別體意明不住大乘四念處故若住於此即是實念實智既住六塵即顛倒識也是故說顛倒者釋是名為心此但結歸顛倒識也釋非心經徵意云所以說諸心為顛倒識無體者何謂也釋意云以於過現未來求不得故已滅下釋三世不可得所以也論文淨名華嚴並同但釋現在有少異耳論云現在虛妄分別故淨名云現在不住華嚴云現在空寂然文異而意不異也然此獨於現在之中言第一義者以無著釋經皆約二諦既五眼文中不言眼即非眼又以見智二種其體不殊故於最後安立第一義第一義即是空寂空寂即是不可得義意皆同也第十六疏初標章向說下指疑起處此從第十五中來心住者指魏經如上所引顛

漢九

六

倒者指偈文皆不可得者指經文若如是下結成疑也意云衆生心是顛倒福德依心而成豈非顛倒顛倒既同何名善法既非善法修福何益問荅福經可知以是下釋多所以以如來舉因緣以問空生牒因緣以荅因緣無性福亦無性乃成無漏是故多也此文但標下文即釋反順釋經意云若是住相之福我不說多以是無住之福是故說多也疏一初引論正釋偈云下標也論云下釋也意云心識住故故成顛倒顛倒故福皆虛妄佛智無住依之作福即非顛倒非顛倒故皆真實也取相者是有漏福故不說多離相者是無漏福故說多也問福下二問荅解妨問意可知違順等者謂一法界心本來無住本來空寂佛智空而無住故言順妄識住而不空故

言違所言不空但妄識不空非真實不空也苟忘懷而達之則無所不喻也第十七疏初標章若諸佛下指疑起處此從第三中來云何下結成疑也此約下出疑所依意云既言無相法身是佛何以成就相好亦名爲佛此

漢九

七

約法身疑色身也現身經問答可知微意云以何義故不以色身見佛釋意云以約勝義非世諦故由此不應定以色身見於佛也隨形好者八十種也法數如常即小相也隨其身形一一皆好故八十好即色身鏡中下喻

明也故知鏡中有物却不能現物如凡夫雖有法身不能現相好者蓋緣有物所言物者妄身心也論云下約性相揀收也畢竟等者約體揀然相好下隨相收也此二下釋相好爲佛之由如金畢竟非師子亦非無金以師

子不離於金故是故下約存泯會釋經文言無者約體而說釋即非色身言有者隨相而說釋是名色身成就者魏經即是今文具足義現相經如前三十二相者法數如常即大相也一一等者前從鏡中無物已下義意並

同前文已明今不別釋也第十八疏初標章若如來下指疑起處此與前疑同時於第三中起起則同時斷成先後非從次前文來若言從彼來者已悟非身之身何疑無說之說思之可見云何下結成疑也意云聲不自聲依色而發既無所依之色何有能依之聲故成疑也遮錯解經文可知谷中下喻明也意云以有外聲遂有響答谷中實無作響之者說法亦爾法身實無能說之者以機感故遂見如來有所說法又谷雖應聲而無應聲之

念佛雖說法而無說法之心據此却由無念故方能說法是故遮云勿謂等也釋所以經微意云以何義故令我不作是念釋意可知世尊下疏如文可解示正見經意如疏如佛法亦然者佛既無身故現身法亦無說故強

漢九

八

說以佛例法故曰亦然二差別者論云一者能詮名句文也二者所詮義也此能所詮若望於佛俱是所說通名法也不離等者論云釋是名說法法相之界故名法界說法無自相者論云釋無法可說謂相即性故言說緣生無自性故又解不離法界下二句俱是釋無法可說謂此二種不離法界法界之外無別二法自相可得以此二法自相本空不可得故此即以下句釋上句也真說等者夫為說法當如法說名真說法法離一切名相分

別若稱此說是如法說故下文云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然第三第五第七及此四處皆明無說者意各不同以第三疑化身有說第五疑證智可說第七明佛無異說此文疑無身何說以此為異然諸疏於十

八九之間約魏本經文皆出一疑龍外皆云何人能信疑雲云能信深法疑今秦經既無其文疏亦不叙而解今見近本秦文皆有此段乃於抄中略要敘釋名為所說既深無信疑論云若言諸佛說法者是無所說無說不

漢九

九

離法身法身無相有何等人能信如是甚深法界斷之經云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此疑甚深無信以問也解空第一智慧圓通以慧為命故稱慧命生信心者生大乘正信

心也不信一切法方爲正信此信與聖性相應故起信云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次揀聖性有人以酬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須菩提下合云實有衆生能信此法彼能信者非是凡夫衆生非不是聖性衆生也論云非衆生者非凡夫體故非不衆生者以有聖體故非不是聖體衆生偈云非衆生衆生非聖非不聖此中聖體者佛之知見也以是信之根本故次徵是非生信以釋經云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何以故者徵也以何義故說非衆生又名衆生耶須菩提衆生衆生者此牒也於非衆生中說爲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非衆生者非愚小異生也是名衆生

者結成能信之人有聖體也偈云所說說者深非無能信者此上經文魏譯則有秦本則無既二論皆釋此文後人添入亦無所失況有冥報之緣宜亦可信第十九疏初標章不得一法者指疑起處此從第三第十二第十

三中来以彼文中皆言無法得菩提故云何下結成疑也離上上者如初地並於地前名上未離二地之上乃至等覺亦未免於妙覺之上唯佛極證更無上位之上故云離上上是則凡夫離下下諸佛離上上餘之中流不

莫九

十

離上下轉轉等者謂轉捨二障轉得二果轉捨轉得故云轉轉意云既若轉得菩提云何不得一法故成疑也爲斷下預指斷疑之意也指示顯現故云示現無法爲正覺經縱聞無得是得並可知矣彼處等者此明無有一

法可名爲上如須彌至大微塵至小盡未免於上以皆有故如虛空無故得名無上也菩提處者菩提即所證處也無一法等者但妄盡覺滿名曰菩提離此寧有菩提可得平等爲正覺經亦可知不增減者即釋經中無有

高下謂在聖不增故無高居凡不減故無下斯則平等之義也平等名無上者夫上以待下得名下既不立上豈存焉更無下轉釋無上義然此問答之中有三種無上義初問中言無上頭之上約修證說次則無法爲上故

名無上約空寂說後則無對下之上故名無上約凡聖同體說後二是答中意也修正覺經意云然雖無法然雖平等非謂不修得成正覺應以無我等心修諸善法然後得成然此善法約勝義則無約世諦則有天親異此

漢九

士

詳之了因者了有二義一了斷義以般若能了煩惱空故二顯了義能顯法身故今無我寺即是此義方名正因正由此慧除妄得法身故今云正道道即因義緣因者即施戒等五與彼般若爲資緣故助即資也資彼正因

之力斷煩惱成菩提也猶燈能破暗顯空必藉心油爲助緣也是正覺者以梵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所證之果無漏善者問有漏之中亦有善法何故偏局無漏耶答以無我等相所修故唯無漏也又以有漏之善非菩提因今爲菩提故須無漏問上三段中前二無得後一有證義既矛盾云何兩存答所言修者但是斷除我法顯自真理竟無一法可得由此二義宛相符順問第三第十二第十三兼此一段前後四處皆說不得菩提如何辨

異耶答前後文雖相似義意不同以第三疑釋迦得果第十二疑善慧成因十三疑無法無佛十九疑有修有證茲義迥然請無所濫第二十疏初標章若修下指疑起處此從十九中來則所說下形對前之數段結成疑也意云既言修一切善法得菩提云何前來頻言持說得菩提耶以是下成立持說不得菩提之理以名句文三無記性攝無記性法中無因果故豈感菩提耶經之比較如文可知雖言等者許為無記也而說等者不許非因也是故下出經意能為佛因故勝寶施論云下轉釋為因之由以經詮真理因之悟解依解起行方得菩提若無教門要知所入故法華云以佛教門出三界苦又言下論之別意汝法無記謂小乘薩婆多宗說聲通善惡名

漢九

十二

句文身唯無記性我法是記者謂大乘宗地上菩薩於後得智中所變名等唯是善性非無記性是故等者意云只就無記尚得為因况是無漏善性所攝而不得菩提耶問此與第九疑何別答彼約有為無體難此約無記非因難又彼唯據持說難此則兼對善法難迥然不同也第二十一疏初標章若法下指疑起處此從十九中來云何下結成疑也既度衆生即有高下高下即不平等故成疑也錯解經文初正遮二再誠可知正見經微意云以何義故令不作是念釋意云以實無衆生為如來所度故平等下兩句立其義宗以名下兩句釋其所以論云下轉釋後二句也假名者但有衆生之名而無衆生之體故云假也與五陰共者謂於五蘊和合之處說言

衆生不即不離故云共也不離法界者佛是極證之人已全是法界衆生雖未能證緣生無體亦同法界豈將法界度於法界是故偈云平等也所以經文反顯若順言之應云以佛無人等相故不見有衆生爲所度也

漢九

十三

取相過等者以無謂有故不如法界故不了緣生故便成有念故爾炎梵語此有兩義一謂智母已如前說二謂境界然是定中境界今取此義意云佛智稱境而知真如是有作有知衆生是無作無知也若作智母釋者即根本智證平等理無有分別今觀衆生亦復如是也拂迹經意云佛雖說我元來無我執有我者蓋是凡夫雖言凡夫亦無凡夫如夢人見虎虎與夢人皆不可得法中亦爾以凡夫人執我故云非我恐執凡夫故云非凡夫

遷迤除遣執情故云展轉拂迹然前正答問中及第十一十四兼此一段前後四處皆說度生無度雖文同而意異謂最初令離我度生十一疑能度者是我十四疑無我而誰度二十一疑真界平等不合度生同異昭然第二十二疏初標章論云下指疑起處此從十七中來雖相等者以前文云即非具足色身即非諸相具足具足即成就義秦魏經異也而以等者以前文云是名具足色身是名諸相具足彼中意者法身畢竟非相好相好亦非不佛由無相故現相不離法身所以疑云既無相故方能現相則但見於相便知無相也如遠見煙定知有火以離於火必無煙故表佛經問意云可以相比觀無相法身如來不識根經答意云實可以相比觀法身如來

悟色身者知應化非真義也迷法身者不知法身畢竟非色相義意謂下出答意也意云但見法身之相好則知相好之法身如見草木之苗必知其根由是科文約喻而立凡聖不分經意云輪王亦有此相應是如來偈云

漢元

苗

等者意云但約本望末則定若約末望本則不定且如輪王與佛色相雖同相之所依二各有異佛相即法身所現王相依業因而生凡聖雲泥復何準的况依法身有自他受用復有大小隨類化等各各不同如苗與根事亦不定初栽之樹則有苗無根所接之樹則苗根各異故也佛非相見經意云緣聞依真現假假不離真及乎約假來真真不由假實德不在相今色鮮矣仁以貌取者失之子羽而今以後焉敢不識見聞不及經文可見然

恐空生更約說法比知如來故言音釋求之不得此疑即從第十八中來今預遮防故無後說魏偈者明見聞不及之由也秦經則但明見聞不及偈云等者彌勒偈也於中半釋秦偈半釋魏偈意云見聞是識但能緣於色

聲佛非色聲故不可知彼法者法身也真如相者即離一切相是真如相非如言說知者以真如法離言說故但是真智之境唯證相應故云自證第一第七第十七及此一段皆云不以相見如來者義意皆別初以對果疑因次明感果離相次說依真現假後明約假求真故不同也第二十三疏初標章由前下指疑起處此從一十二中來遂作念下作一向離相解便是指起疑之宗也若爾下結成疑也意云福但成相果相既非佛修福何益

故佛果下結成疑名也論云下引證失福者非菩提因故失果者非菩提果故遮念經意云汝若謂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菩提莫作是念文勢似重意實不重但前叙後遮也華嚴偈中前半屬前文後半屬此段以文意鉤鑷故就一處而引既言不離色聲豈合一向毀相毀相非理故此遮之肇云下亦前後相半耳不偏等者相不定故如輪王非佛非不等者應機即現不離法身故如釋迦是佛斷滅見者義在次文出過經文可知損滅等者謂執有是增益過執無是損滅過今既一向離相正當此句斯則於果損福德莊嚴於因損五度之行壞俗諦也斷見者中論云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今既一向作無相解正當斷見邊見著空有斷常皆是著邊邪之見

並非正見故云過也不失經微意云以何義故令不作此念釋意云但發菩提心者皆不作此念故知作此念者豈非過歟如所住法者所住之法即大菩提心菩提心者即悲智願也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六

漢九

十

金剛經纂要判定記卷第七

漢十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一切菩薩皆安住此心行菩薩行有大智故不住生死有大悲故不住涅槃今令離於斷常二見即是不住生死涅槃故云如所住法

漢一

即七最勝中依止最勝不斷等者意云生死本空猶如影像影像不有復何斷焉今言不斷者非謂固留但了性不有了相不無隨順俗諦故云不斷此即通達之義於涅槃等者若被寂所縛即不在此今寂而常用用而常

寂是自在義此中下顯偏說之意然據不斷生死利益衆生但成大悲不住涅槃如其具論亦須不住生死方成如所住法一向下即出偏說之意遮寂者即二乘人灰身滅智撥喪無餘被涅槃所拘是不自在今以不具相

發心正墮於此為對治故偏示一門下文菩薩不受福德即不住生死義則圓矣偈云下引證論云下釋偈雖不依下縱也法身真佛是真菩提正由智了為因故不依彼而不失下奪也福德是因即五度果報是果即三十

二相相非不佛故言不失既不失果即不失因以能下明不失之由謂真菩提必須具足二莊嚴故智慧即真身福德即應身故論云法身者智相身福相者異相身以諸如來皆合具此二種相故法華云如其所德法定

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證無上道得忍經意云菩薩於無我心中所修福德勝彼有我心中所修福德以莊嚴法身究竟不失故論云下先敘所遣之念念云若出世無分別智正是佛因即所修福德盡皆失也何以故福

非因故為遮此故者引起能遣之文得勝忍不失者正明不失義謂若心住相修諸福德墮於有漏此福則失若心離相修諸福德成於無漏此福不失也以得下出不失之由斯則以果驗因成不失義無垢即清淨無漏是

漢十

二

佛身矣二無我者人法也得此二空之智名為忍正明經意云前言無我所修之福以為勝者只由菩薩不受福故可訶等者明不受之由亦是以果驗因成不受義意云果若有漏則知受福是可訶責果既無漏則知不受云何可訶無著下顯對前文不住涅槃前後相望共成悲智之義耳若住等者反明也徵釋經意云菩薩作福若生貪著則成有漏因既有漏果亦有漏得三十二相但同輪王不名為佛此則因果俱失成其所疑今既作

福不生貪著則因成無漏因既無漏果亦復然所得三十二相莊嚴法身名之為佛云何疑其失因及果第二十四疏初標章若諸菩薩下指疑起處即從次前文來論中即云若菩薩不受彼果報等云何下結成疑也眾生

用者據佛壽量合滿百年至八十便入涅槃意留二十年福與後代弟子受用又於佛供養承事能令眾生獲福無量斯亦佛福眾生受用也問前云菩薩不受今何難佛受用又前言受是取義今疑受是用義文義既異何

漢十

三

以成疑答此皆以果驗因也因中若不受取果中焉合受用果中尚自受用因中豈無受取耶錯解經意云若人言如來出現來入滅去住世間皆不解我所說義是福等者是彼無漏福德之應報即無垢果也果中無有色

相故論云佛果無有色相迭相見故又論云佛果無別色聲唯如又如如智獨存故無來去等為化下或問曰既佛果無別色聲來去等何以出現受福為衆生受用耶故此釋之意說衆生根熟為能感緣以佛無緣大悲無量劫來利他善根熏淨法界以成善習有感即應任運無心如一月不下降百水不上昇慈善根力法爾如是正是斷疑之意若果中有心受用則因中亦有心受取果中既是自然因中足明無著也正見經微意云以何義故名為如來既名為來亦表其去何言錯解釋意云以真佛本來無來去故偈云下標真化異也如來即是法身本來不動猶若虛空故不同化身隨機來去此非異而異也大雲下釋此約機心染淨遂見佛有來去名為

化身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即是不動名為法身斯則機見有佛來去佛實不動云云自彼於我何為此中畧舉水喻衆生心則知月喻法身影喻化體清濁喻染淨也水清月現月亦不來水濁月隱亦非月去但是水有清濁非謂月有昇沈法中亦爾心淨見佛非是佛來心垢不見亦非佛去但是衆生垢淨非謂諸佛隱顯解極等者謂解極則心絕心絕則會如如體本周故無方所此明即應之真緣至下明即真之應也意同大雲隱顯斷疑意

漢十

四

者諸佛本無來去衆生妄見去來尚無出現之佛寧有受福之事第二十五論文於此不別敘疑而義意合有也初標章據前下指疑起處此從三處來不可以化等者第二十二也濫於輪王故法身無來去等者二十四也

斥為錯解故據遮下二十三也不失等者彌勒頌云得勝忍不失一異相反難為存去故成疑矣此約下懸指斷疑之意彼約一異雙存而難此據一異俱非而通也破麤色經問答多少如文可知疏三初引天親約斷疑偈云下標也論云下釋也一真法界數量消滅非一異故諸佛證此亦非一異而言處住者以非此二義可住著故為示下正顯住意以界喻真身塵喻化身也塵因界碎故非異喻從真起應也塵細界麤故非一喻真實應假也無著下一破執法別是一義非斷疑也名身即受等四蘊色身即地等四大於中下以細末破色身以無所見破名身無所見即不念也此段說塵甚多正是初方便大雲下三示破相明方便之相以能破是細末所破

漢十

五

是麤色能所合之故成科名此言下揀異大小大乘用觀假想分別起其慧數破析彼色一一分析至於極微二乘天眼所不能見此則細末之極不可破析名極略色非小乘等者以彼宗迷唯識理不達諸法即空計此微塵以為實有故說積諸微塵以成世界故俱舍論云極微微金水兔羊牛隙塵蚤蟲髮指節彼後增七倍等今此揀去故云非實塵也破微塵經意云以何義故說微塵耶釋意云以無實體故又微意云所以說微塵空又說微塵者何謂也釋意云佛所說者非實微塵是空微塵也疏二初約斷疑釋塵碎下喻說塵是碎世界為末也故界麤而塵細是非一也塵眾聚者世界是眾塵成故塵界非異也如是下法合謂應現十方故非一同依一體

故非異又依法起化故非一離法無化故非異又若下二約破法釋亦是約喻法說者若化是實亦不用佛說只為是虛餘人不知故佛說矣無著下引證同此破世界經意云非唯所起微塵是空微塵抑亦能起世界亦是空世界本論等者如次文所說衆生世界者有情世間也以心法無質不可分析故但不念方便破之念之則有不念則無故起信云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等也破和合經微意云以何義故說世界耶釋意云世界若實則是一合佛說一合者非實有之一合是空無之一合疏文中引天親解論云下標也大雲下釋冥合也冥然合為一也一即和合故云一合矣三千破一者既言三千則非一義此乃通明五蘊無一合義無著下二引無

漢十

六

著解並說等者情器變明也故有下且標二搏取大雲下顯明情器俱名世界謂塵衆則器世界衆生則有情世界搏取為一等者謂情器不分為一世界也此一合有二搏取於五蘊中分色心故本以合二為一今則開一成二然和合搏取蓋是一義但秦魏譯異耳一搏取者是名身衆生世界義不可分但有一義故差別搏取者是器世界聚多微塵成一世界故無著論云衆生世界有者此為一搏取微塵有者此為差別搏取二界無實等者故心經云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等經是名一合相者約俗諦說有明在次文妄執有經意云此一合相無體可說但為凡夫妄生貪著以彼下釋經中不可說也五蘊和合無

實體故斯則界歸於塵則無界可取塵歸唯識則無塵可取四蘊離念則無心可取也眾生取著皆由虛妄分別故起信云一切境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此明經中但凡夫已下文若有下及顯也以世界體若是實有不名

漢

七

虛妄分別合是正見世諦說者即前是名也同論云以彼聚集第一義不可說即前即非也同前無物可取小兒等者世諦雖說但是假有凡夫不敏執之為實猶彼小兒如言執物見五蘊者不了法空是法執也取和合者

不達衆法即我執也二執不亡故名貪著其事也迷於事法所障也煩惱可知是依二執起於二障也破我法者前破我法所緣之境今知不實今破能緣我法見心見心乃是所起分別今即破之今亡分別入聖道也故

偈云非無二得道遠離於我法斥錯解經文問答並可知矣但不解必不錯解也遺言執經微意云以何義故說為不解釋意云佛說我人等見非實我人等見是假名我人等見衆生不解謂之為實所以前科判云錯矣虛

妄等者見有我故名為我見體實無故乃云虛妄虛妄無實元是不見如繩處見蛇豈是實見如所下兩意一以真如為所如彼真如不分別故二以我法為所我法本無如所知故云何下微如外道下釋人無我等者一法

界中無我無我今對有我說於無我權說假言故云安置法無我等者以見是心心所法執有此見名為法執心法不實故言安置此文破法我者是連帶引之非謂正意也相應等者入地證如也不分別者離分別障也

即此等者若存我法即分別無窮但了二空則自無分別即此二空觀為入理之方便也除分別經意云發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見信解不生法相疏二初明無分別所依二初揔徵三法無著下節節以疏徵起以

經答之何人等者即經中發菩提心者於何法者即經中一切法何方便者即經中應如是知見信解此顯下二別釋第三二初揔標此顯下增上心即定也增上智即慧也皆是增勝上法故云增上知見勝解者定慧之後位於中下二別釋二初揔彰三義於中者於彼三事之中也若智等者明此三種體即是智但依止方便不同故立三名也奢摩他此云止止即是定智依此定併息萬緣心獨存故云知也毗鉢舍那此云觀觀

漢十

八

即是慧依此慧故觀察一切委細推求歷歷分明故名為見此二者知見也三摩提此云等持但以定慧等處名三摩提依此義故名為勝解言依止者名依義立也以三摩下二轉釋後義自在者定慧無闕故內緣等者既

未證真但緣影像以真如法離心緣故今既變影緣如但名勝解從此能引根本正智無分別中為近方便故云何下二正顯無分別理即論釋經中不生法相初句徵起次句正顯大雲下約位釋論前方便等者即知見勝解此當地前四加行位今不分別者即不生法相通在十地及佛地也雖滿分不同皆用根本無分別智親證諦理也如唯識見道頌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顯本寂經意云所言法相非實有

漢十

九

之法相是本無之法相不共者非法相也勝義諦中不容他故離性離相非和合故相應者是名法相也性起爲相不離性故如前金中無器不離金也第二十六論文於此不言斷別疑故雲外二疏皆攝入前段合疏詳文

合有是故開之因聞下指疑起處此從二十五中來意云下立理即化身下指無化體若爾下結成疑也意云能說之佛既虛所說之教豈實持說不實之教寧有福耶功德經文校量可解阿僧祇此云無數發菩薩心者揀

餘人偈云下標論云下釋先牒疑縱之而彼下據理奪之無量下揀有量等斯則三重顯於持說之勝不染經微意云云何演說便獲如是功德釋文可見前云發菩薩心者意在於此若非菩薩焉能如是無著下初引解二

初申經意既說法之心如彼真如無有分別不取能所說相所獲功德利益至矣故決定說也無所染者即無分別不取不動也此則正是斷疑之意謂佛所有說皆如真實傳授之人要皆如是既如其法福乃無邊何疑持

說無福德耶又如偈云諸佛說法時不言是化身以不如是說是故彼說正意云若言是化則人無敬心所說之法寧肯信受由不說故人皆宗奉所說之教咸悉受持無漏之福自然無量等云何下二銷經文不可等者此

漢十

十

明離於說相非全不說前云無法可說淨名無說無示是名說法故魏經云如不演說若異下反明以取相故有分別故不如如故既不如如即成顛倒又說時下約事明無染前約不稱理今約不稱事夫說法者本爲利生

今爲名利豈非染說大雲下二引大雲解生滅心行即有所得分別取相今既不以即與如合故曰如如上如即似義下如即真如似於真如故曰如如心境如者即兩皆真如無似義也則無染者謂擬心即差便名爲染故

論云動即有苦果不離因此則微細念慮盡名爲染不必貪欲第二十七疏初標章若諸下指疑起處此從二十六中來以化身如來常說法故前雖無文而有此意云何下結成疑也涅槃即是不動無爲義如前文云若人

言如來若來去坐卧即不解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斯則佛入涅槃也意云涅槃寂靜說法喧動動寂相反云何兩存經微意云以何義故佛常說而不閱涅槃如論所敘釋意云常佛有妙智觀諸法

漢十

士

空如夢幻等雖現說法似有爲相而常住涅槃無作之理復何疑哉若於論外不作斷疑釋者此文但責說法不染微意云以何義故說法之時不取於相得合真如不動不染耶釋意云但觀諸有爲相猶如夢幻等自然於

說不取不著契合真如無有動搖分別等也疏文二初開章指文魏本等者以彼此二經皆說譬喻就中彼廣此略今則標廣以釋於中下二隨章辨釋三初約兩論釋魏本中九喻二初文者偈云下標論云下釋初釋前二句真化不一故非有爲真化不異故不離有爲言諸佛者揀小乘涅槃一向寂滅如來涅槃悲智兼運名無住處何故下躡前微起釋後一句微意可知由妙智等者妙智揀二乘麤智正觀揀凡夫倒見既以妙智正觀有爲

諸法如夢幻等故涉有而不住有觀空而不
住空用而常寂寂而常用故終日說法終日
涅槃如華嚴疏云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
一虛之中也故知若不涉有豈名大乘涅槃
若不證如何名無染說法言雖似反意乃相

符善現約極違以申疑如來據極順以通釋
理實深妙光茲末篇二兼無著下初指論分
文此偈者魏經文也四有為者即下自性等
四初自性下二隨文正釋四初文二初釋章
意此見等者謂見相二分以自證分爲體然

此三法是生死之自性一切生死從此而生
故名此三爲根本矣此通八識也一星下二
別解文三初文見分者雲云第六識也計度
分別緣共相境世間諸智盡在其中故以星
光況於此識此約執計強盛故獨指第六非

不通八也無智等者此中法喻相兼文猶闕
略若具配屬即法喻四對謂以日喻智以星
喻識以明喻悟以闇喻迷且如喻中意云無
日闇中有星光故有日明中無星光故法中
無智迷中有識用故有智悟中無分別故其

猶昏夜日光黯然唯星獨存畧辨南北杲日
約現星光自沈法中亦爾生死迷中本智未
顯意識分別似有鑒覺若智顯彰光明徧照
分別念慮泯然無餘無彼光者此約分喻喻
中俱無星光而不無星體法中融同一智無

別識心故二中如目等者意云翳若在眼則
見毛輪執若在意見實我法若正配法喻即
翳喻第七識毛輪等喻所見分今標云翳喻
所見分者此有三意一密配第七識謂若但
取毛輪則唯喻所見第七意識無因可收故

此密配無所遺也二交互影略以喻上舉能法中言所自然影略說收所餘三顯示毛月無有體性意雖在所今却舉能以顯所從能生足知無體也以顛倒見者出無體所以於無見有故云顛倒取無義者情有理無故三

漢十

三

中燈喻識者理則雖通義當前五以六七八識各有配故燈約等者以膏油喻貪愛以燈喻識若無膏油則燈光不起若無貪愛則識念不生故論云依止貪愛法住然此上三喻皆是能熏深汗根本故通名自性相其所熏

第八識持種引心配屬雲喻如下所明或可星喻見分翳自所見毛月喻相分證喻自證分自證分即第八識其後雲喻但况識中種子為未來法著所住味者即是味著所住幻喻等者即約所幻境說如結巾為兔結草為

馬乃至變現種種境界以器下所喻法也六塵境界不一故云種種無著下會釋科文大雲釋意可知能變之識尚猶不實所變之境豈得有體故起信云一切境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三隨

下二

初釋章意自身等者明身受當體是過失觀此等者隨順出離也又解等著執著身受是隨順過失也所謂執身為常執受為樂即是顛倒顛倒即過失也初露下二正解文二初者少時住者如草上之露日出即晞衆生妄身亦復如是然有三意一命脩短有纒生即死故二比於上界時極促故三念念遷謝即生即滅故有斯三意故曰少時二中受用事者受能領納即此領納是受之用即此受用

便名為事受想等者因即是觸受之因故想能助受故俱舍云受同飲食想同助味三法不定者有三釋一則苦樂捨三受不定也二則受想因於三法而不定三法即違順等三境也三則受想觸為三三皆不定也以一不

漢十

十四

定餘皆不定故然此雖說想觸意明於受如風水相授即有泡起觸想和合則有受生是故以泡喻於受也故大雲云水上之泡出沒不定心中之受苦樂不常苦體等者受是苦體苦謂三苦彼苦身中有苦生故是苦苦破滅是壞苦不相離是行苦逐境住情妄生樂想故名隨順功德施下意說壽命不同前義喻則可知法中始生等者說蘊腹中名生形體未成即有死者纔生者生下即死也暫停住者五歲十歲乃至百歲通名暫住初天所

見人間半百尚同晝夜況聖智乎故正法念經云有於胎藏中死有生而已命終有能行便亡有能走便卒雖脩短之異皆歸死處故淨名云是身虛偽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四隨下三初釋章意隨順人法等老二空真

智能出二死方便觀察名為隨順二正解文

三初如夢者人之神遊也以過去所作見聞事業皆是所念之處與夜來夢無有差別憶之可說掬之不見如經云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唯念性者

漢十

十五

以念為體性故念之似有不念全無觀察等者謂白日見聞境界所熏夢中宛然還見雖即無人造作境界分明現前如是下法合過去業因所熏感招現在果報雖則無人造作不免生死輪迴故淨名云無我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若夢寤時則夢所見事一無所有若迷覺已則生死輪迴杜絕蹤跡故起信云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惚如夢二中不住生滅文異義同凡是有為即生即滅無異時也以無性故體虛妄故經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楞伽經云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起信云應觀現在所念之法猶如雲光三中子時者在種子位時根本等者應云阿黎耶識在種子位時為一切法作種子根本以一切諸法從種子生故麤惡種者有漏種也以無漏種子為細妙故似空者喻多也華嚴云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如雲者空喻種子雲喻未來所起現行之法以雲依空忽然起故故起信云應觀未來所現諸法猶如於雲忽爾

而起無著下通明三事結釋科文大雲下顯無著科意三世既空憑何有我執我既不出離達無我者必出離也故偈云觀根及受用觀於三世事於有為法中得無垢自在二中諸經等者謂如來說法多以夢幻虛假之事況諸法空義或廣或略散在諸經諸論隨何經論宗趣雖殊大意皆破衆生徧計情執或情執多者不達法者約喻生疑病既連絲藥還遷迤以悟為限法喻重重今約華嚴十忍品疏文兼攝大乘論意勢顯諸喻意令無混濫也一切法空者此是義宗若是上根聞之便解中根之類一喻即明下根之流展轉生惑更以諸喻如下所辨現見等者難曰諸法若不見任說法皆空現見歷然在因何得是空故說如幻下以喻釋喻也下皆準此愛著

等者難曰衆生不愛著任說法如幻既生愛著心云何得如幻故說如燄下釋也不得水者難曰貪求若不得任說法如燄求者皆遂心云何得如燄故說如夢下釋也夢造等者難曰善惡無果報任說法如夢因果事昭然

云何得如夢故說如影下釋也妍美好也媿醜陋也此說對鏡之色高低者此說對谷之聲也一一應者無一像而不應色無一響而不應聲無雜亂等者必不對美現醜對高應低故利樂等者難曰菩薩不化生任說如影

響菩薩既化生云何如影響故說如化下釋也作化事者不可謂作化事便言爲實不可謂度衆生便謂衆生實有良爲衆生即空迷故不覺爲說今覺若實有體化之何益故淨名云觀衆生如幻化如水月鏡像如龜毛兔

準

七

角等文殊問云若然者菩薩云何行慈維摩詰言爲衆生說如是法是真實慈也上來五重徵釋皆顯法空蓋因喻生迷遂展轉訓曉極茲後位喻盡法彰疑冰自釋然諸經中或說乾城水月杌鬼繩蛇驕目空華龜毛兔角

等皆隨機隨說引令得出必不依次有是五重也秦經夢幻等者以夢等四事皆無體性若觀有爲諸法如其夢等則空理易明露雷二事暫有即無若觀諸法如其露雷則無常自顯悟真空下顯益不住相者凡夫迷真空既住相當知悟真空即不住相也住即執取深著之義又凡夫顛倒不了無常故戀世間不務修進當知達彼一切悉無常性念念遷謝不住不久由是怖畏生死樂趣涅槃如救頭然寸陰是競所以佛於涅槃會中偏讚此

觀以爲第一然二句中各有解行配釋可知
妙符下結歎符破相宗者歎前四喻也然佛
一代教門就大乘中宗塗有三一法相宗謂
解深密等經喻伽唯識等論二彼相宗謂般
若等經中百門等論三法性宗謂法華涅槃
等經起信寶性等論既般若宗於破相今說
有爲喻以夢幻泡影則妙符宗旨也示亡情
等者歎後二喻若觀世間諸法如電露等自
不繫情於身命財而生常解又由前四喻故
慧解亡情由後二喻故智是亡情又前亡執
有之情後亡計常之情若不覺空無常即繫
情於身命資具今既悟此空無常理則情念
沮壞真智現前斯則上合經宗故云妙下契
物情故云巧也魏譯下牒問也或問曰魏譯
九喻秦經略三者何也今此牒之以星下釋

漢十

六

通有體者雖星不如日燈藉膏油未是全空
故云有體雲種者法喻雙舉雲能含兩種必
生芽故曰舍生難契等者本爲執情堅固不
了即空由是設喻以蕩分別若觀有體之物
便同折色難悟即空空觀不成故云難契潛
滋等者既不了無常唯於境相而生常想不
能捨離縱不故意任運生情不覺而起故曰
潛也取意等者先德皆云敵對唐梵則契稱
能取意譯經則什爲最然雲等三喻則直下
翦除於餘六中又換一喻謂以影代翳也所
以換者影並於翳空義顯故流通經文可見
佛說是經已者本爲空生致問故佛答降住
修行答問既終便合經畢仍以躡跡起疑連
環二十七段洎乎此文疑念冰釋既善吉無
問故能仁杜宣一卷經內雖兼有師資以其

知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第七


就勝故但云佛說長老等義如前所解跡二
初隨經文別釋近事男女者標釋可知亦云
近住男清信男等並可知非天者亦非人也
謂非天人趣之所攝故亦云無酒如實等者
說理如理說事如事故果淨者依解起行得

漢十

九

無漏故無著下二引論疏讚釋無覺者不發
二空智也二執牢固如石之堅石猶可磨可
琢聞經不能無我而解不啻於石故云過於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轉猶動也磨琢皆
是動義又論云下人於深法不能覺及信世
人多如此是故法荒廢無因者無大乘正因
不得菩提故摠持法者秘密般若也深句義
者顯了般若也或摠持法是經文深句義是
本偈從尊者即彌勒無著也廣說即自指論
文佛母者以能生諸佛及菩提法故餘文易

慈悲水懺法



慈悲水懺法

失譯撰人名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永樂御製水懺序

馳一

夫三昧水懺者因唐悟達國師知玄遇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爲濯積世怨讐知玄遂演大覺之旨述爲懺文普利將來甚盛心也其爲福德莫可涯涘所謂三昧者正受之名也此不受諸受乃爲正受真空寂定此心不動其要使人求之於已而已蓋人之生於世也自非上智之資豈能無故作誤爲之愆或宿世冤業之繞如來廣慈悲之念啓懺悔之門苟能精白一心懺悔爲善則積累罪業一旦冰釋譬諸水也身之煩而濯之無不清衣之汗而澣之無不潔器之穢而漑之無不淨其幾不踰於方寸之間而已矣故曰心者身之神明所爲善則善應所爲惡則惡應若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其效驗之捷速不爽毫髮此三

昧水懺之作所以利於人也其功博哉恒惟知玄以十世高僧尚負宿報矧常人乎昔孫皓穢犯金像陰遭譴罰懺悔自陳禍即消釋法佐交車議師不慎幽獨師重加責以懺獲免若此者固多凡人揆之于心豈能無愧匪由懺悔曷以滌除端能趨進善塗一絲惡念不萌於心則舊禍潛消福德增長若雨潤羣卉生息繁茂目雖不覩而陰受其滋益者多矣然則三昧者其惟在於人心而不必他求也朕遂書此以冠于篇并以銀梓作方便利益是爲汲大海之三昧以徧周沙界灌濯塵劫者也觀於斯者尚慎其所趨向哉
永樂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慈悲道場水懺序

竊謂聖教經律論藏譯席所翻之外爾後羣賢製作未有無所感而爲之者乎若條陳枚舉品別而言未易紀極即此靈文而曰水懺者請言其由昔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惠迦摩羅疾衆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爲隣時時顧問略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爲誌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爲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徧召名醫皆拱手默默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仿

徃四顧乃見二松於煙雲間信期約之不誣
即趨其所崇樓廣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
首顧接甚懼因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
傷也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
至泉所方掬水聞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
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袁盎晁
錯傳否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
錯乎公即袁盎吾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
冤為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高
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人主寵遇
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今蒙迦
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
與汝為冤矣悟達聞之凜然竟不住體連忙
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覺來其瘡不
見乃知聖賢混跡非凡情所測再欲瞻敬回

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卓菴其所遂成招提迨
我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
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悟達當時感其殊異
深思積世之冤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
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
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冤業為義命名
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
報本而為之云耳今輒叙夫故實標顯先猷
庶幾開卷若禮若誦者知前賢事跡之有端
由歷劫果因之不昧也

啓運慈悲道場懺法

一心歸命三世諸佛

南無過去毗婆尸佛

南無尸棄佛

南無毗舍浮佛

南無拘留孫佛
南無拘那含牟尼佛
南無迦葉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當來彌勒尊佛

慈悲水懺法卷上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爲說水懺道場總法
 佛言衆生垢重何人無罪何者無憊凡夫愚
 行無明闇覆親近惡友煩惱亂心立性無知
 恣心自恃不信十方諸佛不信尊法聖僧不
 孝父母六親眷屬盛年放逸以自憍悞貪一
 切財寶貪一切歌樂貪一切女色心生貪戀
 意起煩惱親近非聖媒狎惡友不知懺悔或
 殺害一切衆生或飲酒昏迷無智慧心今日
 披誠一一懺悔過去諸罪現作衆惡今日志
 誠悉皆懺悔未作之罪不敢更作弟子某甲
 等今日志心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
 諸大菩薩辟支羅漢四果四向梵王帝釋天
 龍八部一切聖衆願垂證鑒

南無毗盧遮那佛

地一

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

夫欲禮懺必須先敬三寶所以然者三寶即是一切衆生良友福田若能歸向者則滅無量罪長無量福能令行者離生死苦得解脫樂是故弟子某甲等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

弟子今日所以懺悔者正言無始以來在凡夫地莫問貴賤罪自無量或因三業而生罪或從六根而起過或以內心自邪思惟或藉外境起於染著如是乃至十惡增長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然其罪相雖復無量大而爲語不出有三一者煩惱二者是業三者是果報此三種法能障聖道及以人天勝妙好事是

故經中目爲三障所以諸佛菩薩教作方便

懺悔除滅此三障者則六根十惡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皆悉清淨是故弟子某甲等今日運此增上勝心懺悔三障欲滅三障者當用何等心可令此障滅除先當興七種心以爲方便然後此障乃可得滅何等爲七一者慚愧二者恐怖三者厭離四者發菩提心五者怨親平等六者念報佛恩七者觀罪性空

第一慚愧者自惟我與釋迦如來同爲凡夫

聖一

六

而今世尊成道以來已經爾所塵沙劫數而我等相與耽染六塵輪轉生死永無出期此實天下可慚可愧可羞可恥

第二恐怖者既是凡夫身口意業常與罪相應以是因緣命終之後應墮地獄畜生餓鬼

受無量苦如此實為可驚可恐可怖可懼

第三厭離者相與常觀生死之中唯有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虛假如水上海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生老病死八苦交煎無時暫息衆等相與但觀自身從頭至足其中但有三十六物髮毛爪齒眵淚涕唾垢汗二便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膜脾腎心肺肝膽腸胃赤白痰癰生熟二藏如是九孔常流是故經言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是不淨何有智慧者而當樂此身生死既有如此種種惡法甚可患厭

第四發菩提心者經言當樂佛身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六波羅蜜生從慈悲喜捨生從三十七助菩提法生從如是等種種功德智慧生如來身欲得此身者

七

當發菩提心求一切種智常樂我淨薩婆若果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於身命財無所吝惜第五怨親平等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無彼我相何以故爾若見怨異於親即是分別以分別故起諸相著相著因緣生諸煩惱煩惱因緣造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

第六念報佛恩者如來往昔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支節手足國城妻子象馬七珍鳥我等故修諸苦行此恩此德實難酬報是故經言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亦不能報我等欲報如是恩者當於此世勇猛精進捍勞忍苦不惜身命建立三寶弘通大乘廣化衆生同入正覺

第七觀罪性空者罪無自性從因緣生顛倒而有既從因緣而生則可從因緣而滅從因

緣而生者狎近惡友造作無端從因緣而滅者即是今日洗心懺悔是故經言此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故知此罪從本是空生如是等七種心已緣想十方諸佛賢聖擎拳合掌披陳至到慚愧改革舒歷心肝洗蕩腸胃如此懺悔亦何罪而不滅亦何福而不生若復不爾悠悠緩縱情慮躁動徒自勞形於事何益且復人命無常喻如轉燭一息不還便同灰壤三塗苦報即身膺受不可以錢財寶貨囑託求脫杳杳冥冥恩赦無期獨嬰此苦無代受者莫言我今生中無有此罪所以不能懇禱懺悔經中謂言凡夫之人舉足動步無非是罪又復過去生中皆悉成就無量惡業追逐行者如影隨形若不懺悔罪惡日深故知包藏瑕疵佛不許可說悔先罪淨

地一

八

名所尚故使長淪苦海實由隱覆是故弟子某甲今日發露懺悔不復覆藏所言三障者一曰煩惱二名爲業三是果報此三種法更相由藉因煩惱故所以起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是故弟子某甲今日至心懺悔第一先應懺悔煩惱障而此煩惱皆從意起所以者何意業起故則身與口隨之而動意業有三一者慳貪二者瞋恚三者癡闇由癡闇故起諸邪見造諸不善是故經言貪瞋癡業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受苦若生人中得貧窮孤露兇很頑鈍愚迷無知諸煩惱報意業既有如此惡果是故某甲等今日至心歸命諸佛求哀懺悔夫此煩惱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種種訶責亦名此煩惱以爲怨家何以故能斷衆生慧命根故亦名此煩惱以

之爲賊能劫衆生諸善法故亦名此煩惱以爲瀑河能漂衆生入於生死大苦海故亦名此煩惱以爲羈鎖能繫衆生於生死獄不能得出故所以六道牽連四生不絕惡業無窮苦果不息當知皆是煩惱過患是故今日運此增上善心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在人天六道受報有此心識常懷愚惑繁滿曾襟或因三毒根造一切罪或因三漏造一切罪或因三苦造一切罪或緣三倒造一切罪或貪三有造一切罪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惱亂一切六道四生今日慚愧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四識住造一切罪或因四流造一切罪或因四取造一切罪或因四執造一切罪或因四緣造一切罪或因四大造一切

罪或因四縛造一切罪或因四貪造一切罪或因四生造一切罪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慚愧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五住地煩惱造一切罪或因五蓋造一切罪或因五慳造一切罪或因五見造一切罪或因五心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六情根造一切罪或因六識造一切罪或因六想造一切罪或因六受造一切罪或因六行造一切罪或因六愛造一切罪或因六疑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慚愧發露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七漏造一切罪或

因七使造一切罪或因八倒造一切罪或因八垢造一切罪或因八苦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九惱造一切罪或因九結造一

切罪或因九緣造一切罪或因十煩惱造一切罪或因十纏造一切罪或因十一徧使造一切罪或因十二入造一切罪或因十六知見造一切罪或因十八界造一切罪或因二十五我造一切罪或因六十二見造一切罪或因見諦思惟九十八使百八煩惱晝夜熾然開諸漏門造一切罪惱亂賢聖及以四生徧滿三界彌亘六道無處可避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慚愧發露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悔三毒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

馳一

十

生世世三慧明三達朗三苦滅三願滿願承是懺悔四識等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廣四等心立四信業滅四惡趣得四無畏願承是懺悔五蓋等諸煩惱所生功德度五道豎五根淨五眼成五分願承是懺悔六受

等諸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具足六神通滿足六度業不爲六塵惑常行六妙行又願承是懺悔七漏八垢九結十纏等一切諸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坐七淨華洗八解水具九斷智成十地行願以懺悔十一徧使及十二入十八界等一切諸煩惱所生功德願十一空能解常用栖心自在能轉十二行法輪具足十八不共之法無量功德一切圓滿發願已歸命禮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袞娑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夫論懺悔者本是改往修來滅惡興善人之居世誰能無過學人失念尚起煩惱羅漢結習動身口業豈況凡夫而常無過但智者先覺便能改悔愚者覆藏遂使滋蔓所以積習長夜曉悟無期若能慚愧發露懺悔者豈唯止是滅罪亦復增長無量功德豎立如來涅槃妙果若欲行此法者先當外肅形儀瞻奉尊像內起敬意緣於想法懇切至禱生二種心何等為二一者自念我此形命難可常保一朝散壞不知此身何時可復若復不值諸佛賢聖忽逢惡友造眾罪業復應墮落深坑險趣二者自念我此生中雖得值遇如來正法不為佛法紹繼聖種淨身口意善法自居而今我等私自作惡而復覆藏言他不知謂彼不見隱慝在心傲然

十一

十二

無愧此實天下愚惑之甚即今現有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諸天神仙何曾不以清淨天眼見於我等所作罪惡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福纖毫無差夫論作罪之人命終之後牛頭獄卒錄其精神在閻羅王所辯數是非當爾之時一切怨對皆來證據各言汝先屠戮我身炮煮蒸炙或先剝奪於我一切財寶離我眷屬我於今日始得汝便於時現前證據何得敢諱唯應甘心分受宿殃如經所明地獄之中不枉治人若其平素所作眾罪心自忘失者臨命終時造惡之處一切諸相皆現在前各言汝昔在於我邊作如是罪今何得諱是時作罪之人無藏隱處於是閻羅王切齒訶責將付地獄歷無量劫求出莫由此事不遠不關他人正是我身自作自受雖父子至

十一

十三

親一旦對至無代受者我等相與得此人身體無眾疾各自努力與性命競大怖至時悔無所及是故至心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積聚無明障蔽心目隨煩惱性造三世罪或耽染愛著起貪欲煩惱或瞋恚忿怒懷害煩惱或心憤昏懵不了煩惱或我慢自高輕傲煩惱疑惑正道猶豫煩惱謗無因果邪見煩惱不識緣假著我煩惱迷於三世執斷常煩惱朋狎惡法起見取煩惱僻稟邪師造戒取煩惱乃至一切等四執橫計煩惱今日至誠悉皆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守惜堅著起慳吝煩惱不攝六情奢誕煩惱心行弊惡不忍煩惱怠惰緩縱不勤煩惱疑慮躁動覺觀煩惱觸境迷惑無知解煩惱隨世八風生彼我煩惱諂曲面譽不

慈悲水懺法卷中

馳二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爲說水懺道場總法今當歸命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袞袞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甲等相與即今身心

寂靜無諂無障正是生善滅惡之時復應各

起四種觀行以爲滅罪作前方便何等爲四

一者觀於因緣二者觀於果報三者觀我自

身四者觀如來身第一觀因緣者知我此罪

藉以無明不善思惟無正觀力不識其過遠

離善友諸佛菩薩隨逐魔道行邪險徑如魚

吞鈎不知其患如蠶作繭自纏自縛如蛾赴

火自燒自爛以是因緣不能自出

第二觀於果報者所有諸惡不善之業三世

輪轉苦果無窮沉溺無邊巨夜大海爲諸煩

惱羅刹所食未來生死冥然無涯設使報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飛行自在七寶具足命終之後不免惡趣四空果報三界極尊福盡還作牛領中蟲況復其餘無福德者而復懈怠不勤懺悔此亦譬如抱石沉淵求出應難

卷二

二

第三觀我自身雖有正因靈覺之性而為煩惱黑暗叢林之所覆蔽無了因力不能得顯我今應當發起勝心破裂無明顛倒重障斷滅生死虛偽苦因顯發如來大明覺慧建立無上涅槃妙果

第四觀如來身無為寂照離四句絕百非衆德具足湛然常住雖復方便入於滅度慈悲救接未曾暫捨生如是心可謂滅罪之良津除障之要行是故志誠求哀懺悔某甲等無始以來至于今日長養煩惱日深日厚日滋

日茂覆蓋慧眼令無所見斷除衆善不得相續起障不得見佛不聞正法不值聖僧煩惱起障不見過去未來一切善惡業行出離煩惱障受人天尊貴之煩惱障生色無色界禪定福樂之煩惱障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障學安那般那數息不淨因緣觀等諸煩惱障學煥頂忍第一法七方便等諸煩惱障學慈悲喜捨聞思修等煩惱障學空平等中道解三觀義煩惱障學助道品念處正勤根力如意足諸煩惱障學八正道示相之煩惱障學七覺支不示相煩惱障學八解脫九空定煩惱障學於十智三三昧煩惱障學三明六通四無礙煩惱障學六度四等煩惱障學四攝法廣化之煩惱障學大乘心四弘誓願煩惱障學十

明十行之煩惱障學十回向十願之煩惱障
 學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之煩惱障學五
 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障學八地九地十
 地雙照之煩惱如是乃至障學佛果百萬阿
 僧祇諸行之煩惱如是行障無量無邊弟子
 某甲今日至禱稽懇向十方佛尊法聖眾慚
 愧懺悔願香消滅願藉此懺悔障於諸行一
 切煩惱所生功德願在在處處自在受生不
 爲結集業行之所迴轉以如意通於一念頃
 徧至十方淨諸佛土攝化衆生於諸禪定甚
 深境界及諸知見通達無礙心能普周一切
 諸法樂說無窮而不染著得心自在得法自
 在方便自在令此煩惱及無知結習畢竟永
 斷不復相續無漏聖道朗然如日發願已歸
 命禮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甲等略懺煩惱障竟今當次第懺悔業障夫業者能莊飾世趣在在處處不復思惟求離世解脫所以六道果報種種不同形類各異當知皆是業力所作佛十力中業力甚深凡夫之人多於此中好起疑惑何以故爾現見世間行善之人觸向輒軻爲惡之者是事諧偶謂言天下善惡無分如此計者皆是不能深達業理何以故爾經中說言有三種業何等爲三一者現報二

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業者現在作惡現身受報生報業者此生作善作惡來生受報後報業者或是過去無量生中作善作惡於此生中受或在未來無量生中方受其報若今行惡之人現在見好者此是過去生報後報

三

五

善業熟故所以現在有此樂果豈關現在作諸惡業而得好報若今行善之人現在繁苦者此是過去生報後報惡業熟故現在善根力弱不能排遣是故得此苦報豈關現在作善而招惡報何以知然現見世間爲善之者人所讚歎人所尊重故知未來必招樂果過去既有如此惡業所以諸佛菩薩教令親近善友共行懺悔善知識者於得道中則爲全利是故今日至誠歸依於佛某甲等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積惡如恒沙造罪滿大地捨身與受身不覺亦不知或作五逆深厚濁纏無間罪業或造一闡提斷善根業輕誣佛語謗方等業破滅三寶毀正法業不信罪福起十惡業迷真反正癡惑之業不孝二親反戾之業輕慢師長無禮敬業朋友不信無義之業

或作四重八重障聖道業毀犯五戒破八齋業五篇七聚多缺犯業優婆塞戒輕重垢業或菩薩戒不能清淨如說行業前後方便汗梵行業月無六齋懈怠之業年三長齋不常修業三千威儀不如法業八萬律儀微細罪業不修身戒心慧之業春秋八王造眾罪業行十六種惡律儀業於諸眾生無愍傷業不矜不念無憐愍業不拔不濟無救護業心懷嫉妬無度彼業於怨親境不平等業耽荒五欲不厭離業或因衣食園林池沼生蕩逸業或以盛年放恣情欲造眾罪業或作有漏善迴向三有障出世業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發露向十方佛尊法聖眾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悔無明等罪諸不善業願皆消滅所生福善願生生世世滅五逆罪除闍提

惑如是輕重諸罪惡業從今已去乃至道場誓不更犯常習出世清淨善法精持律行守護威儀如渡海者愛惜浮囊六度四等常標行首戒定慧品轉得增明速成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無畏大悲三念常樂妙智八自在我歸依諸佛願垂護念某甲等前已總相懺悔一切諸業今當次第更復一一別相懺悔若總若別若麤若細若輕若重若說不說品類相從願皆消滅別相懺者先懺身三次懺口卷二四其餘諸障次第稽顙身三業者六第一殺害如經所明恕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雖復禽獸之殊保命畏死其事是一若尋此眾生無始以來或是我父母兄弟六親眷屬以業因緣輪迴六道出生入死改形易報不復相識而今興害食取其肉傷慈之甚是

故佛言設得餘食當如饑世食子肉想何況食噉此魚肉耶又言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故知殺害及以食噉罪深河海過重丘嶽然某甲等無始以來不遇善友皆為此業是故經言殺害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虎豹豺狼鷹鷂等身或受毒蛇蝮蠍等身常懷惡心或受麀鹿熊羆等身常懷恐怖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噉既有如是無量種種諸惡果報是故至誠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有此心識常懷慘毒無慈愍心或因貪起殺因瞋因癡及以慢殺或與惡方便誓殺願殺及以呪殺或破決湖池焚燒山野噉獵漁捕或因風放火飛鷹放犬惱害一切如是

等罪今悉懺悔或以檻涼坑撥杈戟弓弩彈射飛鳥走獸之類或以罟網罾釣捺澆水性魚鼈鼉鼉蝦蛄螺蚌濕居之屬使水陸空行藏竄無地或畜養雞猪牛羊犬豕鵝鴨之屬自供庖廚或貨他宰殺使其哀聲未盡毛羽脫落鱗甲傷毀身首分離骨肉消碎剝裂屠割炮燒煮炙焚毒酸切橫加無辜但使一時之快口得味甚寡不過三寸舌根而已然其罪報殃累永劫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復與師相伐疆場交爭兩陣相向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閹殺歡喜或習屠儉貨為刑戮烹宰他命行於不忍或恣暴怒揮戈舞刃或斬或刺或推着坑塹或以水沉溺或塞穴壞巢或土石礎礮或以車馬雷轆踐踏一切衆生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
 來至于今日或墮胎破卵毒藥蠱道傷殺衆
 生墾土掘地種植田園養蠶煮繭傷殺滋甚
 或打撲蚊蚋搯齒蚤虱或燒除糞掃開決溝
 渠枉害一切或噉果實或用穀米或用菜茹
 橫殺衆生或然樵薪或露燈燭燒諸蟲類或
 取醬醋不先搖動或瀉湯水澆殺蟲蟻如是
 乃至行住坐卧四威儀中恒常傷殺飛空着
 地微細衆生凡夫識暗不覺不知今日發露
 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以鞭
 杖枷鎖桁械壓拉拷掠打擲手脚蹴踏拘縛
 籠繫斷絕水穀如是種種諸惡方便苦惱衆
 生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願承是懺悔殺害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
 得金剛身壽命無窮永離怨憎無殺害想於

地二

諸衆生得一子地若見危難急厄之者不惜
 身命方便救脫然後爲說微妙正法使諸衆
 生覩形見影皆蒙安樂聞名聽聲恐怖悉除
 我今稽顙歸依於佛

- 南無毗盧遮那佛
-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 南無阿彌陀佛
- 南無彌勒佛
-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 南無龍自在王佛
- 南無寶勝佛
-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 南無袞染幢佛
- 南無師子吼佛
-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甲等次懺劫盜之業
經中說言若物屬他他所守護於此物中一
草一葉不與不取何況竊盜但自衆生唯見
現在利故以種種不道而取致使未來受此
殃累是故經言劫盜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
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牛馬驢騾駱駝
等形以其所有身力血肉償他宿債若生人
中爲他奴婢衣不蔽形食不充口貧寒困苦
人理殆盡劫盜既有如是苦報是故今日至
誠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

日或盜他財寶興刃強奪或自奮身逼迫而
取或恃公威或假勢力高桁大械枉壓良善
吞納姦貨拷直爲曲爲此因緣身罹憲網或
任邪治領他財物侵公益私侵私益公損彼
利此損此利彼割他自饒口與心吝或竊沒
租估偷渡關津私匿公課藏隱使役如是等
罪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是
佛法僧物不與而取或經像物或治塔寺物
或供養常住僧物或擬招提僧物或盜取誤
用特勢不還或自借或貸人或復換貸漏忘
或三寶物混亂雜用或以衆物穀米樵薪鹽
豉醬醋菜茹果實錢帛竹木繒綵幡蓋香華
油燭隨情逐意或自用或與人或摘佛華果
用僧髮物因三寶財物私自利已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今日慚愧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

來至于今日或作周旋朋友師僧同學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共住同止百一所須更相欺調或於鄉隣比近移籬拓墻侵他地宅改標易相虜掠資財包占田園因公託私奪人邸店及以屯野如是等罪今悉懺悔又復無始如二以來或攻城破邑燒村壞柵偷賣良民誘他奴婢或復枉壓無罪之人使其形殂血刃身被徒鎖家緣破散骨肉生離分張異域生死隔絕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商估博貨邸店市易輕秤小斗減割尺寸盜竊分銖欺調圭合以麤易好以短換長欺巧百端希望毫利如是等罪今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穿窬墻壁斷道抄掠抵捍債息負情違要面欺心取或非道陵奪鬼神禽畜四生之物或假託

十一

十一

卜相取人財寶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厭無足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不可說盡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聖眾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劫盜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得如意寶常雨七珍上妙衣服百味甘饌種種湯藥隨其所須應念即至一切眾生無偷奪想皆能少欲知足不耽不染常樂惠施行給濟道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迴向滿足檀波羅蜜某甲等次復懺悔貪愛之罪經中說言但為欲故闢在癡獄沒生死河莫知能出眾生為是五欲因緣從昔以來流轉生死一切眾生歷劫生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毗富羅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復過於此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如四海水是故說言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

生死貪愛爲本所以經言姪欲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鴿雀鴛鴦等身若在人中妻不貞良得不隨意眷屬姪欲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某甲等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偷人妻妾奪他婦女侵陵貞潔汗比丘尼破他梵行逼迫不道濁心邪視言語嘲調或復恥他門戶汗賢善名或於男子五種人所起不淨行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姪欲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自然化生不由胞胎清淨皎潔相好光明六情開朗聰利明達了悟恩愛猶如桎梏觀彼六塵如幻如化於五欲境決定厭離乃至夢中不起邪想內外因緣永不能動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有已懺悔身三業竟今當次第懺悔口四惡業經中說言口業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鴿鷓鴣鳥形聞其聲者無不憎惡若生人中口氣常臭有所言說人不信受眷屬不和常好鬪諍口業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志誠歸依三寶皆悉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惡口業於四生六道造種種罪出言麤獷發語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懷瞋怒罵詈毀辱猥褻穢惡無所不至使彼銜恨終身不忘連禍結讎無有窮已十二又或怨黷天地訶責鬼神貶斥聖賢誣汗良善如是惡口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妄語業作種種罪意中希求名譽利養匿情變詐昧心厚顏指

有言空指空言有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
不聞不聞言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作言不
作不作言作欺調賢聖誑惑世人至於父子
君臣親戚朋舊有所談說未嘗誠實致使他
人誤加聽信亡家敗國咸此由之或假妖幻
每自稱讚謂得四禪四無色定安那般那十
六行觀得須陀洹至阿羅漢得辟支佛不退
菩薩天來龍來鬼來神來旋風土鬼皆至我
所顯異惑眾求其恭敬四事供養如是妄語
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
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綺語業作種種罪
言辭華靡翰墨艷麗文過飾非巧作歌曲形
容妖冶模寫姪態使中下之流動心失性耽
荒酒色不能自返或恣任私讎忘其公議使
彼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強作篇章文致其惡

後世披覽遂以爲然今其抱恨重泉無所明
白如是綺語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
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兩舌
業作種種罪面譽背毀巧語百端向彼說此
向此說彼唯知利己不顧害他讓間君臣誣
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夫妻生離親
戚踈曠師資恩喪朋友道絕至於交扇二國
渝盟失歡結怨連兵傷殺百姓如是兩舌所
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
聖眾發露求哀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
悔口四惡業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具八音聲
得四辯才常說和合利益之語其聲清雅一
切樂聞善解眾生方俗言語若有所說應時
應根令彼聽者即得解悟超凡入聖開發慧
眼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慈悲水懺法卷下

馳三

一切諸佛愍念眾生為說水懺道場總法今當歸命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袞袞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已懺身三口四竟次復

懺悔佛法僧間一切諸障經中佛說人身難

得佛法難聞眾僧難值信心難生六根難具

善友難得而今相與宿植善根得此人身六

根完具又值善友得聞正法於其中間復各

不能盡心精勤恐於未來長溺萬苦無有出

期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

始以來至于今日常以無明覆心煩惱障意

見佛形像不能盡心恭敬輕蔑眾僧殘害善

友破塔毀寺焚燒經像出佛身血或自處華

堂安置尊像卑猥之處使煙薰日曝風吹雨

露塵土汗盆雀鼠毀壞共住同宿曾無禮敬
或裸露像前初不嚴飾遮掩燈燭關閉殿宇
障佛光明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
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於法間以不淨手
把捉經卷或臨經書非法俗語或安置牀頭
坐起不敬或關閉箱篋蟲蠹朽爛或首軸脫
落部帙失次或挽脫漏悞紙墨破裂自不修
習不肯流傳如是等罪今日志誠皆悉懺悔
或眠地聽經仰卧讀誦高聲語笑亂他聽法
或邪解佛語僻說聖意非法說法說非法
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或
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綺
飾文詞安置已典或為利養名譽恭敬為人
說法無道德心求法師過而為論義非理彈
擊不為長解求出世法或輕慢佛語尊重邪

卷三

二

教毀皆大乘讚聲聞道如是等罪無量無邊
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於僧
間有障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害發無上菩提
心人斷滅佛種使聖道不行或剝脫道人鞭
拷沙門楚撻驅使苦言加謗或破淨戒及破
威儀或勸他人捨於八正受行五法或假託
形儀闕竊常住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裸露
身形輕衣僮僕在經像前不淨腳履踏上殿
塔或著屣屐入僧伽藍涕唾堂房汗佛僧地
乘車策馬排揆寺舍凡如是等於三寶間所
起罪障無量無邊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
聖眾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佛法僧間所有
罪障生生世世常值三寶尊仰恭敬無有厭
倦天繒妙綵眾寶纓絡百千伎樂珍異名香
華果鮮明盡世所有常以供養若有成佛光

卷三

三

往勸請開甘露門若入涅槃願我常得獻最後供於衆僧中修六和敬得自在力興隆三寶上弘佛道下化衆生如上所說於三寶間輕重諸罪皆已懺悔其餘諸惡今當次第更復懺悔經中佛說有二種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又云有二種白法能爲衆生滅除衆障一者慚自不作惡二者愧不令他作有慚愧者可名爲人若不慚愧與諸禽獸不相異也是故今日至誠歸依於佛如法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信邪倒見殺害衆生解奏魑魅魍魎鬼神欲希延年終不能得或妄言見鬼假稱神語如是等罪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行動傲誕自高自大或恃種姓輕慢一切以貴輕賤用強陵弱或飲酒鬪亂不避親疎憎

醉終日不識尊卑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嗜飲食無有期度或食生鱸或噉五辛薰穢經像排揆淨衆縱心恣意不知限極踈遠善人狎近惡友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貢高矯假偃蹇自用跋扈抵揆不識人情自是也非希望僥倖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臨財無讓不廉不恥屠肉沽酒欺誑自活或出入息利計時賣日聚積慳尅貪求無厭受人供養不慚不愧或無戒德空納信施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捶打奴婢驅使僮僕不問飢渴不問寒暑或伐撤橋梁杜絕行路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放逸自恣無記散亂擣菹圍碁群會屯聚飲食酒肉更相擾餞無趣談話論說天下從年竟歲空喪天日初中後夜禪誦不修懈怠懶惰尸卧終日於六念處心不經理見他

勝事便生嫉妬心懷恠毒備起煩惱致使諸
惡猛風吹罪薪火常以熾然無有休息三業
微善一切俱焚善法既盡爲一闡提墮大地
獄無有出期是故今日至禱稽顙向十方三
寶皆悉懺悔上來所有一切衆罪若輕若重
若麤若細若自作若教他作若隨喜作若以
勢力逼迫令作如是乃至讚歎行惡法者今
日志誠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一切諸惡所
生功德生生世世慈和忠孝謙卑忍辱知廉
識恥先意問訊循良正謹清潔義讓遠離惡
友常遇善緣收攝六情守護三業捍勞忍苦
心不退沒立菩提志不負衆生發願已歸命
禮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

五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向來已懺悔煩惱障已

懺悔業障所餘報障今當次第披陳懺悔經中說言業報至時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唯有懺悔力乃能得除滅何以知然釋提桓因五衰相見恐懼切心歸誠三寶五相即滅得延天年如是等比經教所明其事非一故知懺悔實能滅禍但凡夫之人若不值善友導則靡惡而不造致使大命將盡臨窮之際地獄惡相皆現在前當爾之時悔懼交至不預修善臨窮方悔悔之於後將何及乎殃禍異處宿預嚴待當獨趣入到地獄所但得前行入於火鑊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如此之時欲求一禮一懺豈可復得衆等莫自恃盛年財寶勢力懶惰懈怠放逸自恣死苦一至無間老少貧富貴賤皆悉摩滅奄忽而至不令人知夫人命無

常喻如朝露^三出息雖存入息難保云何忽此而不懺悔但五天使者既來無常殺鬼卒至盛年壯色無得免者當爾之時華堂邃宇何關人事高車大馬豈得自隨妻子眷屬非復我親七珍寶飾乃爲他玩以此而言世間果報皆爲幻化天上雖樂會歸敗壞壽盡竟遊墮落三塗是故佛語須跋陀言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處命終還作畜生道中飛狸之身況復餘者故知未登聖果已還皆應輪轉備經惡趣如不謹慎忽爾一朝親嬰斯事將不悔哉如今被罪行詣公門已是小苦情地悼惶眷屬恐懼求救百端地獄衆苦比於此者百千萬倍不得爲喻衆等相與塵劫以來罪若須彌云何聞此安然不畏不驚不恐今此精神復嬰斯苦實

為可痛是故志誠求哀懺悔某甲等從無始
以來至于今日所有報障然其重者第一唯
有阿鼻地獄如經所明今當略說其相此獄
周匝有七重鐵城復有七重鐵網羅覆其上
下有七重鐵刀為林無量猛火縱廣八萬四
千由旬罪人之身徧滿其中罪業因緣不相
妨礙上火徹下下火徹上東西南北通徹交
過如魚在鐵脂膏皆盡此中罪苦亦復如是
其城四門有四大銅狗其身縱廣四千由旬
牙爪鋒長眼如掣電復有無量鐵背諸鳥奮
翼飛騰噉罪人肉牛頭獄卒形如羅刹而有
九尾尾如鐵叉復有九頭頭上十八角角有
六十四眼一一眼中皆悉迸出諸熱鐵丸燒
罪人肉然其一瞋一怒哮吼之時聲如霹靂
復有無量無邊刀輪空中而下從罪人頂入

從足而出於是罪人痛徹骨髓苦切肝心如
是經無數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等報
今日皆悉稽顙慚愧懺悔次復懺悔刀山劍
樹地獄身首脫落罪報懺悔鑊湯爐炭地獄
燒煮罪報懺悔鐵床銅柱地獄焦然罪報懺
悔刀輪火車地獄劈礮罪報懺悔拔舌犁耕
地獄楚痛罪報懺悔吞鐵九烱銅灌口地
獄五內消爛罪報懺悔鐵磨地獄骨肉灰粉
罪報懺悔黑繩地獄肢節分離罪報懺悔灰
河沸屎地獄惱悶罪報懺悔鹹水寒冰地獄
皮膚拆裂裸凍罪報懺悔豺狼鷹犬地獄更
相殘害罪報懺悔刀兵距爪地獄更相搏撮
斫刺罪報懺悔火坑地獄炮炙罪報懺悔兩
石相磕地獄形骸碎破罪報懺悔衆合黑耳
地獄解剔罪報懺悔闇冥肉山地獄斬剝罪

報懺悔鋸解釘身地獄斷截罪報懺悔鐵棒
 倒懸地獄屠割罪報懺悔焦熱叫喚地獄煩
 冤罪報懺悔大小鐵圍山間長夜冥冥不識
 三光罪報懺悔阿波波地獄阿婆婆地獄阿
 吒吒地獄阿羅羅地獄如是八寒八熱一切

三

諸地獄中復有八萬四千鬲子地獄以為眷
 屬此中罪苦炮煮楚痛剝皮刷肉削骨打髓
 抽腸拔肺無量諸苦不可聞不可說南無佛
 今日在此中者或是我等無始以來經生父
 母一切眷屬我等與彼命終之後或當復墮
 如此獄中今日洗心懇禱叩頭稽顙向十方
 佛大地菩薩求哀懺悔令此一切罪報畢竟
 消滅願承是懺悔地獄等報所生功德即時
 破壞阿鼻鐵城悉為淨土無惡道名其餘地
 獄一切苦具轉為樂緣刀山劔樹變成寶林

鑊湯爐炭蓮華化生牛頭獄卒除捨暴虐皆
 起慈悲無有惡念地獄衆生得離苦果更不
 造因等受安樂如第三禪一時俱發無上道
 心懺悔已志心信禮常住三寶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三

南無寶勝佛

九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袞袞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已懺地獄報竟今當復
次懺悔三惡道報經中佛說多欲之人多求
利故苦惱亦多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以為
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猶不稱意但世間人
忽有急難便能捨財不計多少而不知此身
臨於三塗深坑之上息不還便應墮落忽
有知識勸營功德令修未來善法資糧執此
慳心無肯作理夫如是者極為愚惑何以故
爾經中佛說生時不費一文而來死亦不持
一文而去苦身積聚為之憂惱於已無益徒

為他有無善可恃無德可怙致死命終墜諸
惡道是故今日歸命三寶至誠懺悔次復懺
悔畜生道中無所識知罪報懺悔畜生道中
負重牽犁償他宿債罪報懺悔畜生道中不
得自在為他斫刺屠割罪報懺悔畜生道中
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罪報懺悔畜生道中身
諸毛羽鱗甲之內為諸小蟲之所啖食罪報
如是畜生道中有無量罪報今日至誠皆悉
懺悔次復懺悔餓鬼道中長受飢渴百千萬
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罪報懺悔餓鬼食噉
膿血糞穢罪報懺悔餓鬼動身之時一切肢
節火然罪報懺悔餓鬼腹大咽小罪報如是
餓鬼道中無量苦報今日稽顙求哀皆悉懺
悔次復懺悔一切鬼神脩羅道中諛諂僞詐
罪報懺悔鬼神道中擔沙負石填河塞海罪

報懺悔鬼神羅刹鳩槃荼諸惡鬼神生噉血肉受此醜陋罪報如是鬼神道中無量無邊一切罪報今日稽顙向十方佛大地菩薩求哀懺悔悉令消滅願承是懺悔畜生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滅愚癡垢自識業緣智慧明照斷惡道身願以懺悔餓鬼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永離慳貪飢渴之苦常飡甘露解脫之味願以懺悔鬼神脩羅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質直無諂離邪命因除醜陋果福利人天願從今以去乃至道場決定不受四惡道報唯除大悲為衆生故以誓願力處之無狀已懺三塗等報今當復次稽懇懺悔人天餘報相與稟此閻浮壽命雖曰百年滿者無幾於其中間盛年天枉其數無量但有衆苦煎迫心形愁憂恐怯未曾暫離如此皆

卷三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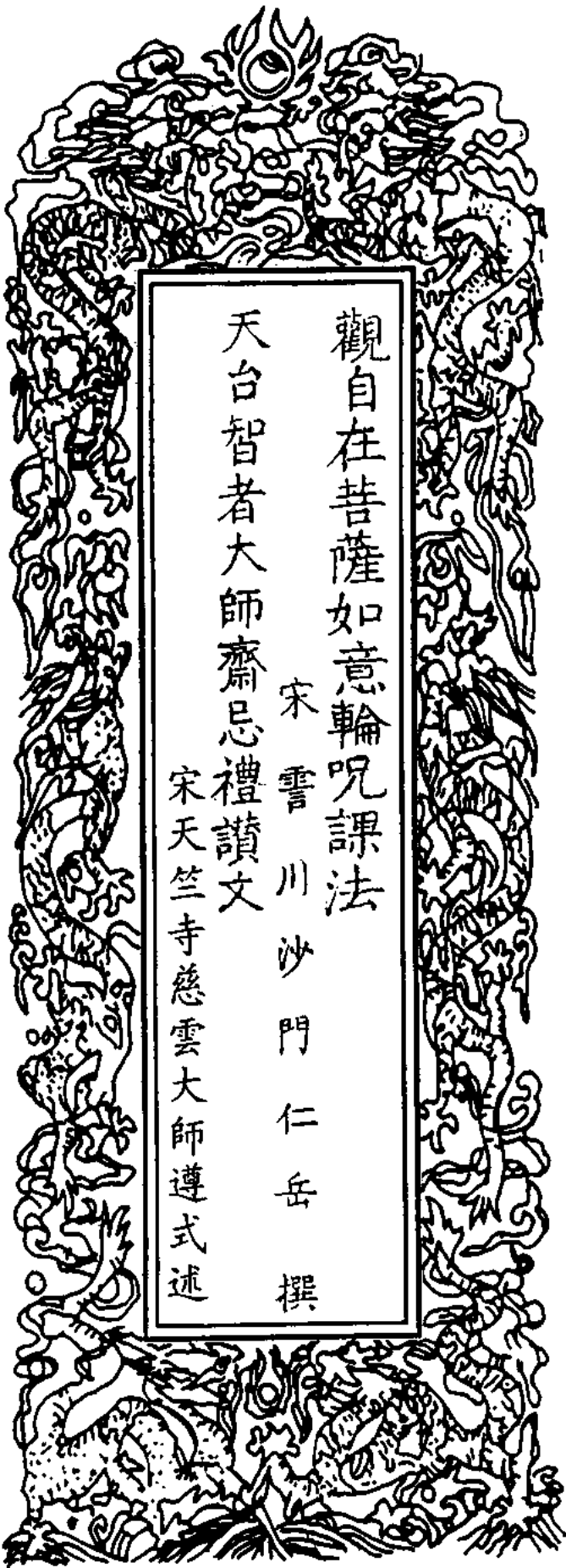
是善根微弱惡業滋多致使現在凡有所爲皆不稱意當知悉是過去已來惡業餘報是故某甲等今當懺悔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有現在及以未來人天之中無量餘報懺悔人間流殃宿對癱殘百病六根不具罪報懺悔人間邊地邪見三惡八難罪報懺悔人間多病消瘦促命天枉罪報懺悔人間六親眷屬不能得常相保守罪報懺悔人間親友凋喪愛別離苦罪報懺悔人間冤家聚會愁憂怖畏罪報懺悔人間水火盜賊刀兵危險驚恐怯弱罪報懺悔人間孤獨困苦流離波迸亡失國土罪報懺悔人間牢獄繫閉幽執側立鞭撻拷楚罪報懺悔人間公私口舌更相羅染更相誣謗罪報懺悔人間惡病連年累月不瘥枕卧床席不能起居罪報懺悔人間

冬瘟夏疫毒癘傷寒罪報懺悔人間賊風腫
滿否塞罪報懺悔人間為諸惡神伺求其便
欲作禍崇罪報懺悔人間鳥鳴百怪飛屍邪
鬼為作妖異罪報懺悔人間為虎豹豺狼水
陸一切諸惡禽獸所傷罪報懺悔人間自縊
自殺罪報懺悔人間投坑赴火自沉自墮罪
報懺悔人間無有威德名聞罪報懺悔人間
衣服資生不能稱心罪報懺悔人間行來出
入有所運為值惡知識為作留難罪報如是
現在未來人天之中無量禍橫災疫厄難衰
惱罪報某甲等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
眾求哀懺悔願皆消滅前已懺悔三業六根
一切煩惱障一切業障四生六道一切報障
今當次第發願回向某甲等願以此懺悔三
障所生功德悉皆回向施與一切眾生俱同

三

十二

懺悔願與一切眾生現生之內身心安樂三
災八難不吉祥事咸悉消除衣食豐饒正信
三寶捨此報身皆得往生極樂世界親覲彌
陀得授記別當來世中見彌勒佛聽聞正法
如教進修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值國
王興隆三寶不生外道邪見之家又願生生
世世在在處處蓮華化生種族尊勝安隱快
樂衣食自然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慈仁
忠孝等心濟物不生一念逆害之心又願生
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為諸佛之所護念能降
魔怨及諸外道與諸菩薩俱會一處菩提道
心相續不斷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興顯
佛法修行大乘分身無量救度眾生直至道
場無有退轉如諸佛菩薩所發誓願所修福
智所行回向我亦如是發願修集回向虛空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

宋 雲川沙門仁岳 撰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宋天竺寺慈雲大師遵式述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一法一禮文

馳四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呪課法并序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呪課法并序

馳四

宋 雲 川 沙 門 仁 岳 撰

隋祖智者說摩訶止觀約四種三昧示諸經
 行法讀者雖衆修者無幾何爲其然乎以人
 根膚淺法味漓薄從師勞於名相事佛懈於
 資熏故十觀成乘五悔助道僅存空言矣予
 切於講習之暇務求課念之益因發經藏得
 如意輪呪凡四本詳其文實同出而異譯也
 一寶又難陀此云覺喜唐天后久視元年譯
 八紙二阿彌真那此云寶思惟中宗神龍二
 年譯七紙三唐天后代三藏法師義淨譯三
 紙四唐天竺三藏法師菩提流志此云覺受

持善可以具二嚴先天竺法師諱遵式常觀
此經知利物之要持愛義淨所譯咒辭易誦
乃鏤板模印詒厥四輩然而淨譯頗略所說
法式但云攝心口誦至於事儀觀想曾未點
受持之際意或缺如今輒采諸文爲之補
助原始洎末總成七科一法式二觀想三禮
讚四持誦五懺願六證驗七釋疑斯皆沿襲
本經使源流之不別放則先制貴箕裘之有
在知罪于我以俟來哲云

法式第一

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苾芻苾芻尼鄔波
 索迦鄔波斯迦發心希求此生現報者當一
 心受持此呪欲受持時不問日月星辰吉凶
 并別修齋戒亦不假洗浴及以淨衣但止攝
 心口誦不懈百千種事所願皆成更無明呪
 能得與此如意呪王勢力齊者乃至日日誦
 一百八遍即見觀自在等實又所譯其數亦
 同乃至七日七夜相續而誦真那譯云應以
 後夜若平明時誦一千八遍乃至每日後夜
 誦三千遍流志譯云每常五更誦一千八十
 遍又云六時時別一千八十遍相續不絕一
 一字誦滿三洛又梵語一洛又此云十萬數又云若比丘
 比丘尼誦一百八遍若男子誦一百六遍若
 女人誦一百三遍若童男誦一百遍若童女

誦九十遍此名課法一切勝事皆獲成就國王
后妃公主宰官四姓所謂各有其數今試議之夫西梵之語或
 五竺國傳流有異中華所譯故三藏師宗本
 不同此唯聖裁難以情測既而正用義淨之
 本請以一百八遍為準所以然者為表破百
 八煩惱為成就百八三昧也又義淨云若通
 一遍如上諸事悉皆遂意又實思惟譯云受
 持之時不須辛苦但誦皆成以此言之設復
 不及一百八遍隨數減之亦應無咎諸本所
 誦時節不同蓋從人根樂欲差別今謂若依
 七日七夜誦者必須六時時別一百八遍如
 大悲經限三七日請觀音限七七日之類是
 也若依每日五更平明時誦者斯為常課其
 數無在苟曰不然云何得滿三洛又豈七日
 之中致茲大數又若不及五更平明時者亦

三

四

自隨意良以後夜爲誥誥且人心清爽故別言之淨譯所以諒適時之寬也按流志本今於晝夜居靜室中面東跏坐想聖觀自在對在目前誦念不亂燒沉水香運心供養恭敬禮拜隨心所辦香華供養而不斷絕應知誦呪之前須於靜室攝心觀想次入道場作禮供養所設形像正須西向亦不作壇當敷牀座以爲三級上級置於法寶即是所持陀羅尼經左安釋迦像右安彌陀像中級唯安觀自在像左右或華或燈下級唯列供具而已儻不能如上敷置但隨常式道場或唯存菩薩像隨分供養雖日不假洗浴淨衣若七日別修用之益善故覺喜譯云若欲聖觀自在現爲願者清淨澡浴抹香塗身著淨衣服等彼經廣明供養請召迎送皆有印呪餘本並

缺今亦不行焉

觀想第二

夫衆生無始唯以昏散障於明靜故塵勞外後道慧內盲八苦之事逼惱而不停二嚴之相窮顛而無取繇是飄流積劫孤露而不自省唯心所招聖人愍之假隱密語詮微妙法教令受持先爲其世間之樂次復其如來之性諄諄然若螺蠃之祝螟蛉也其有口誦復加心觀不亦速哉流志譯云若真成就此陀羅尼最勝法者於一切處若食不食若淨不淨一心觀想聖觀自在相好圓滿如日初出光明晃曜誦斯陀羅尼無有妄念常持不間一無過犯則得菩薩現金色身除諸障垢神力加被心所求願皆悉滿足真那譯云誦念之時當憶念觀世音菩薩求作依怙然則心

口相應念誦雙運受持之至矣但初心馳散攝之爲難故於靜室趺坐先觀聖相經文既略今助顯之且菩薩本證妙覺號正法明迹居補處名觀自在本迹雖殊莫不皆隨真如之體起應化之用其體如鑑其用如像是故真不自應應之在機亦猶鑑不自像像之在形耳復次機有勝劣應有大小應之大者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如十六觀經應之小者於一切處身同衆生大應現于極樂而小應遊諸穢土而經云菩薩所居補怛羅山者即示此土遊止之處也今創心修觀心想羸劣當觀小應其相何如準流志譯畫觀自在像今畫三十二葉開敷蓮華於華臺上畫如意輪聖觀自在菩薩面西結加趺坐顏貌熙怡身金色相首戴寶冠有化佛菩薩左手執開

敷華當其臺上畫如意寶珠右手作說法相天妙衣服珠璫環釧七寶瓔珞種種莊嚴身放衆光修者依此聖相繫念觀察當知此相從心想生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相及心元是觀音妙淨明體空華即假本無即空妙體即中三諦圓融非一非異不可得而思議也非唯聖相如是抑亦說法皆然良由衆生性具諸法故能隨緣發生菩薩修證諸法故能普門示現諸法雖異空中是同若唯異非同則失感應之理若唯同非異則失感應之事失於理者如冰炭之不可合也失於事者如谷響之不能召也事理既備感應乃成又復須知三諦之法即是明呪所詮之義故義淨譯爲無障礙觀自在蓮華如意寶輪王陀羅尼言無障礙者即菩薩具三諦之智無三惑

之礙也觀自在者用此之智觀乎衆生而得自在也斯蓋以能說之人命所說之呪耳蓮華者生而有實譬法身德本來具足如意者珠也經云雨妙瓊寶猶如意樹如意寶珠譬解脫德能生諸法寶輪者有摧伏之力譬般若德能破諸法又蓮華出水離染清淨譬般若其萼芳馨譬解脫珠體本圓譬法身其色瑩潔喻般若輪體是寶如法身其用旋轉如解脫以此三種各有三義取譬三德舉一具三言三即一由詮此義統攝諸法超勝一切故稱爲王遮九界之惡持佛界之善故名陀羅尼又實又譯爲祕密藏神呪苟非三德三諦之法安受斯名乎菩薩自行唯在空中化他從假赴物衆生於假受化化極亦唯空中故起信論云若離業識則無見相以諸佛法

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略辯如此若欲委知行相當尋玉泉止觀禮讚第三

道場供養并禮懺等各有一遍想之法備在國清百錄補助儀修者預習略事無缺

一切恭敬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禮已長

燒我今如法嚴持香華供養十方無邊法界

香諸佛世尊十二部經三乘聖衆執爐捧華運

云供養已一切恭敬起禮一拜

如來藏中 有真法寶 隨衆生性

感而遂通 大悲大士 聖觀自在

所說明呪 號如意輪 悉令滅除

無量苦厄 亦能成就 一切所求

是故釋迦 慇懃讚揚 諸陀羅尼

無爲等者

陳意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世界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無障礙自在蓮華如意寶輪王陀羅尼

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十二部經

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圓滿意願明王諸大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三乘聖眾

若七日別修初日早晨必須致請當於讚述
前長跪燒香逐位三唱唱已作禮其辭唯改
頂禮為奉請然後更加一位云一心奉請大
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等持明仙王一切
仙眾此位
唯俗人拜

持誦第四

禮已長跪先一人舉經次同聲
誦呪未後結經還令首者然此

呪法亦可冥默而誦故真那本
今唇內誦之流志本令舍藥特
誦

經云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有大陀

羅尼明呪所謂無障礙觀自在蓮華如意寶

輪王第一希有能於一切所求之事隨心饒

益皆得成就世尊大慈聽我說者我當承佛

威力施與眾牛乃至世尊讚菩薩言如是如

是汝能悲愍諸有情類我加護汝菩薩既蒙

佛許悲願盈懷即於佛前而說呪曰

南無佛馱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南無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具大悲心者 怛

姪他 唵 斫羯羅伐底 震多末尼 莫

訶鉢蹬謎 嚕嚕嚕嚕 底瑟佗丑家 篇市

切 擺阿羯利沙也 吽 發沙訶此名根 唵

鉢蹋摩 震多末尼 篇擺吽此名大 唵

跋喇陀

鉢盂

多早誦此名

爾時觀自在菩薩說是陀羅尼已大地六種
震動天龍藥叉捷闍婆等諸有宮殿亦皆旋
轉迷惑所依一切惡魔為障礙者見自宮殿
皆悉焰起無不驚怖乃至於地獄中受苦眾

生皆悉離苦得生天上

按流志本菩薩白佛時長跪合掌至說

時還坐本座又令侍者結加趺坐想觀自在
誦此陀羅尼呪今於舉經之後未可接聲便
誦即就聖前整衣加趺坐如安禪貌然後誦
之數滿徐起再跪結經若復六時不能久坐
當較其數於禮懺外續之

懺願第五

號四

四譯經文皆先除罪障次滿願
求故懺悔後即發願也從結經
已作禮長跪
燒香運想

普為四恩三有法界眾生悉願斷除三障歸

命懺悔

一拜後跪運
送順十心

至心懺悔我比丘

某甲

歸命十方常住三寶

釋迦牟尼阿彌陀佛聖觀自在具大悲者願
起哀憐為作明證我為法界一切眾生無始
心性如摩尼寶自體清淨神用本然為諸如
來同一祕藏妄想流動幻有輪迴於生死中
受諸熱惱所謂過現造積四重五逆十惡之

業當墮阿鼻地獄之苦以惡業故現身所纏
一切疾病種種災厄廣如經說諸惡因緣今
奉大悲聖觀自在教我誦持如意寶輪令得
滅除如是罪障百千種事所願皆成惟願菩
薩受我懺悔從我所求施與摩尼雨諸珍寶
世及出世福慧資糧皆使隨心無不充足乃
至盡其形壽不入胞胎蓮華化生極樂世界
見阿彌陀佛觀自在菩薩真實色身聞妙法
音證圓通性然後普門示現饒益有情盡出
塵勞同成種智

號四

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三說或一說已右旋道場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如意輪陀羅尼 南無觀自在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圓滿願一切菩薩

摩訶薩 或三稱或七稱旋遶佛前三
匝已立佛前三自歸依而退

自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

證驗第六

經云先當除諸罪障次能成就一切事業亦

能消除受無間獄五逆重罪 流志本云過罪
造積四重五逆

十惡罪障應墮阿鼻地獄之者悉能消除
若見種種諸大善夢當知此是罪滅之相亦

能殄滅一切病苦一切重業諸有熱病或晝

或夜或一日瘡乃至四日瘡風黃痰癢三焦

嬰纏如是病等誦呪便差若有他人魘魅蠱

毒悉皆消滅無復遺餘假使一切癰癭惡瘡

疥癩疽癰周徧其身并及眼耳鼻舌唇口牙

齒咽喉頂惱胃脇心腹腰背脚手頭面等痛

肢節煩疼半身不隨腹脹塊滿飲食不消從

頭至足但是疾苦無不痊除若有藥叉羅刹

毗那夜迦惡魔鬼神諸行惡者皆不得便亦

無刀杖兵箭水火惡毒惡風雨雹怨賊劫盜

能及其身亦無王賊無有橫死來相侵害諸

惡夢想魃蛇蝮蝎守宮百足及以蜘蛛諸惡

毒獸虎狼獅子悉不能害兵戈戰陣皆得勝

利若有諍訟亦得和解若誦一徧如上諸事

悉皆遂意若日日誦一百八徧即見觀自在

菩薩告言善男子汝等勿怖欲求何願一切

施汝阿彌陀佛自現其身亦是極樂世界種

第四

十

種莊嚴如經廣說并見極樂世界諸菩薩衆亦見十方一切諸佛亦見觀自在菩薩所居之處補怛那山即得自身清淨常爲諸王公卿宰輔恭敬供養衆人愛敬所生之處不入母胎蓮華化生衆相具足在所生處常得宿命始從今日乃至成佛不墮惡道常生佛前

流志本於後復云是祕密如意輪陀羅尼復有二法一在世間二出世間言世間者所謂富貴貨財勢力威德皆得成就言出世間者所謂福德慧解資糧莊嚴悲心增長濟苦有情衆人愛敬乃至欲證此祕密三昧耶者當自祕持勿妄宣說

釋疑第七

疑者曰觀音所說諸陀羅尼皆遮極惡盡持妙善馥瞻蔔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何故經云更無明呪與此如意呪王勢力齊者釋曰法有權實教有抑揚蓋言小乘三藏大乘初門及歷別所談斯等明呪不能齊於圓頓呪

王也何以明之如法華普門品云受持觀世音名號爲彼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智者解云圓人唯一偏人則多格六十二億偏菩薩等一圓菩薩也以彼例此人法雖異義旨攸同問流志所譯廣明壇法分爲二院內院當中心畫如意輪觀自在東面畫圓滿意願明王北面畫大勢至等外院東面畫天帝釋左右畫諸天衆等今不依之而於道場但安法寶并釋迦彌陀觀音之像將無返經之過歟答壇法本爲呪三種藥一佩藥二含藥三服藥令世人民見聞歡喜而相愛敬獲大勝願當候太陰太陽蝕時預二七日於閑靜處築之乃至畫諸形像而爲供養今既藥法不行所以壇法亦寢況彼經前自云不假占擇日月吉凶亦不作壇故此

廢之非為過也如請觀音經中本無道場儀式國清百錄令安佛像南向菩薩像東向斯出智者之神襟耳今經菩薩既須面西則依百錄不便于所敷置非可以也蓋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故置之上級釋迦為娑婆之主彌陀為觀音之師故左右焉菩薩居次級之中亦不失其正也倘有方法異於見者當擇善從之問證驗中既能殄滅一切病苦成就一切事業今或親受持積年而無所驗者何耶答機有親踈障有輕重機親者心急加以觀慧機踈者心緩或唯讀誦定業障重不定障輕機障對論大約則有四類差別經云若誦一徧如上諸事悉皆遂意者此就機親障輕者言之亦誘進之辭也若乃機踈障重纔方讀誦便責感應何其謬哉古語云土性勝水

拘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理必然矣又以滅惡例乎生善亦由宿植深淺對於現機親踈致使休應遲速之異也是知聖無虛授授於可受者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但勤誦習功至自驗何芥蒂於曾臆乎先民有以吉凶禍福在德不在命或曰在命不在德公孫弘謂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文武積德以王天下此在德也公孫弘對武帝策臣聞堯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謂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矣見漢本紀劉孝標謂仲由厲節不能息其結纓商臣殺逆盛業光於後嗣此在命也命論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蒯聵以戈擊子路割其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言冠其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詳見史記本斯皆偏一之見豈謂通方之說苟迷三世因緣生

紀四

十二

法又何異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今之人亦有見積德而無驗惟賦命而是聽固執美惡之運周而必復天數定矣詎假念聖人誦神呪為之移易乎又謂積德在心焉用事行凡厥求福則曰吾禱久矣吁挾邪距正蒙

已蔽物未習滋甚其將奈何且陰陽之流示

灾福之運俾人禳祈齊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柝寢栢寢宮

名謂晏子曰此其以真可禳否晏子曰使福可祈而來灾亦可禳而去也見史記齊世家

以慎咎悔若其天數不可逃聖人不能救何

故宋景一言法星三徙法星熒惑也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

馳

十三

心經星也屬宋之分野景公憂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謂占候其經度果彼三舍舍行七里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見史記宋世家補註熒惑退舍又見呂氏春秋柳子厚真符詩云宋之君王謨免刑戮於麾下南中云齊以法星壽

王謨免刑戮於麾下南中云齊王玄謨性

營貨財時制輔國將軍蕭斌比侵玄謨為前鋒玄謨貨一定布責八百利以此頗失士人之心毫下散亡略盡斌將斬之沈慶之因諫乃止初將見斬玄謨夢人令念觀世音經千遍當得免既覺念之旦得千遍明日徐義脫

為洛陽令前志昭然安可不信若言吾禱久矣請

以近事驗于感應夫仁義不行奸諂斯作人

倫尚遠天道奚從至於款附勢權則靡辭折

節苟合富貴則無憚足恭由此觀之何禱於

人而不禱於佛乎縱是內有實德亦須外假

熏修何必土梗其身木舌其口然後為道哉

故菩薩之行有緣因焉有了因焉了謂正觀

智德之基也緣謂助道福德之本也如是二

因譬車輪不可單運鳥翅不可隻飛課法所

以先觀想次禮誦等庶兩全矣經云惟須深

信不得生疑故因撰錄聊此伸釋願諸聞見
終身誦之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宋天台東掖山沙門遵式集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馳五

宋天台東掖山沙門遵式集

緣起第一 若見於正修前無緣起等五意者並非正本

問曰事儀已載百錄觀慧復指餘文於是二途更何所補答今觀事儀既出舊經識師語約百錄一準亦無別立行用之際遲迴之事不免數四且散灑一法經云別以種種美味供施於我散灑諸方爾時當誦如是章句尋此一丈難曉者四一闕別明奉飲食供施天女二闕分灑散別施諸神三闕明散食處所四誦呪時節似未次第準淨師新譯唯闕今第三明散食處餘甚分曉新云亦以香華及諸飲食供養我像復持飲食散擲餘方施諸神等誦呪之語亦復別出先令禮佛後即誦呪而云召請不云於散洒時誦觀此新文有

補舊式若爾百錄令別釘一盤擬散諸方此與新經宛如符契何謂亦無別立答初雖似分後至散洒復依經文便令誦呪又成難了何者呪本召喚天女祇可兼於徒黨若令散食處誦則成但召徒屬縱云同時誦者復闕明處若道場內布散飲食大有不便若異處散同時誦呪又成不可況復誦呪時節亦應不爾必先持呪通召主伴令至道場後奉飲食必須異處又今時行事多將此法準同法華方等初日已後廢請三寶直爾誦呪甚闕次第又百錄不出五悔後人濫用今並補助非徒然也

按文開章以定銓次第二

百錄事儀文雖甚約細尋其意開為十科但闕五悔一爾云何為十一者嚴治淨室二者

清淨三業三者香華供養四者召請持呪五者讚歎述意六者稱名奉供七者禮敬三寶八者修行五悔九者旋繞自歸十者唱誦經典與百錄開合銓次略異對尋可了但五悔今依滅業障品安之第五但云述建懺意略無讚歎今準餘行法用新經四王讚安之方等法華皆有坐禪此文但令唱誦信有深意弗敢移易若爾不安五悔亦有意耶答此應不例但是文略或云專誦至懺悔品便為悔者亦應不爾合部滅障品一一悔前皆具敬儀然後陳露知須別安也

別明禮請灑散二法第三

應知此法同請觀音以請為行七日六時須番禮請百錄方等儀及法華三昧皆結云於後六時略去請佛餘九法悉行無異唯請

觀音及金光明文無此結又尋新經大辯
 堅牢散脂等咒法之儀皆專以請召為門況
 天女品云為我每日三時稱三寶名實言邀
 請大吉祥天乃至誦持神呪請召我時我聞
 神呪請召我已即至其所日三既爾夜三準
 知況後文云及於晡後誦持前呪希望我至
 請義明矣徃徃觀音行儀無識之者亦欲廢
 請此大不知所以也今此但束略百錄請文
 都為五位祇是開合故非刪削所以合者為
 朝營飲食易及過中餘時廣請亦應無在請
 觀音無此不應輒略二明灑散者理須道場馳五
 外別置淨地或作小壇香汁徧灑務令嚴潔
 以物承足身立於中旋轉四散食盡為度問
 此出何文答百錄兩經皆不云耳此以意裁
 務在生善諒亦無咎俟見他文即依改貫非

晚也
 略明能請及所求離過第四
 準請觀音三義一為自故請二為他故請三
 護正法故請今品準意正在護法即天王護
 經第三以福資請說及以聽者通論亦應具
 三經云當為己身及諸眾生即自他也廣令
 流布是妙經典即護法也皆本品文耳又新
 本云汝能流布是經自他俱益此明文也自
 請復三一延請二祈請三願請此配三業成
 機品云洗浴其身禮拜供養身業延請也誦
 呪召我即口業祈請也至誠發願即意業願
 請也為他護法三業亦爾延請復三標心約
 行證請標心謂域意祈求專誠則感新本云
 實言邀請發所求願約行者謂雖不標心其
 人三業淳淨大聖自然應之品云我當終身

不遠是人證請者鬼神品云若入是經即入法性即於是典金光明中而得見我釋迦牟尼延請既爾祈願亦然此三業之機十界衆生二嚴未滿爲他護法咸須致請二明所求離過者問曰百錄云金光明懺法但應折意悔罪那忽有求答其理實然但由行法事出此品以吉祥爲主故品意復是福資說聽品內之文多明財寶少說懺悔唯新本云供養諸佛自陳其罪迴向發願等然復品明增長財物因是之故多招諂附欲免斯過故示所求也今作二意一者若直懺淨心不餘圖專依事理一心精進若取相若觀空意期滅罪此非所論也二者若爲護法及請說因緣標心所求行者須精識其過復有二意一者約三請示起過處謂行證二請必無諂詐諂則

非行自不成感唯標心作法者事有真僞過則生焉二者正約標心揀過復二初略約三義顯正次反此出過言正三者一約能請之機謂真欲通經若請者若說者若聽者隨有所乏法流斯壅標心指事七日虔祈欲假天資固宜遠過請必須實說必須了聽必須勤餘非能感也二約能應之聖即吉祥大天天心不欺果有實語雖不謀而應而毫釐不濫真機一扣妙應遂通爾三約與財之意意在潤其處而致請充其乏而益說給其資而久聽經云是說法者我當供給令心安住晝夜歡樂正念思惟分別深義請者及聽準此可知故非庸昏之徒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天與其財也次出過者反前可知更復略說且出家之子尚不應求事戒世禪及二乘智慧豈

容全不資道專為養軀諂附行儀竊規財利
 設遂多畜自犯嚴科不淨八財招苦三惡供
 養既無福應五百問云尚不免地獄何況得福施設竟自空
 為擬欲感天恐應無日二則天佑有德不祐
 無道畜財毀戒天捨人譏徒欲虔祈逾近逾
 遠尚令大鬼掃迹寧得慕天衛身天乎無親
 唯德是輔豈苟徇庸鄙而言終身不遠是人
 耶三則既反天意與財何為意為通經不專
 濟命尚令散積豈使益貪且沙門染法猶訶
 畜財誰賞世有不達徒欲要求天網恢恢疎
 而不漏問曰觀上所說恐不全爾何者人情
 自隔天理本通菩薩慈稱無緣大士施元博
 濟賊稱佛號尚獲金頭僧奉天靈寧慳玉帛
 答汝此問深不達也譬如國之法臣非法虞
 罪去官奪祿而反責君曰天子仁慈不應偏

黨尚恩覃草木惠及孤貧何故於臣而慳爵
 祿觀此所責是智臣乎經稱能持一句及以
 首題以財以護者此攝俗子及顯持功工商
 仕農求財是分王臣長者濟國盈家尚今必
 聽是經要求同行地神品云好行惠施心常
 堅固深信三寶積而能散素聞廉士之風知
 足節量夙仰道人之範未見迹參穢俗志混
 凡夫而人歸天護者也
 總示事理觀慧所依第五
 今文正依百錄及新舊兩經傍採法華三昧
 中文以成十科事儀但正修之前略無方便
 廣在止觀及諸懺法所明欲修行者當尋懺
 悔品疏應先諦了識懺悔處及懺悔法一一法有正助一一
 細知若尊容道具歷事觀慧當尋止觀方等
 懺文若十科始終事儀之後一一觀想應尋

法華補助儀并須熟誦令運念無滯若經咒
佛名五悔等文並須預誦悉令通利不應道
場之內猶自讀文復須尋疏明識作法取相
無生三種懺法若通若別事理節級對障次
第淺深之相不得不了慎勿容易又囑後學

凡欲傳寫並須首尾全寫對勘分明勿令脫
誤多見法華觀音等懺文多削前後及觀慧
之文但抄佛位及懺悔文單題禮文深可悲
痛若不能者寧可莫寫免得毀散行法全文
一事不周便虧行相深誠深誠

第五 補助正修十科事儀第六 理觀如六
上所指

第一嚴淨道場方法

若自住處若阿蘭若處嚴治一室以為道場
別安唱經座令與道場有隔道場內須安釋
迦像於像前安金光明經於佛左邊安功德

天座準新經應畫吉祥天像道場若寬更於
右邊安大辯四天王座準毗沙門咒法中於
佛左畫吉祥天於佛右作我多聞天像今道
場更窄亦須安多聞天座為善以天女居彼
勝園及表權實便故懸繒幡蓋安施供具嚴

第七 好諸座淨掃其地香汁灌灑香泥塗治然種
種諸香油燈於諸座散種種妙華及諸末香
燒眾名香供養三寶備於已力所辦傾心盡
意極於嚴淨所以者何行者內心敬重三寶
超過三界今欲奉請供養豈可輕心若不能
拔已資財供養大乘終不招賢感聖重罪不
滅善根何由得生也

第二清淨三業方法

行人從初日終竟一期日日以香湯沐浴若
至穢處事訖即浴縱一日都不至穢亦須一

浴著淨潔衣若大衣諸新染等服若無新當
 取已衣勝者重淨洗染以為入道場衣出入
 脫著此可意知行入終竟七日專莫雜語及
 一切接對問訊如索所須但直語其事不得
 因事牽發餘說行人終竟七日專秉一心念
 所修法不得剎那念世雜事宜在密防勿令
 萌動如上三業若飲食若便利一心護失不
 得托事延緩當直如事作爾

第三香華供養方法行者初入道場至法座前敷尼師壇正身合掌

侍立應先慈念一切眾生誓與救拔次起殿重心慚愧懇惻存想三寶爰塞虛空應現道

場如是想已五體投地禮一切三寶亦使影現一切佛前作是禮已音聲者首唱

一切恭敬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心隨身

頂禮無分散意了知此身如影不實能禮所禮心無所得一切眾生亦皆同入禮三寶海

中總禮三寶一拜七互跪手執香爐口復唱云

是諸眾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比至

淨唱以手擎華默念供養運想之辭出法華補助儀須檢彼文熟誦用之運念已唱云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
 諸菩薩聲聞緣覺眾及一切天仙受用作佛
 事供養已一切恭敬

第四召請誦咒方法次當胡跪手執香爐燒

及功德天等起殷重心涕淚悲泣一一想到道場其辭出補助儀應檢閱口作是言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東方阿閼四

佛世尊寶華瓊璃寶勝佛等盡金光明經

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三請已一禮下去準知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

一心奉請南無信相菩薩金光明菩薩金藏

菩薩常悲法上盡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

世一切菩薩聲聞緣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南無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

王金剛密迹散脂大將大辯天神訶梨帝

喃鬼子母等五百眷屬一切皆是大菩薩
等及此國內名山大川一切靈廟某州地
分屬內鬼神此所住處護伽藍神守正法
者一切聖眾從大梵下但三請不
應禮拜白衣無妨

一心奉請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

天行者應念此菩薩即是道場法門之主
當殷勤三請希望來至請已各放香爐
即便合掌胡跪誦持本咒若七徧若多徧
此咒正是召命天女及其徒屬切在精專
一心致請必望下降
果剋所求令不虛爾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室利摩
訶提鼻耶怛你也他波利富樓那遮利 三
鼻陀達舍尼地五 摩訶毗訶羅伽帝九 三鼻陀
毗尼伽帝 摩訶迦利野 波彌波羅波彌
薩利縛栗他 三鼻陀修鉢黎帝 富隸
那阿夜那達摩帝 摩訶毗鼓畢帝 摩訶
彌勒帝 婁跋僧祇帝 醯帝徒 僧祇醯

帝 三鼻陀 阿吡 阿菟婆羅尼徧數說
起一禮

第五讚歎述意方法行者既咨請竟決定禮
集道場如對目前即自了知身口意業充滿
法界面對法座稱讚三寶微妙功德口自宣
歎而讚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常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轂輞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徧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光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倫匹

亦如妙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日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著

讚已當述建識之意
任自智力所陳云云

第六稱三寶及散灑方法

此散灑應通名奉供則稱三寶諸天

若直云散灑則句施諸神於理不便略如前說行者欲稱三寶當合掌低頭鞠躬平聲三

南無寶華瑠璃佛南無金光明經南無第一

威德成就衆事大功德天

如是三稱已次虔奉供養專想面對

後凍辭句餘時須除去飲食并淨潔如法復持散柳等語但云香華至同圓種智而止便即禮佛

今我道場敷設供養然種種燈燒種種香奉

種種飲食淨潔如法恭持奉供諸佛世尊大

乘經典菩薩賢聖一切三寶又復別具香華

飲食奉獻功德大天大辯四王梵釋天龍八

部聖衆復持飲食散擲餘方施諸神等唯願

三寶天仙憐愍於我及諸衆生受此供養以

金光明力及諸佛威神於一念間顯現十方

一切佛刹如雲徧滿如雨溥洽廣作佛事等

熏衆生發菩提心同圓種智

此亦應隨竟所陳未必專誦此

語作是語已當持飲食至道場外淨處布散四方先作是言我今依教供

養大乘三寶及吉祥大天持此種種飲食散

灑諸方徧施諸神願諸神明威權自在一念

普集各受法食充足無乏身力勇銳守護堅

強知我所求願當相與迴此福利普潤舍生

果報自然常受勝樂

作是呪願竟即便以食散擲四方想無量鬼神悉來受食爾時或誦前呪或但云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以食盡為度

第七禮敬三寶方法

灑散既竟還至道場應當一心正身威儀禮敬

諸佛禮佛之法隨所禮佛志心憶念此佛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對目前受我禮拜

除一佛亦然應專一心不得散亂爾時自知身心空寂無能禮所禮雖無有實非不影

現一一佛前頭而頂禮法備亦然當熟誦補助儀中禮三寶各有辭句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東方阿閼佛

一心頂禮南方寶相佛

一心頂禮西方阿彌陀佛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頂禮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頂禮寶華瑠璃佛

一心頂禮寶勝佛

一心頂禮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頂禮金燄光明佛

一心頂禮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頂禮金山寶蓋佛

一心頂禮金華燄光相佛

一心頂禮大炬佛

一心頂禮寶相佛

一心頂禮盡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

一心頂禮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禮三

一心頂禮信相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金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法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盡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

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覺賢聖僧

第八修行五悔方法

行者當自想身對三寶法座一心一意為一切

衆生修行懺悔自憶先罪及今生所造若不
懺悔當入阿鼻受極大苦若有此罪尚不得
剎那覆藏何況經久滅障品云有四種業難
可滅除一者於菩薩律儀犯極重罪二者於
大乘經心生誹謗三者於自善根不能增長
四者貪著三有無出離心有四對治能滅四
罪一者於十方佛至心親近說一切罪二者
爲一切衆生勸請諸佛究深妙法三者隨喜
一切衆生所有功德四者所有善根悉皆迴
向無上菩提文但有四悔於理亦足若開五
悔者但於迴向開出發願上雖能迴向更須
加願樂要制之法對治心無決定喜退之障
既知此已起大慚愧實有此罪一心求滅雖
加苦到不惜身命慚愧等心廣如懺悔品疏

普為之前辭備出補助儀應熟誦使
心念不滯運想令成默念已唱云

普為法界一切眾生悉願斷除三障歸命懺

悔起已一禮當運逆順十心具如補助儀運
十心已專想對十方佛前涕淚非泣燒眾

名香而
作是言

我某甲歸命頂禮一切諸佛現在十方已得

道者轉妙法輪誘接一切為令眾生得清淨

故得安樂故是諸世尊以真實慧以真實眼

真實證明真實平等悉知悉見一切眾生善

惡之業我從無始隨生死流與一切眾生已

造業障為貪瞋癡之所纏縛未識佛時未識

法時未識僧時不了善惡為身口意得無量

罪以惡心故出佛身血誹謗正法破和合僧

殺阿羅漢殺害父母十不善法自作教他見

作隨喜於諸眾生橫生毀訾斗稱欺誑以偽

為真不淨飲食施與眾生生死六道所有父

母更相觸惱塔物僧物四方僧物心生偷奪

自在而用諸佛法律不樂奉持師長教示不

相隨順三乘行人喜生罵辱令其退恨見有

勝已便懷嫉妬法施財施而生障礙無明所

覆邪見惑心使惡增長於諸佛所而起惡言

法說非法非法說法如是眾罪齊如諸佛真

實慧眼真實見知奉對懺悔不敢覆藏願我

此生所有業障皆得消除所有惡報未來不

受亦如過去諸大菩薩修菩提行所有業障

悉已懺悔我之業障今亦懺悔亦如現在未

來諸大菩薩修菩提行所有業障皆悉懺悔

我之業障今亦懺悔已作之罪願乞消除未

起之惡更不敢造懺悔已歸
命禮三寶

復次修勸請方法行者應知勸請能滅魔障
及謗方等之罪所得功德

如人以滿碗伽沙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供養
一切諸佛功德既知是已起殷重心五體投

地口作
是言

我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初成正覺未轉法輪欲捨應身入涅槃者我皆頂禮是諸世尊勸轉法輪請久住世度脫安樂一切衆生勸請已歸命禮三寶

復次修隨喜方法行者應知隨喜能破嫉妬之障增長自己無量善法若人供養苑伽沙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阿羅漢盡其形壽以上妙四事而供養之如是功德十分不及隨喜一分功德既如是已起殷重心五體投地燒衆名香而作是言

我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我今隨喜一切衆生三業所修施戒心慧二乘菩薩賢聖善根十方諸佛證妙菩提法施一切

所有功德我皆至誠隨喜讚歎隨喜已歸命禮三寶復次修迴向方法行者應知修迴向行能破著有及慳吝心迴向少善

編入三際如滴水投海如聲投角則能遠遍既知是已起殷重心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我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願作

證知我從無始至於今日三業所修一切諸善施戒禪慧乃至懺悔勸請隨喜攝取現前迴施法界一切衆生同證菩提如諸佛等已歸命禮三寶

復次修發願方法行者應知發願要期應以菩提涅槃二種果報而為所歸能滅漏欲及退轉障既知是已當整威儀起殷重心五體投地燒衆名香而作是言

我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證我微誠現前所願願諸天八部增長威神常來護持我此國土風祥雨順穀果豐成聖帝仁王慈臨無際羣臣官屬常守尊榮萬姓四民

永安富樂佛法檀越父母師僧歷代冤親法界合識咸生正信發菩提心六度齊修二嚴

等備復願我等衆聖冥加常值大乘及善知識開我佛慧願行現前荷負流通三世佛法

誘化一切然無盡燈普會衆生同歸祕藏願十四

己歸命
禮三寶

第九明旋遠自歸方法

行者行五悔已當一
心正身威儀古遠法
座安詳徐步心念口稱三寶名字如是三編
兩時當了音聲如響身心性空舉足下足心
無依倚不住行相而復了知影現十方
聲聞法界徧於法座如是知已唱云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佛南無四方四佛南無寶華瑠璃佛南無大

乘金光明經南無信相菩薩南無金光明菩

薩南無金藏菩薩南無常悲菩薩南無法上

菩薩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是如

三反旋遠唱既竟當至佛前一心正念迴上
所作不離三寶願同眾生入三寶海當習云

自歸於佛當願眾體解大道發無上心拜一

自歸於法當願眾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拜一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和

南聖眾拜一

第十明唱誦金光明典方法行者上已禮旋

竟當就別座唱誦是經百錄令唯專唱誦不
明坐禪者少異餘法應如法華有相安樂行
不入三昧但誦持故亦見上妙色像三昧儀
云若人本不習坐但欲誦經懺悔當於行坐
之中久誦經文疲則暫息息竟便誦亦不乖
行法彼則通坐通誦兩無所乖今同彼誦而
不開坐而亦於是典金光明中而得見我釋
迦牟尼問可通坐不答亦應無妨品云令心
安住正念思惟是經深義思惟通坐是義明
矣且依百錄當誦經時一心正念使文句分
明音聲辯了不寬不急繫緣文句如對文不
異不得謬誤次應了知音聲性空如空谷響
雖知空寂而心歷歷照諸句義言辭辯了運
此法音充徧法界供養三寶普熏眾生令得
同入金光明法性海中但誦經準法華儀有

二種人一具足誦二不具足誦具足者行人
 先曾通誦一部不具足者行人本不曾誦今
 欲修行法但令誦安樂行一品極令精熟今
 亦如是不具足者宜誦空品於行懺時唯專
 誦之若禮佛竟正當誦時不拘徧數隨意堪
 任問法華誦安樂行品所行三昧與品相應
 今亦應誦功德天行法本品而今誦空品者
 何答法華亦未必爾故三昧儀云若兼誦餘
 品亦得但不得誦餘經典籍今誦空品亦無
 乖也但正取意為論豈不行人上懺悔滅惡
 讚歎供養禮敬生善須空導成經云一切種
 智而為根本既不別令坐禪觀慧故誦此品
 擬觀最便宜可思之十科竟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略法華三昧補助儀并序
由此指法隨事觀
想並法華三昧
 補助儀文今恐各行無處尋檢翻成所闕故
 從要急略彼辭句附此文後以備承用請對
 前事儀之下運此觀想故此但初運香華想
 令運想不錄事相用者應知
 曰願此香華徧十方以為微妙光明臺諸天
 音樂天寶香諸天鋪饌天寶衣不可思議妙
 法塵一一塵出一切塵一一塵出一切法界
 轉無礙互莊嚴徧至一切三寶前十方法界
 三寶前皆有我身修供養一皆悉徧法界
 彼彼無雜無障闕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熏法
 界諸眾入生蒙熏皆發菩提心我三業性如虛
 捉心同入無生證佛智請佛空釋迦牟尼亦
 如是與眾共來受供養諸佛菩薩但改年尼及
 生與眾共來受供養諸佛菩薩但改年尼及
 請法我今三業如法請惟願影現受供養禮
 佛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
 道場如帝珠釋迦牟尼影現中我今影現
 牟尼前頭面餘佛菩薩但改年禮法真空法
 接足歸命禮餘佛菩薩但改年禮法真空法
 空常住法寶難思議我身影禮普為我及眾懺
 現法寶前莫不皆悉歸命禮普為我及眾懺
 悔前運逆順十心我與眾
生云云

略法華三昧補助儀

號五

十七

音釋

銓 此綠切 量 也
 也 也 筵 也
 也 也 壅 於隴切
 也 也 覃 徒含切
 也 也 窄 則革切
 也 也



往生淨土懺願儀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沙門遵式輒采大本無量壽經
及稱讚淨土等諸大乘經集此

後普結淨緣
方法流布諸

宋 著 山 沙 門 遵 式 撰

往生淨土懺願儀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一儀一門同卷

往生淨土懺願儀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馳六

往生淨土懺願儀

卷六

沙門遵式轉采大本無量壽經及稱讚淨土等諸大乘經集此方法流布諸後普結淨緣

原其諸佛憫物迷盲設多方便而引取之但
 唯安養淨業捷直可修諸大乘經皆啓斯要
 十方諸佛無不稱美者也若比丘四眾及善
 男女諸根缺具者欲得速破無明諸闇欲得
 永滅五逆十惡犯禁重罪及餘輕過當修此
 法欲得還復清淨大小戒律現前得念佛三
 昧及能具足一切菩薩諸波羅密門者當學

此法欲得臨終離諸怖畏身心安快喜悅如歸光照室宅異香音樂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現在其前送紫金臺授手接引五道橫截九品長驚謝去熱惱安息清涼初離塵勞便至不退不歷長劫即得無生者當學是法欲修少法而感妙報十方諸佛俱時稱讚現前授記一念供養無央數佛即還本國與彌陀坐食觀音議論勢至行步眼耳洞視徹聞身量無際飛空自在宿命了了徧見五道如鏡面像念念證入無盡三昧如是稱述不可窮盡應當修習此之勝法如所說者皆實不虛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稱美此事以示不妄我等云何敢不信佛今取淨土衆經立此行法若欲廣知尋經補益且聊爲十科說之一嚴淨道場二明方便法三明正修意四燒香散華

五禮請法六讚歎法七禮佛法八懺願法九旋誦法十坐禪法

第一嚴淨道場當選閑靜堂室先去舊土後於淨處取新土須地無瓦石及先非穢染用填其地以香和塗極令清淨次於其上懸新寶蓋蓋中懸五雜幡及徧室懸諸繒綵幡華取好莊嚴安佛像西坐東向觀音侍左勢至侍右像前列衆好華及蓮華等若安九往生像最好無亦無妨餘者嚴事隨力安之次周設薦席慮地卑濕行人須新淨衣如絕無新淨即浣染身中上者浴後披著方入道場應從門頰左右出入鞋履齊正不得雜亂其所往時須換故衣沐浴後却著淨衣日日如是次於道場當自傾竭種種供養三寶若不盡其所有供養行法不專必無感降如絕無已

物方可外求行者十人已還多則不可宜於
六齋日建首

第二明方便法

行者欲入道場身心散亂須預行方便當於
七日營理別房不得與道場同處如無別屋
亦許共室應日夜調習案試及預誦下五悔
等文極令精熟即通染浣紛縫及中辦事餘
治生雜務即時併息但念不久定生淨土一
心求懺無有留難各自剋期不惜身命定取
淨業即時成就不得一念思憶五塵訶去愛
欲勤息恚癡行人各有無始惡習速求捨離
不爲正懺障礙自當觀察何習偏重訶棄調
停取令平復勿使行法唐喪其功可以意解

第三明正修意

大集明七七日鼓音王及大彌陀經十日十

夜十六觀經及小彌陀經明七日七夜取此
三等爲期決不可減言正修意者天親論曰
明何義觀安樂世界見阿彌陀佛願生彼國
土云何觀云何生信心修五念門成就者畢
竟得生安樂國土見阿彌陀佛何等爲五一
者禮拜門二者讚歎門三者作願門四者觀
察門五者迴向門乃至菩薩巧方便迴向者
謂說禮拜等五種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
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作
願攝取一切衆生共生彼安樂佛國是名菩
薩巧方便迴向如是善知迴向得三種順菩
提門一者無染清淨心不爲自身求諸樂故
二者安清淨心以拔一切衆生苦故三者樂
清淨心令一切衆生得大菩提以攝取衆生
生彼國土故故全用論文爲今正意但加懺

悔者為令除滅往生障故為順佛慈速度生

故當須一心一意滿七七日乃至七日晝夜

六時禮十方佛及彌陀世尊若坐若行皆勿

散亂不得如彈指頃念世五欲及接對外人

語論戲笑亦不得託事延緩放逸睡眠當於

瞬息俯仰繫念不斷為求往生一心精進問

行法既多云何一心答有理有事一者理一

心謂初入道場乃至畢竟雖涉眾事皆是無

性不生不滅法界一相如法界緣名理一心

二者事一心謂若禮佛時不念餘事但專禮

佛誦經行道亦復如是是名事一心也

第四燒香散華行者已淨三業初入道場時

善提心願求淨土故總禮三寶廣修供養三

寶受供必當念我隨我請求證知我願此燒

香散華亦名三業供養初總禮三寶未須一

一隨方想念但想已身及十方諸佛實相理

當唱

一切恭敬一心敬禮十方法界常住佛

一心敬禮十方法界常住法

一心敬禮十方法界常住僧唱已各執香

是諸眾等各各踟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

養十方法界三寶至此輒唱各放香爐手捧

香華徧十方以為微妙光明臺諸天音樂

寶香諸天餽膳天寶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

一塵出一切塵一一塵出一切法旋轉無礙

互莊嚴徧至十方三寶前十方法界三寶前

皆有我身修供養一一皆悉徧法界彼彼無

雜無障礙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熏法界諸眾

生蒙熏皆發菩提心同入無生證佛

智想已散華復執手爐口發長言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

諸菩薩無量聲聞眾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

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眾生皆

發菩提心皆發下一句接供養已一切恭敬

一起已拜

第五禮請法

當更添香如前踟蹰執香爐端
意勤重徧請三寶來入道場不
可輕率延屈至尊當須三業併切一心奉請
若不爾者虛請無益各想一一如來隨其方
面領諸眷屬入我道場如住目前更塞虛空
不得利那起於雜念但初入日迎請餘時不
用首人

唱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釋迦是我
等師說諸

大乘今我修淨土業故須初請當各運心
感此恩德如是三請每一徧請時想云我
三業性如虛空釋迦如來亦如是不起真
際為衆生與衆俱來受供養下去例為三
請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久遠劫中定光佛光遠

佛龍音佛等五十三佛

五十三佛即法藏
比丘未出世前次

第有此諸佛五十四方是世自在王佛為
法藏師請時應知之想徧同前但改佛名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久滅世自在王佛

法藏本師依彼佛所發四十八願請時須
知之徧同前改云自在王佛亦如是此佛
并前五十三佛出
大本無量壽佛經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現在不動佛等盡十方

河沙淨土一切諸佛

此十方諸佛皆出廣
長舌相徧覆大千稱
讚極樂是故須請求護念故出稱讚淨土
經請時應想從彼十方來改偈云十方諸
佛亦如是
餘皆同前

一心奉請南無往世七佛未來賢劫千佛三

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彌陀是
主應想領無邊眷屬至我道場攝受護念
各各兩波勤重三請決定須來正坐道場
餘佛菩薩悉是證明改偈如前
此最後請者準普賢懺法應知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四十八願無量壽經稱

讚經等及彼淨土所有經法十方一切尊

經十二部真淨法寶

應想二處法寶一十
方法寶二淨土法寶
想淨土法時徧想佛菩薩水鳥樂樹皆說
妙法隨我請來顯現道場今我道場如彼
淨土無異我想云法性如空無所見二處法
寶難思議我今三業如法請俱時顯現受
供養

一心奉請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無

能勝菩薩不休息菩薩等一切菩薩摩訶

薩偈同請佛但改云諸大菩薩亦如是當請時想文殊普賢等皆在淨土如願王

經說

一心奉請南無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摩訶

薩想此菩薩坐蓮華座侍佛左邊威德光明悉皆無量偈同前作

一心奉請南無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摩訶

薩想此菩薩坐蓮華座侍佛右邊亦如觀音不異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阿僧祇劫法藏比丘菩

薩摩訶薩即彌陀因身修行四十八願攝化眾生當念此恩德偈如前說

一心奉請南無極樂世界新發道意無生不

退一生補處諸大菩薩摩訶薩經云不退處諸大菩薩請時應如是想偈如前

處諸大菩薩請時應如是想偈如前

一心奉請南無此土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

覺得道賢聖僧想徧法界請賢聖僧

一心奉請此土梵釋四王一切天眾摩羅天

主龍鬼諸王閻羅五道主善罰惡守護正

法護伽藍神一切賢聖例皆三請來此守護惟除禮拜應知

上所奉請彌陀世尊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

薩清淨海眾一切賢聖唯願不捨大悲

他心道眼無礙見聞身通自在降來道場安

住法座光明徧照號六攝取我等哀憐覆護令得

成就善提願行釋迦文佛定光佛等世自在

王佛十方三世一切正覺及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三乘聖眾唯願悉來慈悲攝護諸

天魔梵龍鬼等眾護法諸神一切賢聖悉到

道場安慰堅守同成淨行三說

第六讚歎法當起立恭敬合掌想此身正對彌陀及一一佛前說偈讚願云

色如閻浮金山逾淨滿月身光智慧明

所照無邊際降伏魔冤眾善化諸人天

乘彼八正船能度難度者聞名得不退

是故歸命禮

以此歎佛功德修行大乘無上善根奉福上
 界天龍八部大梵天王三十三天閻羅五道
 六齋八王行病鬼王各及眷屬此土神祇僧
 伽藍內護正法者又為國王帝主土境萬民
 師僧父母善惡知識造寺檀越十方信施廣
 及法界衆生願藉此善根平等熏修功德智
 慧二種莊嚴歸命終時俱生樂國

第七禮佛法 讚歎竟應禮諸佛當禮佛時須
 想一切諸佛是我慈父能令我

生諸佛
 淨土故

一心敬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習竟一禮思云
 能禮所禮性空

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徑
 迦如來影現中我身影現釋迦前頭面接
 足歸命禮
 下去同用

一心敬禮過去久遠劫中定光佛光遠佛龍
 音佛等五十三佛 五十三佛如禮請中說
 當想此身如幻如化自

見對彼佛前作禮偈同上但改云五十三
 佛影現中我身影現諸佛前下去做此

一心敬禮過去久滅世自在王佛 法藏本
 師應知

一心敬禮東方不動佛等盡東方河沙淨土

一切諸佛 此下十方佛皆出廣長舌相稱
 讚極樂當想此身對河沙淨土

前佛

一心敬禮東南方最上廣大雲雷音王佛等

盡東南方河沙淨土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南方日月光佛等盡南方河沙淨

土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西南方最上日光名稱功德佛等

盡西南方河沙淨土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西方放光佛等盡西方河沙淨土

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西北方無量功德火王光明佛等

盡西北方河沙淨土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北方無量光嚴通達覺慧佛等盡

北方河沙淨土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東方無數百千俱胝廣慧佛等

盡東北方河沙淨土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上方梵音佛等盡上方河沙淨土

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下方示現一切妙法正理常放火

王勝德光明佛等盡下方河沙淨土一切

諸佛

一心敬禮往古來今三世諸佛七佛世尊賢

劫千佛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應三禮但改
偈云為求往

生接
足禮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佛菩薩等所說經法乃

至水鳥樂樹一切法音清淨法藏想彼淨
土法寶

顯現道場偈云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
寶難思議我身影現法寶前一皆悉歸

禮命

一心敬禮大乘四十八願無量壽經稱讚經

等十方一切尊經十二部真淨法藏此土
法寶

偈如
前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想
此

菩薩侍彌陀左邊坐蓮華座
偈同禮佛但改菩薩為異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摩訶薩想
侍

佛右邊如
觀音不異

一心敬禮過去阿僧祇劫法藏比丘菩薩摩

訶薩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一生補處諸大菩薩摩

訶薩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無生不退諸大菩薩摩

訶薩

一心敬禮極樂世界新發道意菩薩及十方

來生淨土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敬禮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彌勒菩

薩常精進菩薩等盡十方一切諸大菩薩

摩訶薩

一心敬禮大智舍利弗阿難持法者諸大聲

聞緣覺一切得道賢聖僧

第八懺願法

總有五法今舉初後故云懺願

一明懺悔法

悔有三業不借身命流血兩淚披露

罪根不敢覆諱理則觀罪實相能懺所懺皆

悉寂滅如餘文廣說知事理已當須等心普

為一切懺悔想云我及眾生無始常為三業

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順生

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一切眾生同為

一切重罪所障今對彌陀十方佛前普為眾

生歸命懺悔唯願加護

普為法界一切眾生悉願斷除三障至誠懺

悔唱已一禮各執香爐先運逆順十心始則

肯真逐妄名順十心今則肯妄向真名逆

十心有事有理應細思之從初至撥無因果
是順故於今日深信下去是逆至正陳懺悔
時亦須扶此逆順之意想云我與眾友二不
來今由愛見故內計我一人一外加惡友四
隨喜他一毫之善三唯徧三業廣造眾罪四
事雖不廣惡心徧布五晝夜相續無有間斷
六覆諱過失不欲人知七不畏惡道八無慚
無愧九撥無因果十放於今日深信因果一
生重慚愧二生大怖畏三發露懺悔四斷相
續心發菩提心斷惡修善六勤策三業翻昔
重過七隨喜八聖一毫之善八念十方佛有
大福懺能救拔我及諸眾生從二死海置三
德岸九從無始來不知諸法本性空寂廣造
眾惡今知空寂為求善提為眾生故廣修諸
善徧斷眾惡十唯願十方諸佛
彌陀世尊慈悲攝受聽我懺悔

我比丘某甲至心懺悔十方諸佛真實見知

我及眾生本性清淨諸佛住處名常寂光徧

在剎那及一切法而我不了妄計我人於平

等法中而起分別於清淨心中而生染著以

是顛倒五欲因緣生死循環經歷三界坐此

相續不念出期而復於中造極惡業四重五

逆及一闡提非毀大乘謗破三寶謗無諸佛

馳六

十一

斷學般若用十方僧物用佛塔物汙梵行人
 習近惡法於破戒者更相讚護三乘道人種
 種毀罵內覆過失外現威儀常以五邪招納
 四事不淨說法非律教人因佛出家反破佛
 法違逆師長如法教誨恣行貪恚無慚恥心
 以是因緣諸惡業力命終當墮阿鼻地獄猛
 火熾然受無量苦千萬億劫無解脫期今始
 覺知生大慚愧生大怖畏十方世尊阿彌陀
 佛久已於我生大悲心無數劫來為度我故
 修菩提道不惜身命今已得佛大悲滿足真
 實能為一切救護我今造惡必墮三塗願起
 哀憐受我懺悔重罪得滅諸惡消除乃至娑
 婆生因永盡諸佛淨土如願往生當命終時
 悉無障礙懺悔已歸命禮阿彌陀佛及一切
 三寶禮已以頭三叩於地表三處
作禮一謂彌陀世尊二淨土三寶三十方三
 寶應三說載每等文自看持早晚若持促各

云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下四悔準此如
 二明勸請法想對十方一切佛前長跪勸請
 妙法輪名請說法二諸佛下請久住世意亦
 在說法十方諸佛以道眼力知我勸請唯願
 久住轉正法輪所
 在生處常能勸請

我比丘某甲至心勸請十方所有世間燈最
 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勸請轉於無上
 妙法輪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誠而勸請

唯願久住剎塵劫利樂一切諸衆生勸請已
 歸命禮
 阿彌陀佛及
 一切三寶

三明隨喜法十方凡聖一毫之善我亦隨喜
 善根福德能令見者生喜我隨

喜彼我比丘某甲至心隨喜十方一切諸衆生二
 乘有學及無學一切如來與菩薩所有功德

皆隨喜隨喜已歸命禮阿彌
 陀佛及一切三寶

四明迴向法無始時來乃至今日一毫之善
 迴向三有故今悔之善求菩提

我比丘某甲至心迴向所有禮讚供養福請

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諸善根迴向眾生

及佛道迴向已歸命禮阿彌陀佛及一切三寶

五明發願法大體須存滅罪除障扶四弘誓隨順菩提求生淨土唱時想的

對彌陀餘佛菩薩悉為證明

我比丘某甲至心發願願共修淨行人三業

所生一切諸善莊嚴淨願福智現前願得彌

陀世尊觀音勢至慈悲攝受為我現身放淨

光明照觸我等諸根寂靜三障消除樂修淨

行身心潤澤念念不失淨土善根及於夢中

常見彼國眾妙莊嚴慰悅我心令生精進願

得臨命終時預知將至盡除障礙慧念增明

身無病苦心不顛倒面奉彌陀及諸眷屬歡

喜快樂於一刹那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

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自在化

身微塵佛刹隨順眾生而為利益能令佛刹

塵數眾生發菩提心俱時離苦皆共往生阿

彌陀佛極樂世界如是行願念念現前盡未

來時相續不斷身語意業常作佛事發願已歸命禮

阿彌陀佛及一切三寶發願往生正行須具足三說不同前四悔隨時廣略應知

第九旋遶誦經法禮竟當起各整衣服定立道場各坐法座見身一一遶旋法座安詳而轉然後口稱念云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世自在王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

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

清淨大海眾菩薩摩訶薩如是三稱當誦阿彌陀經或十六觀

經論畢復三稱前名號當稱誦時聲名句文空無所得猶空鳥跡豈可取著身語意三如影響欲雖皆不實感應其在自見其身各旋法座或多或少經畢為斯旋已唱云

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拜一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拜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一拜首者
跪唱云

白衆等聽說經中如來偈何不力爲善念道
之自然宜各勤精進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絕
去往生安養國橫截五惡道惡趣自然閉升
道無窮極易往而無人何不棄世事勤行求
道德各得極長生壽樂無窮極

第十坐禪法

如上事畢當於一處繩牀西向易觀想故表
正向故跏趺端坐項脊相對不昂不偃調和
氣息定住其心然所修觀門經論甚多初心
凡夫那曾徧習今從要易想略示二種於二
種中仍逐所宜未必併用其有於餘觀想熟
者任便但得不離淨土法門皆應修習所言

二種一者扶普觀意坐已自想即時所修計
功合生極樂世界當便起心生於彼想於蓮
華中結跏趺坐作蓮華合想作華開想當華
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作眼目開想見
佛菩薩及國土想即於佛前坐聽妙法及聞
一切音聲皆說所樂聞法所聞要與十二部
經合作此想時大須堅固令心不散心想明
了如眼所見經久乃起二者直想阿彌陀佛
丈六金軀坐於華上專繫眉間白毫一相其
毫長一丈五尺周圍五寸外有八稜其毫中
空右旋宛轉在眉中間瑩淨明徹不可具說
顯映金顏分齊分明作此想時停心注想堅
固勿移然後應觀想念所見若成未成皆想
念因緣無實性相所有皆空一如鏡中面像
如水現月影如夢如幻雖空而亦可見二皆

六

古

心性所現所有者即是自心心不自知心
 不自見心心有想即癡無想即泥洹心有
 無皆名有想盡名為癡不見法性三因緣生
 法即空假中不一不異非縱非橫不可思議
 心想寂靜則能成就念佛三昧久而乃起

翻問念佛三昧久習方成十日七日修懺之

者云何卒學答緣有生熟習有久近若過去

曾習及今生預修至行懺時薄修即得若宿

未經懷近懺方學此必難成然雖不成亦須

依此繫心為坐禪觀境經云若成不成皆滅

無量生死之罪生諸佛前又云但聞白毫名

字滅無量罪何況繫念凡欲修者勿生疑怖

自謂無分彼佛有宿願力令修此三昧者皆

得成就般舟依三力成就一佛威力二三昧

力三已功德力觀經但聞無量壽佛二菩薩

力三已功德力觀經但聞無量壽佛二菩薩

名能滅無量生死之罪沉憶念者乎若有樂
 修餘觀當自隨情坐已即起隨意佛事或要
 修觀更坐無妨若不慣習坐乃行道稱念亦
 得於夜夢中見彌陀佛具如經說

往生淨土懺願儀

後序此法自撰集于今凡二改治前本越僧

治祖教等是也聖位既廣比見行者拜起易

勞懺悔禪法皆事攻削餘悉存舊今之廣略

既允似可傳行後賢無惑其二三焉刊詳刪

補何嫌精措時大中祥符八年太歲乙卯二

序月日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宋 著 山 沙 門 遵 式 撰

維安養寶刹大覺攸讚三輩高升夕孕金華
列宿猶慚於海滴晨遊玉沼世燈彊喻於河
沙良以十方爰來四生利往雖騰光而普示
終稽首而備求故其竺國

皇州自今觀古彼則鉅賢至聖咸舒藻以為

盟文殊普賢大親龍樹聖賢之儔或此則覺別譯願文或著在經論非此備載

德鴻儒盡摘毫而作誓且首從晉世東林淨社劉雷等十八賢洎

一百二十三人同普遺民屬詞其後冠蓋之士德望之僧潔志之俗富於編簡目茲

迴向綿續唱和相尋誠為道德之通衢常樂之直濟者也但世多創染割截未識方隅忽遇問津靡慚濫吹或攘臂排為小教或大笑斥作權乘以其言既反經人惑常典易不云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

號六

十六

其邇者乎遂輒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詞愧不文理存或當視菽麥而且辯挹涇渭而永分剪伊蘭之臭林植梅檀之香榦信解行願原始要終不數千言而能備舉者實茲二門矣

第一決疑門一疑師二疑法三疑自

第二行願門一禮懺門二十念門三繫緣門四眾福門

第一決疑門者疑為信障世間小善尚不能成况菩提大道乎或曰天台智者已有釋十疑論何須此文然略由三意一者上為

王臣宰官生信樂者幾務少暇難尋廣文今舉大綱及略出行相易披覽故易修行故二者論中多隨事釋難唯第二第三略附理立且事既無盡疑亦叵窮今直明一理為諸法源指源則流可識矣三者正對說者反經乖

理自損損他故於第二疑法中簡小取大明白權實使來者不惑至於道安和尚往生論

卷六懷感法師群疑論卷七道綽禪師安樂集卷三

慈敏三藏淨土慈悲集卷三源信禪師淨土集

卷二古今諸師歸心淨域者或製疏解經或宗

經造論或隨情釋難或伽陀讚揚十七雖殊途同

居而各陳所見動盈編帙尋究良難今統彼

百家以三疑收盡然文出天台止觀非敢臆

說一者疑師二者疑法三者疑自

一疑師者師有二種一邪外等師倒惑化人

非所承也二正法之師復有凡聖因果凡及

因位容有未了猶清辯謂今彌勒未是徧知

俟龍華道後方復問津即其事也今顯示西

方今迴向者唯果佛聖師釋迦如來及十方

佛出廣長舌說誠實言讚勸往生更何所惑

二疑法者佛法有二一者小乘不了義法二

者大乘了義法大乘中復有了不了義今談

淨土唯是大乘了義中了義之法也且小乘

經部括盡貝書曾無一字讚勸往生他方淨

土故天親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此

即明據也問小彌陀經等皆說彼國有聲聞

弟子及鼓音王經云佛母名殊勝妙顏亦應

復有女人答佛母恐指初降生時成正覺已

國土隨淨必無女人其母或轉成男子如此

方龍女或復命終如悉達母有人注論引此

經文而云彼土亦有女人者非也聲聞如觀

經疏及十疑論和會今明大乘復有三種一

者三乘通教此則門雖通大類狎二乘又當

教菩薩雖復化他淨佛國土化畢還同二乘

歸於永滅淨土深理非彼所知非了義也二

者大乘別教此明大乘獨菩薩法雖談實理道後方證因果不融淨土則理外修成萬法乃不由心具雖塵劫修道廣遊佛刹指彼淨土因果但是体外方便斯亦未了三者佛乘圓教此教詮旨圓融因果頓足佛法之妙過此以往不知所裁也經曰十方諦求更無餘乘唯一佛乘斯之謂與是則大乘中大乘了義中了義十方淨穢卷懷同在於刹那一念色心羅列徧收於法界並天真本具非緣起新成一念既然一塵亦爾故能一一塵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塵復互周重重無盡無障礙一時頓現非隱顯一切圓成無勝劣若神珠之頓合衆寶猶帝網之交映千光我心既然生佛體等如此則方了迴神億刹實生乎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乎刹

卷六

六

那際內苟或事理攸隔淨穢相妨安令五逆凡夫十念便登於寶土二乘賢輩迴心即達於金池也哉信此圓談則事無不達昧斯至理則觸類皆迷故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造通二種一者理具名造十界依正一念頓足二者如心佛亦爾變起名造全理緣起知無不為實由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實由差別方得感應道交悲願相攝共變各變因果方成若但知一理無差不曉諸法互具則未善又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直指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凡出世間法四聖法界也攝義亦二種一理具一事造並攝十界十界之內身土淨穢何法不在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摩訶衍大乘也若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乃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又般舟三昧經云佛是我心是我心見佛是我心作佛等談斯旨

者大乘卷中粲然可舉至若法華妙部如來親記往生華嚴頓談普賢躬陳迴向是知彌陀因地觀此理而大誓普收釋迦果成稱此理而廣舌深讚十方三世莫不咸然問如上所明妙理圓極為世人盡須觀行然始生耶答此不然也今但直決疑情令知淨土百寶莊嚴九品因果並在衆生介爾心中理性具足方得今日往生事用隨願自然是則旁羅十方不離當念往來法界正協唯心免信常流執此非彼其行願之相正在次門非此所問況九品生相各有行類上輩三品須解須行故文云汝行大乘解第一義即其人矣若今之學者見賢思齊企金座而高升唯妙觀而是託若其中下之流六品生因只是精持禁戒行世仁慈乃至下下品生本是惡逆十

念精誠便生彼國但能知有淨土盡可迴心苟不然者寧容九品之差降也世人緣云淨土出大乘教不能如上約教甄簡寧逃混濫未足決疑三疑自者問曰我是博地凡夫世緣纏蓋云何此身生諸淨土入賢聖海同正定聚耶釋曰若了如上法性虛通及信彌陀本願攝受但勤功福寧俟問津況十念者得生唯除五逆及謗正法又定心十念逆謗亦生今幸無此惡而正願志求夫何惑矣

第二正修行願門者略開四門一者禮懺門馳六二者十念門三者繫緣門四者衆福門二十所以但四門者修行整足唯須此四何者先禮佛懺悔淨除業障身心皎潔故第一門如淨良田次修十念定心成行立願要期植往生正因故第二門如下種子次使繫心愛護長養

滋發芽莖故第三門如雷以膏兩次假眾福助令繁茂使速成華果故第四門如灌以肥膩是知能具修此四行者最上最勝然相由雖爾若或少暇但隨修三二一者皆生彼國以四門中各有行願皆是正因故也又亦可於六齋日修禮懺法於日日中修十念法以十念是淨因要切必不可廢後二門任力所能若不然者但隨所欲任意行之四門今當說

第一禮懺門者應日日早晨於常供養道場中冠帶服飾端莊謹肅於佛像前手自燒香合掌定心作是唱云

一切恭謹一心頂禮常住三寶

存心徧禮十方三世一切

佛法僧寶拜起兩膝著地手執香爐燒眾名香唱云

願此香煙雲徧滿十方界無邊佛土中無量

號六

二十一

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唱已冥心少頃徧運

如來妙色身 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頂禮 如來色無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大智大願力

普度於群生 今捨熱惱身 生彼清涼國

我今淨三業 歸依及禮讚 願共諸眾生

同生安樂刹讚願已即便禮佛一

一心頂禮常寂光淨土阿彌陀如來清淨妙

法身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實報莊嚴土阿彌陀如來微塵相

海身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方便聖居土阿彌陀如來解脫相

嚴身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西方安樂土阿彌陀如來大乘根
界身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西方安樂土阿彌陀如來十方化
徃身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西方安樂土觀世音菩薩萬億紫
金身徧法界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西方安樂土大勢至菩薩無邊光
智身徧法界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西方安樂土清淨大海眾滿分二
嚴身徧法界聖眾即以兩膝跪地手執香
爐燒香至誠而唱是言

我今普為四恩三有法界眾生悉願斷除三
障歸命懺悔起禮復跪地
執手爐唱云

至心懺悔我弟子某甲及法界眾生從無始
世來無明所覆顛倒迷惑而由六根三業習
不善法廣造十惡及五無間一切眾罪無量

無邊說不可盡十方諸佛常在世間法音不
絕妙香充塞法味盈空放淨光明照觸一切
常住妙理徧滿虛空我無始來六根內盲三
業昏闇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以是因緣長流
生死經歷惡道百千萬劫永無出期經云毗
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所住名常寂光是故
當知一切諸法無非佛法而我不了隨無明
流是則於菩提中見不清淨於解脫中而起
纏縛今始覺悟今始改悔奉對諸佛彌陀世
尊發露懺悔當令我與法界眾生三業六根
無始所作現作三六當作自作教他見聞隨喜若
憶不憶若識不識若疑不疑若覆若露一切
重罪畢竟清淨我懺悔已六根三業淨無瑕
累所修善根悉亦清淨皆悉迴向莊嚴淨土
普與眾生同生安養願阿彌陀佛常來護持

令我善根現前增進不失淨因臨命終時身

心正念視聽分明面奉彌陀與諸聖眾手執

華蓋接引於我一剎那頃生在佛前具菩薩

道廣度眾生成種智憾悔發願已歸命禮
阿彌陀佛及一切三

寶應具三說若時促及事迫一說亦得次
旋遠法或三布或七布乃至多布口稱云

南無阿彌陀佛聖六南無觀世音菩薩二十三南無

大勢至菩薩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摩訶

薩或三或七或多如是稱念隨意所欲
不拘徧數次至佛前三自歸唱云

自歸於佛當願眾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和

南聖眾

次至別座誦經誦彌陀經或十六觀經若都
不講得經文即一心稱阿彌

陀佛名量時而止或
更迴向結撮亦得

第二十念門者每日清晨服飾已後面西正

立合掌連聲稱阿彌陀佛盡一氣為一念如

是十氣名為十念但隨氣長短不限佛數惟

長惟久氣極為度其佛聲不高不低不緩不

急調停得中如此十氣連屬不斷意在令心

不散專精為功故名此為十念者顯是藉氣

束心也作此念已發願迴向云

我弟子某甲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我今正念稱如來

名經十念頃為菩提道求生淨土佛昔本誓

若有眾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

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我今

自憶此生已來不造逆罪不謗大乘願此十

念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眾罪消滅

淨因增長若臨欲命終自知時至身不病苦

心無貪戀心不倒散如入禪定佛及聖眾手

持金臺來迎接我如一念頃生極樂國華開
見佛即聞佛乘頓開佛慧廣度衆生滿菩提
願作此願已便止不必禮拜要盡此一生不
得一日暫廢唯將不廢自要其心得主彼
國

第三繫緣門者凡公臨私養歷涉緣務雖造

次而常內心不忘於佛及憶淨土馳六
三十四譬如世人

切事繫心雖經歷語言去來坐卧種種作務

而不妨密憶前事宛然念佛之心亦應如是

或若失念數數攝還久久成性任運常憶楞

嚴經云譬如有人一專為憶警佛常
念衆生一人專

念警衆生
念佛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

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

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

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

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

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如此
繫心任運常遮一切惡念設欲作惡憶佛之
故惡不能成縱使隨惡作惡業時心常下契
如身有香自然離臭又復覺心微起惡念即
便憶佛以佛力故惡念自息如人遇難求彼
疆援必得免脫又若見他受苦時以念佛心
憐憫於彼願其離苦若斷刑獄以念佛故生
憫念心雖依王法當密作願云我行王法非
我本心願生淨土誓相救濟凡歷一切境界
若善若惡由心憶佛皆心念作願故普賢願
王云作一切惡馳六
三五皆不成就若作善業皆悉和
合即此意爾如是相續念佛在心能辦一切
淨因功德恐煩披覽不復具說誠哉此門為
益最大

第四明衆福門者普賢觀經云若國王大臣

欲懺悔重罪者當修行五事一者但當正心

不謗三寶不障出家不為梵行人作惡留難

於持戒四眾勿行汙行二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三者

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四者於六齋日勅諸

境內力所及處令行不殺嚴禁漁捕及誠姦闕六齋日者白月

初八日四天王使者巡世十四日四王太子

巡十五日四天王親巡黑月二十三日二

始若四王親下一切諸天星宿鬼神俱時隨

從若遇修福齋戒者諸天相慶即為五者當

深信因果信一實道知佛不滅此與十六觀

經三福大同但普賢觀正為王臣故特引用

此亦是三世諸佛淨土正因若出家四眾應

具依觀經三福為行當自檢文但隨作一福

並須即時若心念若口言作意迴向方成淨

因爾勸修者於此四種法門必須繫日專持

修習方可自期定生淨土此之四行即是學

習念佛三昧往生正因經云行此三昧者現

身得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若人但聞佛名

二菩薩名除無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念若

念佛者當知此人是人中芬陀利華觀音勢

至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此人現世

彼佛常遣無數化佛無數化觀音化太勢至

及娑婆世界常有二十五菩薩晝夜擁護若

行住坐卧若一切時處不令惡鬼得便不受

一切災難常為

國王大臣一切人民之所宗奉所得功德一

念之間不可算數如佛之辯不能稱揚除彼

不肖人孰聞不信樂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法門

音釋

甄也居察也 笛也 簫音延切 也尺也 針也 以也 線也 擣也 浣也 浣也 創也 創也 綽也 濫也 袂也 紉也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金光明最勝懺儀 宋傳天台教觀四明沙門知禮集

宋東山沙門遵式始於天台國清
集於四明大雷山蘭若再治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二儀同卷

馳七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金光明最勝懺儀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宋東山沙門遵式始於天台國清

集於四明大雷山蘭若再治

叙緣起第一

此文再治凡四因緣一者為國清始集之日
正欲於靈墟自修既迫所期遽取成就其間
事理文句錯雜廣略未允一往難曉依百錄
題請觀音懺法是也今之再治務本有在命
用經題以異眾製及所治本二者為國清集
多潤色之語並削去之悉用經疏止觀等言

既援據有在俾後之人增長正信三者近得國清所集晚學狂簡於懺願文後更添法華懺文中四悔并音切梵字又見一本刪去諸儀及觀慧等文直寫佛位并懺願而已題云觀音禮文又一本應是老年書寫全行脫落麤注不分却於行間私安注字意欲區別傷此等人好而不習輒便去取毀甘露門殃累非淺今用再治爲遠諸過四者盡取觀慧諸文安於事後令運念周備免使行人時有虛擲應知大乘三種懺悔必以理觀爲主止觀云觀慧之本不可闕也輔行釋云若無觀慧乃成無益苦行故也禪波羅蜜云一切大乘經中明懺悔法悉以此觀爲主若離此觀則不得名大乘方等懺也補助儀云夫禮懺法世雖同敦事儀運想多不周旋或粗讀懺文

半不通利或推力前拒理觀一無敦精進之風闕入門之緒故言勤修苦行非涅槃因吾祖大醫明誠斯在上四意擬四悉檀叙因緣竟明正意第二

請觀音疏依舊人約十意明方法一嚴淨道場二作禮三燒香散華四繫念數息五具楊枝淨水六請三寶七誦呪八披陳九禮拜十坐禪疏但釋經不暇細出方法故且依舊列而已百錄既正明事儀其意少別舊家五具楊枝六始請聖百錄依經請後楊枝舊家十坐禪百錄移爲誦經便將第四數息爲禪舊坐則重而闕唱誦故今數雖十專依百錄爲準然此十意各具事理皆通感應俱徧三業悉淨三障咸會三德解脫要道一何坦然故

約事即今十科事行約理惟二一順陀羅尼
中道正觀二歷事修觀此之事理必藉三業
三業成機理無不應應即業淨業淨即障除
障除即會德會德即無事理亦無感應一切
寂然誰論十意問嚴淨道場始能置辦通具
事理可爾云何便論感應乃至會德答十意
約別不無方便正修之異今約通論既許具
事理何疑感應等耶況復凡云請聖皆約三
義一標心二行三證且置辦道場觸類標心
擬求何事三業行淨非時尚感地況道場乎歷
事觀理義同於證三請意足豈無應耶道場
尚爾餘九可知更爲引經通證十意感應等
者經云汝今應當五體投地燒香散華繫念
數息爲衆生故當請彼佛及二菩薩說是語
時佛及菩薩俱到此國此乃牟尼纒示設請

之法都未修行但云說此語時佛等早降自
非三請之力安致於斯投地證二番作禮餘
證請等三意又國人面授楊枝淨水此證道
場及第六意三呪皆云現前見佛證誦呪意
處處破障見佛文證披陳意得聞此經受持
讀誦等即超越無量無數阿僧祇劫生死之
罪證唱誦意十意整足感應炳然行者思之
首尾十意既勞三業勿使唐喪常悲灑血章
提扣頭此亦今初二意感應之明證餘可例
知云何凡置道場猥同俗務反招罪累滅障
良難此如輔行記所訶至於正修須心通廣
遠事理明白自或未達當詢解者書云自用
者小弗詢勿庸十意今當說

第一莊嚴道場

百錄云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

置佛像南向觀音像別東向止觀云於淨處

道場請彌陀像觀音勢至像安於西方道場正須

安觀音像東向於觀音右肩安勢至於左肩南向安佛像當中更安釋迦無妨須莊嚴畢備然後設楊枝淨水若便利左右以灰塗身

澡浴清淨著新淨衣百錄云行者十人已還

當西向蓆地地若卑濕置低脚牀當日盡

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輔行云雖

身口精誠須假以福助日日為者彌為增上

恐力不逮聽從初日必先課已資財以伸傾

竭百錄按大悲經三七日按此經七七日悉

用齋日建首理觀者輔行云歷事修觀約尊

界也治五住糠顯實相米亦是定慧用莊嚴

法身也輔行云場定所嚴能嚴雖多不出定

慧供養雖衆不出助與不動止觀云香泥者

即無上尸羅也輔行云究竟戒香徧塗實理

齋蓋者止觀云施即翻也翻法界上迷生動

出之解蓋者觀五陰免子縛起大慈悲覆法

界也輔行云觀陰本空如免子縛無緣慈陰

第一三九冊 精觀世音菩薩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一五·一五七六

為靜處者諦理是處也中道之法幽遠深遠

故也彌陀像等疏云表如來法身實相之境

觀音表中道正觀之智大勢表福德神力熏

修西方者對五行西即是金主決斷剛直之

義對四諦即是道諦道名能通用智慧見理

故大智觀音能消伏毒害左右出入者左表

定出是散以定止散故須左右出入者左表

實即以權入實故須右入澡浴者止觀以修

實觀蕩障淨智輔行云所除如惑能洗曰觀

身無垢故能所俱淨又助道如灰塗正觀如

清水淨法身上垢也新淨衣者百錄表寂滅

忍蕩二邊醜陋輔行云寂忍稱體如衣在身

問便利何無觀解然但便利飲食非三昧行

義所制故文無解若作觀何妨如華嚴淨行

品文又便利時順經作想蕩除糞穢還得清

淨餘文既非常制悉可隨意作觀但令順圓

相助雅合法相向後備書

第二作禮法

百錄云各執香爐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

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輔行云五體投地理

須雙膝前詣雙肘續施後方額扣肝膽委地

想佛足下施手承足如對目前疏云大聖常

欲濟拔為無瘡之者毒不能入故今三業為

地七

機相解者疏云地是一實相地若與薩婆若
 陰此是平倚毒害不消沉淪生死今明五體
 表五陰左脚是色右脚是受左手是行右手
 是相頭是識何故爾戒是色法無作冥密如
 陰表左脚也定是推畫前境如陽表右手也
 表右脚也定是推畫前境如陽表右手也
 是思數如陰表左手也五識在頭能了別故
 識對頭也若依薩婆若地者得五分法身戒
 是防護七支故是色陰定是三昧正受故是
 受陰慧是悟虛智即想陰解脫是行行能招
 累解脫無累故對行陰解脫知見是識陰能
 了別故以五分法身代生死五陰經云因滅
 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以名
 五體投地令毒害消伏
 則出生死倘然累表也

-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
- 一心頂禮過去七佛世尊
-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 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六字章句陀羅尼
-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舍利弗等聲聞緣覺賢聖僧
 禮佛想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
 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釋迦牟尼影現中
 我身影現釋迦前頭面接足歸命禮至禮
 無量壽佛即云無量壽佛影現中云云禮
 法想云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
 議我身影現法寶前莫不皆悉歸命禮禮
 僧準上禮佛作想但改為菩薩等惟禮觀
 音云為求滅障接足禮此是懺悔之主別
 須三禮表破三障及勤重故耳

第三燒香散華

止觀云燒香運念三業供養輔行云三業供
 養者身翹跪口宣唱意運想百錄云禮竟燒
 香散華而作是言
 是諸眾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
 養十方法界三寶

至此捧香華想云願此香華徧十方以為微
妙光明臺諸天音樂天寶香諸天餽饌天寶
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塵出一切塵一
塵出一切法旋轉無礙互莊嚴徧至十方三
寶前十方法界三寶前悉有我身修供養一
一皆悉徧法界彼彼無雜無障礙盡未來際
作佛事香熏法界諸衆生蒙熏皆發菩提心
同入無生證佛智想已散華更執手爐口發
誠言云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
諸菩薩無量聲聞衆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
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
發菩提心起已一禮收坐具至坐禪處理解
慧斷結香即智慧也亦名止善華能嚴飾表
定定是福德莊嚴亦名行善復次華以表慧
華是可見之法對慧是照了見理之義香以
表定香以冥熏對定寂靜之義作此互對者
通明慧中有定定中有慧別明各具定慧復
次香對無作行善無作因作而發不須更作
任運常起如燒香時用火為緣即便香煙任
運徧滿華對作善不作善則不生如華以手
散香若不運華則不散用
此合十種行人明消伏意

第四繫念數息

百錄云當向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
不散勿數風喘氣為衆生故經十念頃疏云
十息為一念凡百息為十念禪波羅蜜云初
至繩牀令坐安穩若半加以左脚置右脛上
牽來近身令脚指與左右脛齊若全加即上
下右脚置左脛次左掌置右掌上頓置左脛
近身當心而安正身端直令鼻與臍相對平
面正住閉口唇齒纔相拄著舉舌向齶閉眼
纔令斷外光而已息者有聲曰風結滯曰喘
不細曰氣不聲不結不麤不澀不滑出入綿
綿若存若亡資神安隱曰息守風散喘滯氣
勞息定百錄云成十念已次念十方佛七佛
世尊色身實相妙身猶如虛空又當慈念一
切衆生作此念時如一上禪久運念已安詳
徐覺

得云繫念是勸意業默念之請下根即
得心定亂止中根即得細住上根即得

未到地定此是喜發諸禪無漏見十方佛念
 息域意不同若數息調適身心安靜四大調
 和即消伏果報上毒害若數息時開發善心
 惡業俱息具世善即人天數息若觀息是風
 氣風即色能觀心王是識領受此息緣想此
 息其餘是行息具五陰即四念處名聲聞息
 若觀息過去無明因緣成今果報之息三世
 不善名尸安耐此數名忍念不著名檀不起
 數不亂名定照了風喘邪正是智成事六度
 息若觀息成無相慧名通教息若觀息不空
 不俗中道佛性前後觀之名別教息若觀
 此息一心三諦無次第前後名圓教息若觀
 者經文今念七佛等也輔行引婆沙云諸法
 本來無生無滅菩薩信樂色法二身如虛空
 故於一切處得無障礙言障礙者謂須彌山
 等是人未得天眼念他方佛得禪定法隨十
 見佛亦應細約十種行和疏云十方佛即十
 法界皆有佛性七佛七覺分也念生者應

第五召請

疏云請有三義一為自請二為他請三護正

綠四諦境起慈悲為便文繫不引可以意思
 應知繫念勿得輕心但為斂念而已須知行
 人根性不同於三七日若七日深有所發
 故疏中廣約三根及十種行人明其相親令
 旨趣在遠行者深思數息既爾諸門
 例然一一約十種行人明消伏意

法請自請如斯那為他如月蓋護法如七言
 偈自請是攝善法戒為他是攝眾生戒護法
 是攝正法戒得意者三祇是一欲使自身戒
 定慧明淨即是攝善法以已利他即攝眾生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今逐行者傍正或
 自為正餘為傍此七乃至護法亦爾自請復有三
 延請祈請願請為他護法亦此三也延即屈
 伸俯仰延致之義對身業如五體投地是也
 祈即發口干求即口業如四行偈是也願即
 要心處所即繫念是也然別對雖爾通則必
 具三業合行宜在得意今義當延請百錄云
 今一人裝香火各各互跪召請輔行云互跪
 之儀三處翹聳曲身合掌自注金容近代澆
 醜都無跪相悞幢未折業海難傾尚縱穢軀
 安期大道視斯明誠切在勤拳請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世尊三編奉請前所

禮三寶

請佛想云我三業性如虛空釋迦如來亦如是不起真際為衆生與衆俱來受供養請法云法性如空不可見常住法寶難思議我今三業如法請唯願顯現受供養請僧同前請佛但改名字為異耳

諸本懺法於奉請後說偈讚佛惟此懺無讚

歎文今依三請觀音經錄偈就刊于此

大悲大名稱 吉祥安樂人 常說吉祥句

救濟極苦者 衆生若聞名 離苦得解脫

亦遊戲地獄 大悲代受苦 或處畜生中九

化作畜生形 教以大智慧 令發無上心七

或處阿修羅 軟言調伏心 令除憍慢習

疾至無為岸 現身作餓鬼 手出香色乳

飢渴逼切者 施令得飽滿 大慈大悲心

遊戲於五道 常以善習慧 無上勝方便

普教一切衆 今離生死苦 常得安樂處

到大涅槃岸 讚歎已隨 意陳情

第六具楊枝淨水

經云爾時毗舍離人即具楊枝淨水授與觀

世音菩薩止觀但云設楊枝等不言授與今

依經今行人跪授唱云

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憐攝受三說

輔行事解云以觀音左手把楊枝右手持淨

辨是故請者須備二物疏云此是勸具要因

正為機感也楊枝拂動以表慧淨水澄停以

表定楊枝又二義一拂除對消義二拂打對

伏義又拂除對消滅二折伏即對消除淨水

亦二義一洗除對消義二醒悟對伏義又四

義一洗二潤漬三醒悟四安樂洗對消滅之

消潤對消除醒悟對降伏之伏安樂對平伏

之伏又洗除對消伏毒害大悲拔苦是慧義

潤漬是大慈與樂是定義醒悟是慧義安樂

是定義約十種行人 各作與拔等云云

第七誦三呪

行人先知云何呪義疏云呪名呪願如螟蛉

法亦名呪術此術法盡與十種行人毒害相

應密能消伏十種行人者分段有八一受苦

緣覺五修六度六修通七修別八修圓變易

有二別三十心人圓初住已上各有苦業受

見毒害具如疏釋

又云此呪即實相正觀為體非空非有遮二

邊惡業持中道正善具足三德不縱不橫諸

佛祕要不可思議又云靈智寂照法身為體

感應為宗救厄拔苦為用歷四教十法界消

除三障當知此呪神用廣遠止觀云消伏毒

害陀羅尼能破報障毗舍離人平復如本破

惡業陀羅尼能破業障破梵行人馳七蕩除糞穢

令得清淨六字章句陀羅尼能破煩惱障淨

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疏以初呪破煩惱六

字破報各有經證蓋三呪各能破於三障故

互論皆得既略知梗槩當自籌計於十種人

中投心何位欲消何障欲期何事又消障應

從重者對治重者若滅輕者隨去決起精進

不得自疑三世諸佛真實法印豈虛也哉將

欲誦呪先互跪合掌一心一意三稱三寶及

觀世音名疏云三稱三寶表除三障應令

眾聲起伏同時勿使喧亂惑心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觀世音菩薩摩

訶薩大悲大名稱救護苦厄者三稱竟

願救我苦厄 大悲覆一切 普放淨光明

滅除癡闇瞋 為免毒害苦 煩惱及眾病

必來至我所 施我大安樂 我今稽首禮

聞名救厄者 我今自歸依 世間慈悲父

唯願必定來 免我三毒苦 施我今世樂

及與大涅槃

三說然此四偈初二正請次二結集初中有
二初偈總請次偈別請初偈又二初一句唯
自請次三句通自他言苦厄者六根患也覆
一切者通於十界也普放者請大智光除癡

暎也次別請別標三障也毒害若業障也二

障如文大樂即涅槃涅槃即三德三德破三

障次二行結請如文慈悲父等義更須尋疏

為善誦此四偈者為轉障之緣亦為入觀相

應之本故須略識仍一一須約十種行

人此下經文歎呪體用誦時作白佛想

白佛言世尊如是神呪必定吉祥乃是過去

現在未來十方諸佛大悲陀羅尼印聞

此呪者眾苦永盡常得安樂遠離八難得念

佛定現前見佛我今當說十方諸佛救護眾

生神呪

多耶他 嗚呼臚 摸呼臚 鬪婆臚 耽

婆臚 安荼罽 盤荼罽 首埤帝 般般

荼囉囉 婆私臚 多經他 伊犁 寐梨

鞞首梨 迦婆梨 佉鞞端耆 梅陀梨

摩蹬耆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

耶啤娑訶 多荼毗 伽帝伽帝 臚伽

帝 脩留毗 脩留毗 勒叉勒叉 薩婆

薩埵 薩婆婆耶啤 娑訶或三或七

白佛言世尊如此神呪乃是十方三世無量

諸佛之所宣說誦持此呪者常為諸佛諸大

菩薩之所護持免離怖畏刀杖毒害及與疾

病今得無患說是語時毗舍離人平復如本

起一拜已復

跪下去例然

次誦破惡業障陀羅尼

爾時世尊憐愍眾生覆護一切重請觀世音

菩薩說消伏毒害呪爾時觀世音菩薩大悲

熏心承佛神力而說破惡業消伏毒害陀羅

尼呪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觀世音

菩提薩埵摩訶薩埵大慈大悲唯願愍我救

護苦惱亦救一切怖畏眾生令得大護

怛經他 陀呼臚 摸呼臚 鬪婆臚 耽

七

十二

婆臙 阿婆熙 摸呼脂 分茶梨 槃茶

梨 輸鞞帝 般荼囉 婆私臙 休樓休

樓 分荼利 兜樓 兜樓 般荼梨 周

樓周樓 臙般荼梨 豆富豆富 般荼囉

婆私臙 矧墀 跡墀 臙跡墀 薩婆阿

婆耶羯多 薩婆叵婆 娑陀伽 阿婆耶

界離陀 閉殿 娑訶

一切怖畏一切毒害一切惡鬼虎狼師子聞

此呪時口即閉塞不能為害破梵行人作十

惡業聞此呪時蕩除糞穢還得清淨設有業

障濁惡不善稱觀世音菩薩誦持此呪即破

業障現前見佛

次誦六字章句陀羅尼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我今當誦大吉祥六字章句救苦神呪

多經他 安陀罽 般陀罽 枳由罽 檀

陀罽 羶陀罽 底耶婆陀 耶賒婆陀

頗羅臙祇毗質堆 難多罽 婆伽罽 檀

盧禰 薄鳩罽 摸鳩隸 兜毗隸 娑訶

爾時世尊說是神呪已告阿難言若善男子

善女人四部弟子得聞觀世音菩薩名號并

受持讀誦六字章句若行曠野迷失道徑誦

此呪故觀世音菩薩大悲熏心化為人像示

其道路令得安隱乃至獲大善利消伏毒害

今世後世不吉祥事永盡無餘持戒精進念

定總持皆悉具足

第八披陳懺悔

呪竟當自憶念先罪起大怖畏未有惡業不

招苦報禪門云行者思惟若戒不清淨決須

懺悔是故經云佛法之中有二健兒一性不

作惡二作已能悔今造過知悔名健人也夫

懺名懺謝三寶及一切眾生悔名慚愧改過

求哀我今此罪若得滅者於將來時寧失身

命終不更犯如比丘白佛我寧抱是熾然大

火終不敢毀犯淨戒此下語出法華三昧復憶無始所

造乃至今生業性雖空果報不失顛倒因緣

起諸重罪流淚悲泣口宣懺悔應心念言我及眾生無始

常為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

要但願生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眾生

同為一切重罪所障今對觀者十方佛前普

與眾生歸命懺悔唯願加護令障消滅念已

普為法界眾生悉願斷除三障歸命懺悔唱

五體投地心復念云我與眾生無始來今由

愛見故內計我人外加惡友不隨喜他一毫

之善唯徧三業廣造眾罪雖不廣惡心徧

布晝夜相續無有間斷覆障過失不欲人知

不畏惡道無慚無愧檢無因果故於今日深
信因果生重慚愧生大怖畏發露懺悔斷相
續心發菩提心斷惡修善勤策三業翻昔重
過隨喜凡聖一毫之善念十方佛有大福慧
能救拔我及諸眾生從空死海置三德岸從
無始來不知諸法本性故寂廣造眾惡今知
空寂為求菩提為眾生故廣修諸
善徧斷眾惡唯願觀音慈悲攝受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稽首歸命十方三世三

寶本師釋迦牟尼佛等上所奉請諸佛賢聖

大悲觀世音菩薩憐愍覆護受我奉請顯現

道場受我懺悔比丘某甲等為法界沉淪苦

趣一切眾生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但以三業

六根多諸罪累三障厚重菩提行願不得現

前不能自利利人深自剋責今日奉請諸佛

賢聖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等懺悔過去

今生及未來世一切惡業三業六根三障三

毒自有身來流浪六道處處受形內無慧眼

外近惡人開放逸門造生死業枝條華葉徧

滿三界二十五有無不受生輪環無際相續
 無窮偶得人身犯諸重戒一切諸犯輕重篇
 聚多有毀犯違逆十方三世諸佛清淨妙戒
 若不懺悔當墮阿鼻大地獄中畜生餓鬼阿
 脩羅道天上人間受無量苦輪迴六道無解
 脫期今日嚴淨道場誠心懺悔不敢覆藏唯
 願尊者觀世音菩薩摩訶薩顯現道場放勝
 光明照觸身心令得清淨一一戒根還得如
 故興隆三寶起護法心起護戒心起四攝心
 起慈忍心心如金剛願不更犯已犯之罪與
 法界衆生俱同懺悔盡未來際常得修習善
 提行願生生常處淨佛國土三障永除絕三
 惡道永離衆苦成無上道虛空有盡我願無
 窮法性有邊願心無極盡入如來願性海中

懺悔發願已
歸命禮三寶

第九禮拜

百錄云一心禮上所請三寶

禮拜事儀理觀
并運念偈等並

如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遶時口稱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本師釋

迦牟尼佛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過去七

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菩薩摩

訶薩

或七稱或三稱當隨意補助儀云欲行道時
更須正立想此道場猶如法界十方三寶界
寒虛空以次四身旋遶法座十方三寶心性
寂滅影現十方心想如夢梵聲如響勿令心

散旋竟三
自皈依

自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竟

作禮
復言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竟

作禮
復言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禮作

第十誦經

百錄云今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法華三昧

云夫誦經之法當使文句分明音聲辯了不寬不急繫緣經中文句如對文不異不得認

誤次當靜心了音聲性空猶如谷響雖不得音聲而心歷歷照諸句義言辭辯了運此法

音充滿法界供養三寶普施衆生今入大乘一實境界順此經意應令十種行人各得消

伏毒害悉入大涅槃海百錄云午前初夜施上方法餘

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為一日一夜規矩至第

二乃至七七日亦復如是輔行云餘謂四時

十七

必依常儀不可廢也正意竟

勸修第三

止觀問曰上三三昧皆有勸修此何獨無答

六蔽非道為解脫道若更勸修失旨逾甚今

何特違止觀而立勸修也然隨自意凡約四

法論修何妨勸善乎彼不勸之旨已在答文

今別約依經方法經中佛自勸修豈關人情

經云此陀羅尼名灌頂章句無上梵行必定

吉祥大功德海衆生聞者獲大善利應當闍

誦誦指此為一經備揚大悲施無畏者念佛勸修也

三昧功德寶幢欲得現身見觀世音欲見釋

迦無比色像欲於毛孔見無數佛欲於現身

見八十億諸佛皆來授手為說大悲無畏功

德乃至現身發無忘旋陀羅尼一切善願皆

得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如是稱善令受

持此呪滅三障者毗舍離人六根重病即得

平復饑饉王難惡獸盜賊牢獄枷杻羅刹毒

藥刀劍生難四百四病一時不起報破梵行也

人作十惡業聞此呪時蕩除糞穢還得清淨

過去業緣現造衆惡惡業惡行不善惡聚極

十七

重惡業斯那比丘往昔惡行殺生無量皆得
消滅也業斷除三毒根成佛道無疑大火從四
面來焚燒已身龍王降雨設火焚身節節疼
痛三誦此呪即得除愈不被繫縛長貪欲瞋
恚愚癡三毒等畏譬如猛風吹去重雲即得
消伏也煩惱夫國亡妻冤憎會苦三塗八難皆
得解脫稱歎無盡又偈云一切惡人惡口者
違逆此呪起不善現身白癩膿血流後墮地
獄長夜苦是故應當慈心護受持讀誦灌頂
句地獄清淨如蓮華餓鬼破碎無八難蓮華
化生為父母心淨柔軟無塵垢嗚呼諸佛慈
音如此稱讚誠實不虛願再讀再思勇發道
意少功大報當須一一約十種行人乃至等
覺生善滅惡明經力用廣如經說略勸修竟
已上擬經三分歸向流布偈

十方大悲海 佛法賢聖僧 護世觀世音
能施無畏者 我集吉祥句 利益初心人
唯願賜冥加 在所常流布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金光明最勝懺儀

宋傳天台教觀四明沙門知禮集

一切恭敬

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一拜已復跪執爐云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

諸菩薩聲聞緣覺眾及一切天仙受用作佛

事 供養已一切恭敬一拜已復跪奉請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東方阿閼四

佛世尊寶華瑠璃寶勝佛等盡金光明經

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三請一禮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三請

已一拜

一心奉請南無信相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

至菩薩金光明菩薩金藏菩薩常悲法上

盡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聲

聞緣覺賢聖僧三請已一拜

一心奉請南無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

王金剛密跡散脂大將大辯天神摩利支

天韋馱天神堅牢地神菩提樹神訶梨帝

喃鬼子母等五百眷屬一切皆是大菩薩十八

等及此國內名山大川一切靈廟當州地

分屬內鬼神此所住處護伽藍神守正法

者一切聖眾三請已不應禮

一心奉請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

天此位眾唱三請已不禮白衣須禮當合掌持呪

南無室利莫訶天女 怛姪他姪字徒細地夜你也三切

通鉢唎脯擘折囉脯布乎切擘力出切折市列切囉力計切下並

同 三曼頌多可切 達喇設泥喇字多達切泥字去聲

莫訶毘 阿囉揭諦 三曼頌毘曇末泥

莫訶迦哩也 鉢唎底瑟佉鉢泥佉字丑切 薩十九

婆頰他娑彈泥類鳥 割切 蘇鉢刺底脯曬 疴

耶娜類乃 可切 達摩多 摩訶毗俱比諦必切 比切 脾切

莫訶迷吐嚕鄔波僧呬鄔鳥古切 呬香切

莫訶頡唎使頡戶結切 蘇僧近入聲 哩呬了切 三

曼多願他 阿奴波唎泥莎訶七通訖一拜 起同聲嘆云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常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穀輞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徧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光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倫匹

亦如妙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日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着

讚已當陳述意須合掌 恭敬今眾平聲三唱云

南無寶華瑠璃佛南無大乘金光明經南無

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如是三稱已 次處奉供養

專想面對後陳辭句餘時除去飲食并淨潔 如法復持散擲等語但云香華至同圓種智 而止便 即禮佛

今我道場敷設供養然種種燈燒種種香奉

種種飲食淨潔如法恭持奉供諸佛世尊大

乘經典菩薩賢聖一切三寶又復別具香華

飲食奉獻功德大天大辯四王梵釋天龍八

部聖眾復持飲食散擲餘方施諸神等惟願

三寶天仙憐愍於我及諸眾生受此供養以

金光明力及諸佛威神於一念間顯現十方

一切佛刹如雲徧滿如雨普洽廣作佛事等

熏眾發菩提心同圓種智此亦應隨意所 陳未必專誦此

語作是語已當持飲食至道場 外淨處布散四方先作是言

我今依教供養大乘三寶及吉祥大天持此
 種種飲食散灑諸方徧施諸神願諸神明威
 權自在一念普集各受法食充足無乏身力
 勇銳守護堅強知我所求願當相與迴此福
 利普潤含生果報自然常受勝樂作是咒願竟即便以
食散衛四方想無量鬼神悉來受食爾持或誦前咒或但云南無室利摩訶天女以食蓋為度散灑畢迴道場禮佛

-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 一心頂禮東方阿閼佛
- 一心頂禮南方寶相佛
-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佛
- 一心頂禮北方微妙聲佛
- 一心頂禮寶華瑠璃佛
- 一心頂禮寶勝佛
- 一心頂禮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卅

- 一心頂禮金燄光明佛
- 一心頂禮金百光照藏佛
- 一心頂禮金山寶蓋佛
- 一心頂禮金華焰光相佛
- 一心頂禮大炬佛
- 一心頂禮寶相佛
- 一心頂禮盡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 一心頂禮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禮
- 一心頂禮信相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金藏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常悲菩薩摩訶薩

卅

一心頂禮法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盡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

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舍利弗等聲聞緣覺賢聖僧

普為法界一切眾生悉願斷除三障歸命懺

悔一拜運想
逆順十心

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現在十方一切諸佛

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轉妙法輪持

照法輪兩大法兩擊大法鼓吹大法螺建大

法幢秉大法炬為欲利益安樂諸眾生故常

行法施誘進群迷令得大果證常樂故如是

等諸佛世尊以身語意稽首歸誠至心禮敬

彼諸世尊以真實慧以真實眼真實證明真

實平等悉知悉見一切眾生善惡之業我從

無始生死以來隨惡流轉共諸眾生造業障

罪為貪嗔癡之所纏縛未識佛時未識法時

未識僧時未識善惡由身語意造無間罪惡

心出佛身血誹謗正法破和合僧殺阿羅漢

殺害父母身三語四意三種行造十惡業自

作教他見作隨喜於諸善人橫生毀謗斗秤

欺誑以偽為真不淨飲食施與一切於六道

中所有父母更相惱害或盜宰堵波物四方

僧物現前僧物自在而用世尊法律不樂奉

行師長教示不相隨順見行聲聞獨覺大乘

行者喜生罵辱令諸行人心生悔惱見有勝

已便懷嫉妬法施財施常生慳惜無明所覆

邪見惑心不修善因令惡增長於諸佛所而

起誹謗法說非法非法說法如是眾罪佛以

真實慧真實眼真實證明真實平等悉知悉

見我今歸命對語佛前皆悉發露不敢覆藏

起七

二十二

未作之罪更不復作已作之罪今皆懺悔所作業障應墮惡道地獄旁生餓鬼之中阿蘇羅衆及八難處願我此生所有業障皆得消滅所有惡報未來不受亦如過去諸大菩薩修善提行所有業障悉已懺悔我之業障今亦懺悔皆悉發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願得除滅未來之惡更不敢造亦如現在十方世界諸大菩薩修善提行所有業障悉已懺悔我之業障今亦懺悔皆悉發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願得除滅未來之惡更不敢造

懺悔
已歸命
禮三寶

我比丘 某甲 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初成正覺未轉法輪欲捨應身入涅槃者我皆頂禮是諸世尊勸轉法輪請久住世度脫安樂一切衆生

勸請已歸
命禮三寶

我比丘 某甲 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我今隨喜一切衆生三業所修施戒心慧二乘菩薩賢聖善根十方諸佛證妙菩提法施一切所有功德我皆至誠隨喜讚歎

隨喜已
歸命禮
三寶

我比丘 某甲 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願作證知我從無始至於今日三業所修一切諸善施戒禪慧乃至懺悔勸請隨喜攝取現前迴施法界一切衆生同證菩提如諸佛等

迴向已歸
命禮三寶

我比丘 某甲 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證我微誠現前所願願諸天八部增長威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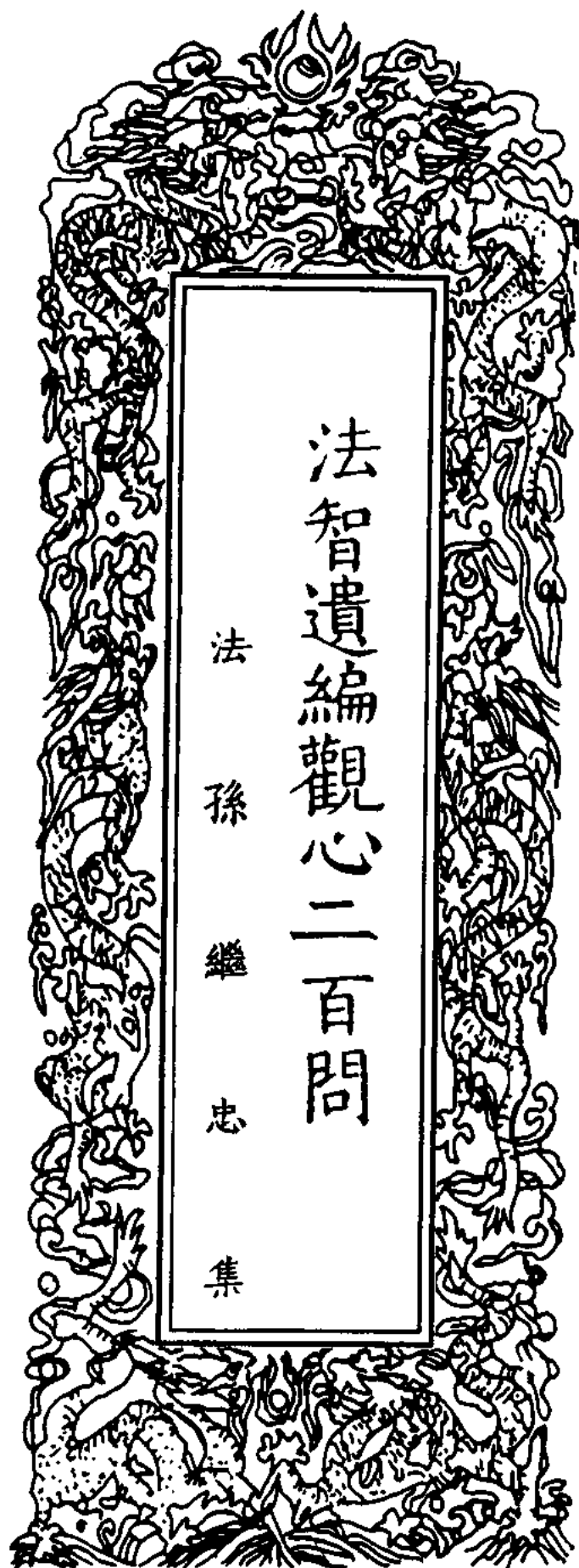
常來護持我此國土風祥雨順穀果豐登聖
 帝仁王慈臨無際羣臣官屬常守尊榮萬姓
 四民永安富樂佛法檀越父母師僧歷世寬
 親法界含識咸生正信發菩提心六度齊修
 二嚴等備復願我等眾聖冥加常值大乘及
 善知識開我佛慧願行現前荷負流通三世
 佛法誘化一切然無盡燈普會眾生同歸祕
 藏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佛南無四方四佛南無寶華瑠璃佛南無大
 乘金光明經三稱南無信相菩薩南無金光明
 菩薩南無金藏菩薩南無常悲菩薩南無法
 上菩薩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
 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和
 南聖眾

金光明最勝懺儀

音釋

需力回切 敷胡教切 脩相遊切 翹渠堯切 喘昌
 脛旁禮切 齧五各切 澆澆貌切 醜澆貌切 槩支切 槩支切
 也薄也 蟬蟬莫切 齧齧桑切 丁丁郎切 槩槩古切 槩槩古切
 埤匹詣切 鞮丁奚切 跡尼辰切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

法
孫
繼
忠
集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

馳八

法孫繼忠集

景德四年六月十五日四明沙門比丘知禮
謹用為法之心問義于浙陽講主昭上人

右五月二十六日本州國寧寺傳到上人答

十義書一軸云云答釋未善讀文縱事改張

終當乖理始末全書於妄語披尋備見於論

心毀人且容壞法寧忍欲敷後難恐混前文

故且於十科立二百問蓋恐上人仍前隱覆

不陳已墮之愆更肆奸諛重改難酬之問故

先標問目後布難詞必冀上人依數標章覽

文為答毋使一條漏失欲令正理分明希不

延時庶塞願望

問辨訛云觀有二種一曰理觀二曰事觀今

文不須附事而觀蓋十法純談理觀故且

二種觀法各能觀境顯理既不附事相而觀乃是直於陰入觀理此則正是約行理觀今那云是事法理觀耶

問夫名事法為理觀者須託事附法入陰心用觀顯理方名理觀今文既不附事託陰而觀於理何顯而名理觀耶

問附事顯理乃是一種觀法何得標列云觀有二種一曰理觀二曰事觀豈以所附事自為一事所顯理更立為一理觀耶

問約教明三法對觀心三法但名為事今文既非約觀三法那名為所顯三諦耶

問辨訛云今文理觀事事全成於法界心心咸顯於金光既不附事相法相則是直體陰入事事成不思議境則十乘心心顯於金光既爾得不是約行理觀耶

問十法若非約行理觀那得便是普賢端坐念實相耶

問答疑書既云普賢觀法證前圓談理觀示可修義何故釋難書轉云念念相續及念實相令依止觀修證耶

問若非約行理觀焉得念念相續焉得入理證果耶

問答疑書云此玄直顯心性義同理觀若少帶事法且非直顯心性唯約行理觀直觀陰心顯性此玄既直觀心顯性那非約行理觀耶

問今文既是約行理觀那無揀陰及十乘耶
問本立十法是約行理觀故廢後附法觀心約行觀既不成後文觀心如何廢耶
問此玄十種三法乃是正談果法何得是直

顯心性耶

問所引五章但稱涅槃只是佛性乃是正談
果法該於因人佛性豈是直顯眾生佛性
耶

問如云游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之境界
乃是直顯心性該得佛法豈名直顯佛法
耶

問詰難書持問此玄正談佛法名直顯心
性因何不答何得二三處改云予不許直
顯法性耶

問今既牽率而答何得言心性處不言直顯
言直顯處不言心性豈非四字全書恐義
乖返耶

問答疑書云此玄文直顯心性今何改云學
者備覽妙玄已知心性徧生徧佛故觀此

果去知是心性此豈非妙玄自顯心性此
玄不顯心性何得云此直顯心性耶

問予云良師取意講授義合諸文仁尚不伏
仁立學者先解妙玄方尋此部出何文耶
問既此玄直顯心性故十法皆以理融妙玄

不直顯心性故十法不以理融學者解彼
心性尚能融於他部何不自融當部而更
觀心融之耶

問此玄十法文顯標云為未有智眼約信解
分別耶云純被妙玄深達心性人耶

問稔為此玄附於如來所游十法廣示心觀
故至經文不論觀解何得據彼廢此觀心
耶

問此玄大師被在日當機故須即示修法涅槃
玄是滅後私制既非當眾策觀故且缺

如以託講者做諸部授人那云學者自知耶

問妙經文疏雖敘偏小本被習圓之人故附文作觀多分在圓令一一文不違所習據何文證知是久習止觀之人豈大師講妙經時預為玉泉寺修止觀人示觀心耶

問所據觀心銷開等欲成觀心銷文是要且開等具於四釋最後旁用觀心銷之觀銷若要何不居初又何文云觀心銷是要耶問大師說玄疏時尚未說圓頓止觀何得純為久習圓頓止觀人示事法觀耶

問妙玄觀心令即聞即修不待觀境那云指示行人須依止觀中修耶

問若廢此文觀心何以稱久修者本習耶問本習既是揀境修觀今文亦揀恰稱本習

豈以太稱而以爲非耶

問若廢此文觀心將何以指示令於止觀中修耶

問止觀既揀境修觀今文預揀示之有何乖違耶

問發揮本據十法有六即義故不觀心妙玄

十法一一細示六即何故却云彼文須有觀心觀於十法耶

問此玄十法以一法性貫之故不須觀心妙玄十法豈不以一理貫之何故須有觀心耶

問仁以此三法欲類淨名疏法無衆生具觀心義彼約研心修觀辨三法此談果證三法那具觀心義耶

問仁立十法只是三諦異名故具觀心義既

類法無衆生彼約所觀所顯能觀能顯能破所破助道正道自行利物論三法此既一向是所顯諦理安類彼文具觀心義耶

問又云此三法具修性義故具觀心義釋毘耶離城具論修性三德何故更示觀心耶

問此十法從三德至三道而辨妙玄十法從衆生心性三道辨至極果一一皆具六即何故却須用觀心觀之此文何故不用觀之耶

問攝事入陰用觀顯理方名攝事成理故妙玄五義正觀心文俱明觀陰仁何但云攝事歸理不云入陰觀理耶

問今十法文既不攝入陰心又無觀法顯理那名事法理觀耶

問辨訛顯立十法純是理觀修證之法同普

賢觀何故改云只有理觀義耶

問常坐雖觀三道事境既非起心末事又非借事立觀乃是直顯心性那名事觀耶

問觀於一念及三道皆是直附事境觀只是一種理觀那名事理二觀耶

問常行觀相好是立事境三觀依之顯理方成一種觀法那名事理二觀耶

問隨自意推於末事四運叵得只是一種事觀那名事理二觀耶

問今約四三昧論事理二觀辨訛既云不須附事而觀即是不附三道相好幡壇白象起心等事乃是一念法界觀空之理觀既爾十法那無一念等十乘耶

問辨訛既立十法純談理觀遂問何無理觀揀陰十乘仁既不立純是事觀那責不問

事觀揀境并十乘耶

問大意與正修事儀與理觀互有廣畧舉四
行必帶正修觀法子將常坐為難已攝正
修何得在云常坐唯在大意耶

問予云若依五畧修行證果能利他者一是

聞師取意教授二是宜畧即能修證那得

在云五畧自具十乘耶

問若諸經與妙經觀體全同何故妙樂云此

示觀解異於他經他經豈無圓觀耶

問前時圓教欲修觀人既未聞開於聲聞那

能自用開顯之理為觀體耶

問若二經圓理是同妙玄十法那無理融耶

問妙玄一心成觀那類方等懺儀未成之觀

耶

問若執王數相扶觀王必觀數何故約識心

修觀後更歷四陰觀耶觀時既然悟時那

不然耶

問王城耆山房宿萬二千數皆觀陰入那云
事法觀不立陰入為陰境耶

問既云又諸觀境不出五陰今此山等約陰

便故山等約陰既便故立陰名則顯諸境

雖無陰名而體皆是陰故云不出五陰那

據此句判諸觀境非陰耶

問所云以諸文中直云境智者蓋以諸文既

對陰不便故輟陰名而但以一念心及因

緣生心等為境以三觀為智即是直云境

智也若不爾者有何觀解但立境智兩字

耶

問諸文觀一念心及因緣生心若非陰心謂

是何物如仁之意豈不謂是清淨真如耶

問大意妙境云觀心性諸文事法多觀心性
止觀既是陰識之性諸文那不是耶

問山城觀中妙樂令於此辨方便正修講人
還須於此辨否若不辨者則違尊教若具
辨之學者還可修否

問妙樂於山城觀中令於此揀境及心若非
揀陰為揀何境若不揀思議取不思議為
揀何心耶

問阿難觀中妙樂令具述觀相若不述揀境
十乘何名具述豈獨此中具述驗知凡指
止觀皆令具述那違教耶

問婆多觀中妙樂令廣引般舟三昧仁於講
時還曾引否

問山城之外只合直云境智今文既立陰境
以驗是訛者山城之外房宿亦立陰境不

異山城萬二千人立十二入為境豈亦後
人添耶

問諸文觀一念心與此棄三觀一何異縱諸
數相扶豈不的以心王為主耶

問今文因云棄三觀一驗是訛者據何教云
附法觀心不得揀陰耶

問十二入各具千如則已結成妙境諸文但
云陰等未結妙境乃於此境示乎三觀三
觀若立境自成妙故云但寄能觀觀耳今
文棄三觀一方當示陰未結妙境故於此
境示乎三觀顯金光明豈非寄能觀耶那
將示陰便為妙境那云不是寄能觀觀耶
問義例二種觀法雖不云陰而云入一念心
心之與陰雖能造能覆少殊其體豈異託
事則山城觀陰既令揀境那執二種不立

陰耶

問答疑書云此玄文十境不足既無修發九境驗知只有陰境既是十境中辨須是揀陰之境且今十法何文是揀陰境耶

問妙玄心如幻談等既在觀心科中須作境

觀而說故釋籤云今銷一一文俱入觀門仍須細釋令成妙觀何得謗云是通途法相耶

問指要本立先解諸法皆妙然欲立行須論起觀之處乃立不變隨緣陰識為境觀之

顯理仁曾破之今那在予解則唯妄觀方

了真耶

問子據金錕大意立不變隨緣名心為所觀境豈是獨頭之妄那斥同外道耶

問子據止觀念處懺儀立陰識妄心一念無

明為境此諸教文既單就妄立未云即真豈是外道說耶

問所觀之心是無明染緣所成佛界心是十乘淨緣所成詰難書定所觀心那責不說淨緣佛界心耶

問金錕立不變隨緣名心本示妄染色心有果佛性若是隨淨緣佛界心者豈是佛界色心有佛性耶

問輔行引心造如來本證妄染陰識能造一切因何拘作非染非淨心耶

問若云妄心即真故立非染非淨心者豈大師不知即真那但云陰識應不及仁之所說耶

問大意本示止觀陰識是隨緣心輔行乃指隨緣所成陰識能造如來那作四句分之

云大意是隨緣染淨心止觀是非染淨心耶

問若轉計云妄心即理故云非染非淨者何獨止觀論即大意不即耶若皆即者何故約句定分之耶

問若約染淨兩緣所成十界心論所觀境者十境之中那無佛心耶

問示珠云一念常靈寂體一念真知等顯是以真性釋一念耶

問示珠若知一念是妄何不仰順妙玄釋籤以迷因法釋心那云心非因果約理能造事以釋心是因耶

問大意雖將陰境在修觀文中揀繁取要與大部不殊豈見文在一處便不分陰境理境所破所顯耶

問大意云異故分於染淨緣緣體本空空不空此論所顯能破三諦三觀那得引此而難所破心境耶

問仁既自云濁成本有之語此示本迷今了迷心當體即理染淨不二等且所觀陰心教八為約本迷說為約今了說二義若混則將賊不分那名觀法耶

問雖云三無差別乃是陰心攝他生佛豈可攝佛便令能攝之心屬果耶若便屬果何故釋籤云生佛在心亦定屬因耶

問仁立鑽火之喻意執於火唯是所鑽所出而不知出已燒木復是能燒觀陰顯理本欲滅陰理顯陰滅理非能滅耶

問輔行既用器械權謀及以將身喻止觀及以諦理此三俱運方破三賊因何身力獨

教八

十一

非能破耶

問仁執了陰是理所以觀之不知此是妙解
若欲立行須且立陰觀陰顯理豈云觀理
顯理鑽火出火耶

問辨訛云三千是妄法今云是所顯之理因
誰解耶

問初棄於陰明具三千後依妙境起誓安心
等豈非妙境對陰爲能對九爲所耶

問仁執心具三千色無三千且心與色皆是
真如隨緣而造豈一片具德真如造心一
片不具德真如造色不爾何故心具色無
耶

問若色不具三千何故妙經疏十二入各具
千如耶

問若執入義帶心妙樂那云界亦各具耶

問既許有情體遍無情體既徧已具那不遍
豈有一分不具德體遍於無情不爾那執
色無三千耶

問金錒本立無情有佛性豈獨有不具三千
之性若爾不名有果人之性也莫違宗否
問能造之心既由全理而起故能具三千色
是全理之心而起那不具三千能生樹根
既具四微所生枝條豈不具四微耶

問他約能造論於唯識故無唯色之義今既
約具論於唯識故有唯色之義既許唯色
那無三千耶

問豈以色不造心等故便不得云色具三千
便不名法界中道及不名唯色耶豈以波
結爲冰暫不流動便謂不具波性耶

問心具於色色是妙色既是妙色那無三千

耶

問觀陰為妙境攝彼無情同為佛乘蓋顯法

法皆具三千若無情不具那為佛乘耶

問四念處內外二觀之後結歸心者蓋捨旁

從正捨難從易外觀破於內着豈全不觀

外耶

問荆溪云四教中圓奚嘗不云三處具法邪

師執此立頓頓觀却抑四教中圓唯論心

具二處不具仁立心具三千色無三千是

不及彼師所見以彼元知隨觀即具但不

合立為頓頓耳仁全不知此義望彼邪師

千里萬里更何分踈耶

問予據破於着內着外之文遂立恐心外向

復遵唯識唯色之教乃云心具色具何得

以標隔見誣獨頭為謗耶

問內心徧攝觀成更論歷外者猶居因位故

也雖約理融寧無事境唯遍游歷而任運

見理既云任運那以巡檢覆察釋於歷耶

問內外不二門標列牒釋二種境觀文義顯

然何得但對義例淨心外歷及止觀例餘

陰入國土方等歷旛壇等耶

問若色心門明內觀畢何故次門方標列二

境逐一牒釋耶

問若先了等文為結前生後者既云先了外

色心一念無念則結前已泯合畢因何內

體三千即空假中生後之文又對泯合是

何道理

問示珠以外觀豁同真淨是六根淨位則成

結前外觀至六根已方乃生後令修內觀

豈名字全無內觀耶

問內外門立二境觀乃加功研習之義那對任運泯合之文耶

問色心門無修觀相那對內心正觀內外門二種觀境分明因却對傍歷外觀耶

問仁執色心門明內觀對實相觀內外門明

外觀對唯識觀且義例實相唯識二觀既且約內心修之則二觀俱在色心門豈非內外門全不明觀法耶

問四念處令著外者修唯識觀著內者修唯色觀豈得特違教文將唯識為外觀耶

問仁今議論特扶先師之義示珠既判色心門未論觀法內外門方對境明觀今何違彼自立色心門明內心正觀內外門但示外境旁歷之觀耶

問示珠判外觀豁同真淨名六根觀成位則

外已泯合仁何違彼自立次文內觀方是泯合耶

問示珠自於外境明觀成相於義無虧仁何乖義苦破師耶

問若示珠釋不二門有乖發揮廢觀心自敗何故拌入地獄強諍非義耶

問心佛衆生既是事用故分高下廣狹初心修觀遂有難易去取若三種三千本來融攝因何內觀但觀已之三千未攝生佛三千外觀但觀彼彼三千未與已心三千泯合至第二再觀內境方得彼此泯合此之邪曲之見還與一家觀法合否

問若心佛衆生事相既別三處理性又殊則人人各住法法不融約何義說三無差別獨頭標隔推與誰耶

地八

十四

問大意約三無差別染淨明其假觀此假空
中明三諦觀仁何違彼內觀不觀生佛三
千違文違義何可言耶

問事境暫隔故扶宗云初觀內心未涉外境
仁何破云理境本融生佛同趣內觀如何
作意去取耶

問今執內觀未觀生佛三千何故辨訛更令
內觀託彼色心依正豈非其時全不識內
外二境耶

問仁於前書數將止觀例餘界入國土及方
等^{地八}播壇以爲外觀豈此外境非已依正尚
違自語寧會圓宗耶

問義例本論色心不二之觀先觀內心約心
融色明不二觀次歷色等任運各融本既
不論三法之觀何以初觀已心次歷生佛

豈非不解看讀耶

問仁於前書堅執內外二觀並修方名事理
不二今那改云內心理觀自說事理不二
豈非竊予之義爲已見耶

問實相唯識用觀雖殊妙解無別那云觀唯
識者未能即了一切唯心但隨自意四運
推檢若爾與通教觀心何異耶

問辨訛既將揀境中心造諸法便爲妙境中
一念三千又以託外依正色心便爲內觀
之境還是不分事理二造內外二境耶

問既遭問疑書難便改轉云所造諸法者理
具名造實非事造又云所言三千者即是
所具三千名造實非外境事造此是欺心
轉計否

問辨訛難於恐心外向之義云何不恐心外

向但云託彼心即空即中彼心既是生佛之心豈託彼心便非外向耶此時還知二境否

問辨訛云色心之境俱觀此時還知揀境之意耶

問仁今轉云觀理攝事者乃是甘伏予云但觀理具自然攝於事造不可遍將事造諸法為觀所託境前那頻難未涉二修事造耶

問仁今復云遍攬諸法專觀能造之心意以遍攬之言欲成色心之境俱觀之義且遍攬諸法乃是妙解總攝諸法歸心若論修觀須的揀陰境而觀用觀遍攬豈免俱觀之失耶

問義例先了萬法唯心方可觀心仁前定云

先了屬解觀心是行今之遍攬那非解耶

問仁今復云若了一心即見諸法意成色心內外俱為觀境既云若了一心顯是初唯觀心未涉他境即見諸法者乃是了悟一心具攝諸法豈是所託事境耶

問若觀內心理具攝一切法便為色心之境十六俱觀內外之法皆託者或修內觀不入更將何法為境觀之顯理耶

問若言觀內心理具雖攝外境事造不妨修外觀時的就外境事造觀之顯理若爾者正合予之所立非初作觀便觀依正諸法及未涉二修事相何頻妄破耶

問若不暫分內外二境但以理攝便云俱觀者或用正觀歷衆緣時何異未歷時耶

問仁立外觀只是觀色歸心仁立內觀亦是

攬外歸內二觀如何分耶

問義例本爲邪解之師錯謂止觀釋名已下皆是漸圓乃將十二部經觀心之文立頓頓觀修道即得既謂九章帶漸終不取彼方便正修十境十乘度入事法觀中修習此師又云頓將二頓問人人無答者終不肯咨稟良師口訣只據見文一句爲頓頓觀修道即得遂斥之爲壞驢車也若稟師氏取彼止觀方便十境十乘細釋成乎妙觀豈是驢車餘文或有此斥皆潛防此計乃言止觀一部爲妙行者皆爲防於不取大部銷通便以一句爲足者也那例破事法觀心不得修習儻得知識決通豈亦成壞驢車耶

問仁執金錕須善一家宗途方可委究行門

始末之語謂須讀止觀者且妙境最遠尚於言下開通儻再請餘乘豈聞說不解而執須讀止觀部帙耶

問懺儀旣云不入三昧但誦持故南嶽云散心誦法華不入禪三昧亦見普賢身那云於誦持時修十乘耶請細看廣難一一答之

問荆溪自云面授口訣非後代所堪今懸敘私記決事法觀道有何失耶

問妙玄觀心一釋令即聞即修何得以聲聞悟入稍難而便不許委銷事法勸人修觀耶

問大師說禪門六妙門小止觀旣各有人修說諸文事法觀門何獨無人修耶

問大師在日聞事法觀旣能修行滅後聞之

豈不能即修耶

問若據陳都機緣減少豈獨今日無機抑亦
玉泉虛唱傳法本令誘物而却約時退人
還善為師否

問輔行云若依五畧修行證果能利他者自
是一途此指不須廣聞為自是一途何得
類同頑境踏心之一途耶

問若執方便純解無行者或習方便時欲蓋
數起還須用圓觀呵棄否或因茲悟理還
入位否況云初心即可修習仍結六即耶
問夫論法門須求其意不可以名相多少為
論釋名等四章三觀名相雖多意謂生於
止觀之解釋法無衆生名相雖少意成中
道生空之觀得意之師依章善消豈不成
乎解行耶

問仁用違文背義各十段文難予不尋止觀
即修附法若得良師取意決通何須尋讀
止觀既蒙勸進可不即修此義既成更問
何耶

問始從發揮至答疑書皆以談於妙性真理
便為觀心號八因何改云觀六識妄心成三諦
真心此義因誰解耶十九

問始從扶宗觀於一念識心及諸義狀皆立
因心為境那在抑予不許觀於妄心仁於
何時說觀妄心予不許耶

問示珠既云心非因果還是偏指清淨真如
否

問若轉計云色由心造但示心即妙理者自
已報色且由心造生佛各有能造之心何
不皆即妙理何故定作因果事釋耶

問予立三法各具二造何文謂生佛約色論
造豈非三各二造示珠全無此義仁欲翻
爲已見說之遂先加誣色造之失作偷義
之計便自約心各論二造此之賊心仁當
自省謂無報耶

問示珠何文曾言生佛約心論能造耶

問三法各論二造互具互攝方名無差示珠
於六義中心之事造尚不全以約心論能
造故餘之五義本非擬議還甘伏否

問示珠設問本定經中三無差語爲就三人
論爲約一人說答中約心迷悟論生佛畢
即明判云示本末因果不二故云三無差
別豈非定判經中三法在於一人那得抵
諱翻轉作了已知他救之耶

問既不約因心論乎二造則不善了已若例

他亦以真心造事則不善知他如此了知
有何益耶

問妙玄三法皆判屬事示珠何故作一理二
事判耶

問止觀二境觀法全在名字中示因何答疑

書五番言修^{廿八}二觀皆在觀行五品位中偶

一迴云五品初心便自歸觀行那於今來
改轉將五品初心却爲名字既朗自結歸
觀行如何翻改爲名字耶

問止觀八種觀成顯云初品因何答疑書五
番言觀成皆在相似況五番說五品方修
二觀却言初品觀成誰不知之得非彰灼
欺誑耶

問不二門結境智行三法相符設位簡濫豈
非六即之位揀三法之濫況證果起用不

離三法仁何抑之但在凡位耶

問若境智行局在初住前位因何妙樂通果

說耶

問若智局在名字不通後位豈可行時全無

於目若二凡無智則名字無境豈非五即

皆無佛性耶

問若位位中以正行為智將助行為行明智

妙既至極果行妙因何更明正行又妙樂

智三既在妙覺豈等覺來唯修助行耶

問仁執正釋三法全無修二性一今那自許

八種三法是修二性一耶

問不二門本論一切三法離合仁堅執只約

三因說離合今那八種有離合耶

問今觀心前先約離明觀識次約合示歷法

豈須就前離論於後合如正釋三智約離

次釋三因約合豈云離則三智合則緣了

豈智唯空行惟假耶

問若合三智之解爲了三脫之行爲緣顯發

性三爲正如此約開論合有何等過那得

枉云開則三觀合則空假耶

問妙玄云生佛高廣難觀觀心則易此玄十

種果法正當太高那云談此便不用觀心

耶

問諸文事法之後所明觀心豈非捨難取易

仁廢觀心自以果法爲理觀豈非捨易取

難耶

問十義書引淨名玄約教明三身三脫爲事

解後更約觀心明三身三脫仁但謂彼之

事解與今三涅槃惑畢竟不生等不齊何

不具說不齊之義耶

問仁今又云淨名玄三身與法無衆生義齊否未知欲與彼事釋觀釋何義論齊不齊何不顯說耶

問此玄十法約乎果證該及迷因其間具示自行化他若智若行何得名爲於諸佛法邊直談理性耶

問妙玄起五心中乃先出觀心一解之意觀心解中既皆約陰論觀何得以不待陰境銷於起五心中不待觀境之文

問釋籤不待觀境方名修觀乃是預出觀解之意實未正明觀解何得輒謂是觀心之式樣耶

問若轉計云自道不待揀示陰境不道不待通示陰境且釋籤今消示陰之文皆入觀門若不揀陰那得入於觀門耶

問彼觀心文云三界無別法皆是一心作止觀大意皆以此示揀陰妙玄觀心何獨非耶又既在觀心文中豈以願境及生解銷之耶

問仁轉計云自是久修止觀行人攝法入於三千三諦心中不待玄文揀示陰境此說甚違釋籤自令講者銷入觀門乃是宗師取意揀示故不待止觀教文故云即聞即修那云學者自能

問仁又報云未習止觀即聞事法乃知須依止觀修之此則固違妙玄即聞即修之說既須待止觀揀境示妙教文豈非又違釋籤不待觀境之語耶

問若不攝事法入乎陰心修觀顯發何名攝事成理耶

號八

十一

號八

二十三

問若云不待觀境之文是觀心式樣者縱云不待陰境豈不待精進而修耶

問諸事法觀未明揀境尚須精進修之此玄觀心既揀那不可修耶

問既許不二門撮乎十妙為止觀大體那不許諸得意師將十門妙意入事法中爲觀體耶

問大師說此十法開解之後即合策衆觀心故有觀法章安制大經玄義既非對衆時節又艱但宣教義託後師氏比望餘部示人學者因茲諳練豈是自尋諸部耶

問初習玄疏事法之觀人師取其止觀通釋如引衆經說乎止觀修入者豈名衆經修入耶

問若先習止觀未悟今歷事法觀門得悟如

將無生觀法度入生門豈名無生門悟耶

問予引義例唯達法性不云達陰既是端坐十乘豈不達陰爲法性用例攝事成理雖不云入陰後觀解中既立陰境驗須攝事入陰觀理方名攝事成理仁那在云意謂法性不關三千耶

問仁答疑書中引此文正圓談法性義同理觀理觀既不達陰驗仁當時不知約行須觀陰心若不爾者何故引此證無陰理觀耶

問妙玄以三軌通十法此玄以無量甚深法性貫十法因何此中獨得云以法性融法耶

問若妙玄尚不以法性融圓果十法何能融餘因果又何能開二乘耶

疑八

二六

問答疑書明說彼玄不以法性融故用觀
心觀前十法今那轉云觀三教三軌及援
引文相耶

問妙玄三教三軌既云從一開三又一一皆
以如來藏攝何得却用觀心融之此玄三
教十法未云從實開出未成藏理融攝何
以却不用觀心融耶

問義例自云託事導情何得自撰附法觀情
耶

問若託事一向導情全無修相何故者山觀
中令於此明方便正修耶

問縱云附法遣執教忘行之情者妙玄十法
皆以一念用六即辨至極果何故更用觀
心示行此玄但約信解說四教法相何能
自遣忘行之情那無觀心示行耶

問妙玄十法附妙法題那非理融此玄十法
附世金喻却得是理融耶

問止觀結題說為結文相事法觀心處處言
為行立令即聞即修安輒類之耶

問發心中觀心約自己心數衆生明乎與拔
之觀那自撰為結其文相及示行耶

問仁元執云此玄所談十法純是理觀直顯
心性超過妙玄故廢附法觀心今何全同

法界次第列諸法數却是學三觀者自用
觀法融之則成此玄全不談理觀全不顯

心性乃自發揮至今義狀所說一時傾敗
此文觀心自成真說

此之義目並是自來廢立觀心之意儻於此
問不能酬答及答不盡理則顯妄破觀心正
文仍以上人心行多奸言詞無准已墮之義

隱覆不言縱答之文復多輒改使鑑覽稍分
 於得失討論未息於往來故今列數於前冀
 答無缺畧演義於後知問有因由請上人只
 將所列問詞實書前項用所陳答語即寫次
 文休將已義前書如不善消文之類莫謂後
 科兼答如直顯心性之流庶邪正之甄分俾
 勝負之明白須臻極理必見所歸唯願上人
 正直修心流通勸念莫顧一期之虛譽仰扶
 千載之真宗使教觀之不空見說行之並運
 損益即大罪福不輕須取證於神明豈強行
 於呪詛若心無諛諂任呪之無徵或意有誰
 欺必言之速驗請揣尋昔見比對今言儻用
 實解以廢教文罪應少薄或縱欺心而毀方
 等報必不遲切宜審思莫侮聖法悟與未悟
 酬與不酬速望迴音即有徵索或作徵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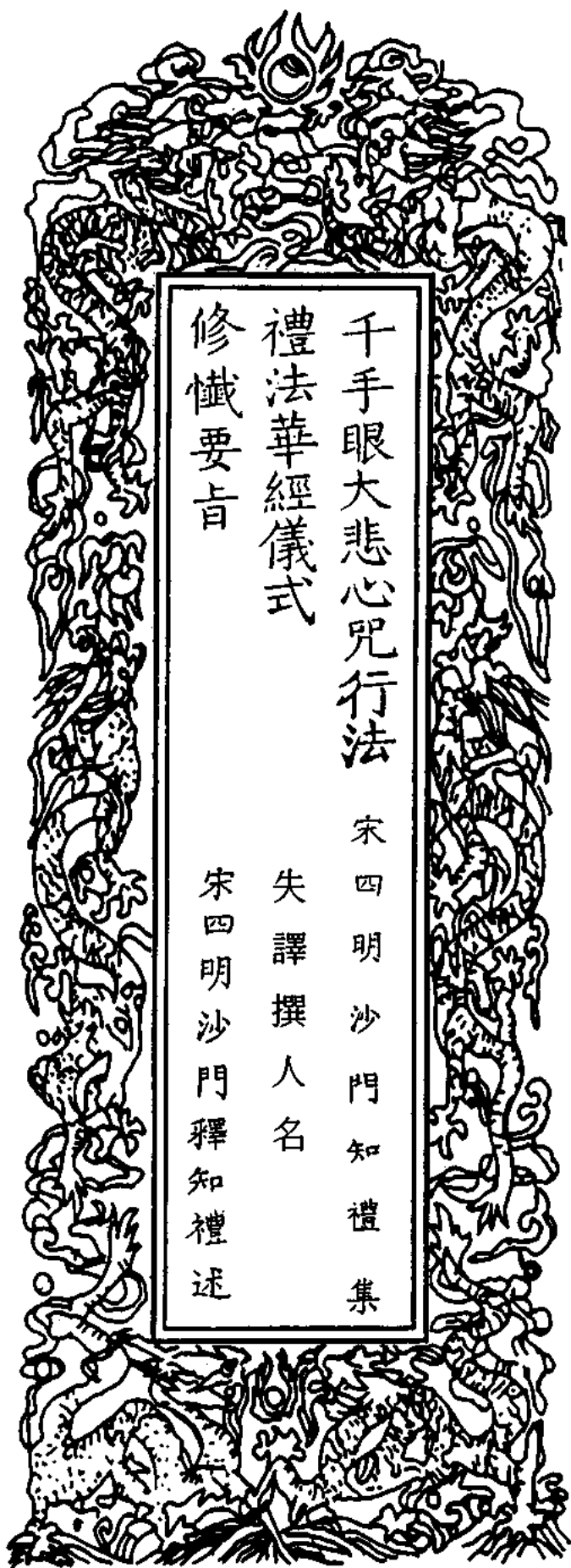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

音釋

憇 丘皮切 顛 魚容切 詰 溪吉切 標 魯水切
也 有 隔

果八

二十六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禮法華經儀式
修懺要旨

宋四明沙門知禮集

失譯撰人名

宋四明沙門釋知禮述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禮法華經儀式、修懺要旨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一法一式一旨同卷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禮法華經儀式

修懺要旨

馳九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宋四明沙門知禮集

此大陀羅尼忝自髫年便能口誦且罔諳持
法後習天台教觀尋其經文觀慧事儀足可
行用故略出之誠堪自執然智者所立行儀
總有四種何等為四一曰常坐即文殊問經
一行三昧也二曰常行即般舟經佛立三昧
也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法華二經袒持普
賢二三昧也四曰非行非坐即有依諸經行
法及歷善惡無記修觀總名隨自意三昧也

若據此經不制專坐唯行及以相半亦非縱任三性於中覺察而令三七日依法誦持蓋隨白意中依經行法也今於本經出十意一嚴道場二淨三業三結界四修供養五請三寶諸天六讚歎伸誠七作禮八發願持咒九懺悔十修觀行仍以法華三昧補助觀想注於事儀之下俾其修者免檢他文

一嚴道場

經云住於淨室懸旛然燈香華飲食以用供養百錄請觀音儀云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旛蓋安置佛像南向觀音像別東向今須安千手眼觀音像或四十手如無此像祇於六手四手像前或但是觀音形貌亦無在更安釋迦勢至等像無妨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低脚牀當日盡力

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輔行云雖心口精誠須以福助日日爲者彌爲增上恐力不逮聽從初日必先課已資財以伸傾竭經云若諸衆生現世求願者於三七日淨持齋戒誦此陀羅尼必果所願據此修者須三七日爲一期必不可減準法華三昧正修之前於一七日行方便法使事儀理觀皆悉精熟仍求加護令無障礙者也

二淨三業

經云誦此神咒者發廣大菩提心誓度一切衆生身持齋戒住於靜室澡浴清淨著淨衣服制心一處更莫異緣法華三昧云初入道場當以香湯沐浴著淨潔衣若大衣及諸新染服若無新者當取已衣中勝者以爲入道場衣於後若出道場至不淨處當脫淨衣著

不淨衣所為事竟當洗浴著本淨衣入道場

行法上皆法華三昧文也縱一日都不至穢亦須一浴

終竟一期專莫雜語及一切接對問訊等終

竟一期依經運想不得刹那念於世務若便

利飲食亦須兼護勿令散失事畢即入道場

不得托事延緩大要身論開遮口論說默意

論止觀也修者須依善師咨稟知已然可行

之慎勿自任

三結界

行者於建首日未禮敬前當齊修行處如法

結界經云其結界法者取刀呪三二十一徧畫

地為界或取淨水呪二十一徧散著四方為

界或取白芥子呪二十一徧擲著四方為界

或以想到處為界或取淨灰呪二十一徧為

界或呪五色線二十一徧圍繞四邊為界皆

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經云皆得隨便

行之

四修供養

行者依法結界已至千眼像前先敷具倚立

當念一切三寶及法界眾生與我身心無二

無別諸佛已悟眾生尚迷我為眾生翻迷障

故禮事三寶作是念已口當唱言

一切恭謹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禮已燒香散

華首是諸眾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

養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

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至此想

香華徧十方以為微妙光明諸天音樂天

寶香諸天翕騰天寶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

一塵出一切塵一塵出一切法旋轉無闕

互莊嚴徧至十方三寶前十方法界三寶前

悉有我身修供養一一皆悉徧法界彼彼無

雜無障闕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熏法界諸眾

生蒙熏皆發菩提心同供養已一切恭謹

入無生證佛智想已云

五請三寶諸天行者運心普供養已胡跪燒香當念三寶雖離障清淨而
以同體慈悲護念羣品若能三業致請必不
來而拔苦與樂然須至誠逐位殷勤三請
必有感降唱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無量億劫千光王靜住

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九十九億殞伽沙諸佛

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無量劫正法明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一切諸佛世尊佛九

一心奉請南無賢劫千佛三世一切諸佛世

尊

一心奉請南無廣大圓滿無闕大悲心大陀

羅尼神妙章句想云法性如空不可見常住法寶難思議我今三業

如法請惟願顯現受供養次位亦爾

一心奉請南無觀音所說諸陀羅尼及十方

三世一切尊法

一心奉請南無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

自在菩薩摩訶薩運想如佛但改云觀世音菩薩亦如是下去菩薩聲聞隨位改之

菩薩聲聞隨位改之

一心奉請南無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總持王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日光菩薩月光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

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華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寶藏

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德藏菩薩金剛藏菩薩虛空

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彌勒菩薩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迦葉無量無數大聲聞僧

一心奉請善吒梵摩瞿婆伽天子護世四王
天龍八部童目天女虛空神江海神泉源
神河沼神藥草樹林神舍宅神水神火神
風神土神山神地神宮殿神等及守護持
呪一切天龍鬼神各及眷屬

唯願釋迦本師彌陀慈父千光王靜住如來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不移本際平等慈熏來
降道場證我行法

廣大圓滿無閔大悲心總持祕要顯現道場
受我供養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乘本願力來
到我前神呪加持頓消三障大勢至菩薩總
持王等諸大菩薩摩訶迦葉諸大聲聞同運
慈悲俱時來降

梵釋四王諸天八部隨我請來堅守道場擁
護持呪却諸魔障示現吉祥令我所修不違
本願

六讚歎伸誠本經無讚歎偈欲取他經恐與
依經略 呪體及表報相小有參差故輒
述讚之

南無過去正法明如來現前觀世音菩薩成
妙功德具大慈悲於一身心現千手眼照見
法界護持衆生令發廣大道心教持圓滿神
呪永離惡道得生佛前無間重愆纏身惡疾
莫能救濟悉使消除三昧辯才現生求願皆
令果遂決定無疑能使速獲三乘早登佛地

威神之力歎莫能窮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伸述誠懇隨其智力如實說之然所求之事不可增長生死所運一心必須利益羣品唯在專謹方有感

七作禮行者應念三寶體是無緣慈悲常欲

我既再三奉請縱非目擊冥應不虛故須作已降之想燒眾名香五體投地禮上所請三

寶唯諸天鬼神不須致禮若至大悲心咒及觀世音菩薩各須三禮此之人法是道場主

云故唱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如前請中三寶諸位皆須

五體投地勤重致禮禮佛想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釋

迦如來影現中我身影現釋迦前頭面接足歸命禮至禮阿彌陀云即云阿彌陀佛影現

中云云禮法想云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議我身影現法寶前一心如法歸命

禮禮僧準上禮佛但改為菩薩等唯禮觀音云為求滅障接足禮此是懺悔主故

八發願持咒

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童男

童女欲誦持者於諸眾生起慈悲心先當從

我發如是願此願橫深該收權實非天台教

觀莫到邊涯今依一家略為標指俾其行者

心有所歸願有二節前十願明成就法一往

生善後六願明除滅法一往破惡然準聞咒

獲四果十地等益部在方等顯矣此願合彼

四教菩薩旁兼七兩教二乘亦有法緣慈悲隨

世利物故今之行者既顯圓頓止觀覺意三

昧故立願起行須順法華之意故荆溪云散

引諸文該乎一代文體正意唯在醍醐故十

六願須約開顯圓義釋也前十願皆稱南無

大悲觀世音者南無翻歸命亦度我亦信從

大悲者以此菩薩拔苦心重故稱具大悲者

施無畏者此悲體圓即能與樂觀世音具如

別行疏釋蓋哀憫至深故教眾生求我度脫

歸心順我立乎誓願今成機感故也仍須了

知大悲觀音即我本性今欲復本故稱本立願又復此願即本性之力用故馬鳴云自心起信還信自心此經云應當從我發如是願今以二義釋茲十願初約諸經四弘釋次約今家十乘釋夫四弘者依四諦起四諦者二示世間苦因果二示出世樂因果一切菩薩欲拔此苦欲與此樂故依之立四誓也依苦諦立云衆生無邊誓願度依集諦立云煩惱無數誓願斷依道諦立云法門無盡誓願知依滅諦立云佛道無上誓願成但今十願拔世間苦因在前故與四誓次第小異而皆二二相成以知法由眼智度衆生須方便船必越海道能登山舍可棲身故初二依集諦立先願知一切塵勞之法皆即法界次願得是圓淨慧眼以非此慧不能知故三四依苦諦

立先願度一切沉淪之衆次願早得體內方便非此方便度生不徧故五七八依道諦立道雖萬行不出三學今先求實慧般若即慧學次願慧成越於二死苦海次求出世上戒定後願二學功成入於三德涅槃三學是道諦之始越苦證滅顯道諦之終也九十依滅諦立先求無爲之法以宅其心則惑滅行息後願冥乎法性復本淨身則究竟常寂也縱百千願亦何出於四弘況此十耶又願不依諦名爲狂願雖不出四今以觀音智巧悲深故開四爲十則使行者標心立行原始要終皆悉顯了故也仍須了知始終等相體性融即故荆溪云初心徧攝觀惑法界即惑成智即生成滅名圓四誓又了前二誓拔性德之苦後二誓與性德之樂性之苦樂何須

拔與即無作之誓也二約今家十乘釋者聖
意多合且作二釋尋經始末以後驗前知是
願成十法乘也何者以說呪前今發十願說
呪訖示呪相貌有九句并呪體成十法與今
家十乘更無差忒後觀行中當說言十乘者

初觀不思議境二發菩提心三巧安止觀四
破法徧五識通塞六調適道品七對治助開
八知次位九安忍十離順道法愛十願對此
唯一處前後彼則依境發心此則依境修觀
各有其意初知一切法願顯不思議境非一

九

九

念三千豈收一切二智慧眼願圓止觀成佛
眼智也非此眼智不顯妙境故三度一切衆
願發分滿菩提心也無緣與拔初住已上方
現前故四善方便願成破徧也三惑破已方
能任運與拔破徧即度生方便菩薩破惑爲

度生故五般若船願識通塞如水有船即塞
能通也六越苦海願成道品也非無作道品
莫越二死海故七戒定道願成助道也以無
作心修事戒定最能治惡故八登涅槃山願
知次位也山須自下昇高雖觀即理道不浪

階故九會無爲舍願成安忍行也舍名捨衆
速證無爲故此行不專初品上地亦然天龍
恭敬不以爲喜即其例也十同法性身願離
法愛也不滯似解合佛真身故準文二二相
成者照境由止觀與拔由破惑先知通塞方
修道品無對治功安有次位若不安忍則無
似愛可離也此之觀法修在名字成在五品
似發在六根真發在分證究盡在妙覺今立
願者願修之得門成之即世或於一觀或歷
餘心便入似真以至等妙又復應知此之十

法雖論修證及以因果而現前一念本自圓成全性起修即因成果今立十願標心在茲又復應知此之十法雖是智者像代宣揚而並是漸頓諸經之旨以離此十更無修證之法法華大車深可例也後之六願一徃破惡於中前三破地獄而初二別破刀火二種第三破一切地獄後三破餘三趣應知六願皆就對治悉檀而立故地獄云摧折枯竭餓鬼云飽滿修羅云調伏畜生云智慧如六觀音對破六道唯天從便宜以善彊故人兼入理思惟盛故餘四並從對治以惡多故皆標我者雖是行人所稱全是諸有真常我性一念十法也前十願中一一我字莫不爾也若者不定之詞隨趣對治也皆云向者訓對也爲對治義宛合即以四趣我性爲能對治四趣

三障爲所對治皆云自者三障本空無明故有治以圓法稱本虛融更非障闕故云自摧折等然能對有自他所治有三障人自治有事行理觀治他論神通感應何者若自起四趣煩惱造四趣惡業受四趣苦時稱名誦咒對之願此三障即自摧折等此事行治也若自用十乘觀慧對於四趣若惑若業若報時願得觀成障滅即摧折等此理觀治也若自觀行成能破三障顯出我性得大自在見一切衆生爲四趣三障所苦以似解力對之即神通治他也以分滿力對之即感應治他也故一言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等其義甚深不可卒備原其所歸觀音能障三道神呪及我體是法界亦名中道舉一全收法法絕待以彊迷故暫分感應故曰南無以翻迷故

義立對治故云我向今順圓法立上諸願名
 無作誓其功巨量問圓解圓修者獲益可爾
 無此解者修有何益答法體本然聖人稱本
 而示其修此者縱未圓解但得機成任運獲
 益若能解者功不可論如摩尼珠愚人得之
 非全無益但買一衣一食而已若其識者十
 事修治四洲雨寶故經云有慧觀方便者十
 地果位克獲不難是故行者當親善師學茲
 圓解立願之際心口一如三障即消法身速
 證既略知此旨當發
 是願首者唱云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知一切法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智慧眼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度一切眾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善方便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乘般若船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越苦海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得戒定道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登涅槃山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會無為舍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同法性身

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湯
 火湯自枯竭 我若向地獄 地獄自消滅
 我若向餓鬼 餓鬼自飽滿 我若向修羅
 惡心自調伏 我若向畜生 自得大智慧
 經云發是願已至心稱念我之名字亦應專

念我本師阿彌陀如來然後即當誦此陀羅
 尼行者想身對此佛菩薩前稱念尊名唯在
 哀切如遭焚溺求於救濟若時促略稱七
 徧若時稍寬
 多稱無妨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稱念
 訖云
 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眾生誦持大

悲神呪九墮三惡道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

悲神呪若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誦

持大悲神呪若不得無量三昧辯才者我誓

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呪於現在生中一切

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為大悲心陀羅尼也

乃至說是語已於眾會前合掌正住於諸眾

生起大悲心開顏含笑即說如是廣大圓滿

無闕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陀羅尼曰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哪一南無阿嚩哪二

婆盧羯帝爍鉢囉哪三菩提薩哆婆哪四摩

訶薩哆婆哪五摩訶迦盧尼迦哪六唵七薩

皤囉罰曳八數怛那怛寫九南無悉吉利埵

伊蒙阿利哪十婆盧吉帝室佛羅楞馱婆十一

南無那囉謹墀十二醯唎摩訶皤哆沙咩十三

音薩婆阿他豆輸明十四阿逝孕十五薩婆薩哆

那摩婆伽十六摩罰特豆十七怛姪他十八唵阿婆

盧醯十九盧迦帝二十迦羅帝二十一夷醯唎二十二

摩訶菩提薩埵二十三薩婆薩婆二十四摩羅摩

羅二十五摩醯摩醯唎馱孕二十六俱盧俱盧羯

蒙二十七度盧度盧罰闍哪帝二十八摩訶罰闍

耶帝二十九陀羅陀羅三十地利尼三十一室佛囉

耶三十二遮羅遮羅三十三摩摩罰摩羅三十四穆

帝三十五伊醯伊醯三十六室那室那三十七阿

羅三十八佛囉舍利三十九罰沙罰沙四十佛囉舍

耶四十一呼嚧呼嚧摩囉四十二呼嚧呼嚧醯利四十三

二 娑羅娑羅四十四悉利悉利四十五蘇嚧蘇嚧

五 菩提夜菩提夜四十六菩馱夜菩馱夜四十七

七 彌帝利夜四十八那羅謹墀四十九地利瑟尼

那五十波夜摩那五十一娑婆訶五十二悉陀夜五十三

三 娑婆訶五十四摩訶悉陀夜五十五娑婆訶五十六

六 悉陀喻藝七 室暗羅耶八 娑婆訶十

九 那羅謹墀十 娑婆訶一 摩羅那羅二

娑婆訶三 悉羅僧阿穆佉耶四 娑婆訶五

六 娑婆摩訶阿悉陀夜六 娑婆訶七 者

吉羅阿悉陀夜八 娑婆訶九 波陀摩羯

悉哆夜十 娑婆訶一 那羅謹墀二 伽羅耶

七 娑婆訶三 摩婆利勝羯羅夜四 娑

婆訶五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六 南

無阿唎哪七 婆嚧吉帝八 爍幡囉夜九

九 娑婆訶十 悉殿都一 漫哆羅二 跋陀

耶三 莎婆訶四

觀世音菩薩說此呪已大地六變震動天雨
寶華續紛而下十方諸佛悉皆歡喜天魔外
道恐怖毛豎一切衆會皆獲果證或得須陀
洹果或得斯陀含果或得阿那含果或得阿

羅漢果或得一地二地三四五地乃至十地
者無量衆生發菩提心

九懺悔

行者誦呪畢當念一切緣障皆由宿因過去
今生與諸有情何惡不造罪累既積世世相

逢為冤為親為障為惱若不懺悔無由解脫
道法不成故須披陳哀求三寶為我滅除經

云為一切衆生懺悔先業之罪亦自懺謝無
量劫種種惡業法華三昧云業性雖空果報

不失顛倒因緣起諸重罪流淚悲泣口宣懺
悔

應心念言我及衆生無始常為三業六根
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順生死
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衆生同為一切
重罪所障今對觀音十方佛前普為衆生
歸命懺悔唯願加護
今障消滅念已唱云

普為四思三有法界衆生悉願斷除三障歸

命懺悔

唱已五體投地心復念言我與衆生無始來今由愛見故內計我人外加

惡友不隨喜他一毫之善唯徧三業廣造衆罪事雖不廣惡心徧布晝夜相續無有間斷

覆諱過失不欲人知不覺惡道無慚無愧撥無因果故於今日深信因果生重慚愧生大

怖畏發露懺悔斷相續心發菩提心斷惡修善勤策三業翻背重過隨喜凡聖一毫之善

念十方佛有大福慧能救拔我反諸衆生從二死海置三德岸從無始來不知諸法本性

空寂廣造衆惡今知空寂爲求菩提爲衆生故廣修諸善德斷衆惡唯願觀音慈悲攝受

想說

唱云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等與法界一切衆生現

前一心本具千法皆有神力及以智明上等

佛心下同含識無始闍動障此靜明觸事昏

迷舉心縛著平等法中起自他十五想愛見爲本

身口爲緣於諸有中無罪不造十惡五逆謗

法謗人破戒破齋毀塔壞寺偷僧祇物汙淨

梵行侵損常住飲食財物千佛出世不通懺

悔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捨茲形命合墮三塗

備嬰萬苦復於現世衆惱交煎或惡疾縈纏

他緣逼迫障於道法不得熏修今遇

大悲圓滿神呪速能滅除如是罪障故於今

日悉心誦持歸向

觀世音菩薩及十方大師發菩提心修真言

行與諸衆生發露衆罪求乞懺悔畢竟消除

唯願

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千手護持千眼照

見令我等內外障緣寂滅自他行願圓成開

本見知制諸魔外三業精進修淨土因至捨

此身更無他趣決定得生阿彌陀佛極樂世

界親承供養大悲觀音具諸總持廣度群品

皆出苦輪同到智地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

寶起禮一拜

次當如法旋遶或三或七

欲旋遶時先須正立想此道場如法

界十方三寶曼塞虛空以次迴身旋繞法座
十方三寶心性寂滅影現十方心想如夢梵
聲如響勿令
心散口唱云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千光王靜住佛 南無廣大圓滿無礙

大悲心大陀羅尼 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總持王菩

薩 或三稱或七稱旋繞
已還至像前三自歸

自歸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當願衆生統理大眾一切無闕和

南聖衆

十觀行

行者禮懺訖應出道場別於一處身就繩牀

依經修觀經說此呪結益纔訖大梵天王請

曰惟願大士為我說此陀羅尼形貌相狀觀
世音菩薩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為心
是無染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
無雜亂心是無上菩提心是當知如是等心
即是陀羅尼相貌汝當依此而修行之今輒
釋其意經文九心即依境發菩提心等九法
乘也以初神呪是其理境雖通顯說然以密
談愈彰深祕故上根一聞即能入證或階四
果或登十地內外凡位通名發心是則大梵
觀於上根聞境得悟乃為中下請餘九乘故
云相貌理境如車體相貌如具度問既稱法
稱機故觀音歎曰汝為方便利益一切衆生
故作斯問故知呪體及以九心十乘意備又
復此經頻令行者於諸衆生起大慈悲若非
依理豈忘愛見故初理境即慈悲本後之八

第九

十七

心成悲之法應知此經正明悲行又復應知部在方等此之十法通於四教而廣大圓滿無礙大悲藏通二教有名無體離斷常中豈不廣大等耶別雖有理修在後時圓教初心盡茲體用今明觀心專依圓妙仍有二種謂約行托事也初約行者直就一念觀於十界百界千如妙法雖即一念千法宛然全體即空當處即假仍非二邊又即雙照不可以一多說安以有無思若邊若中皆莫能擬故密語示及顯了詮皆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言言是爲於已心觀不思議境也既知已心若是復思一切衆生念念皆爾本具九界既即佛界仍各具十種因果即一苦一切苦我與衆生縱貪瞋癡動身口意隨業受報萬劫千生故於自他哀傷哽痛深起悲心誓拔其苦本

具佛界既即九界仍各具十種因果即一樂一切樂我與衆生以凡小心求人天身及二乘果得少爲足資生艱難故於自他愛念憐憫深起慈心誓與其樂此乃與究竟樂拔一切苦故名大慈悲心慈悲雖普散動尚多須用不二止觀安於法性使寂照均融名平等心理若未顯由三惑覆當觀此惑本空法性本淨無可破立名無爲心若著此能觀則於通起塞識此通塞名無染心諸法雖空證由觀道觀不調適品次不生道品相生成空觀心蔽資理惑不顯真如事度助開見生齊佛名恭敬心乍息羸心謂爲深詣若知圓位上慢可祛名卑下心名利眷屬三術離之三昧可成名無雜亂心行上九事過內外障若起法愛則不得前能離此愛方登分果名無上

菩提心上根觀境即入初住或內外凡中根
二至七下根盡用二託事者觀音一身有千
手眼手有提拔之力眼有照明之用即是一
千神通智慧也一身具千手眼千手眼不離
一身乃表一念即千通慧千種通慧不離一
念法稱廣大圓滿復云無礙大悲非一念千
法焉稱此名然既密說人那解之乃現此相
而爲表示非一家觀法安能盡釋法名身相
在於彼部領解雖殊今之行人得法華意於
茲名相終無異塗況於道場唯瞻此相不表
觀法何以用心故二種觀門相須而進若行
立持誦若却坐思惟不思議觀不應暫廢是
名依法受持也故前立十願今示十乘即所
願之法既令依此而修行之即是初心修相
後文云有觀慧方便者十地果位克獲不難

即分滿證相觀成似發準例前後其意必然
若未深諳一家教觀須近善師咨決解行方
識正邪故方便五緣四或可闕善知識緣必
須具也若居異處無師可承當自尋止觀仍
須輔行決通觀道方可修之慎勿師心自立
規矩又復應知如上說者此就^{十九}體深取經
宗爲成觀行者也若論此經力用何人不攝
何善不收故求聲聞人各獲果證求世間事
無不從心而略示四十手功德欲得富饒欲
求官位除身惡疾求見善友欲生淨土樂趣
諸天莫不果願乃至經持咒者若風若水露
著其身不受惡趣常生佛前若行者未能修
觀但當深信斷諸疑心依文誦持現世當生
離苦得脫故法華懺立有相安樂行不入三
昧但誦持故亦能得見上妙色也故知初心

入門多種妙悟之時理應兩捨唯願若士若
庶若俗若僧於此總持生決定信起精進心
於相無相盡力修之現世障惱皆除淨土往
生不惑廣論利益具載經文
千手眼大悲心呪行法

禮法華經儀式

一心頂禮十方世界常住三寶拜起胡跪燒香運想已合

掌唱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

妙法蓮華經菩薩聲聞眾受用作佛事一拜起立

云歎

稽首十方佛 圓滿最上乘 本迹開二門

法喻談真祕 普使諸權小 悉證佛菩提

我今誓歸依 願超生死海讚歎已隨意述誠雖曰禮經應

須禮佛菩薩使三寶義足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過去多寶佛

一心頂禮十方分身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盡法華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

一心頂禮妙法蓮華經妙字法寶下去每字準此一唱

九

二十

拜一

一心頂禮盡法華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菩

薩聲聞緣覺得道賢聖僧

一心頂禮普賢菩薩摩訶薩拜已胡跪運想準常儀

志心懺悔我某甲與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

失真心流轉生死六根罪障無量無邊圓妙

佛乘無以開解一切所願不得現前我今禮

敬妙法華經以此善根發露黑惡過現未來

三業所造無邊重罪皆得消滅身心清淨惑

障蠲除福智莊嚴淨因增長自他行願速得

圓成願諸如來常在說法所有功德起隨喜

心回向菩提證常樂果命終之日正念現前

面奉彌陀及諸聖眾一刹那頃生蓮華中普

願眾生俱成佛道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尼

尼佛 南無妙法蓮華經 南無文殊師利
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旋竟三皈
依如常
禮法華經儀式

修懺要旨

宋四明沙門釋知禮述

修懺要旨

九

三

宋四明沙門釋知禮述

因入內殿頭俞源清奉宣到院
修法華三昧三晝夜欲知懺法
旨趣故述此以示之

夫諸大乘經所詮行法約身儀

判不出四種攝一切行罄無不

盡

一曰常坐即一行三昧二曰常
行即般舟三昧並九十日為一
期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三昧

二列行名期限

初標行門攝攝

初通教四行三

二正文二

初總題三

三緣起

二主人

初題目

〇要旨分二

三論定日用心二

初定日期破顯

二用心無久近

二正明法華三

三結歸止觀

初標功能

二正解釋二

三結約略

初別示懺悔處法三

七日為一期又法華三昧三七

日為一期四曰非行非坐即請

觀音三昧四十九日為一期又

大悲三昧三七日為一期但諸

經中有不專行坐及相半者一

切行法並屬此三昧所攝

然限定日數者蓋令行者剋時

破障域意修真決取功成理顯

也

若欲長修如法華安樂行畢世

行之或宜時促如觀無量壽經

一日至七日或如普門品一時

禮拜等然但在用心不必定日

也

今所修法華三昧者若能精至

初標示

進功豈不破障顯理
然須預識標心之處進行之門

二正明二

所謂圓常正信也
云何生信

初懺悔處

信一切法唯心本具全心發生

初微起

生無別理並由本具具無別具
皆是緣生故世間相常緣起理

初發明事理

一事理不二色心互融故法
徧周念念具足十方三世不離

二結成圓融

剎那諸佛衆生皆名法界

當處皆空全體即假二邊巨得

三正示二

中道不存三諦圓融一心具足
不一不異非縱非橫不可言言

三結顯

寧容識識
斯是不思議境入道要門

初妙境三

三九乘

初約信示處二

三引祖垂訓

二懺悔法三

初示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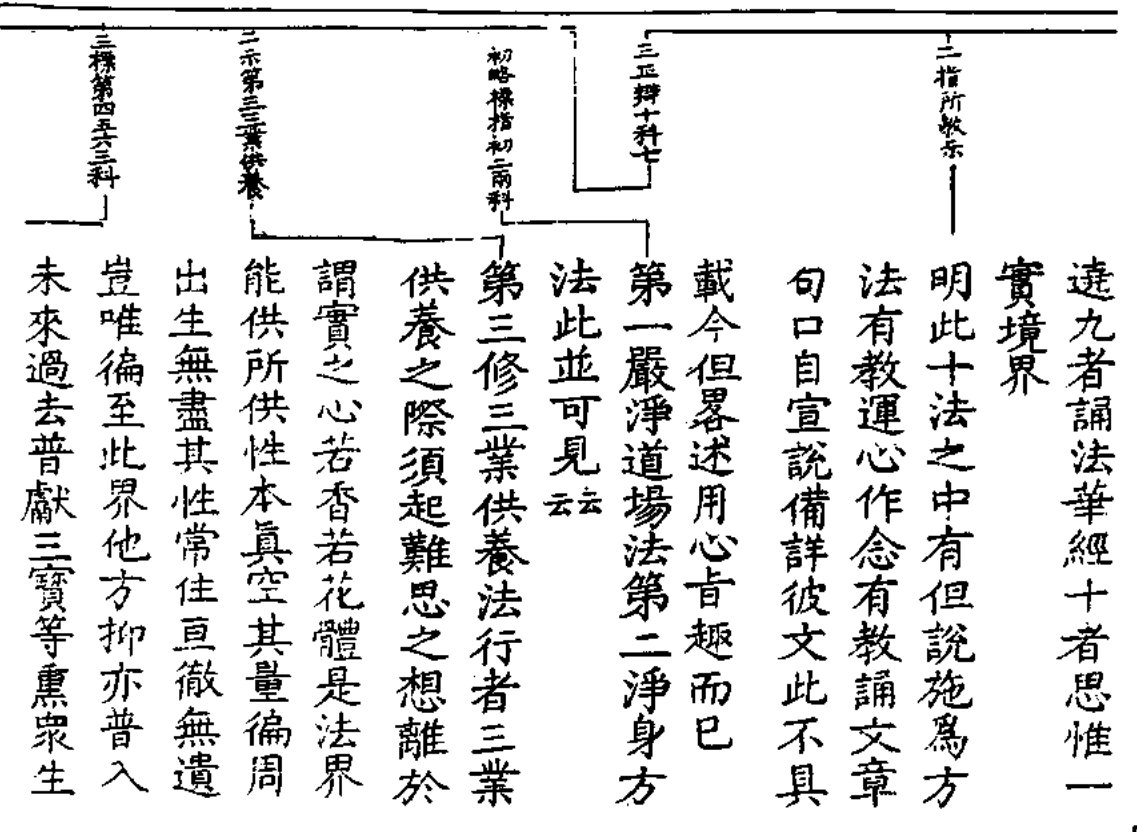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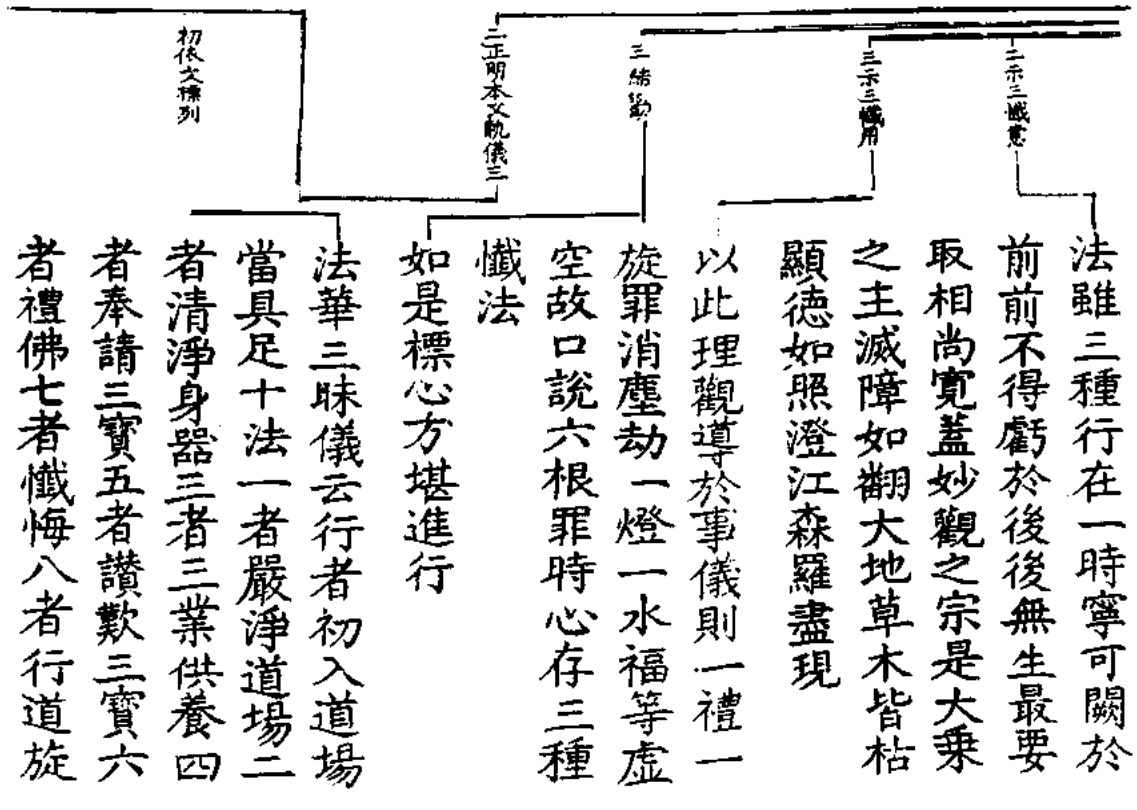
依此博運慈悲無緣無念託此
巧安定慧無作無為仗茲徧破
執情何情不破據此反尋塞著
無著不通道品因其中適助治
附此合行圓位可登寂忍不動
不滯相似速入分真

故天台智者先令行人親近良
師學懺悔處即不思議境理觀
所詣之處也

次示懺悔之法乃有三種一作

二二三

法懺謂身口所作一依法度二
取相懺謂定心運想相起為期
三無生懺謂了我心自空罪福
無主觀業實相見罪本源法界
圓融真如清淨



五果皆壽
色力辨安

四示第六禮三寶法

雖曰施財以財通法是真法供
能資法身五果皆常四德咸顯
故默想香華偈云

第四請三寶法第五讚歎三寶

法第六禮三寶法云

起九

二十四

初禮佛寶法

且初禮佛時深知佛體不離我
心同一覺源圓照諸法諸佛悟

二禮法寶法

本起同體悲眾生迷強受諸幻
苦悲苦相對感應斯成一身徧
至諸佛之前一拜普銷無邊之

罪故默想禮佛偈云

三禮僧寶法

次禮法時深知諸佛所證果德
眾生所迷理心一切行門無邊
教道離染清淨能軌聖凡稱此
法門三業致禮故默想禮法偈

起九

二十五

四運普懺心

云云

次禮僧時即三乘賢聖也雖是
因位已到真源同佛無緣之慈
同佛不謀而應我今三業致感
聖眾四誓所熏滅我罪根生我

樂果故默想禮僧偈云

五示滅懺之法

次運普懺之心用成曠濟之道

若不然者豈但不成大道抑亦
難滅眾愆何者我從無始已來
造罪之際自身為業本眾生為
惡緣生生於彼愛憎處處於他
姪殺沉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
女人是我母無不業累相關悉
為煩惑所覆今運同體慈悲如
理懺悔盡妄染際徹真性源仰

初標章

去示志

答四恩旁資三有有情之類稱性徧該故默想云云

第七懺悔六根及四悔法

夫六根之罪願悉銷除四悔之心願皆成就

初懺六根法三

初修懺悔者所謂發露眾罪也

何故爾耶如草木之根露之則枯覆之則茂故善根宜覆則眾善皆生罪根宜露則眾罪皆滅

初修懺悔意

今對三寶真實知見照我善惡

之際窮我本末之邊故原始要

三明運十心二

終從微至著悉皆發露更不覆藏

初十心逆順

所謂逆順十心通於迷悟兩派故迷真造惡則有十心逆涅槃

二十心功能

流順生死海始從無始無明起

愛起見終至作一闡提撥因撥

果所以沈淪生死無解脫期今

遇三寶勝緣能生一念正信先

人後已改往修來故起十心逆

生死流順涅槃道始則深信因

果不忘終則圓悟心性本寂一

一翻破上之十心

不明前之十心則不識造罪之

相若非後之十心則不知修懺

之法故欲行五悔先運十心故

默想云云

想已當說六根過罪

然此六根懺文非人師所撰乃

聖語親宣是釋迦本師說普賢

三正明懺法三

初懺前後

妙聖顯教意

初說所深

初見起妻

大士為三昧行者示除障法門

蓋由洞見衆生起過之由造罪

之相

又知諸法本來寂滅全體靈明

無相無為無染無礙互攝互具

互發互生皆真皆如非破非立

迷情昏動觸事狂愚以菩提涅槃為煩惱生死

是以大士示懺悔法開解脫門

令了無明即明知縛無縛就茲

妙理懺此深愆

故懺眼根罪時即見諸佛常色

次懺耳根罪時即聞諸佛妙音

乃至懺悔意根即悟剎那住處

三身一體四德宛然

三能修解行

以要言之一切罪相無非實相

十惡五逆四重八邪皆理毒之

法門悉性染之本用以此為能

懺即此為所觀惑智本如理事

一際能障所障皆淚能懺所懺

俱忘終日加功終日無作

是名無罪相懺悔亦名大莊嚴

懺悔亦名最上第一懺悔

以此無生理觀為懺悔主方用

有作事儀為懺悔緣其事儀者

即五體投地如泰山頽剋責已

心語淚俱下挫情折意首罪求

哀如此事行既勤理觀彌進

如洗滌之法雖淨在清水若不

加之灰皁則垢膩難除

切法妙解

切法妙解

切法妙解

切法妙解

切法妙解

切法妙解

三結功德

三示懺法

三勸誠行者

三明四悔法

初標列

二示義

故正助合行如目足相假豈獨
滅罪即能證真故六根懺悔若
成六根清淨可獲若不以圓觀
為主則不名大乘懺法縱能滅
罪止免三塗縱能生善不出三
界

先知此意然誦其文俾在兼行
取成大益也云云
次之四悔所謂勸請隨喜回向
發願也

所以悉稱悔者蓋皆能滅罪故
也勸請則滅波旬請佛入滅之
罪隨喜則滅嫉他修善之愆回
向則滅倒求三界之心發願則
滅修行退志之過馳九

二十八

三隨釋四

初勸請

二隨喜

三回向

初修勸請者行者先知現今刹
那十方世界有不可說佛刹微
塵數佛方坐道樹未轉法輪我
今稱理運想於一一佛前請說
妙法即此刹那十方復有如上

塵數諸佛唱入涅槃我皆於前
請久住世能此運念不止滅乎
魔愆復能成於法施其功甚大
切在用心先運此心方陳其語

次修隨喜者則隨他修善喜他
得成謂六道凡夫二乘賢聖一
切菩薩三世如來有為無漏善
根上求下化功德皆歡喜讚歎
隨順修行夫善是樂因今隨喜

助成則與一切眾生安樂之果當以此意念念行之云云

四發願二

次修回向者所謂回事向理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初回事向理者元由理具方有事用一切修

初通標四等指前

證不出理性眾生強執計是有

為今回此心向於實際回自向

他者昔迷理徧凡所修善莊嚴

自身及已眷屬今順本性回向

眾生回因向果者一毫善種三

業熏修不趣二乘寧滯三有修

既順性則成緣了二因因必顯

真同歸究竟三德是名回因向

果此三種回向一切菩薩共修

是故行人依此回向云云

三別淨去本誓下

初攝末

次修發願者要誓志行也一切菩薩通有四誓謂未度苦者令度未解集者令解未安道者令安未證滅者令證此則通標其志已具前門

二示事

今則別要其心專期淨土

蓋此堪忍之界不常值佛多諸

惡緣深位尚乃有退若彼安養

之土常得見佛唯有勝緣初心

即得不退又彼佛願力普攝有

情若能願求定得生彼況過現

積集善惡業緣每至終身咸來

責報臨終惡念增盛則眾惡成

功牽生惡道臨終善念增盛則

眾善皆成牽生善道

三識勸

六示八法誦法云

初標二科

今既求生安養必須淨業莊嚴
若無願力強牽焉克臨終正念
故誠心發願決志要期既欲往
生宜在專切

第八行道法第九誦經法云

三示三法

然欲畧知觀法之要者但想遶
佛之身誦經之聲皆是法界各
徧虛空十方三寶受我遶旋一
切衆生聞此句偈而無能旋所
旋求絕能誦所誦旋則步步無
跡誦乃聲聲絕聞

二引證

故曰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又云
其說法者無說無示
如此旋誦功莫與京

三結歎

第十坐禪實相正觀法上諸觀

七示第十坐禪觀法

初結前生後

想雖皆稱理而帶事修蓋欲行
人涉事之時體事即理心無倚
著功不唐捐故如前施設也今
之禪法乃是正修純用理觀
今先明坐相方示觀門

二正明禪觀

初雙標

且坐相者當於別室身就繩牀
結跏趺坐以左脚置右腳上名
為半跏更以右腳置左腳上牽
求就身令齊兩脰名為全跏此
坐為最易發禪那若不能全跏
半跏亦得次整衣服不得太寬
寬則袒露不得過急急則氣壅
次當正身令不萎不倚項脊相
對其頭不低不昂令平正自然
勿以力制合眼令斷外光合口

三直示

初坐相

二觀門下

令斷外風次令氣息調勻心離昏散故止觀云調身則不緩不急調息則不澀不滑調心則不浮不沈三事若調禪定可獲也次示觀門者所謂捨外就內簡

初約意識心觀三

色取心不假別求他法為境唯觀當念現今剎那最促最微且近且要何必棄茲妄念別想真如當觀一念識心德量無邊體性常住十方諸佛一切眾生過現未來虛空刹土徧攝無外咸趣其中

初法

如帝網之一珠似大海之一浪浪無別體全水所成水既無邊浪亦無際一珠雖小影徧眾珠

二喻

眾珠之影皆入一珠眾珠非多一珠非少

現前一念亦復如是性徹三世體徧十方該攝不遺出生無盡九界實造佛地權施不離即今剎那能窮過未作用

二合

然須知性具一切是故能攝能生勿謂本覺孤然隨妄緣而方有不明性具者法成有作觀匪無緣今觀諸法即一心一心即

九

三十三

上結成不思議境

諸法非一心生諸法非一心合諸法非前非後無所無能雖論諸法性相本空雖即一心聖凡宛爾即立即破不有不無境觀雙忘待對斯絕非言能議非心

可思故強示云不可思議微妙

觀也

三法數功餘

此觀能滅罪之邊際能顯理之

淵源是首楞嚴禪是法華三昧

亦稱王三昧統攝一切三昧故

學九

三十三

亦號總持之主出生一切總持

故功德甚深稱歎莫及

三結約略

上來所述事儀理觀多有漏畧

備急披詳不煩援引

若欲廣知應尋摩訶止觀當知

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筭

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

圓頓大乘究竟於此

三結歸止觀

修懺要旨

香華運想偈分三丁

初體性元徧

我此香華徧十方

初互具六塵

以為微妙光明臺

初互具十

諸天肴饌天寶香

初五土五塵

諸天肴饌天寶衣

二互出法塵

不可思議妙法塵

二互嚴

一一塵出一切塵

二互具諸塵

一一塵出一切法

二體德圓具二

旋轉無碍互莊嚴

初徧供三寶

徧至十方三寶前

初徧十方三

十方法界三寶前

初所修供徧

皆有我身修供養

二能修人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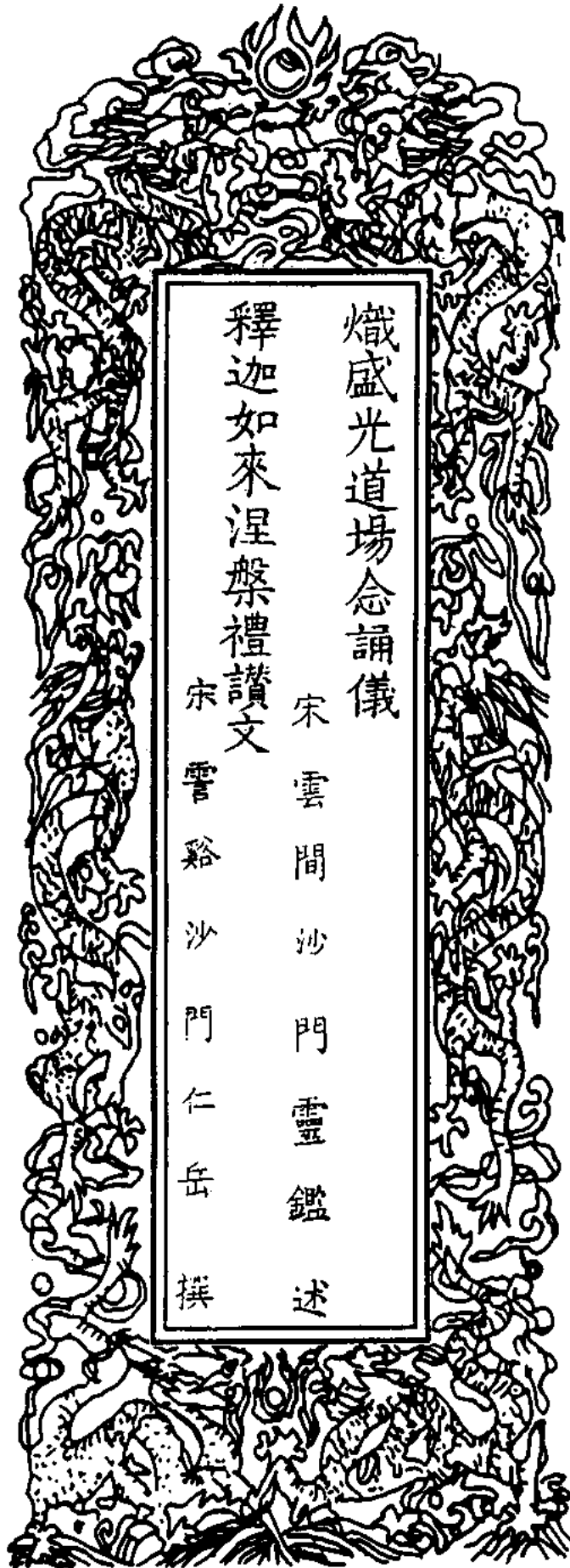
一一皆悉徧法界

三各徧互徧

彼彼無雜無障碍

二徧未來際

盡未來際作佛事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宋雲間沙門靈鑑述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宋雲谿沙門仁岳撰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一儀一文同卷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拾遺序

宋雲間沙門靈鑑述

宋天竺法師慈雲尊者以行光教示滅於錢塘天竺道場門弟子靈鑑以所稟法師道德化乎當世三昧行法施於後代發揚四種三昧在乎斯文行法之盛不可以不紀於是拾其遺編獨有熾盛光道場念誦儀未廣流布遂更采諸文補助始末因舊五章增為七科新添示方法并釋疑示方法乃取於本經令造修者有據釋疑則華梵功等道俗兼該其間壇場儀軌今皇朝譯經三藏大綱圖紀行世此不委明餘皆沿襲舊文不忘乎本云爾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撰

夫法儀施設在乎必當為主若言理有歸何須評論除傳者不肖醍醐殺人熾盛光大威德真言者大聖垂愍別示神方雖言小異持

蓋功深難測專心暫誦立見有功豈在載言

第一設壇場供養自有三意初示清淨處者

經文但云於清淨處不別指方隅又云於國

於家及分野處若定須間靜離於閭闔別求

淨地者或若一家災難起時貧庶之士屋但

逾尋室唯方丈四迫隣舍傍遠精藍豈亦卑

今別求淨地若其無者便合坐受災耶理而

推之決不然矣今作二意若貧者祇於所住

選於勝處便於淨地安立道場若大悲經中

一 徧畫地為界或想到處為界

若災難變綠急準此便可持誦

若國王大臣及豪富者選取上處避喧遠穢

迫絕之室及先非穢染或新立堂宇最為第

一若苾芻精舍亦選可知當於其處作誦呪

場二立道場法若國王臣庶並須預空其屋

淨潔掃灑香泥塗地隨看廣狹而安道場於

香壇上正面安釋迦像以曼殊普賢觀音等

像從之四方安護世四天王像壇中佛前安

忿怒明王像聖捨迦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

畫善薩法取白瓶用牛尿洗復用香水濯之

於開靜處對佛前舍利塔不應用皮膠和彩

色畫筆色蓋須新者畫五滌浴著淨衣受八

齋戒勿吐氣以衝其像亦不與畫人論其價

直其像獨身從海涌出如次琉璃色身有六

臂臂膊膺膺相貌充滿面有三目其目赤色

首戴寶冠狗牙上出口咬下唇顰眉威怒又

於海中畫一寶山像以左足踏於寶山山上

有妙蓮華以承其足右足在海水中立沒其

半膝右第一手持金剛杵作擲勢第二手持

母髮羅棒謂棒一頭如鐵杵形第三手持鐵

斧左第一手持棒第二手持如擬勢作金剛拳

舒頭指第三手持劍以人蛇於身角絡繫又

以一切毒蛇膊劍臂劍腰條瓔珞及耳瑠鬘

髮又以大蛇繞腰三匝身背圓光火散以設
 圍繞於火散外有其雲電以相輔翼也
 觀嚕形對之梵語設觀嚕此翻為寬即寬餘
 繞四壁列諸星曜淨居天等位供養取意自
 裁三供養者並懸新繒蓋旛華珠果名香飲
 食種種精美竭誠盡力若實貧乏亦隨已所
 有盡出供養無令隱惜誑聖欺心

第二示方法

經云我今說過去娑羅王如來所說熾盛光
 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若有國王及諸大
 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逼羅睺
 彗孛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星位或
 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時或退
 或入作諸障難者但於清淨處置立道場念
 此陀羅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
 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飾壇場至心受持讀

誦一切災難悉皆消滅不能為害乃至云若
 有苾芻苾芻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讀誦此
 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
 萬種不吉祥事等據於經文具乎四義一所
 消三障二能消勝法三明力用四顯陀羅尼
 經云一切災難悉皆消滅一切之言包乎三
 障而業障經分明然由煩惱故有業業必招
 報也又內身外報災難等事是報障也專明
 內心是煩惱障也若起決定心動發身口必
 牽來報者是業障也若爾惡星災星異都不
 關心云何是業障答此乃外相表業將起是
 業責報之相業障感報故其相現前業障外
 彰報對不久若無方法何以禳之所以第二
 有能消方法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誦
 此陀羅尼一百八遍表破一百八煩惱成就

百八三昧或一千遍成就千種法門故約三業持呪作三德方法以事表理但於清淨處置立道場處清淨身須沐浴以外明內表作法身念此陀羅尼欲知智在說表作般若至心受持信力故受念力故持擬作解脫作法若成必惡滅善生故第三明於力用夫人身本於不淨蓮華本於淤泥今近因三業規矩遠成三德妙義身業成能禳報障口業成能禳煩惱障至心能禳業障三業既消即成三德故第四顯陀羅尼體三障既其以轉理數成於三德報障轉成法身德煩惱障轉成般若德業障轉成解脫德如此三法即陀羅尼三德妙體非空而空慧光熾盛非寂而寂具大威德遮九界惡持佛界善遮持不二舉一具三言三即一苟非三德祕呪安能成就八

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耶略示如此委陳行相如摩訶止觀具明

第三揀衆清淨

經云若有國界不安災難競起請清淨衆揀衆爲二一舊行清淨二入道場行清淨舊即出家已來精翫律範定慧循修遍檢七支曾無一過大集開其悔淨尚名汙道近世三學難具四儀易頽但取隨分如法之僧不犯重戒曾無醜露檀越信奉亦得清淨恐揀衆太精世少良導若塵埃過甚三業彰露及爲貪學供養誑說清淨南山云人前似人屏處如鬼天龍惡見鬼魅唾誚如此又何能持呪却灾乎又何能使列宿收光妖怪滅影乎二入道場行清淨者衆雖舊行淨潔堪爲福田至入道場更加嚴肅先須洗染新淨衣服料理威

儀今去就安庠生人善敬每日沐浴飲食洗
漱勿得語笑為施主調瞻望堂室道場未
滿預籌信施喜恚多少非時湯果無度須索
飲食麤細勿起恚愛勿睡勿倚聲咳彈指警
喧俗舍當可意知勿使生人譏誚或為國王
大臣彌加至誠肅清三業可以意知

第四誦呪法

夫誦呪法者歷覽念誦部諸文設軌不同今
取大意略示或禮佛前及禮後誦皆須一上
滿一百八徧據此文須厲聲令聲不得有間
如鑽火法若運手間斷則煙燧歇滅取火不
成今亦如是又如蠅蟻祝蟲為子聲聲不絕
呪成方罷今亦如是若一上發聲呪未滿百
八則呪功不成所作空過兼有障難若水火
事急起時須心念言我呪法未斷即來續之

至去須心懸不斷中間不得接人言語來時
復心念言我已復來續滿呪數除此急外餘
事不得輒開若故開者定得障難宜專慎之
切不得行來做作手運口誦及正誦持應接
人語快須滿數然後作事兼並須界內或跪
或坐誦之輒不得離界又壇內若一日若二
日至七日不得一彈指頃闕人誦呪唯除禮
佛及飲食時多見時僧不識觸犯任意亂為
笑語不拘出入無度飲食不節恣冷藥石果
蔬及食供養三寶并鬼神齋食坐立行住皆
口誦呪不拘界內界外眼耳不禁聲色身心
不奉節度非唯自生障道亦令施主返得灾
殃縱未現應亦全無益虛消信施不念地獄
哀哉苦哉望善思之惡切之語不在讀過意
在行持近世滋彰卒難改革有識之者寒心

思之

第五三業供養禮請陳意自為七一者三業

供養二者奉請三寶三者讚歎三寶四者作

法持呪五者禮佛六者懺悔七者行道旋繞

將入道場先令一人持呪結界護持恐有留

難結界竟然後可以作法

第一行者修三業供養法

方法如法華中所著

一切恭敬信禮常住三寶

一禮各想二寶性海無能無所畢竟

平等一切眾生同入此三寶海中起已各胡跪手執香爐端身正意口自唱言

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諸佛受用徧

滿一切佛法僧前諸天仙眾日月星宮為光

明臺廣作佛事

運想如常

供養已一切恭信

第二行者召請三寶方法

各各胡跪手執香爐一一專想召入

道場證明持呪放大光明照彼家國及其分野為除災難應當目注心存如見三寶聖眾

七

入於道場念念不移首者唱云

一心奉請總持教主釋迦牟尼佛

每位三請運想如常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娑羅王佛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七佛未來彌勒賢劫千

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南無陀羅尼藏一切密言清淨法

寶

一心奉請南無忿怒明王金剛手菩薩摩訶

薩聖捺迦金剛童子菩薩成就軌儀經中卷爾時金剛手菩薩告大眾言此忿怒王有無量威德大神通力善能調伏難調伏故示諸方便從於三昧生此菩薩蓮纒

憶念一切鬼魅悉皆馳走一切惡心眾生皆當損壞一切災禍悉皆除滅經云此忿怒王菩薩即金剛手是壇場主彌加虔請必希降臨

一心奉請南無鼻殊室利菩薩普賢菩薩觀

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總持王菩薩金剛藏菩薩及

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聲聞緣覺一切賢聖僧

一心奉請南無梵釋天等淨居諸天護世四

鎮一切天眾

此位已下惟俗來作禮比丘立

一心奉請南無遊空天眾九執大天二十八

宿十二宮神一切聖眾

一心奉請閻羅王界十八獄主主善罰惡一

切靈祇行病行藥行灾鬼王一切聖眾

一心奉請此所住處護伽藍神守正法者

主此位不須請

一心奉請此一境邑靈壇社廟五聖王子城

隍神等一切聖眾

一心奉請施主宅內護宅龍神方隅禁忌坊

務庫店守護神眾宅中長幼官宿元辰除

灾注福一切神眾

若國若家但看住處各有所事隨意加減周旋

請三

上所奉請一切三寶釋迦牟尼娑羅王佛惟

願不捨大慈大悲領諸眷屬到我所居受我

供養及諸星曜一切靈祇各承三寶威光皆

來集會我今此處作大吉祥誦持神呪惟願

守護使無留難今諸有情獲福無量

如是至三此召

請法但只入時用餘則削之須當懇告希望降臨

第三讚歎三寶法

請三寶已眾各起立合掌令施主手執香爐跪對三

寶專聽陳意須流淚懇告必取所成求大吉

祥除滅灾障心念三寶微妙功德口同宣偈

如來妙色身

犯十

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禮

如來色無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讚歎已述建道場意向善提所求吉祥隨意陳述

第四依法持呪

歡述竟眾各一禮胡跪同聲稱云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釋迦牟尼佛南

無過去娑羅王佛三釋竟即作是言

我今當誦過去娑羅王佛所說熾盛光大威

德陀羅尼曰

曩謨三滿哆一毋馱喃二阿鉢羅二底丁以下切

同賀多舍四娑曩喃五但你也九他六唵七

引七佉佉八佉佉九吽吽十入縛二合羅

一入縛羅二鉢羅三入縛羅三鉢羅入縛

囉十底瑟姹二合下底瑟姹六瑟致哩三合同

七瑟致哩八娑發二合下吒九娑發吒二扇底

迦二室哩二合二娑縛賀三

此陀羅尼者一切如來同共宣說若有苾芻

苾芻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讀誦此陀羅尼

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

吉祥事乃至一切四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第五禮佛方法行者既持呪竟應一心正身

威儀次第禮諸佛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

如對目前一一皆然行者自知身心空寂影

現法界一一佛前悉有此身頭面頂禮令施

主隨禮一一起伏齊整勿令失儀唱云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徧法界諸佛運想

常如

一心頂禮過去娑羅王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過去毗婆尸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過去尸棄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毗首尸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迦求村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迦那含牟尼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迦葉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當來彌勒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十方三世諸佛賢劫千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十方諸佛舍利形像支提寶塔

一心頂禮總持法藏大威德神呪及一切尊

經清淨妙法

一心頂禮忿怒明王金剛手菩薩學十摩訶薩

一心頂禮總持王菩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得道賢聖僧

跪膝手執香爐心念云我及眾生無始常為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願生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一切眾生同為一切重罪所障今對釋迦十方佛前普為眾生歸命懺悔惟願如護令障消滅

普為梵釋四王遊空天等及一切眾生悉願

消除三障歸命懺悔

第六懺願方法行者既禮佛竟即於法座前

正身威儀燒香散華存想三寶爰塞虛空如

對目前一心一意普與眾生行懺悔法生重

慚愧發露無量劫來及至此生與一切眾生

三業所造一切惡業斷相續心從於今日乃

至盡未來際終不更造一切惡業所以者何

業性雖空果報不失了空之人尚不作善況

復作罪若造罪不止悉是顛倒因緣則受妄

果是故行者以知空故生大慚愧發露懺悔

逆順十心如常

至心懺悔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

常住三寶釋迦牟尼娑羅王佛身殊室利忿

怒明王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等願起哀憐現

前明證我與法界一切眾生心性平等威德

熾盛具足總持同佛所證清淨涅槃最上安

樂我無始來迷惑不了隨無明流於生死中
受諸熱惱爲身口意造諸惡業十不善法五
逆七遮破佛律儀侵損常住謗法謗人謗無
因果如是罪障無量無邊當墮阿鼻及諸地
獄畜生餓鬼惡道受身百劫千劫永無出期
以惡業故現感災殃五星陵逼本命宮宿及
諸星位羅睺彗孛妖怪惡星作諸障難或現
身疾病王法所加水火盜賊劫奪漂燒冤家
謀害諸惡橫事厭禱呪詛一切不祥今奉本
師釋迦文佛教誦持威德神呪如長災難
皆悉滅除一切吉祥令得成就惟願世尊諸
大菩薩受我懺悔滿我所求令我熏修莊嚴
福慧弘通佛法開化衆生三寶光揚法燈相
續諸天星宿增長威權風雨以時護持國界
聖君聖化臣宰忠賢萬姓四民各臻福壽十

方信施父母師僧法界衆生一切含識三障
消除同成佛道懺悔已歸
命禮三寶
爲施主當誦此文
至心懺悔我在家弟子某甲稽首歸命十方
三世三寶本師釋迦牟尼佛等娑羅王佛七
佛世尊惟願大慈大悲受我懺悔我與法界
一切衆生無始迷妄隨貪瞋癡造諸惡業由
惡業故墮在三塗受諸苦報罪畢得出偶受
人身惡習難除餘業殘報及以今生更造殺
生劫盜嗜酒貪非欺誑無道背理求財以是
因緣未來惡報現感災殃橫羅惡事或五星
陵逼羅睺計都彗孛妖怪鎮臨宮宿災難並
起種種侵陵及宿世冤家競相謀害諸惡橫
事口舌厭禱呪詛毒藥官事所牽禁繫枷鎖
受諸楚痛水火盜賊劫奪漂焚錢財舍宅一

切破壞所有眷屬離間鬪諍互相殘害如是
 等種種惡報由心所生慚愧剋責今日嚴淨
 道場歸命三寶諸佛賢聖惟願悉來受我懺
 悔發露眾罪不敢覆藏燒香散華誦持神呪
 作除障難法求大吉祥一切惡曜灾星傍臨

十

十一

正照冤家呪詛諸不吉祥永得消除無使侵
 害又願十方三寶菩薩天仙威德呪王加持
 覆護變灾為福皆得吉祥富足錢財充盛眷
 屬所求皆得一切隨心飲食豐盈壽命長遠
 六親和穆園苑滋榮長幼同心常奉三寶深
 信因果無敢為非讀誦大乘願求淨報生生
 之內常住佛家受受之身行菩薩道又願
 皇帝聖主仁慈廣大覆育黎甿雨順風祥邊
 安中靜州縣官屬常受寵恩彌加清顯境邑
 之內百姓咸安葺宇諸星不與灾難然後虛

十

十三

空法界六道十一四生我此道場所有福業一切

回向同成佛道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第七行道方法行者當正身威儀右繞法座安庠徐步稱三寶名誦經

典了音聲性空亦知身心如雲如影舉足下足心無所得亦知此身影現十方充滿法界無不普現圍繞諸佛三寶稱云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娑羅王佛 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熾盛光陀羅尼

南無總持王菩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

南無勇殊室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三稱已誦熾盛光經併養三寶然後三歸依

自歸依法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竟方共坐食此是初日法餘時但除召請一日乃至七日晝夜準此

第六釋疑

疑者曰斯經作法專以持呪為主近孤山法師於請觀音記中不許梵誦故今華音不違梵誦有梵誦者排彼華音疑既在心功何成就釋曰華梵兩存適時之變依法持誦功力弗殊其有偏弘恐妨通論如無梵學指教可以從華若其專據華音不許梵誦則二合三合之例無用空翻荆溪云當知西方有三合聲如翻譯流類有音字俱翻如如是我聞等諸顯教能詮若翻字不翻音如陀羅尼或句絕處引或有須急呼斯皆譯人指示此方聲勢故僧傳十科翻譯為首智者詳之無勞致惑或曰變災為福報應之說出乎釋典儒宗

則天命所賦何所祈禳解曰尚書金縢歷代所寶遇有災變開取其法以禳之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所謂一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一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如宋景公一言善熒惑三徙布在方冊明如日星有見作法持呪即引仲尼云吾禱久矣且仲尼聖人也聖人無過言豈虛哉仲尼之徒皆其弟子同乎聖人無過豈免濫聖之非且子夏喪明乃云天乎予之無罪友人謂曰子居河上人疑汝如夫子而罪一也親奉聖師尚或惑之徇名之徒堅守偏見雖曰排釋實是破儒或云此法專為國主大臣一切庶民及諸眷屬除災難法得大吉祥出家之人視身如寄小乘乃無常苦空念念生滅大乘則心安實相造境即中何灾可

消何福可禳今謂不然經云若有苾芻苾芻
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能
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
事據乎經文何隔道俗聖人以秘密語詮微
妙法非凡所知況三乘行人引道修行或遇

梵命及諸災難障乎道法不得熏修詎有守

第十

十五

愚弗遵勝法世有苟名之徒挾邪拒正如經
所謂口雖說空行在有中見有變災爲福之
言又弗細尋經旨便云俗事豈非偏執且生
善滅惡諸經率同何非此而是彼乎如金光
明中惡星災異令當聽是經請觀音經生身
十地未免虎狼師子等難當須稱名持呪在
聖尚然居凡奚捨縱是內有實德必須外假
熏修障道因緣以之寂滅是故經云功德無
比良在茲焉

第七誠勸檀越

夫修福慧之門置於菩提之道實難實易得
之即易失之即難如善鑽搖醍醐可獲其不
善者漿猶難得此亦如是善用心者一華一
香功等虛空一偈一句累滅道成其不善者
人天近果尚失何況菩薩勝因夫沙門者名
世間眼世間盲瞶即須導之不然則非沙門
如來遺囑令無慳恪法財施人既奉聖言故
斯誠勸近見檀越之家深有信向請僧歸舍
設食讀經望其福慧勞力損財無善儀則敬
慢不分是非寧別或倚恃豪富或放縱矜高
反言衣食庇廕門僧請喚道場便言恩幸趨
瞻失節朗責明訶鋪設法筵穩便驅使門僧
無識恐失依棲苦事先爲免勞施主縱有法
則豈敢輒言檀越不詢門僧不說訛謬之迹

自此滋彰不掃廳堂便張法席未斷葷穢輒請聖賢至於迎像延尊殊不避座旋踵致敬儒典所謂過尊之位必趨況其三寶荆溪大師云凡建道場應先嚴淨然後請像世人云求道滅障置道場時令愚童慢豎猥服躑形云將像來取像去以此觀之可悲之甚又云雖置道場傲慢尊像及招罪累滅障良難又經云佛滅後供養像者與在世無別云何世人視同土木迎之大慢禮時薄敬而怪無福報者可弗暫思又石壁大師云斷莫齋筵不如禮席誠哉此言誰肯暫聽徒喪財力實無福報故使世間貧窮者多富足者少由此而然今觀檀越常親有識請問佛法甚深福慧云何修行下氣低心屈膝接足敬奉爲師凡設法筵先往取則嚴灑廳觀齋潔身心名

十一

十六

香異華瓊果美食預備支儲請迎勤重承接衆僧虔想十方三寶衆聖來入我家慚悚驚惶如僕奉大家如婆羅門事火遵依法式不得師心勿憚勤勞事事供給皆可意裁此事千條不可盡說今略示五事粗可行持第一欲陳法會家中長幼盡須同心去其酒肉五辛等物施主每日隨僧禮佛陳吐懺悔第二當齋僧次躬須給侍不得坐於僧上稱是主人放縱談笑第三佛前供養須倍於僧凡聖等心事事精細第四盡其所惜施佛及僧勿得隱細用麤世世招失意果報第五道場緩急不得使僧此是福田翻爲僮僕豈得然乎我今此說智者知之有愚者爲檀越之家嫌難遵奉門僧無識見有揀衆之言恐爲所鄙不能盡行吾知此文將被燒滅願

十七

十七

十方三寶及有識者同力護持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序

宋 雪谿 沙門 仁 岳 撰

儒家流有終身之憂者考妣遠日之謂也釋氏子豈不然乎彼所以思生我劬勞之親此所以懷度我慈悲之父其德罔極其孝攸同觀夫叔世出家之徒具沙門之形稟釋迦之姓至佛涅槃日不能齋莊致禮者衆矣予竊傷之嘗讀涅槃後分如來滅後梵釋天衆大龜氏等莫不皆以偈頌爲之哀歎又僧祇律令涅槃日稱揚佛德於是追述化迹輒成讚辭凡十四章章八句初十章讚佛次一章讚法後三章讚僧其諸方軌亦備行用所冀吾衆於二月十五日嚴事經像精設供養命聲德者唱之以展必哀之誠矣昔孤山中庸子有涅槃八德讚蓋倣於傳微白衣觀音禮而

作也以爲吳蜀音韻異故江浙間多不行焉今擬天竺法師讚智者文撰之非苟好異務在生善知我者且無以色聲求佛邪道爲讓哉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初入道場普禮三拜
焚香五跪首者唱云

恭以能仁應世寂默證真廓千界以居尊撫
四生而為子形隨物現元同非相之身教逐
機興詎異無言之道爰自法輪載轉化迹彌

隆半宇初談譬擊蒙而塵倦百金後寄猶贖

命以惟勤普令煩惱之儔安住如來之藏四

心告滿三德云歸所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

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是故入于涅槃不

可得而思議我等鶴林既遠痛失於前緣像

法猶存忝遵於遺訓今值中春之日緬懷北

首之儀澗藻谿蘋聊展薦羞之禮已歛俚詠

少陳哀歎之誠惟願洪慈俯迴昭鑒

至此總
禮一拜

晨朝必須致請餘時
存略請者一位三唱

一心奉請涅槃教主堪忍世尊釋迦文佛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說法門修多羅藏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菩薩僧眾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集聖賢緣覺僧眾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聲聞僧眾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歡佛偈依經中迦葉菩薩所
說歎後宣疏或隨意陳白

憐憫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 是我頂禮無上尊

向下禮讚凡唱一身至釋
迦字和之禮畢起立唱讚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現聲光集眾

時身釋迦文佛

吉河堅樹生初日 靈耀仙音徧十方

為召群生問後疑 示言大覺歸元寂

世界寶嚴如樂土 人身血現似奢華

天供雲臻但默然 一時稽首懷憂惱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受純陀施食

時身釋迦文佛

如來久證遮那體 權現臨終應供儀

能與毛端變化身 受茲華氏秬糧食

六塵雖謂空無相 五果當知結有緣

我今追遠奉筵盛 願證真常同妙義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卧寶牀現病

時身釋迦文佛

付囑文殊傳正法 俄然背疾示衆生

曲肱右脅類嬰兒 收視無言如病者

鄭重任聽迦葉問 從容猶待世王來

再起流光燭大千 滿中群苦皆消蕩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月愛三昧

時身釋迦文佛

大悲俯念阿闍世 隨順耆婆發善心

魔座重舒月愛光 袞衣頓覺身瘡愈

歸佛始知邪道誤 聞經方了逆緣空

伊蘭叢裏出梅檀 奇哉取譬無根信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示人天相好

時身釋迦文佛

手祛法服舒身相 昇降虛空四六迴

欲入泥洹寂靜門 今觀紫磨莊嚴聚

麤軀曷報修因德 塵劫難逢出世緣
遺教殷勤囑未來 歸依三寶皆常住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觀世間寂定
時身釋迦文佛

應物已曾開祕藏 還源相次近中宵
又放光明號涅槃 徧遊禪定咸超越
種智莫非觀實相 有情寧免見無常
薪盡臨當火滅時 阿難於是心迷亂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三十一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四禪滅度
時身釋迦文佛

重入四禪休顧命 便於三昧示云亡
雙林變鶴覆金棺 大地如雷震沙界
釋梵累陳哀歎偈 魔邪聊解戰爭憂

慧日慈光罷照臨 無明長夜何當曉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金棺白氎
時身釋迦文佛

國人相問茶毗法 天帝親傳囑累言
俛順輪王所化儀 令生梵眾無疆福
細氎千重周聖體 寶棺七帟繞仙城
再以香泉灌沐時 咸覩妙嚴身不壞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示飲光在柩
時身釋迦文佛

尊者飲光居鷲嶺 出禪知佛已歸真
遙望拘尸徒步來 正值闍維襄事日
柩中先現身金色 拜次仍迴足輻輪
最後能隨哀慕心 是為平等慈悲相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香樓火化
時身釋迦文佛

卍字曾中流聖火 衆香樓上燐真軀

玉相金姿竟不存 霜綿素氎還如故

舍利晶熒分國土 塔婆高顯示人天

我等慚生像法餘 空讚當時遺化事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說法門修多羅藏

始為純陀敷妙義 終因須跋演微言

聖

三十二

力扶毗奈破權疑 能使闡提生實信

飲用醍醐勝衆味 浴臨渤海足群流

我願聞持盡後身 圓伊滿字常修學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菩薩僧衆

爰求無上菩提道 徧集微塵薩埵因

不於三界現諸心 等視衆生如一子

引導大乘令發趣 提携弱喪使知歸

人中自在盡猶龍 乘時利見難思議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心頂禮涅槃會上所集聖賢緣覺僧衆

因緣深入輪迴境 觀照優遊解脫門

福智曾經累劫修 神通能起無方用

已捨鹿車行直道 不同犀角守孤峯

來會娑羅雙樹間 猶如鏡像隨形現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聲聞僧衆

調伏諸根皆寂靜 受持遺教悉流通

既於朽宅免焚燒 不向春池收瓦礫

四果並堪為佛子 三修俱得會經王

常與無常畢竟同 是謂莊嚴雙樹者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禮讚已復跪秉爐如常運想披陳五悔

至心懺悔我及十方法界一切衆生惟自心
清淨之元具種智妙明之性千如未昧本絕
於聖凡六妄成因遂流於生死由是眉珠頓
失眠膜重增不逢明鏡之醫罔會金錚之治
何緣宿植生處人倫值釋迦法中預比丘僧
數但以律儀匪慎道品難成一乘了義之談
未開實慧七聚防非之制多犯深墮畜不淨
以資身順無明而為行浮囊有缺誠懷溺海
之憂華屋空存寧受入門之賜今則眇觀泥
越躬事懺摩既發露於罪根乃淨除於業障
佛慈普覆法力潛通故我歸依必垂護念

懺悔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勸請

十方諸佛同常寂 各為衆生出世間
既成道果已降魔 勸轉法輪當度物
優曇瑞萼良難見 師子雄音豈易聞
乃至隨機現滅時 請以洪慈延劫壽

勸請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隨喜

圓通已是開方便 五行無非會一乘
去來今世有修行 身語意業皆隨喜
黃葉謂金因亦善 聚沙為塔道猶成
一切曾生嫉恚心 故茲悔過咸稱讚

隨喜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迴向

疇昔與今諸福業 總將空慧悉融通
所作皆成四德因 不為再求三有果

畢

三六四



景德傳燈錄

宋沙門道原纂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譽一

宋沙門道原纂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天竺一十五祖

內一祖旁
出無錄

第一祖摩訶迦葉

第二祖阿難

旁出末
因底迦

第三祖商那和修

第四祖優波鞠多

第五祖提多迦

第六祖彌遮迦

第七祖婆須蜜

第八祖佛陀難提

第九祖伏馱蜜多

第十祖脇尊者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

叙七佛

古佛應世緣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
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
案長阿舍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
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為七佛
祖師金華菩薩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
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十八尊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舍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
利姓拘利若父盤頭母盤頭婆提居盤頭婆
提城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
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鷲茶二名提舍侍者
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尊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長阿舍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
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芬
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
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娑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尊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長阿舍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
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
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
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

卷一

二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

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

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

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

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

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

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

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

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

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

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

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

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

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

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

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

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

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

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

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

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

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

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

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者并說無常偈

曰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爐後金棺如

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熱 請尊三昧火

闍維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徃反空中
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
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
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
十年戊辰歲也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
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
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
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
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徃金師所請飾佛面既
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
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
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
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緣是志求出家

異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
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
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
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
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
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覩勝光明即入三
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
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
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
迦葉告諸比丘佛以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
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
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賓鉢羅
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
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

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
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
一宜可請彼集脩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
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
衆心而宣偈言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說是言如是
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
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
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
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
護聽吾偈言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候慈氏下
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
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
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

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
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
命爲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
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
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
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長久又
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
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
難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
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

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
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
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阿難在
恒河中流跣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

二王善嚴住 勿為苦悲戀 涅槃當我靜

而無諸有故

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
競無有是處應已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
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

山中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
難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
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殞伽河悉
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
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

摩訶

下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

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

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

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

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
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
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龍王一分奉阿

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
癸巳歲也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
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
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
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
淨潔之地和脩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
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
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
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
脩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
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
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
國得優波毘多以爲給侍因問毘多曰汝年
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

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
但髮白非心白耳毘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
七也和脩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
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
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
昧中見弟子毘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
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
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

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毘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一旛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第四祖優波毘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毘多又名鄔波毘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花鬘卷二輒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以花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

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終無其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
毘多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作燒害否
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毘多曰若
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
唱花鬘悉除乃勸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
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聖弟子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
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
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

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

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毘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多迦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毘多尊者亦說偈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僊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

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居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十三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眷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

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
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
絕乃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師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
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
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七年
甲申歲也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
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閤或吟或嘯人謂
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
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
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
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

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
欽伏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
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
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卷一

十四

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
俱來作禮而說偈言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
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
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
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

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

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

父母非我親 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是最道者

卷

十五

尊者以偈答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伏馱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

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

我師禪祖中 當得為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座儼

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二年

丙寅歲也

第九祖伏馱蜜多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

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
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即與
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
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曰如來
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僞

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
香油梅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
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

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
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
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
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民國憩一樹下右手指

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

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

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徃尊者

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

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尊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

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

言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
四衆各以衣鉢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
即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

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
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
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
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
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
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
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師謂衆曰此大
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
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
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

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
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
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
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
以闕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
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
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
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
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
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三

十六

宣通第一義

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螞蟥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

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

汝汝聽偈言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

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

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遂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

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比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授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

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赦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

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尊者

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

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

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尊者復於座上

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

師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

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譽二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天竺三十五祖 一十三祖見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第二十祖闍夜多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

一因陀羅

一因陀羅出四祖

一連磨尸利帝

三破樓求多羅

二瞿羅忌利婆

二那伽難提

四波羅婆提

瞿羅忌利婆出二祖

一波羅跋摩

一摩帝利帝出二祖

一和修盤頭出三祖

一三旃陀羅多

一波羅跋摩出三祖

一勒那多羅

二婆羅婆多

二盤頭多羅

僧伽羅又出五祖

一毗舍也多羅

三毗栗芻多羅

五婆難提多

已上旁出二十二祖

無機緣語句不錄

二毗樓羅多摩

四優波鞞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而進之欣然契會龍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眾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

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
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
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
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
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
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雷信施故報爲木菌惟
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
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
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
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
宿因即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
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簪入彼衆中

卷二

二

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
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
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
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
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
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
彼詞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
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衆
中猶互與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是歸
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

卷三

三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
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
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

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

竊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
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
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
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
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
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
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
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尊者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此當前漢
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闍城寶莊嚴王
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狀世樂
以偈告其父母曰

卷二

五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
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
九載未曾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
爲佛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
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
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
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
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
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
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
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
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
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

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

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

卷二

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

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

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

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

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

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

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

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梅陀羅行而身常

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

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

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

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萬劫亦不

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

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

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

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

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

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

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

待化迹乃付法眼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

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務面如紅蓮

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

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
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
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
徧行常
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尊

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
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
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
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
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
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息我不一食亦不雜
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
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
切夫弦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

卷一

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
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十劫前生常安樂國
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舍果時
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
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

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
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已
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沉今獲飲無上甘露
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
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

卷二

九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
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

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千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固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一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

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尊者付法已躡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
 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
 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
 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
 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
 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
 辯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
此不繁錄
 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
 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
 七曰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
 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
 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尊者曰
 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
 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
 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

卷二

十一

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
 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
 力何如荅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
 立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已即
 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
 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度
以一年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
 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
 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梅檀施於佛宇作槌
 撞鐘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
 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
 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
 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
 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
 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

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
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
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
際而說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跣趺寂然奄化
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
乙巳歲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

鶴總慕故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

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
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
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
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

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
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
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
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
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

爲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

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
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
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

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

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

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
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
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
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

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
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
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
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
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
護持乃說偈曰

卷三

十三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
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

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
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
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
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
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
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
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
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
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
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
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
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
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
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
亂猶若此淨師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
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

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

舉三

十四

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賧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惟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

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

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舉三

十五

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胄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已知歲也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爲正

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

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卷二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十六

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
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
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
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
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
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
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
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
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
久留汝當善 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
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
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

卷二

十七

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
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
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
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
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
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
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
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
耳何瑞之有既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
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
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墻
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
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
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

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
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
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
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
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
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
求度曰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
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
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
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
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脩多羅
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
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
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
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

卷二

十六

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
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
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
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
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
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
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
一子目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
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
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

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
 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
 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
 光辯於此既辯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
 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辯其珠珠不
 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辯世珠寶不
 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
 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
 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
 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

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
 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
 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
 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
 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

卷二

十九

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

囑汝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

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躡身虛空高七

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

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音釋

菌 巨隕切 地草也 沝 蘇故切 逆流 洳 忽域切 悴 秦
 切 焦 朱欲切 擯 必切 襲 席入切 娠 失
 切 孕 連也 氏 音支 月 荀勇切 縈 娟營切
 也 氏 國名 竦 恭也 縈 繞也
 療 側界切 忒 惕德切 勞 陵之切 屹 山魚訖切
 病也 差也 割也 山立貌

切居	施也	切觀	罹	殤
謁	也	也	遭	尸
鳩	直	踵	也	羊
毒	禁	主	切	穗
鳥	也	跟	詰	成
也	切	也	問	徐
挫	摧	搆	也	醉
則	則	合	切	禾
卧	卧	居	憤	緋
切	切	候	悱	匪
		切	悱	微
			悱	也
			磨	切
			磨	巨
			云	古
			作	延
			法	鄧
			也	也
			法	切
			也	切
			此	切
			觀	切
			初	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譽三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旁出三人
一道有禪師 二道副禪師

三尼總持
已上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旁出六世共一十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 寶月禪師
華開居士 大士化公

和公 廖居士

華開居士復出一人 墨遠
一延陵慧簡
二彭城慧瑤 三定林寺慧綱

慧綱復出一人 六合大覺
六合大覺
大覺復出一人 高郵墨影

墨影復出一人 揚州靜泰
揚州靜泰
明練復出一人

已上一十四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粲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

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

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

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

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

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

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

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

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

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

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

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

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暗渡江

曰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賢集師

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

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吞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

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
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
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
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
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
衆中有智者波羅提荅曰我明無相心不現
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
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
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
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
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
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
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
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
徃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

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
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
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
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
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
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
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
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
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
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
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
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
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
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
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

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
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
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
衆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
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
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
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
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
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
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
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
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
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
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
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

卷三

五

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
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
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
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
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
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
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
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
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
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
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
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
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
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
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

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

卷三

六

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爲身 處世各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蒐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

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
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
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
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
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七八十而造非 為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當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竒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

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荅曰我所

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為授業師其出

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

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
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
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誠泣謝于師又詔宗
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
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

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

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

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誓處巖泉

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

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

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

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

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

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

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

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卷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齋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

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荅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

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二

領金鉢銀水餅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縉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

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
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
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
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
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
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卷三

十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
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

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綠

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

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

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師初居
少林寺九年爲

二祖說法祇教曰外息諸緣
內心無喘心如
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
心性理道未契

卷三

上

師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
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
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
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
勿疑

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
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
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
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
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
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
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
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
知懇到即說偈曰

亦不觀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 超然名之曰祖

街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街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街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街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

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
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
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
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
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
肆卷三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
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
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
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刺其師
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
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
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
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
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
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

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
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
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
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
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
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
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
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
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
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
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
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

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眾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笕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感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

卷三

十四

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後葬於磁州滏陽

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祖相部學眾隨至會卷三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邇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苦行

卷三

十五

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
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
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
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
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
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
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
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
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
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
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
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
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

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牛
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
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
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
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
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
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
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
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蓄二
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
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
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

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

卷三

十六

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治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

卷三

十七

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為四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

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為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

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擴取真儀閣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捷那荅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肆拾玖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

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為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荅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

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為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為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真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叙師承得無紕繆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

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

卷三

十九

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性即有不是常性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

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

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

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遣有塵埃

卷三

二十

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

卷三

二十一

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

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

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音釋

峴胡典切 山名也 瑳倉何切 倉何切 于求 璨倉按切 倉按切 識楚禁切 楚禁切
 也 喟丘媿切 息聲也 析先的切 先的切 點尺律切 尺律切 憚徒案切 徒案切
 也 切 畏 愕五各切 驚遠貌也 瑕分先切 分先切 加切 切 診止忍切 止忍切
 也 切 瘳丑鳩切 瘳也 孺海邊也 勵勉力切 勉力切 齊持也 齊也
 阿荒語也 阿也 街切 切 雋祖峻切 祖峻切 壙切 切
 苦謗切 謗切 韜他刀切 他刀切 筦古緩切 古緩切 隄與俊同 與俊同
 基穴也 韜也 筦切 切 隄切 切 壙切 切
 鍼諸深切 諸深切 皖地名也 皖也 捷渠馬切 渠馬切 甄稽延切 稽延切 斬切 切
 渠與針同 與針同 岐地名也 岐也 聽切 切 斬切 切
 地名也 岐小兒有知識貌 岐也 聽切 切 斬切 切
 也 岐聽切 聽切 斬切 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譽四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

人內七十六人旁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巖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見一人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莊禪師

彭城智瑤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爽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定真禪師

智誠復出一人

如度禪師

定真復出一人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巖禪師下旁出

東都鏡潭禪師

襄州志長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襄陽辨才禪師

法持禪師下旁出

牛頭山玄素禪師

天柱弘仁禪師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見六人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

玄素復出二人

二吳門圓鏡禪師

一金華墨益禪師

一木渚山悟禪師

道欽復出三人

三杭州中子山崇慧禪師

二青陽廣敷禪師

道林復出一人

靈巖寶觀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見二人錄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旁出天台雲居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

牛頭山道性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牛頭山智真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雲韜禪師

牛頭山譚顯禪師

牛頭山法梁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牛頭山惠良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牛頭山照明禪師

興善道融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牛頭山慧涉禪師

牛頭山靈暉禪師

牛頭山凝空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幽棲道穎禪師

龍門凝寂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莊嚴遠禪師

居士般淨已前

尼明悟禪師

慧涉復出一人

潤州棲霞寺清源禪師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卷四

二

第一世一十三人見三人錄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隨州智佉禪師

常州玄贖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

第二世三十七人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見五人錄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荊州辭朗禪師

大佛山香育禪師

忽雷澄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東京日觀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杜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潤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機緣語句不錄
 已上一十四人無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見錄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鄴都圓寂禪師

道亮復出五人
 一揚州大總管李孝逸

二工部尚書張錫
 三國子祭酒崔融
 四秘書監賀知章
 五睦州刺史康誥
 前隨州神德禪師復出一人
 正壽禪師
 前蒙山道明禪師復出三人

一洪州崇寂禪師
 二江西瓊禪師
 三撫州神貞禪師
 資州虔寂禪師復出一人

前玄曠禪師復出二人
 一義興神斐禪師
 二湖州暢禪師
 己上一十五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

紫金玄宗禪師
 明州大極山常禪師
 博界慎微禪師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見錄
 終南山惟政禪師

廣福慧空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常越禪師

明瓚禪師
 兗州守賢禪師
 敬愛寺真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蘇州真亮禪師
 瓦棺寺濬禪師
 廣陵演禪師
 弋陽法融禪師
 洛京真亮禪師
 亳州曇真禪師

陝州慧空禪師
 澤州亘月禪師
 都梁山崇演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京兆山北寺融禪師

晉州定陶丁居士
 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
 大準猛禪師
 西京大震動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道播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定境禪師
 玄證禪師

前降魔藏禪師復出三人

西京寂滿禪師 西京定莊禪師

前南嶽元觀禪師復出一人 神照禪師

前小橋禪師復出二人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 峴山幽禪師

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

益州無相禪師 益州長松山馬禪師

超禪師 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斐禪師復出二人 東都智深禪師

西京智游禪師 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真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荆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前埤界慎微禪師復出一人 武誠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一人

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

嵩山照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

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

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

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

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華之異唐貞

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

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

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

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來有一懶融見人不

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
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
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
禮師曰大德高樓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
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
他師曰嚮德滋久莫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
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
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遂引
祖至庵所繞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
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
師無對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
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
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
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
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

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
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
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
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
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
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
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
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
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
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
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
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
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
八達者紹汝玄化

圭峯判爲泯絕無寄宗
引破相教而印之有僧

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嘶華
來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蹋佛階梯洞山云
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僧云見後爲什麼不來
南泉云直饒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洞山
云通身去也○又一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
不打貧兒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云如條貫葉僧云見後如何云秋夜
紛紛○又僧問吳越求明潛禪師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
何潛云牛頭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錄祖付法

訖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
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
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
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
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
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綠色發時不言綠色
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答曰境色初
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
照本發非發爾時起息息抱暗生覺緣心時
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

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
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
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
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
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
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
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
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
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
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
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
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
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
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

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

卷四

性空下霜霄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即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恬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

卷四

九

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
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
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
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
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
慧方便多言辭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
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
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
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
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
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
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
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師曰看
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
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

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
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
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
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
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
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羣
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
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
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
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
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
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臘四
十一二十七日常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
其牛頭山舊居金源虎咆泉錫杖泉金龜等
池宴坐石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

卷四

十

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

因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

卷四

十一

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以後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

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祕要巖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

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

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
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
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元年八
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
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
幼歲出家年三十遊黃梅忍大師座下聞法
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爲之印可乃繼迹山門
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曠曰後
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
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二年九月五
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骸松
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幡從西而來
遶山數匝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
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
青山始卅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
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
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
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其

中有慧忠者自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

莫繫念念 成生死河 輪迴六趣海

無見出長波

慧忠偈答曰

念想由來幻 性自無終始 若得此中意

長波當自止

師又示偈曰

余本性虛無 緣妄生人我 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

慧忠偈答曰

虛無是實體 人我何所存 妄情不須息
即汎般若船

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
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
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

七

卷四

十三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
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
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
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
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
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
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
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
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

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
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
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
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
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
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
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座下矣
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
嘗有安心偈示衆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
心真實菩提道場唐大曆三年石室前掛鐺
樹掛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
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
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
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
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瑞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

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

卷四

十四

氏唐如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叅智

威禪師遂悟真宗後居京口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或有僧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

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

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滅壽八

卷四

十五

十五建塔於黃鶴山勅謚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

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

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瀟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墜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

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

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嚼華綠葉間師居山演道凡二十二載大曆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于寺北真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誠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忠國師聞乃云欽僧問師猶被馬師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門人

卷四

十六

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

卷四

十七

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

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不蒙和尚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

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
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
玄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
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
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
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
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
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
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
有四臘六十三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前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
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
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

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關謝
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
崇善極生默患帝一日遊官問曰卿何不樂
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
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
不可既浹旬帝覩其容頽詔王賓相之奏曰
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
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乞
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
幾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爲檀越與結庵
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卷四
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
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
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
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

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
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普導師
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韜光堅白鳥窠曰宮
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
度之鳥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
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
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鳥窠章
叙訖
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眾
僧禮葬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傍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
孫氏初謁牛頭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
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漸盛始自目
其巖爲佛窟焉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
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

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此獨照能爲萬物之
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
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
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毒八十
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
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
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
儻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
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
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
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
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
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

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

崇四

二十

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

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

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與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生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

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有三九

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

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

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

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

崇四

二十

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

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

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

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

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

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
偈示衆曰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諡大通禪
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

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
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
三女絕婚姻朽林漆六脚心

祖衆中尊荆州支江人也姓衛氏隋文帝開皇十
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本無名遂遁

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
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
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
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
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

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少
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
懷讓二人來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
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

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
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
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
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無起盡
焉用記爲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

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
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
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
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一副辭師嵩嶽是
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

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

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

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

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

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

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

卷四

二十二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

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

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

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

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跡追

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

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

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踞蹻悚

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

卷四

二十三

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

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

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

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

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

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

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袁可

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眾人曰

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

為然師既迴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

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

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

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世第二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

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養聖胎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山下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

何師曰曰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

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
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
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
知微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
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
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
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
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
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
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

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芮氏初
結庵居止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
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真
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爲之法四相

遷流法當陞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
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
野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
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
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
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
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一敷演真理以
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
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
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
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
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

竈乃傾破墮落

安國師號為破竈墮

須臾有一人青衣

我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

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師苦口

舉四

字六

直為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違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講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

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

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

能轉物即同如來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

師曰捨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

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

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

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

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

言下大悟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何人

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币而出師曰牛頭

舉四

三十七

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迴師上邊叉手而立

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

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源

去也師曰歸源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

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

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又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解後謁安國師印以真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

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卷四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

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昏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

卷四

三十九

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

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旛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建塔焉

卷四

三十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世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真詮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法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心耳故契經去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可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

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卷四

三十一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第四世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曆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

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踈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遊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捫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汝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

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闕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

卷四

三十二

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

卷四

三十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譽五

宋 沙門 道原 纂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一十九人見錄
一十人旁出

西印度掘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扁檐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韜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韶州祇陀禪師

嵩山尋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善快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廣州吳頭陀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玄楷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已上二十四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蕪州淨安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韶山綠素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道英禪師

曇瑞禪師
義興孫普塵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

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遠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

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叅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

卷五

二

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會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

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卷五即指座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三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

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得而解脫者未之

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

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卷五

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

卷五

五

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

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
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
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
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
辯不領旨乃塑師真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
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
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
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
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
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
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
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
後莫有難否曰吾後滅五六年當有一人來
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
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

卷五

六

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
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
沐浴訖跣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
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
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
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十
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
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
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
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
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
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
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
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
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

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鞠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及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城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

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

見元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真要其僧即捨庵往叅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與五

八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信受以偈贊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壇經云門人法海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荆南

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

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眾叅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

聖五

九

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為立功過

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

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

一切無心自性戒 一切無礙自性慧

不增不退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檐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

忽雷澄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匾檐山

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

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

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

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

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檐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叅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

載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于

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叅六祖祖愍

其遠來便垂開扶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

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

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

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

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

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

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

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
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
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
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
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
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爲汝解
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
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

卷五

十一

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
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
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
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
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
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
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
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
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
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
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
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久不明已
與義作離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

十一

十二

曰
經誦三千部 曹谿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
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繫與永處那伽定

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

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肯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

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
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
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
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
卷五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
十四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
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
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
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
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
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
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
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
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

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
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
固守無常心 佛演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執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見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知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
志求見性一日叅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
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
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

卷五

十五

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
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
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
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
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

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

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見

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叅六祖曰學人初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

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
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
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
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
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

卷五

十六

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
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
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
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
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
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
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卷五

十七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唯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
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
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
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
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

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叅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問頭和尚

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第一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來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怎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什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來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

來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
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
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
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辯向汝道恐已後
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
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鉗斧子與汝住山遷
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
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
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迴
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
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
却云發時蒙和尚許箇鉗斧子便請取師垂
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
至今起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
不得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

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
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
如玄沙道果然是真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
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眾跏趺而
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
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
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
天上人間無有勝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
邁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
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
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
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
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

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蹋
 殺天下人並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
 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
 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
 法院常曰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

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庵

前石上磨一曰磨磚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

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

豈得成佛耶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

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

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

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

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

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

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談

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
 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
 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
 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
 曰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

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

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

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

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

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

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

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

鑄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

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曰只

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

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

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

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師遣一僧

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

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

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師然之天寶

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

師最勝輪之塔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中

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

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

祖三帟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

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

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

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

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

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

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

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

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

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

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

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

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則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卷五

二十二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羸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

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

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

次第五毗婆舍那頌也

卷五

二十三

優畢又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

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

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

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

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踈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

樂五

三十四

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踈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

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

卷五

二十五

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非不非不是不不

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

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胤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

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皇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

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白蓮寺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

舉五

二十六

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答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

舉五

二十七

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

四大無主復如水 遇曲逢直無彼此
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

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

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

見聞覺知無障礙 聲香味觸常三昧
如鳥空中只麼飛 無取無捨無憎愛
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有真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疆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

卷五

二十八

見道方修道 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
虛空何所修 徧觀修道者 撥火覓浮漚
但看弄傀儡 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
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

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
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
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
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
有偈曰

道體本無修 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會道 棄却一真性 却入鬧浩浩
忽逢修道人 第一莫向道

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
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

卷五

二十九

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
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
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
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
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

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知所措師又有
偈曰

推真真無相 窮妄妄無形 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 會道亦如此 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是至妙至微真妄
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
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眾生善惡
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
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
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

善既從心生 惡豈離心有 善惡是外緣
 於心實不有 捨惡送何處 取善令誰守
 傷嗟二見人 攀緣兩頭走 若悟本無心
 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
 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
 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
 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
 又有偈曰

視生如在夢 夢裏實是鬧 忽覺萬事休
 還同睡時悟 智者會悟夢 迷人信夢鬧
 會夢如兩般 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
 更亦無別路

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

卷五

三十

屈于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
 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未真往問
 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
 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
 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
 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
 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
 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
 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
 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
 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
 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
 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疑情遂造于曹谿請決
 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
 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為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

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舟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齋詔徵赴京待以師禮

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

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糊猴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

藏無對僧問仰山曰長其三藏第三度為什

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為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長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為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為太近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

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商量玄覺微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爭解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

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與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叅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

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

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

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叅

繞禪牀三币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

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

精出去師每示眾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

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

子身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

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

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

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

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為得證法

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

卷五

三十二

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

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

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

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

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

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

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

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

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

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

聖

三十三

濱行者問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

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

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

去濱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

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

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叅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

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供奉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

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
 辯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
 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
 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
 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
 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
 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
 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

湘之南 潭之北 中有黃金充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船 瑠璃殿上無知識

應真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
 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
 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
 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

鑿

三十五

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
 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
 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
 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
 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
 喚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
 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
 宗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
 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
北秀漸教乃著顯
 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
 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
 繞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
 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
 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
 曆五年賜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譽六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見一錄

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時 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坦然禪師

揚州大明寺巖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馬祖法嗣一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鄴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禪門規式附

錫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華州伏棲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京兆懷船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路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辨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

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

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

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

同叅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

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

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闕無別路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十

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

嗣布於天下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

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

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

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

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

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

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

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

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

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

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

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

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

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

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

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

教聽吾偈曰卷六

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只寧 事理俱無礙

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

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

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比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

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布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志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卷六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出不入是什麼法無

對百大代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

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

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

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

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

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

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

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

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

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

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

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叅馬

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與六

五

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

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

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

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

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

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謝師事六

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

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

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

去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

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

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師謂曰禪客我

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

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

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

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
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
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
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

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
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
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
則爲謗佛是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
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
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
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
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
餘座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

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
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
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
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
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
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
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
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
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問
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
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
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
對師云達則徧境是不悟永乖疎有律師法
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
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

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
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
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
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
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
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
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
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
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
憤然具梵語薩婆易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
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
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赴塊師子咬人經律
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
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
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

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
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
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
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
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
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
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
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
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
何即是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
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
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
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
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
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

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

卷六

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求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

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

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

卷六

九

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

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
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
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
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
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你爲我
開田我爲汝說大義僧衆開田竟師晚間上
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林行
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大義田即今
存矣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師曰爲復總就
曰曰就總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
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
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
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
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

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
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爲汝說了
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
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
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
云但作

鳴驢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
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
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
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
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
一巾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
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
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

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
 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
 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
 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
 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

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

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

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

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

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

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
 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
 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

卷六

十一

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
 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
 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
 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
 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
 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
 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
 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
 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
 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
 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
 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
 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
 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

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

厨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

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平如三和

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

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

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

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

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衆僧叅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

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

九六

十二

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翦茅椽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

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頓頓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

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叅百丈迴禮觀師曰汝其來矣

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臂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

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
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
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叅方上法堂師
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
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
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
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
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
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鄴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
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天有人罔
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
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
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

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
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
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
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
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
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
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
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
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
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
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屋屋有六
窻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
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

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
 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
 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子眼
 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
 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
 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

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
 精鬼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
 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
 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卅
 歲離塵三學諛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
 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
 大士為角立焉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翫月次
 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
 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
 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馬祖上堂大眾雲集
 方陞座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

堂師再參馬祖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
 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
 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
 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
 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
 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
 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朞月
 叅玄之賓四方麈至即有潞山黃蘗當其首
 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叅
 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暗時黃
 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
 去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
 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
 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
 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一日有僧哭

卷六

十六

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
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
脣物速道將來瀉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
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
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女雲巖云
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物
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
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
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
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
似和尚師與瀉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瀉
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瀉山把一枝木吹三
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
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
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

與

十七

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鑿地次忽有一僧聞飯
鼓鳴舉起鑿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
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
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
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
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
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
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
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
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
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
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
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
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

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

卷六

十一

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羸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元元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

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不求佛
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
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
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皆
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
來六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
十九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
中流淚心中悵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
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
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
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
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
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
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
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

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
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
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
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
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
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
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常陀經只
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
唯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墮
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
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
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
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
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
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

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
 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
 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
 眾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為唐元和九
 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勅
 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塔六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
 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
 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
 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
 耶舊梵語阿舍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
 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
 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
 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

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
 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主即處于方丈同
 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
 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所裒學眾
 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
 連牀施椀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脅右脇
 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
 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
 不拘常准其闔院大眾朝叅夕聚長老上堂
 陞堂主事徒眾鴈立側聆賓主問疇激揚宗
 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
 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
 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
 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為飯頭主
 菜者目為菜頭他皆
 做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并別致喧撓之

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

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

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耻

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恭

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

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法隨宜懲罰得留後必悔之二不

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

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

況今像未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

譏請誅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

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

分且立法防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

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

其大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大要徧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音釋

晟時正切泐歷德切鞏居殊切鄴朗狄切鎬胡老切

姥莫補切郝敷房切齧五切擱古獲切蕨居月切

名攢攢木切攢徂官切攢聚也千切弋獵弋與職切

涉禽也切拽羊結切頃亭歷切睫即涉切磨目力切

拘云切吻武粉切口鑷厥縛切舉羊諸切

哀蒲侯切梳余之切闔胡臘切壽是周切

洩私列切漏也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譽七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馬祖法嗣見錄十八人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大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渚涇山清賢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練山神觀禪師

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曇觀禪師

荆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津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台州栢巖常徹禪師

乾元暉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荆州永泰寺靈端禪師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越州洞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已上二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
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
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
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

長慶代
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師
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
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叅禮拜後侍立少頃而
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
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
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
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
無對洞山代云他不
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

卷七

二

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
云爲
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
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
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
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爲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
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
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
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
客師云南來鸞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
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
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
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
何多事

卷七

三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
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
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
佛迹巖叅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

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

師語在國一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

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

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翱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翱翱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

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
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憚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
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
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玄寺學者奔湊師

上堂示徒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

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

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

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

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

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

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

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

所師曰郢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

言師曰即無返句

參七

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易罕遇作家百

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

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靱鞋以衫袖拂却塵了

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

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

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

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

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

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繞師三

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

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

其僧

又到南泉亦繞南泉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

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

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

是是汝不是

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

問道不是又云這僧當

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

及八年師曰辨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勅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猥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

卷七

六

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舉

七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此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

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八十一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任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天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

孤峻如石舍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寂大師真際之塔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寂密傳祖意

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

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
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
意作麼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
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這裏住也
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
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
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
人勤拳帶累閣梨拖泥帶水耽源問十二面
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摑
師云知汝不到這箇境界

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
龍龕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
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
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餅來僧
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
本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
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座主蘊何事業對云
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
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
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
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十下孤燈
果然失照保福闍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捧禾
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恠法眼
代撫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
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
云鹽
官是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

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

子投

代云不辭將去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

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

福云和尚年好師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

尊別請人打得眾無對 有人舉似南泉南

為椎什麼人打得眾無對 泉云王老師不打

遮破鼓法眼別 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

云王老師不打

義師一一荅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

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

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

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

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

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

叅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

十一

十一

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

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初

叅石頭時裝腰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

一言相契即住不然便發石頭據坐師便發

去石頭隨後逐至門外召云闍梨闍梨師迴

首石頭云從生至老祇是這箇又迴頭轉腦

作什麼師於言下忽然有省便踏折拄杖一

住二十年為侍者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

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

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途玄

覺云為復薦得自已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

已為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什麼悟去且

道洞山意旨作麼 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

生莫亂說子細好 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

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

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

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

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

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採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叅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大梅山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

舉七

十二

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師出師有偈曰

摧殘枯木倚寒林 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遇之猶不顧 郢人那得苦追尋

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眾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

其未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

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

本自如如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子

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

百雜碎也師云還我核子來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

山同行言語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

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

山叅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

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

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

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忽一日謂其徒

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鼯鼠聲

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

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

覺禪師延壽讚曰

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

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

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

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叅大寂乃得心要唐

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

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

何是道師去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

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

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

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

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

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

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

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卷七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十四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

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原勅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叅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內牀榻為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卷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為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

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是法眼別云師問南

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真

來否泉云只這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代云

太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

扶面前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

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

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為什麼不

向鷓子頭上放仰山來叅師云已相見了更

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

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瀉山瀉山云寂子

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

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

待你將物裏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

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勅

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

於龔公山叅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往隨州

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

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

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

日大衆晚叅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

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

豎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叅次師

乃轉身面壁而卧佯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

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

僧些少僧以手拍淨餅云這箇淨餅什麼處

得來師云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

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年

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

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
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
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
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
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
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
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
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
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
前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
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
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
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

卷七

十七

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
銷不得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
鞞露柱露柱啾啾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
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
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師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
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
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云這一隊漢無一箇
有智慧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
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
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即舉手
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
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值師鋤草忽見一條蛇
師以鋤便鑿座主云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
麤行沙門師云是你麤是我麤主云如何是

鹿麤師豎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
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即且
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雲巖來叅師
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
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近
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
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師上堂云吾今
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進前師云汝聽觀
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
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
這裏覓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
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
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
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
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問師

卷七

十八

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
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
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
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
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
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
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
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
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
勅謚至真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卷八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四十三人見錄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温州佛嶼和尚卷八 烏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禪師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原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洞安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樺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

濛谿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浮孟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

天目山明覺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連州元堤禪師

隋州洪山大師 泉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已上一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呂后山寧禪師

懷讓禪師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
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
之夕神光滿室俯及卅歲行必直視坐即跏
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
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
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
眾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
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觀其壯貌瓌偉語音
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
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
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
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
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

德師回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

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

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

洛抵雍憩西明寺僧眾舉請充兩街大德師

曰吾非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重

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

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

絲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

藏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

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絲是雨

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并汾緇白無不嚮

化凡學者致問師多荅之云莫妄想唐憲宗

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

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卓等齋詔迎請至

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

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

云輪劍擲雲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叅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巨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箇如如

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
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
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
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捧教誰喫
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
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
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師
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
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
無力被鬼神覩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
識爲什麼被鬼神覩見師云土地前更下
分飯玄覺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
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
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

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使出意作麼生趙州
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論上座意
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
鉢上堂黃檗和尚居第一座見師不起師問
云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檗云空王佛時師
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檗黃
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
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
黃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
黃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
師又別時問黃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檗
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
處麼黃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
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
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

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挿火箸又手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又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

六

六

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舉手云還係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問神山作什麼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洞山别云無脚手者始解打有一座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

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座主便出去

先雲居云非師本意

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為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

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

卷六

七

似這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

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

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

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

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

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

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

掛師云猶是塔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

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

尚為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

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為什

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

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

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

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

卧如今擬鑄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

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

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

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

人去師云龍蛇易辨納子難謾師喚院主院

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

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

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為什麼梵音

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

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

尚為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

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不

語保福代云此來拽磨如今却不
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

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

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

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

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

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

到齋時做飯先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

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

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去一邊而卧僧

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往住庵時有箇靈利

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

箇何似這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

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

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巨大夫向師道

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

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

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

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

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

而為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

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

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

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

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

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

陸又問大悲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

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師為馬大師

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

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

和尚莫壓良為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這箇何且道是一箇是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為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為境麼僧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僧無對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座

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為復釘釘住為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嚙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

時稱鄧隱峯

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

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

語見馬祖章

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

時問云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

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這箇得多少時

耶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

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

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

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

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

洞山代云還師一有堆身麼

曰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

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

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

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

卷六

十一

大師乃置斧師到南泉觀衆僧叅次南泉指

淨餅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

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餅向南泉面前瀉南

泉便休師後到瀉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瀉

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

作睡勢瀉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

問侍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瀉山云去時

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瀉山云莫道無言

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

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

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

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

仰觀事符預夢闢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

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

云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

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在彼乃俯近而吐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儼然而踣遂就閻維收舍利入塔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何是異類師敲碗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曰和尚有玄紹二上座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

卷八

十二

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

潭州石霜一作凝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云春日雞鳴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

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

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

不消一堆火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

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得

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曰和尚初叅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曰

來祖云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

茫然在祖卷八茫然且置悄然十二一句作麼生師

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

甘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曰

本谿和尚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

所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

師同叅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師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却

自豎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

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

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麼師

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

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

惜言句居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

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座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

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

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

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

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

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塔祖召云座主亮迴

首祖云是什麼亮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這鈍

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

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

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

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賣炭

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

任君嫌不掛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

祖祖不思議 不許常住世 大眾審思惟

畢竟只這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

入僧院討箇什麼居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道
誰恁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這裏師云莫是
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
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
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云可畏
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卷八多少居士云一二三
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纔道七
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
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伊禪師叅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
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
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這裏致
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答汝已了莫道
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
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

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
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
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

紅螺山子近邊夷 度得之流半是奚

共語問禱全不會 可憐只解那斯祈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塘
人也姓沈氏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
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巖寺後叅
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
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
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尚一日有
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
化乃述偈曰

八十年來辨西東 如今不要白頭翁

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與諸人性相同
無來無去兼無住 了却本來自性空

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為山泉
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聞王闡之
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

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
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
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
而葬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真身士民依怙若
僧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尚如本
章述之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
頭不出口僧云爲什麼不出口師云內外一
如故僧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云
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剝不施僧

云恁麼即大衆有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麼
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僧却
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焰僧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師
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
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
纔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
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資師見仰山作沙彌
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
云慧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
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
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只爲
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

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取未舉起托子時

卷八

十一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叅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祇是欠你一箇撲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居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

卷八

十七

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師乃拋却茶籃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叅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乃撫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撫掌豈不明沙彌邊師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啣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寬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

夕有羣盜犬亦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
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
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
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

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指
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

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
去居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作飯供養眾僧每至齋
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

撫掌大笑曰如是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

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什
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
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
人意別為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
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

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
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
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
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
這奴兒
婢子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

無所去師云善為闍黎僧云不敢不敢師云

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僧

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

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

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

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

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

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

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

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

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

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

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師勸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年幾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歸宗云這箇豈有生耶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曾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叅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

云幾不問過這老漢

江西裨樹和尚因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吾云蓋覆師云卧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這兩處師云爭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和合道吾云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闔來多少時耶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云親近來師云用鼓這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叅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這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

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舉悉師云你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這師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捧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

卧街僧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背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
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
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
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
師云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
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
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沿
流無定止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
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
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道遙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鹿西問
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
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
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眾云
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
云師意如何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
云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云你問什
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
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
棒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
啗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
喫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叅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
意祖云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便與一蹋師大
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
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
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
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
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

其僧便禮拜師打云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水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歛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固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

卷八

二十三

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這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

當機直面提 直面當機疾 報你凌行婆 哭聲何得失

婆以頌答趙州云

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 當時摩竭國 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

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叅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闍黎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爲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爲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闖入海直至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

卷八

二十四

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

莫作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爲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

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

處處勿張乖 朱紫誰爲號 丘山絕點埃

神通并妙用 運水及搬柴

石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叅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七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

叅承經涉二載有偈曰

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 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

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

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

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

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

居士乃示一偈云

無我復無人 作麼有疎親 勸君休歷坐

不似直求真 金剛般若性 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 總是假名陳

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

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

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

或鄜肆閭巷初住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

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有

偈曰

心如境亦如 無實亦無虛 有亦不管

無亦不居 不是賢聖 了事凡夫 易復

易 即此五蘊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煩惱入菩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曰早晚及午以

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

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

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干公問疾次

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

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

棄江湖縑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

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譽九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一十三人見錄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譽九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

高安無畏禪師 東巖道曠禪師

邢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禎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嶷山梵雲禪師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遼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園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子和尚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虔州處微禪師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國無染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舒州景諸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潭州暮輔山昭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錄見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栢林院開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實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三世法嗣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叅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

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瀉山可乎司馬頭陀叅禪外蘊人倫之鑿叢窮地叢取決可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叢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即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聲欬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

不可又令喚典座來師也頭陀云此正是瀉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揆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瀉山是山峭絕負無人煙師猿獠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絲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

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卷九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這箇便是麼師云這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日

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踢倒歸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爲云將知爲山衆裏無人卧龍衆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

玄沙云大小瀉山被那僧一師謂仰山曰寂問得百雜碎雪峯駭之乃休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月中問答師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勅塑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

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

院主無對

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

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

亦無對

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

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

似這箇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

肯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僧云還

見月輪麼師云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

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

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

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

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

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

無汝下紫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

譽九

六

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

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

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

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箇栢樹子

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

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

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

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

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

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

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何不

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

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

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

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

同安代云和尚不

至石霜會下

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椽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瀉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巖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僧云不作瀉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何是瀉山一頂笠師即躡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瀉山僧又是

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瀉山僧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瀉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勅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

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叅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

卷九

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下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

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你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

浮盃今日渡漳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

萬里香華結勝因

擬欲事師爲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

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開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楨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寔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入門

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淡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母憂廬於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卷九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切勿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

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座歸

方丈法眼云且道大慈識病在目前不識玄覺

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趙州問

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

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

體趙州置筵拊掌大笑師便歸卷九方丈有僧辭

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西師云我勞汝

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

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

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關黎爭

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

和尚若去某甲提筌子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

言句僧云有時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

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

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

卷九

十一

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

路樂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後屬唐武宗廢

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剝染大揚宗

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

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

得旨後聞天台勝際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

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葺草宴寂林下日居月

諸為四眾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

時謂眾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

存知解有僧到叅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

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

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關黎

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有

偈示眾曰

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
隨緣飲啄更復何爲

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皇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

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

師云闍黎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

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

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山仰

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莫謗老

僧在這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云

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

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卷九

十二

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

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

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

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

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爲山

如何出得井中人爲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爲

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在

耽源處得名爲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

檝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

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

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

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

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

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

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瀉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息

卷九

十三

息如渴鹿趁陽焰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荷瀉山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

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箇是五蘊師云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繞師三匝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箇法堂只是無人師

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
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
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
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
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
得得本無得卷九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
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
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
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檗寺示
疾而終塔于楞伽山勅謚圓智禪師證真之

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
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
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
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撫背曰好所佛殿

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
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
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
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
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
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
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
乃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
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鐘告
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
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
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

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
 問云座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
 像云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
 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
 云座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
 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為
 禪者乃命師同叅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
 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
 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
 應諾師指椽欄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
 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
 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
 師云這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
 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叅師問何方來僧
 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為山代云
小孤兒
要過即過但知
過用疑作什麼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
 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
 尚相見師將鉢鎖盛鉢措令侍者擎出呈之
 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
 云序品第一歸宗系別云
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
 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
 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
 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
 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
 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

這打野裡漢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子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擱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

與九

十七

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叅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這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只是無光焰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

卷九

十八

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語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曰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

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
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
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
有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
種開讚皆爲最上警九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
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
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
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
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
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
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
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
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
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

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
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
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
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
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
業於本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
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惲禪師
惲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
惲雖默然真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
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
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
黃瑜請於龜山開剎一日示衆曰動容眴目
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
心本絕塵何用洗 身中無病豈求醫

欲知是佛非身處 明鑑高懸未照時
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

明月分形處處新 白衣寧墜解空人
誰言在俗坊修道 金粟曾為長者身

其二曰

忍僊林下坐禪時 卷九 曾被歌王割截支

沉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

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勅謚歸寂禪師塔曰祕

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叅師問汝何處
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
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
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瀉山亦

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
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
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
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

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

若來即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

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

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

寂到叅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又我近前應諾

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瀉山

得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敬得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

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譽十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一十二人見錄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舉十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巖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

資山存制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宣州刺史陸豆
江陵道弘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瀋府渌水文舉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甘泉寺曉方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奘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杭州刺史白居易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新羅國忠彥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呂后山文質禪師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鎮府普化和尚

鎮州上方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

京兆法智禪師二
京兆無表禪師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光禪師京兆元淨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嘉禾藏廩禪師

羊腸藏樞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

鎮州常貞禪師鎮州奉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五臺山智通禪師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

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

唐襄州節度使于頓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嚴寺智巖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黃州齊安和尚

懷讓禪師第三世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為第

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

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云不可更拗直作曲耶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黎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叅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

百丈竿頭不動人 雖然得入未爲真
百丈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

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
有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
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
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
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
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
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爲從來認識神

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身

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

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

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

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

騎即騎要下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

卷十

五

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
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
爲什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
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
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
曰

摩訶般若照 解脫甚深法 法身寂滅體

三一理圓常 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

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

涅槃師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

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幻意是無邪師

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

無邪師又曰大德是何言與云如其三明盡

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

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

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
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
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
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
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
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
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
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
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爲見佛人圓
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
斬爲兩斷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
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
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
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
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

卷十

十

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
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

最甚深 最甚深 法界人身便是心
迷者迷心爲衆色 悟時剎境是真心
身界二塵無實相 分明達此號知音

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
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
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麼不
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
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
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
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乃有偈曰

滿眼本非色 滿耳本非聲 文殊常觸目
觀音塞耳根 會三元一體 達四本同真
堂堂法界性 無佛亦無人

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
舉十
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卍角童。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

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躡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自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此諸方謂爲峯大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上座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

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
 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
 何是普賢師云眾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
 云眾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
 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
 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
 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
 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
 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
 礙處非牆壁 通處勿虛空 若人如是解
 心色本來同
 又偈曰

佛性堂堂顯現 住性有情難見
 若悟眾生無我 我面何殊佛面

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
 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偈曰
 七生依一滅 一滅持七生 一滅滅亦滅
 六七永無遷

又有僧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
 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爭奈動何
 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
 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
 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
 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

誰問山河轉 山河轉向誰 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
 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
 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

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
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
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
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
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
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
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體
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
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
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
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
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
賢身師曰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
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
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

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
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
緣答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
起云教學人向什麼處會師曰夏天赤乾體
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
不識金剛體 却喚作緣生 十方真寂滅
誰在復誰行

南泉有真讚云

堂堂南泉三世之源 金剛常住十方無邊
生佛無盡現已却還

南泉久住投機偈

今日還鄉入大門 南泉親道遍乾坤

法法分明皆祖父 迴頭慙愧好兒孫

師答曰

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

還鄉盡是兒孫事 祖父從來不入門
師又有勸學偈云

萬丈竿頭未得休 堂堂有路少人遊
禪師願達南泉去 滿目青山萬萬秋

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真人師乃有
偈云

萬法一如不用揀 一如一如 誰揀誰不
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 三世如來同箇眼
師誠人所松竹偈云

千年竹 萬年松 枝枝葉葉盡皆同

為報四方玄學者 動手無非觸祖公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
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
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

卷十

十一

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
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
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
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
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
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眾云兄弟彼此
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
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
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
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
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
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
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為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纔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入方丈一日師謂眾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問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為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

卷十

十二

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

亦名東院

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

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理乃往高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

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眾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窻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檗黃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黃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麼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

何處青山不道場 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 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
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 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兔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真是實師云真是實實是真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

黎有分僧云某甲不招納是如何師佯不聞

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

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

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

也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槃經師

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踏空吹一吹

云是什麼義座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

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眾晚叅師云今夜答

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

師云比來拋博引玉却引得箇擊子保壽云射虎不

真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

拜為甚麼便指伊為擊子覺云適來那邊亦

有人恁麼問度云何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

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擊子去叢林中道

纔出來便成擊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

不可總成擊子也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

眼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

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

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這婆子

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

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

院謂僧云我為汝勘破這婆子了也玄覺云

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

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

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

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

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

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

院問眾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

樓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

尚為什麼恁麼道師曰為汝總識字法燈別

衆僧云已知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

去處莫說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檐

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

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遠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

顯代云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

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

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

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

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叅師問什麼處來

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

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耶師云饒汝從

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檐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

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

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

云殿裏底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喫粥

了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

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

話分也無樂普在眾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

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

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師

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約師

云汝只見掠約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

州橋師云過來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

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

云如何是掠約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扶石

掠約師聞沙彌喝叅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

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

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

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

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

這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

立僧云莫即這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

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這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久矣師云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闍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鴉爲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是什麼語話院主却問鴉子爲什麼却飛去師代云爲某甲有殺心在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

卷十

十七

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敗闕若檢得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出是上座眼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這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這莫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

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
 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
 相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未上入曰
 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
 教化汝一日真定師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
 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
 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充加禮重翌
 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
 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
 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
 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
 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便
 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
 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
 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有人問
師年多

卷十

十八

師年多

少師云一串後謚真際大師
 念珠數不盡池州靈鷲閣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
 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座
 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
 師云閣黎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
 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
 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
 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
 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
 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
 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
 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
 隨風轉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
 爲不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

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

空裏釘椽觀云虛空是椽師乃打之觀捉住

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

具眼不具眼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

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

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

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

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

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

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二師曰只恁麼白立無

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

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叅師曰曾去看

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云非但茱萸一切

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

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

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

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

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

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

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曰上堂示衆曰子湖有

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

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

嗥嗥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

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薰

按鋤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

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叅師

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

轉尼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中夜於僧堂

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

師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有偈示眾曰

三十年來住子湖 二時齋粥氣力麤
無事上山行一轉 問汝時人會也無

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

壽八十有一臘卷十六十一今本山有塔二十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為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

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

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

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

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

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

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

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

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

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

眼汝向什麼處躡坐僧無語宣州陸巨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
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
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王問曰大夫何
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慶長
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文入僧堂於第一
座面前云請上座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
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甲錢却將出去
上座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
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眾爲狸奴白牯念
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
到厨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
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
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
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

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
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
云馮山來甘云曾有僧問馮山如何是西來
意馮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馮山意僧
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馮山去好

保福闍之乃
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舉拄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
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參禮
多以拄杖打趁舉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
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
爲什麼足跡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
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

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

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

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

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

論自矜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

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

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茫然

禮辭遊方至瀉山方悟玄旨乃師瀉山宗禪

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

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

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

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

卷十

十三

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為第二世也

師嘗述二偈其一曰

滄溟幾度變桑田 唯有虛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 未曾度者要須船

其二曰

尋師認得本心源 兩岸俱玄一不全

是佛不須更覓佛 只因如此更忘緣

師咸通十年終於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

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

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

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烏

窠和尚有問答偈頌烏窠章叙訖嘗致書于濟法

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

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講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目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瀉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全具瀉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瀉山吐曰賊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瀉

山以手揖云諾諾師後叅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又每見僧來禮拜即又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頭下

之玄覺代云老兒
家放却又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有僧叅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為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與十曰十二年後為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十五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云來曰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

即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師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

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息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嘉禾藏廩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

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叅歸宗問如何是

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言

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

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

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

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

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

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

後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

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

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

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
症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
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
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
爲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

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
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
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
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
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筓子師接得
筓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
寺臨終有偈曰

舉手攀南斗 迴身倚北辰 出頭天外見

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
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
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

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
妙盡還須畜生行又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
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

猛熾燄中人有路 旋風頂上屹然棲

鎮常歷劫誰差互 杲日無言運照齊

師後居鳳翔

卷十

三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音釋

贄脂利切 奂呼切 玩羊切 至羊切 顯胡切 老胡切 頌羽切 敏敏切
 骹音砣 單陟教切 沁水七切 煇切 擊古切 歷切
 也伊橫 掠木力切 灼水日切 式掠灼切 撲普卜切 擊普卜切
 胡刀誣切 伊真切 矜自居負也切 援于元切 牽也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丹一

宋 沙門 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見十人錄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巖寺智閑禪師丹一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謹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福州雙峯和尚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瀉山如真禪師
長廷圓鑒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嵩山神劔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上元志滿禪師 達大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堂復禪師
白鹿從約禪師

白鹿從約禪師

溫州靈空禪師 大瀉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瀉山普潤禪師
瀉山法真禪師 黑山和尚
瀉山和尚 南源和尚

涿州定山神英禪師 瀉山彥禪師
瀉山冲逸禪師 遇禪師

鄧州志諗禪師 荆州弘珪禪師
巖昔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見八人錄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敎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淶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溫州靈陽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背山行真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七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二

益州西睦和尚丹一
潭州麻谷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

邛州壽興院守閑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石梯和尚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見錄一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新羅國彦忠禪師二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見錄一人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

緡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均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

興德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宣康太子

許州無跡和尚法嗣

道遂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前瀉山靈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叅瀉山遂陞堂與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其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

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瀉山請一伽陀瀉山曰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丹一一日隨瀉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

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

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挿鋤而

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鋤而

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踞倒鋤子○僧問鏡清

仰山挿鋤意旨如何清云狗銜敎書諸侯

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踞鋤其意如何鏡清云

勿奈船何打破岸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

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

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

仰山挿鋤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

云玄沙踞鋤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

瀉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

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話

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

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

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

也為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

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

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

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闍黎師曰好

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

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瀉山與師遊行次鳥

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乃以水洗

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

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

師玄沙云大小瀉山被仰師浣納衣次耽源

師山一坐至今起不得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

處見師盤桓瀉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

衆無不弭伏暨受瀉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

緣化表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

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

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

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

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玉作一鋪貨

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

丹一

六

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瀉山省觀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云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

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

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

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踢折他橋梁師便

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

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

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

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

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與如來禪分不分長瀉山封一面鏡寄師師

慶稜云一時坐却

上堂提起云且道是瀉山鏡仰山鏡有人道

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

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

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

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能知無一法可

當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

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

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境且

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

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

處師推枕子出瀉山聞云寂子用劔刃上事

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

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

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

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

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

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

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

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僧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

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云云忽

然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問如

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

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

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

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

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

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

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

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

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

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

僧曰江西觀音院來頭云和尚有

何言句其僧舉前語頭云者箇宗頓悟必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

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

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

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

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

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

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

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

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

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

得一玄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

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

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

年滿七十七 老去是今日 任性自浮沉

兩手攀屈膝

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勅

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
方慕道依瀉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
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
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
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
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
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
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
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晝餅不
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瀉山而
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
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
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贊曰和

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

日事耶仍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踪迹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 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
堂曾無間歇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
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
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
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
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
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
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
嚴時道在甚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
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
 此時踈山在衆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
 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踈山出曰是師
 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
 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

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
 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屣設住山無柴
 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
 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巖師兄記我三
 十年倒屣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以手扶而

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道愆長老肯重不
 得全汝作麼生會愆曰全歸
 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愆曰全歸
 云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慳病僧意問如何是
 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
 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
 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

十一

十一

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
 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
 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
 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
 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
 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踢
 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
 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
 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
 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
 僧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
 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聞舉
 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
 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

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

拂子玄沙云只者香巖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香巖脚跟未點地處

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

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

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

阿那頭在師滅後勅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

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為第二

世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

問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耶諲不能對三

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緣未契後造

瀉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眾皆悲惋諲

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

子乎大初中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

十一

十二

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眾請繼躅為徑

山第三世於法即瀉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

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

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

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

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塔級向上

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

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

曰不同色

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眾穴時如

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

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

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

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

曰如何是短師曰螻蛄眼裏著不滿其僧不

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為太近實頭僧問
 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
 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
 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曰朗月
 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
 否佛曰曰峭峙丹一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
 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
 佛曰佛曰却問師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
 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
 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
 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
 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
 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曰曰為報白頭無限
 眾此回年少不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
 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

為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
 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 汝即言三四
 我即一也無
 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眾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初在為山
 桃花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
 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左沙云諦當甚諦當
 眾疑此語左沙問地藏我送麼道汝作麼
 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乃
 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眾曰諸仁者所有
 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
 況塵劫來人天六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

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
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
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死生
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
等還會麼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

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
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
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僧未喻旨
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
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
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
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
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
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弓深可釣僧問諸方悉

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
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
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
邊剝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

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
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
師曰恁麼即舍生不來也曰直得純清絕點
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
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
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
不隨衆色未審作麼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即
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誰秦主問

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即和尚

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瀉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瀉山召之更不迴顧瀉山云此子堪為法器師一日辭瀉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山動容曰善為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初叅學歸受業寺有老宿

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

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

什麼時節問法燈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別云喚底不是

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師乃喚維那搬柴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師兄我千里地來便回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白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

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
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
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
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
壁間畫狗子云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

代云看咬著

升一

十六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亦稱大法嗣
馮和尚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
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曰肚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
住庵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
僧曰即不然師曰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
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
養師曰合取鉢孟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

升一

十七

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
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
舉拂子云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子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什麼却
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塔問
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
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
叅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
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衆
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
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不
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
拄杖子曰從何而起對曰從緣而起師曰苦
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

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曰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一日衆僧叅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鑿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擱口令正乃云如

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鑿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徭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

送窻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速此問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

與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已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伺王來呈之主開函得

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斯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師全偈和尚師全

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真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麼師曰今日

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上堂曰諸
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各自體
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
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
得些子好惡丹一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與
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峩山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
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
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
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
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
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
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
官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

獄卒徃徃棄役徃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
師所吏不能禁復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
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爲掛子至觀
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
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
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
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
王禮重創國歡禪苑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
唐乾寧中示滅

百州浮江和尚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
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畫地
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峯無語

潞州潞水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

叅大瀉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纒綻

廿一

二下

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

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一是二
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臺榭椅子火爐總禱問如何是出家
人曰銅頭鐵額烏背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
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甚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
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木馬
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
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
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
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
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
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

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
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
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

三十年來住木陳 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 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
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瞍者爲吾討
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
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曰便
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
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
爲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

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
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
趨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
夜靜共汝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并一

主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
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
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
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
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

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
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
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

并一

并三

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
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
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
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并一

并三

日容和尚齋上座叅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

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鶴冲天阿誰捉得師曰

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

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

雲山云齋不別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

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辨

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

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

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

庵往諸方叅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叅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

并一

千四

見拘拈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肯伊若肯何言拘拈指頭若不俱眠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眠承當處箇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拈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眠還悟也未若悟爲什麼道承當處箇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是什麼處

前長沙口峯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叅長沙峯和尚峯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峯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峯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

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
 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
 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
 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
 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
 中羣盜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
 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
 集眾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
 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間聞巫者樂
 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
 所解復游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
 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
 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
 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
 師擲于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
 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
 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
 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
 無位師云真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
 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

師語見乃為歌曰

咸通七載初叅道 到處逢言不識言
 心裏疑團若拷棹 三春不樂止林泉
 忽遇法王羶上坐 便陳疑懇向師前
 師從羶上那伽定 袒膊當曾打一拳

駭散疑團猶但落 舉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蹬蹬以碣碣 直至如今常快活
只聞肚裏飽膨膨 更不東西去持鉢

又述偈曰

宇內為閑客 人中作野僧 任從他笑我

隨處自騰騰

丹一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
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
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閑云
為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叅然問上座今日
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
末山代云爭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
得到者裏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
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

甚麼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叅然云
大纏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
既是師子兒為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為什麼
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誣伊真切 諗式荏切 斬渠希切 邛渠容切 齧結
切嗟 蹋達合切 駢駢蒲眠切 邛渠容切 齧結
也鳳切 芟師街切 磔郎狄切 怵芳無切 髑髑髑
昏徒木切 體頂骨也 腕鳥貫切 荐才司切 詰詰
切髑 體頂骨也 腕鳥貫切 荐才司切 詰詰
契吉切 闡彌隣切 蒂丁計切 偵恥慶切 廬廬
問也 闡彌隣切 蒂丁計切 偵恥慶切 廬廬
未胡切 闡彌隣切 蒂丁計切 偵恥慶切 廬廬
遠後切 闡彌隣切 蒂丁計切 偵恥慶切 廬廬

切	瓷	才資切	卸	司夜切	梓	蒲官切	椅	隱綺切
也	陝	地名	瞽	目盲也	贖	怪切	薦	莫白切
也	叢	呼括	拗	手拉也	鹵	補切	薦	苟且
也	野	承與切	膊	伯各切	獾	傷古切	割	切
也	膨	行切	膊	許各切	繼	魯甘切	破	力主
也	膊	眼許	繼	魯甘切	繼	衣破	力主	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丹二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法嗣第四世一十三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見七人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襄州政禪師 土門崇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見六人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洪州觀音常謁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處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見十五人錄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鎮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齊魯大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涿州秀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見錄

睦州刺史陳操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見錄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丹二

二

益州照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雙峯古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洪州米嶺和尚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

第六世一十九人

丹三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魏州興教存獎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天鉢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譚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見錄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道嶽禪師法嗣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

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

黃檗隨眾叅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

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如

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

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

脚去在座遂告黃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

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

壁黃壁指往大愚師遂叅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壁來愚曰黃壁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遭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壁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壁佛法無多子大愚搗住云者尿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如今却道黃壁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壁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迴黃壁黃壁云汝迴太速生師云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黃壁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壁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與隨後便打黃壁一掌黃壁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黃壁云侍者引

丹二

五

這風顛漢叅堂去後馮山舉此話問仰山云 壁力仰山云非但騎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 虎頭亦解把虎尾 師一日與黃壁赴普請師在後行黃壁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鑷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壁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壁將鑷鑷地云我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云為什麼却在某甲手裏黃壁云今日自有後馮山舉問 人普請我更不著去也便歸院仰山云鑷頭 在黃壁手裏為甚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戒是 小人智過君子黃壁一日普請鋤茶園黃壁後至師問訊按鑷而立黃壁曰莫是困耶曰纔鑷地何言困黃壁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壁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壁却打維那師自鑷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裏活埋馮山問仰山只如黃壁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正

賊人與羅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檗打席三下去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

便出去瀉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師與黃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

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榜道了以鑿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我棒了也師又以鑿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

檗云吾宗到汝此記方出瀉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嚙

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嚙臨濟亦記向後瀉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今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瀉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啗黑豆老和尚住數日

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趂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這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便拂袖而出又別舉云師問塔塔主曰祖佛是什麼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于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
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便歸方丈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
行喝阿那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
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
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
生師曰這畜生大覺到叅師舉拂子大覺敷
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
曰這僧莫是和尙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
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眾道汝未
叅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世第二到
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
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
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
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眾

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
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棒如蒿
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我下手得
時有僧出云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
接師便打後雪峯拈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朱容擬議主賓分
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
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
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邊人師又曰夫一
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
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
四月十日師將示寂上堂云吾滅後不得滅
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
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
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乃有頌曰

沿流不止問如何 真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 吹毛用了急還磨

頌畢坐逝勅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

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

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既非循

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

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叅謂

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

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

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

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

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

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

丹二

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杻師

尋常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

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

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

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薦頭打僧便走

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

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轆轤

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

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

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云三

身中那箇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

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

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

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

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

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噴不愛喜僧云爲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叅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麼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不煩葛藤有僧叅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

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契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

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這箇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這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棒赴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踢破多少草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鑊湯漢有一些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即老

廿二

十一

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叅師云汝是

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
師云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
我實問汝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
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
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
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
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
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
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
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
爲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
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
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
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
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

擬問師便擲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云不會師云
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
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
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安居云蘭谿師云
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
徒長老拈起柑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
急有僧新到叅方禮拜師叱云闍黎因何偷
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爲什麼道
偷果子師云賊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
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
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
髻亂投開元寺曇藹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
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

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
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
禮辭而叅黃檗黃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
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
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
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
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
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
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
不踰閩俄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
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
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
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
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
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

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
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
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
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
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
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
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
文德六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
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
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
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
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
丁墓山時稱老觀和
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
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

峯鷲曾搗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這野狐精
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
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
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拍蛇云欲識西院
老野狐精只這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
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
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
僧來叅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
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
云只得一椀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椀問如何是佛師出
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
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
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
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
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

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
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
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什
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
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謬却我舌曹山
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
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叅禮依黃檗
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
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
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剝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回號骨剝
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
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
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

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

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曰這瞎驢却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

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尅的

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眾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苻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

廿三

廿六

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為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義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為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是

廿二

廿七

越州沙門聖彥身長五尺肩垂數寸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塼木大塔二引其轉至塔頂塔未就詢亡彥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得詢後身為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纔到州便入寺尋訪彥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登新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寺大殿墜壞眾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緋衣功德主來與此殿大作佛事眾刻石記之及期裴太守赴任與隆三寶頌施俸錢修成大殿方曉彥師懸記無忒 公遂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僧問如何是正聞

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

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背裏

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叅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

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

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宗歸

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

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

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趁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

廿三

十八

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目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蕝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

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

何不徧叅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

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荅曰輟已迴施仰山

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

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
 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
 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
 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疾十月二十
 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

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

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

西塢天祐二年宣城帥田頰應杭將許思叛

將縱兵大掠發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

俱長武肅王奇之遣

禪將邵志重封瘞焉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

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什麼字

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
 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

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
 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這箇是麼師放下拂
 子又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
 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
 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

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

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

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

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

尚擲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往後謂衆曰我

見臨濟無言語直至今飽不饑問請師不

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

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

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

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問云但道修

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

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

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

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

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

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口

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

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

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

干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

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

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

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

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趂寶壽和尚問

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

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

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這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一世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

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

即打折汝腰趙州論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

而坐論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論收坐具

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

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

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趙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乃代云且釘這一縫問萬里

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徧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巖巖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將得臨濟劔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

裏無餒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為什麼立為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這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

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并二

并二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眾曰我只聞長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

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
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繫真珠與汝
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
汝不久當爲唱道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社
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便打
乃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
飯一堂仍不得喫飯便趕出院僧問國師喚
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
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
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爲後唐莊宗師
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
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
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微
云且道
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師滅
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
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廿三

三十三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
說法師陞座良久謂衆曰出來打出來打時
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師曰久立太尉珍重
便下座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只
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
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
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
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
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
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
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
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

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餒飯誰喫師曰獨有
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
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
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
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闍黎
闍黎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
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搗
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師
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
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
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
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
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

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
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
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

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謔師曰如何是人
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
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
道庵主有此機并二風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
旨師便摑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
猶要棒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
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
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

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

廿三

二十五

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下畫一圓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曾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

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間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打柴頭問汝還聞否口聞師曰誰不解

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談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荅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餠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

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來者總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
曰近前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募喚上
座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
頌曰

禪者有玄機

玄機是復非

欲了機前旨

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曾與

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

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

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麼

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

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

別云即今問底在那箇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
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
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

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

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

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

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

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

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

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項年有疾又中
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碗又問如何是
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西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
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
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世第二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

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

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

曰只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

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

隨眾而已更不參請眾僉謂古侍者嘗受雙

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

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

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

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

之好去好去師應諾諾即前邁尋屬雙峯歸

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

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

非玄覺云且道他
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

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
問長慶

丹二
為什麼不出是慶
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獻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

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

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

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

曰

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 更無有可得

看他怎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

丹二

二十九

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驟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

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
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
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關雲峯山建院亦以清
化爲名法侶臻平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
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
又見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
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
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
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權谷裏聞聲
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
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做

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
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
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
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
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
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
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
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
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師曰知卅二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
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離
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
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
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

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緇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荅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墮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

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像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恁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萬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
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
是從上真正眼師搥臂曰蒼天蒼天僧曰借
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

丹二

三十二

未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
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
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問如何
師曰噫問古人拈槌豎拂此理如何師曰瘧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
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
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
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
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臂曾開曰作
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未未

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
僧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
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
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
怎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
子

前灌谿志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
曰絲竹未將為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
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
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
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
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
太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

丹二

三十三

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
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
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
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教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

亦曰南院
第一世住

上堂示衆曰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
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
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
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
珍重師打之趨下法堂僧到叅師舉拂子僧
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
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
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
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

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
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
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後白曰
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
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
剃刀明把師手掐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
袖而去師曰阿刺刺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
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
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
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
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旨却迴
叅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
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
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

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
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
猓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
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
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
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
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
又曰錯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
是西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
這裏過夏待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
後住相州天平山嘗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
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道三錯
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

丹二

三千五

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

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

眼睛白問蹋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

僧曰斬師乃打之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

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

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

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

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

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

師便攔臂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丹三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丹三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禪師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汝州廣慧真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人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禪師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真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

荊州玄覺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

善悟禪師一人
機緣語句不錄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

中使楊光庭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緣素和尚法嗣

韶州小道進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遊寂禪師

祇陀和尚法嗣

衡州道倩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見錄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

唐肅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代宗皇帝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見錄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宣城志滿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南嶽皓王禪師
涪州朗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河南尹李常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

無機緣語句不錄

龍藏

吉州貞遠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

吳頭陀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四面山法智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

義悅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

忠禪師亦
益州如一禪師
廬山東林雅禪師
道圓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吳頭陀法嗣

玄固禪師二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茶禪師
興善寺太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密用禪師
上方真禪師

圓照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

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

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

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

聲舉揚與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

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

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

丹三

五

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

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

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

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

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

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

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

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

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

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

吉嚙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

頭上掛草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

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與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

丹三

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闍黎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叙師資之禮目後應瀉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謂衆曰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向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蹊而今與

汝一齊掃却箇箇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呀吼
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瞎
却渠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
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問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
天明問如何是丹三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
當堂照月影娥眉顛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
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
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
師曰不從天上覲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
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
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
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
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在
團天且居姜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

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僧
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
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
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
師曰大昴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漫
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聞問未有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
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
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
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
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
林泉世間無憂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
巖前曾宴坐隼旟光裏描真宗問摘葉尋枝

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
開堂帶雨歸問凡有所問皆是捏怪請師直
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丹人問正
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
生華物外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
譚今古迴顏獨皺眉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
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
問大軀搖空如何舉權師曰自在不點曾渾
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
波斯衣襲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
一句擬光禪子問三緘恐負古人機問隨緣
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
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當
體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
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

置道者知機變拈與窟裏拭淚巾問九夏賞
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
涌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
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問西祖傳來
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猿嗥實問王道
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
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
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大衆
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鞵人喫
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
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
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
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是衲僧
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問紫菊半開

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
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
師曰直截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
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
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
人但恁麼舉看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
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
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
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肇
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
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
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
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
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唯微也據入故名離
約用故名微混而為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
染無染故無淨體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問百了千當
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

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何
即是師曰快須斷却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
問如何祇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問央掘
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愁問心印
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首帥投歸款未見
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
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
角問不修定慧為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
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
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
塞大千無不韻丹三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
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
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
問大人相為什麼不具足師曰鳴梟夜半欺
鷹隼問今古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籬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鑿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鑷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峯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

丹三

十一

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沼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杓爬鑊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續箇什麼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

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

丹三

十二

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

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虛心以何為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脚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丹三嗔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為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

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為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箇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為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

和尚無絲可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
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
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一世後
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
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
偈示衆曰

今年六十七 老病隨緣且遣日 今年記
取來年事 來年記著今朝日

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
偈曰

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真
明暗盡時俱不照 日輪午後是全身
言訖安坐日將昃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
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

外三

十四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界與衆生

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真箇那師曰

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座師今何異鵲巢

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

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

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

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

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

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

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

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

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驚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

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搨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丹三

十六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

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

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荷澤曰光則寶寶則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

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如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丹三

十七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齒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眾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張禪師南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

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
 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請恩師先
 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
 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
 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
 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
 迴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
 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
 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與受教為外護師
 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
 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
 為一藏或云一卷一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
 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
 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
 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

丹三

十八

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
 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
 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
 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
 有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
 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
 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名為禪定
 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
 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
 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
 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
 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
 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
 地菩薩道之根本是大眾諸佛子之根本也
 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
 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定

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

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

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

慮相繼十年

丹三 云前後者中間被勸迫入內微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

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

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

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

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

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

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

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

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

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

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

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為

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

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為甲孟子曰矢

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

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

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

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

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如來三種教義印

禪宗三種法門融餅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

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

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

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乘亦無所不統尚

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

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

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
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瞠盡除順
佛心而橫巨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
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
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

能事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

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
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

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開者各隨機證

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諸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

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
不解謂之祕藏智者達了則不名藏此其證

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
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

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圖

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
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得舍
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

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誠令
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

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
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眾數千

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
禪師塔曰青蓮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

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
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

眼若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
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

滅也然寂此時更無所見夢體獨立三昧諸波羅

密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

待對治之說若知無今見性無生不審此

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

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

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為一塵

一法空為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

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荅史山人十問問荅

一本今叅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

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

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

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是結

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

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

丹三 三十三

集合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

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
違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
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
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
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
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
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荅既
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
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
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為度脫眾生眾生
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
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
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眾生皆得一子之地
何以傳授不普荅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
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
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
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
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
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
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
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
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
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
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
說度脫衆生衆生且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
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即非
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

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
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
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
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
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
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
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
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
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
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
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
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
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住
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
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

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荅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升三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性以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

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約但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

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

丹三

十六

曰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為先詳

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墜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為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為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

作無義

事是狂亂心

謂凡所作為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

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為即為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
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
狂亂隨情念臨終
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
道被業所引受當未報故涅槃經云無惺悟明即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

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而為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不在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丹三

年七

磁疾移切涪州名切倩七政切嘹力昭切鯨鮫魚切
鯨渠京切鯢五方切蝸古華切駮步扇切
呀許加切覷七慮切顛匹米切輓古本切羨張口貌切
文九切羨里切矛莫侯切盾食尹切屬扞切捨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丹四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丹四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 四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清涇禪師 衡州道統和尚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 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 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梓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原山光宓禪師
藥山菱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翱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善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

懷妊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如思禪師章叙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丹四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椽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

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叅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丹四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

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
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纔一食
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
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
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
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
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
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
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
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
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
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
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
賊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
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

丹四

五

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
其跡後至于荊州當陽柴紫山五百羅漢
翔之地也
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
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
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
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
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
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
素不迎送客無饗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
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
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
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
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
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
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

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

廿四

六

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鋤鑿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叅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在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

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立學者至

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趨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

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

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

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

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入喫感恩有

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某

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師以長慶四年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

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

十六門人斲石爲塔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

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

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

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

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

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

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

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

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

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

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

餘年凡叅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

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叅石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

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

叅師乃召曰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

師何不鑿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胡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

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

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

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觀之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

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一日師看經次栢

巖曰和尚休獠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

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

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

華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

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

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

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丹四

至寶師曰莫論曲曰不論曲時如何師曰傾

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

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

院主遂後曰和尚許其甲上堂爲什麼却歸
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
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
屎師曰那箇底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
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
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
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
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
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
麼即大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
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
不得敲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
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
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

丹

十一

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且道盡善不盡善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黎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却曰大衆這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固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曰若有人即却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錠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還

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安同

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師問僧見說汝解筭虛

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巖

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

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事未

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

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

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

累及大衆夜叅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

乎待持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

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

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

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

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

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

十四

十二

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

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

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翱嚮師

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

顧侍者曰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言曰見

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翱應諾師曰何得貴

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

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

餅翱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餅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翱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

閑家具翱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

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闍闍中

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
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
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
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翱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

有時直上孤峯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

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
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
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冲虛建
塔于院東隅勅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

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
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
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
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曰於大川法道
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

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
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
不是丹霞
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
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朵僧曰某甲自
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麼僧曰和尚過在什
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
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
佛法麼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
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
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
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
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
是什麼梳躡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
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叅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

十四

十四

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叅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

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十四乃是本心大須護持十五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瘖者依前瘖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
叅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
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
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
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
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
具眼爲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
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
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
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
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
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官賣餅家子也未

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鑿潛請居
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
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
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
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
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
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
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
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
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
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
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
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

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僧
 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
 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
 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
 師曰誰識汝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
 我無真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
 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
 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玄覺云且
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
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為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
 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中
 筭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
 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轉而出丹霞曰得即
 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

十四

十七

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
 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
 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
 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
 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捺却投子曰
 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
 霞燒木佛和尚為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
 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
 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
 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
 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叅師乃展手示之
 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其僧打筋斗
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強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叅遠師三市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叅衆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僧曰且叅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

丹四

十八

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

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

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

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

爲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

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

來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

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

龍打殺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

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

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

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

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

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

說了也師卧次禪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禪
云卧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禪云爭奈蓋覆
師云莫亂道師見禪樹坐次師云作什麼禪
云和南師云隔闕來多少時禪云恰是乃拂
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用
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
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瀉
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雲巖曰以無為為
座雲巖却問瀉山瀉山曰以諸法空為座瀉
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
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瀉山問師
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
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
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
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

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
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
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
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
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
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
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
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箇是火僧曰
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
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
南泉示眾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
一腰褌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
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褌師見雲
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
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

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去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

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眾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眾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叅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聞汝

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瀉山瀉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瀉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

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头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瀉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瀉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瀉山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

廿四

二十三

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叅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叅禮師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宣州柁樹慧省禪師洞山叅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僧問云一子親得

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曾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叅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山云

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掛唇齒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

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誰說

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

丹四

十四

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這饒舌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曬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靈舌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到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

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

丹四

字五

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叅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忒忒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吐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

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
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
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
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
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

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丹四今時錯會師

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

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

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

尖時亦不尖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閣黎

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來

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

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

曰文殊道闍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叅
石鞏石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
次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
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師後叅大顛往
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

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

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所事何不體取恁

麼心憤憤口悻悻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

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

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

問還有學路也丹四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

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

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

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鉢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秃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曾云還

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曾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汾符分切 髭即移切 說所臻切 晟承正切 裨邊迷切
 處房六切 夔渠龜切 妊汝鴉切 獠魯皓切 西西南切
 醜山宜切 吻忘粉切 溶私閭切 憧尺容切
 憧往來切 廠昌兩切 爨七亂切 躡他達切
 不絕貌 廠無壁曰廠 爨進火也 躡足跌也
 黯乙減切 斲竹角切 跛補火切 挈丘竭切 痿於疾切
 疾也 齧五巧切 翱五勞切 迭徒結切 瞥普蔑切
 也 昏烏皎切 憤房吻切 悻數尾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丹五

宋 沙門 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丹五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

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祿清和尚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第五世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二人見錄

第二世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巖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峻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

延陽龍福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卅歲

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

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

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

龍潭信禪師問荅皆一語而已前章師即時出之

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丹五

二

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擬接龍便

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

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

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

師抵于為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為山

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

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參纔跨門提

起坐具喚曰和尚為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

袂而出為山丹五晚間問大眾今日新到僧何在

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為

山問眾還識這阿師也無眾曰不識為曰是

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

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

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

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

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

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

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創院鑒即第一世住也師上堂

謂衆曰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

得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

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毫釐繫

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

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為無益師上

堂曰今夜不答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

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

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

新羅人師曰汝上船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

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概玄覺云叢林中喚作

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

意作有僧到叅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

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

仗鎊錫劔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

什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

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

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

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

人不識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何

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

這裏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

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曰我

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

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

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招慶只如

巖頭出世有何言教

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

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關

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闡黎是什麼心行明昭云大小招慶錯

下名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

之遣侍者來叅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曾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

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

濟云從來疑這箇漢

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木杖子佛

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這漢是肯底語不肯語為當別有道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

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什

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

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

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

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

便騎項曰這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

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

卅五

五

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

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

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爺阿爺

師復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

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

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勅

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

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

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

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

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

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

即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

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

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叅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踈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丹五

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叅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叅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

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
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不識好惡
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
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
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
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
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
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
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
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
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
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
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此工夫
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
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

家風師曰一斗麵作三箇饊餅問如何是禪
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
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覲面相呈
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
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
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
六年勅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
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
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
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
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桐
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
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
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

師後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

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

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

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

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論二師互相問時廣如本集其辭句簡

捷意趣玄除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逸羣之用自爾師道聞于天下

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這

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

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

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梁

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

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

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

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

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

裏梁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

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

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

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觸

體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

是一法師曰兩下也問一塵舍法界時如何

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

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

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

佛總在裏許丹五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

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

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

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

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雪

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叅否師於牀下拈鑊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慕召云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云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

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俚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

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爲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

升五

上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爲闍黎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鞞不得舉似於人問併

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

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

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

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真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十五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迹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

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雜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偏空

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叅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

逢見魚鼈麼曰徃徃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二十

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滙山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滙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滙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甝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

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錫始
 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
 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
 全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
 廣語出 別卷 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
 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
 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
 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
 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
 出麼曰到這裏爲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
 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
 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師歸方丈有僧
 在明總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

丹五

十四

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
 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
 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
 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
 意若會也他爲什麼遣死急若不會作麼生
 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
 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
 得會亂說 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
 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
 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信道得八九成曰未
 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
 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爲什麼不許
 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偏且道古人
 意作 麼生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
 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
 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
 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叅次示衆
 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

丹五

十

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

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

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為當是落路下草為復一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處去於此

若明得可謂還解曲也不見也師止石霜山曾著箇語云恁麼即不去也

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

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

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

日巳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

月十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勅謚普會大師

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為典座一日

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耶

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什

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

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

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

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

事知了打汝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

道吾之事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

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

懺悔師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

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

好著力石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木原

手座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

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

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晨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爲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爲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爲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爲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

升五

十七

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

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

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

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

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

巖曰

也大奇 也大奇 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方可知

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

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

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

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

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

真不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只這箇是

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

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
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踈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這
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
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
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
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
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
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
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
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
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
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

升五

十六

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
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
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
之洞山今筠州也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
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
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
師曰雖然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
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
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
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
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
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
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
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
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

後較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較闍黎又向這裏覓箇什麼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麼即闍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黎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吐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

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稜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者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

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闍黎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闍黎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廿五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實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

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未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餅終不爲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

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黎也無僧曰允即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括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出麼他道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今再問是什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而問僧却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請斷看

長三尺頸長二寸

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生權云封

皮厚二寸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什麼迴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覓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這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稊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研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喫稻云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

後將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
 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
 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
 續也大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得不是客中主師示疾令沙彌

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
 但道雲巖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
 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
 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即雲巖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稱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眾曰

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為吾除眾皆無對時沙
 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
 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
 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
 人辯得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
 登

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
 有病師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
 見眾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
 擊鐘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匙師忽開目
 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
 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
 一中蓋責其戀情也眾猶戀慕不已延至七
 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
 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
 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勅謚悟本大師塔曰
 慧覺師昔在叻潭尋講大藏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并激勵道俗偈頌誡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鑿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
 牛師曰咩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
 生濟曰這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師有五
 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踏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饅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

丹五

十四

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帟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叅禪會勵力叅承初住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
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
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
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
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櫂而至師
資道契微朕不留舟五語見船子章師比遁世忘機尋
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
一年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師上堂
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
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
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
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
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

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
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
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浪走何不
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
死有智人笑汝偈曰
勞持生死法 唯向佛邊求 目前迷正理
撥火覓浮漚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
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
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闍黎
師說頌曰
明明無悟法 悟法却迷人 長舒兩脚睡
無僞亦無真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
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

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觀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

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舍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再闢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語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世第二住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

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

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

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

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

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

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子向

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

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

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

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禽粟米飯野菜澹

黃蘗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

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

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

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

師曰水精瓮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

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

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

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鬮黎爭

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荒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鷓鴣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闍黎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華麈

盤山和尚

幽州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

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須石女兒去安州九峻敬慧禪師

第一世住

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

丹五

手九

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資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誠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

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

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

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

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摠衣密

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

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

歛夫涉切 嶮子紅切 壯古患切 袂彌蔽切 鏌徒歷切
 鄒鎮各切 御以硬切 魚孟切 策側教切 覲徒歷切
 也見遜切 投合也 赫呼格切 口燥性到切
 伶伶郎切 傳丁切 孤單貌 丁丁 於於加切 也也 雜几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也也 奩大鳥切 匾胡切 檐丁切 蛆余切 歎忽切 管茅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丹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丹六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德山魏湖紹夔大師
鳳翔府始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鄂州芭蕉和尚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南嶽玄奘上座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鄆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鄭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新羅朗禪師
汾州爽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錄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丹六 鄆州四禪和尚二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閣山和尚
 益州樓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

清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

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遠為友

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

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

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

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

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

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丹六 稍似箇行脚人至來三

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

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

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

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

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
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
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
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
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未打老和
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
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
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
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
堂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
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
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
文邃三人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
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
此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

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
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日子
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
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滅師半德曰如是
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
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
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
堯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
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
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
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
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
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
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
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

摩醯耆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

丹六

五

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趣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問弓折
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
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荅話師曰珍重問
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
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
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
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
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
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
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
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
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
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清嚴
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

丹六

六

家世奉佛師生惡董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
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
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
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
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
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
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真覺大師
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什
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
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
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
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
生是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 問有人
問三身中那箇身不隨諸數古人云吾常於

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
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覲面事師
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
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
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
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
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
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
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
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
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
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

踢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
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
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
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
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
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為
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
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苦
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
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德即鏡清這僧過
在什麼處便喫棒德即鏡清問徑山得徹困也師
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德即鏡清曰不見
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
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
即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
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即吾

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摹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闍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

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為當打伊解處別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為當檢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師問慧全汝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

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瀉

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座師曰

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

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瀉

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瀉

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瀉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瀉山是讚嘆瀉山去事也難子細好

見去也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

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

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師問

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

出去稜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

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

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

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

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

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

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

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拈槌豎拂不當

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

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眾看此一負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

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

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

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

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

擲引玉法眼別去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曰

這箇為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

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

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

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

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箇背

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為什

麼章為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

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

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

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

插瓜壺垂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

得平善否師謂眾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

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摹僧問

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

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

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

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

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

八十七臘五十九

丹六

十一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

世為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

山奉日寺觀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

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

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

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

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眾聲

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跣趺而化壽八十四臘

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

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

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橛師遂掘

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

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

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趨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趨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闍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

丹六

十二

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醜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叙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

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
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
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與
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

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

僧曰恁麼莫成詞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

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

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

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

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
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
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
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

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
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
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
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
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
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
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
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
箇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
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
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
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
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渌

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

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真心妄心是如何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十五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

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

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

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

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

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

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

師迴下午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

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

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

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

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

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

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

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

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

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

麼吞蛇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

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

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

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

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

卧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

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

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
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
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
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如何是和尚僊陀婆

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

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
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竹筍瓦椀

鄧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
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丹六

十七

師曰只恐闍黎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
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趨
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
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
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
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即
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
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

寺一爐香師曰廣大勿人艱曰艱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纈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世第三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

丹六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黎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彭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

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不知何許人也丹六沉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陞十九

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謂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遠邇

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

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爇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 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

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卅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

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

可謂自己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

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

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黎且莫草草忽忽谿山各異雲月是同闍黎坐却天

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

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

與化代云
但知作佛

莫愁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

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

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嚼海珠游

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

丹六

二十

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

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

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涪陽遇故人因話武陵

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

闌闌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

難曰闌闌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人

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

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

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

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不

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

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

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

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

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袒佛見解貼在額頭

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

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

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

泯時如何師曰鶯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

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

丹六

二十一

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

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

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

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稗終難映問
 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
 彷徨問不譚今古持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
 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
 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
 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教
 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
 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
 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
 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
 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
 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泥沙
 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
 曰莫將鶴唳悞作鷺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
 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

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鳥沉始得
 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
 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
 千竿師上堂謂眾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
 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
 死僧無語法眼代拈 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
 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
 井底蝦蟆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
 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
 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
 大如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二十二因風擊曰漚
 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
 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
 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
 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兩滋三草秀片玉

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

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攝別云家無白澤

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

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

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

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

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

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

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

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

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

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

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

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

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

丹六

三十三

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曰

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

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

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

相儆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

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

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

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

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

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

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

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

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黎

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

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

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

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

師自代曰慈舟不掉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

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

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

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

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

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

麼問鋒前如何辯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

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

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

丹六

三十四

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什麼彌勒

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

順庚戌歲正月初召眾僧而告曰吾本約住

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

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

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

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

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

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并六或即五日齋

後問劔鏡明利毫毛何感師曰不空罽索問

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

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

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

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自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浴江路日裏夜明燈問

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峯和尚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

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

廿六

二十六

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謹麼謹云不敢云多少口謹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局謹云向韶山口裏倚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局謹無對師便打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青青鬱鬱處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

廿六

廿七

即是闍黎有什麼事導云擬伸一問未審師
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
尉遲導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鵲
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
導云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
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導云
過在什麼處師云調蕩之辭時人知有導云
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魯般
門下徒施巧妙導云學人即與麼師意又如
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導云莫便
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玉漏不是行
家作導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導不禮拜一日又問闍
黎有衝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
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橫劍上來老僧亞

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導云明鏡當臺
請一鑒師云不鑒導云爲什麼不鑒師云淺
水無魚徒勞下釣導無語師便打導方禮拜
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
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
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
曰只如僑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
曰這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
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
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
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

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樓山同安和尚第一世住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

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

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

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

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

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丹六 二十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

奘施集切 鄆禹溫切 迤邐迤移爾切 暹暹因循切 紙

擗女角切 曬所賣切 踴徒浪切 毳充芮切 傳

側吏切 葷許云切 茹人恕切 食又菜也 襦兩居切 褌郎丁切 幕幕各切

褌博浩切 塵鹿屬切 矜郎丁切 幕幕各切 摸

揀章忍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朱切 闍闍本

也闍 貌其角切 絲夷周切 績胡對切 燎力昭切 鬻鬻六

火鋤管切 闌闌獲切 切切市垣切 鬻鬻六

切賣 芻蕘芻蕘切 稊稗稊杜奚切 蘇蘇合

稊稊似穀 稊稊似穀 稊稊似穀 稊稊似穀 稊稊似穀

聲締構 締締丁計切 也也 傲居影切 胃古法

也也 鍛丁貫切 颺所鳩切 恙餘亮切 魯魯般

般般 解解下買切 似似羊一角 滂沱滂沱

即即切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滂沱滂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丹七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一十八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蜺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州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踈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大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舒州白水山和尚 潭州文殊和尚 邵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 禪師 信州鷲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大光山立禪師 潭州藤震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鄂州靈竹和尚
已上六人無接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廿七

二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尚

台州涌泉京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

廿七

三

道德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
童中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

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桎
梏於律儀耶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
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
遂造焉洞山問曰闍黎名什麼曰道膺洞山
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道膺洞山
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一把茅蓋頭
忽有人問闍黎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
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
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

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踞山來洞
山曰阿那箇山堪住曰阿那箇山不堪住洞
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曰不然
洞山曰恁麼即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洞山曰
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
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
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
洞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
師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
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
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
山直得禪林震動乃曰膺闍黎師合醬次洞
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
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闍

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
 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
 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
 山四眾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
 是苦向此袈裟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
 謂眾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
 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
 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
 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
 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
 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
 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
 人可觀上座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
 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
 必闍黎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

五七

五

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痒和
 問眾還會麼眾曰不會師曰趙雀兒也不會
 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
 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問馬祖出八
 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
 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
 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
 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眾曰
 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掛
 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
 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
 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
 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
 時如何趙州云
 六六三十六眾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
 在壁上有僧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
 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這

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

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

人輕賤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香

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

口也須扶出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窻問

闍黎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

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

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

會師曰面前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

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

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

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

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

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

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

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

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

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升七恐同學太多去第一

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

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

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

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

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撲出不是汝疆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于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鍵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周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

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勅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黎名什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

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

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不真曰當幻何

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即始終

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

師拯濟師曰銳閣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

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唇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

十七

八

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鑿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開功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

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

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

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

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

海不宿死屍丹七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

什麼不宿死屍丹七師曰絕氣者不著丹七曰既是包

含萬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

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

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

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什麼

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

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師問彊德上座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露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

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遇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爲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老漢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

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為復別有道理還
斷得麼只如這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麼
忽爾問上座年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
少別作麼生祇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

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

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衆獸

近不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

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

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為什麼

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

枯木上更採些子華問纔有是非紛然夫心

時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

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觸髅裏眼

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

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髅裏眼睛石霜云猶

帶識在師因而頌曰

枯木龍吟真見道 觸髅無識眼初明

喜識盡時消不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

其僧復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

不斷曰如何是觸髅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

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箇

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也不知是

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

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為叢林標準

時洪州鐘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

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

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

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至明日辰

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一門人奉真

骨樹塔勅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 第二世住亦 初問洞山价和

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黎足下煙生

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唐進語云終不

生洞山云步步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

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官豈不

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

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

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官覓不得問清淨行者

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

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

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

何師曰不布婆婆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

氏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

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尚問曰學

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每日和尚上堂

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

舉前語問洞山洞山云闍黎爭怪得老僧法

眼別云祖師來也東禪秀云此三人專宿

還有親疎也無若何那箇又謁德山問曰

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

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

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

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流

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摠衣八稔受

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

師有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

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

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

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護人之心

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

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

并七

十二

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
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
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
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
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
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去師
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
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
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
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
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
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
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
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
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
何交涉別作麼生會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
無祖師意底道理

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
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
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
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
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
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
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
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
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
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
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
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
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
還有生死也無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問

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

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

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難得問蟾蜍無

返照之光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

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麼是問說

節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護始

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

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墮于方丈前詰

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

白槌普請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時第一座

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

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

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

丹七

十四

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

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還

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搬柴次洞山

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生曰反仄何幸

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

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

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

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

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為什

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

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

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

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這箇是什麼神

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

師曰天垂雨露不為榮枯師後遊河朔於平

丹七

十五

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晋州二房州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蜺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蜺以充腹

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

和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

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

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

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

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

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

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

是什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

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什

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什麼

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

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

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

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號青林和尚初自夾山

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

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

笋价曰別甌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

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

我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

長長三尺餘 鬱鬱覆荒草 不知何代人
得見此松老

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
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

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搬柴
三轉然後參堂并七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

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
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

師醫師曰金銳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
即謝師醫師便打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

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
月師上堂謂眾曰祖師宗旨今日施用法令

已彰復有何事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
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

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

丹七

十七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

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

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

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纒

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什麼不貴未

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

乎到來爲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干老僧

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涉問

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

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僧云恁麼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

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來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趣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舍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

丹七

十八

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肩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怎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掛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踢不著曰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箇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

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

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

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

爛即向和尚道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

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

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

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

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

為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洞山曰通關

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

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鑊頭通住後上堂示

衆曰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是上

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團削

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

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

與納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

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

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汗問轉不得時如何師

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

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

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

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滅後勅謚

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

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立言流播

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

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

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嗚喙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為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闍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厥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

廿七

二十

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踈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齧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為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矧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老漢僧無對師于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巖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廿七愆道者作麼生會廿七愆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愆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慳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慳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

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世第四問如何是

一句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

問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

勞拈苦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

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

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

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脚指天師

遷化時有偈曰

我路碧空外 白雲無處閑 世有無根樹

黃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畧華嚴長者論流

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

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眾觀師

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綠契德山各

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

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

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

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堂

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

山巖頭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洞山之

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對大眾前自省過舉

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

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

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十七

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三十

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

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

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

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

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蹋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鷄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

升七

主三

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纔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

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行思禪師第六世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沉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然巖頭頻召與語徵疇無忒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

升七

三四

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媪息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

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
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
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丹七

三五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
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
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
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
真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群之長溪人也姓陳氏
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
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
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
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帥飲

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
陞座歛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
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
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
什麼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
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
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
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
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
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
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進
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座參師問什麼處來
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
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師曰秋氣稍暖去

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曰百鳥嚙苦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廿七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觀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劔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問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

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溪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衣示偈曰
迦葉上名衣 披來須捷機 纔分招的箭 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巖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

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得問如何
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
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

求火

則師後參法眼方明
厥旨住金陵報恩院

問如何是畢鉢羅

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
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

是離垢底人爲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
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
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諷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傳之子如何歸

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
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
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
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
根不利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
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

第一世住

僧問攪長河爲酥酪

變大地爲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

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
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

何師曰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

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

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

如何是丹七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三十八近不得曰

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為什

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

何師曰不見道狂狃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

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

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

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

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丹七

三十九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
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
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
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
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

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

尚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

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

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

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

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眾請

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
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
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確擣磨磨不得
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
是道者師曰毛毯毯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

曰佛殿前途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
曰鉢盂裏無折筍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
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
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
鳳樓家風師曰鳳樓無家風曰既是鳳樓爲

丹七

三十一

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
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旁人
施問如何是鳳樓境師曰千峯連嶽秀萬嶂
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
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僧問如何是直截
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
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活計

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
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
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

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
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
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
連枝秀華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
歲依雪峯真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
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
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
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

丹七

三十一

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
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誠十
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
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
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
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
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
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
問仰山插鋏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

蹋倒鋏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
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
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爲什
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
盡法師曰爲知己喪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
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
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
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
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
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焰請師
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
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行剗草和尚赴
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
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

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泉問去甚處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鑿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

丹七

三十二

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天台先住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

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
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
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
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
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
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
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為什麼當不得
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
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
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為
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音釋

遁 <small>徒困切</small>	覬 <small>音桂切</small>	桔 <small>桂之日切</small>	械 <small>也</small>	倭 <small>鳥禾</small>
國 <small>而稅切</small>	泝 <small>桑故切</small>	稔 <small>如甚切</small>	蟾 <small>蟾蜍切</small>	蟾 <small>蟾蜍切</small>
蝮 <small>蝮蛇切</small>	蘭 <small>良乃切</small>	鏡 <small>邊迷切</small>	鑽 <small>古猛切</small>	鑽 <small>古猛切</small>
白 <small>徒感切</small>	杉 <small>杉所威切</small>	榘 <small>杉所威切</small>	榘 <small>杉所威切</small>	榘 <small>杉所威切</small>
短 <small>箭活切</small>	媪 <small>老稱也</small>	寨 <small>營寨也</small>	莞 <small>余玉切</small>	莞 <small>余玉切</small>
笑 <small>貌矮切</small>	狎 <small>地野也</small>	驂 <small>先舍切</small>	俗 <small>獸如赤</small>	俗 <small>獸如赤</small>
尾 <small>五拓切</small>	擣 <small>都皓切</small>	暉 <small>胡本切</small>	屬 <small>斤步</small>	屬 <small>斤步</small>
轟 <small>虎橫切</small>	釘 <small>丁定切</small>	暉 <small>胡本切</small>	屬 <small>斤步</small>	屬 <small>斤步</small>
也切	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丹八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憊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弁禪師

杭州龍華寺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芒履食纒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

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破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眾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

廿八

二

見我開遮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總不知看怎麼大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怎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讚是汝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

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巔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覲得不妨出得陰界

廿八

三

脫汝羈縻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箇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讚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

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寤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廿八大出頭所四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

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麼修行盡
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
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
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一毫
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鍊行如
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
上堂謂衆曰是汝真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
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
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
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
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
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
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

母八

五

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
虎狼刀劍解憐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
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
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
爲汝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
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裏坐沒頭水浸
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般若若
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
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
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
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竟不妨亦得觀
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
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
來口裏哆哆啞啞地被入把住詰問著沒去
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

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什麼瞋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瞋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

丹八

六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得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瞋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

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
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
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
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
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

廿八

七

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此皆是粥飯將養得
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
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
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
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銜
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
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
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
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
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峯令訪于師

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
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系別拈掌三下師曰山
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畚田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
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
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指一片
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
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報只不如和尚
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闊一尺
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
火鑪曰火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
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
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
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
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

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
言時如何師曰窺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
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
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
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箇瞌睡窺語
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
作麼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
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
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
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
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
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
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
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
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觀

丹八

八

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安措還會
麼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
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
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
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
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
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
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
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
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
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任意方有
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
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亦休 此箇元來觸處周

丹八

九

智者撩著便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牛

又偈曰

玄沙遊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詞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問曰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

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中事

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

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

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

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

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什麼師

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

汝只如盲聾瘖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

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其他說話耳又不聞口

復瘖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

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

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法眼

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

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

家要知 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

師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

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却藥

忌作麼生道稜曰愁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

恰食來遮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

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斫

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

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

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問長生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

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

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

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

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

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

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

特且問上座問凡有言句盡落圈穢不落圈

穢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

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

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

爲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師在雪峯時光侍

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

去師住後問曰先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

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師一

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

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

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

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

如玄沙意作麼生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

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

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

知和尚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

會在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

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

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

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

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

師來曰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

云一般恁麼道為什麼却成山鬼窟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遮一縫大小玄覺云叢林中道恁麼來何韋

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

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否

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

韋曰恁麼即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

師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居

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西天有聲明三

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藏到閩帥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

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

師為大王法澄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

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師南遊莆田

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

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勿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師

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

法眼別敲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

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

去琛曰喚什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師一日以

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

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

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

雪峯打鼓遮裏為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問險惡道中以為津梁師曰以汝眼為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

突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

子曰喫韋突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

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

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

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

勤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

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什麼作

佛大普玄通到禮觀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

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

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

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

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

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

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

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

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時師與泉守在室

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

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麼即某甲罪

過同安顯別云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

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
碾為塵敢保勿閑人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
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
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
意也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

濬流迨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

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

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

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

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

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

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

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疑情水釋因問

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

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

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

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
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
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比齋問未嘗爽於玄旨
乃述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 唯人自肯乃方親

昔時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如火裏冰

師在西院問誦上座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
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不到曰自有本分
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誦乃提起衲
衣角師曰為當只遮箇別更有曰上座見什
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
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
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
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
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

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
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
鼓山只如稜和尚德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
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體徧野白骨連山
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
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曰公朝服趨

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
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
與奪故毳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闍帥請居長
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
良久謂眾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
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
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
參學不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
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
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眾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此子便下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

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眾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巖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眾曰總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總似今夜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象中道總似如此嫌什麼又道總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安國瑫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耶曰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廿八展手瑫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

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

有也未僧拈前語問保福云此是誰語師

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

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師到羅山見新製龕

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

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堂大衆集

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

僧有什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

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

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

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

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

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闍帥夫人崔

氏奉道自稱錄師遣使送衣物至云鍊師令就大師

請取迴信師曰傳語鍊師領取迴信須更使

丹八

却來師前唱諾便迴師明日入府鍊師曰昨

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鍊師

展兩手闍帥問師曰鍊師適來呈信還愜大

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遮一轉曰

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

於明州上船衆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

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

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汝

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

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

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勳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

一千五百化行闍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

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

十王氏建塔

十七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岡寺順德大師道憇永嘉人也姓陳氏廿歲不食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嗚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憇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

卅八

十八

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只憇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憇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憇麼尊貴得憇麼綿密對曰道憇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憇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憇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瀉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憇麼即不知道憇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

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曰休之子也辭學宏瞻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忖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魚鰻魚不見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慎初護末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

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

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你也僧到參師問閣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真常爲佛師曰閣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虛虛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

廿八

二十

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虛虛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遮箇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

廿八

二十一

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
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
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搥住曰是我道理是
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
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問有僧辭歸宗宗問
什麼處去曰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
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
行底事師曰捧了趁出院僧禮拜師曰作麼
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
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作便是籠人單人未審
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
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
曰不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
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
法眼別去盡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鑪

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
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
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
茶來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
云和尚更契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
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
編錄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
示滅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茶毗
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
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
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
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
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

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
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
蒼天雪峯普請搬柴問師曰右人道誰知席
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
子曰遮箇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
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
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
逢一僧放下藤叉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
蹋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蹋那僧
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
法眼任崇壽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
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立覺云什麼處
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稠云此一轉處
語却還老兄東禪齊云如長生意作麼生師

嘗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
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
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

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
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
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
人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
得有失上座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峯問
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
商量雪峯曰放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
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
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
爲闍黎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
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念
然作色舉拳訶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
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遮師僧
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帥
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師曰闍黎不是聽眾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為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上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

丹八

十四

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闍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契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
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
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
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
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
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
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
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
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唱宗教
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
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
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
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
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
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
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
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
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
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
改舊時波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
奉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
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

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擄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閣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教師上堂眾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

廿八

二七

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眾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表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音似未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

廿八

二七

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狂狃無風徒勞

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

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云問如何

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

問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

麼法燈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

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款款師却云家常招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

將取去東禪濟拈云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無若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若無具行脚眼在未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

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

吽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挨子師乃打之問如

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

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

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

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

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

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

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

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

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

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

什麼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帥在衆何得造次問從上宗乘如

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

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為諸仁者刺頭

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

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

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

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

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

并八

二十八

直下猶難會 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 特地隔天涯

閩帥禮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省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

并八

二十九

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插嘴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爲奏紫衣師名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瑄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_{先住}舟_{州報恩}

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

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

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

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

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

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

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

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

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

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

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

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

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

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

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

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

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

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

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

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

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

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向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

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丹八

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三一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

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

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

師曰寒山送瀉山又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

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

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會翁
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
靈骨道具真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
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于本寺壽七十八塔
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
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
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
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
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

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
還在麼長慶問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
是省要處師曰大眾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銚
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
師曰坦然不滯鋒銚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

卅八

三十二

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
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
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
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
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
學人不曾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
嚮師道風請居龍開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卅八

三十三

音釋

瑫吐刀切 弁音甘 艇徒頂切 船小船 替他計切 捷
疾葉切 讚古困切 劑才詣切 限古候切 椿
疾也 齋劑分也 觀見也 瞞苦盍切 室
株江切 窳研計切 懣虛業切 瞞苦盍切 室
極也 中有言也 懣虛業切 瞞苦盍切 室
講張流切 畱拍通切 園園去切 室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丹九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二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魯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憩鶴山和尚 潭州瀉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為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廬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雋堪為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遇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搗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

丹九

二

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羨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為喚這箇作拳頭師

受請止困山毘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

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

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

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

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

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為老兄散却

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

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

丹九

三

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
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
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
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
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
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問十二
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
履氷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
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
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
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
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八
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鏑如何知音師
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沉

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
正位底人還消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
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
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
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
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
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
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
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
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

亦曰西雙泉
以隨州有東

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

經初禮雲峯雪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
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
學人不曾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

先住歙山

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

覺成邱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

送扶師下階曰欸欸莫教躡倒師曰忽然躡

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

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

也有儒士搏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

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

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

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

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

丹九

五

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樓上座問如何是龍井

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什麼

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

解行兩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

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

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

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

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

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

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

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

什麼處是長慶因舉般山云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

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

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

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

手扶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

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

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

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

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

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

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

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梁貞明四

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

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曰王公禮跪三請躬自

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

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

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

去要待兩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

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

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

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却

船子問泯默將可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

不會師曰瞋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此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

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上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

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繳云此

二則語一般別有道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理什麼處是心行處

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

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

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

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師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係打伊意作麼生

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

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

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

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

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

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

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為何

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

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

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

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

飯頭鑊闍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

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

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

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

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

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

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

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

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

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

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

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大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燈法

別云和尚解忌口廢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

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跣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

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

丹九

十

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鼎號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闔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丹九

十一

清風樓上赴官齋 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知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

今日與明朝

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

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觀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怎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踢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

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兒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二十年大

并九

十二

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

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曰廣主
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

不可無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

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
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

廿九

十三

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
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
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
若是根性遲迴且同古人建化門庭東覩西
覩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
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
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
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
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
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

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
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
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
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
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
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
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
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
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
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
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
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
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
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

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
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
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
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
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

升九

十四

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
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眾久立師云舉
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
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
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
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
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
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
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
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

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
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
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
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驀口塞便是屎
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
商量著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
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
捨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
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
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開用切須在意珍

丹九

十五

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
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
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
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樵
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
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
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
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
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槿樅到處馳
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
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
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
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
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
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
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
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
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

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
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
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
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
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
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
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脚手，不惜性
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
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
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夫人。
廿九
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
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
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
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
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

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
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
地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
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
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
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
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
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
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爲佛那箇爲祖且說
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麼
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
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
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
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

丹九

十七

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
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
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
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
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
老爺孃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樵
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
醜迨于像季近日師僧比去禮文殊南去遊
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
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
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
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
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
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
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

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負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標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

力九

六

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從這裏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癩上著

艾煇這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

九

九

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理道出這箇是就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孃噉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

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槌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者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踈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燋膠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

舉不顧 即差互 擬思量 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

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道師

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憑分

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

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

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

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

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

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

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十九

二十

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

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

上一關楔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楔子師曰西

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

河裏攬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

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煩再舉轆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

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

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

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

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

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

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

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

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

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

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

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

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

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

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

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

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

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

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

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

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

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

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

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

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

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

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
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竊語問久處暗室未
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
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
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
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竊語問摩騰入漢即
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
麼即理出三乘花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
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
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 若教第一指
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
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摺問駿馬

丹九

手三

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
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
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
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
少人問不假怱怱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
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
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
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麼即真道人也師
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
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
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

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
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
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
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
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
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
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
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世第二住問魚未透龍門

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
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
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宙嘗遊浙中

丹九

千四

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
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
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
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
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
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
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
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纔顧視
師便下看主事異曰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
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
頭某甲擺尾什麼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
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
管內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
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
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

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
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
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
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
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
見師曰瞋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
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
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
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
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
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
默置晏商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
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

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闡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
持苦行不衣繒纈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
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
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
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
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
東藏亦號三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
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
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
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
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
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
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
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

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

璠方表切 鼎奴代切 困渠頌切 桔正作檝 檝古勞切
 水機器 湍他端切 勦了切 穀胡谷切
 剗一丸切 槿植克切 蘇合切 爵在爵
 也目側也 檉卓切 澆澆古堯切 醜醜切 薄呂

瞠抽庚切 直灸舉有切 焦子肖切 踣丑尼切
 踣蒲沒切 蟪蕭切 蟪蟪切 坼丑尼切
 毆於口切 勁居正切 續苦謗切 續細者曰續

丹元

二十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丹十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九十一人

錄見

杭州佛日和尚丹十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不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陰珏和尚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潭州暮輔山和尚

建昌白雲滅禪師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廬山治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樓山慧志禪師

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一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乞禪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四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

廬山羅漢池隆山主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見一人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

繞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維州化城和尚
已上二人無樣
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見五人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二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

京北保福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見十二人

踈山證禪師第二世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檗慧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

筠州五峯山行遺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道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尚

筠州黃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檗山羸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滿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見錄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

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單州東禪和尚

鄧州善雅和尚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魏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州龍谿和尚

桂陽志通禪師 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

祥州大巖白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

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

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

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

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師乃投誠入室

便禮雲居為師後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

那曰此間不者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

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未陞階便

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

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

身師乃上階禮拜夾山又問闍黎與什麼人

為同行師曰水上座曰他何不相看師曰

月十五

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

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

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

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

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

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

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窻下著師

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

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

座在麼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

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

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

居巖谷不掛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

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

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

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釀茶三五碗意在鑽頭邊夾山曰瓶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又問曰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回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當之旨人焉度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取侵去師以拄杖驀口拄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云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抵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官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曰闍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

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
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
小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好問迷頭認影如何
止師云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
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
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
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
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
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
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
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問金鷄未鳴時
如何師曰夫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
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
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

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闍空曰
便請商量師曰周巾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
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厠坑子問學人不
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
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即今事作麼生曰隨
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
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
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恁麼即學人
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來
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
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
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

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
水師曰入口即撲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
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
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
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
曰我不問者箇人曰恁麼即某甲未曾祇對
珍重師後住兜率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
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
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學人向什麼處立
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范陽人也久入

第十

世

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

以臘高居堂中爲第一座屬曆和尚將臨順
寂主事僧問誰當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
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
舉第二座爲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
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密承師
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
主事僧等不愜素志周循規式師答其情乃
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
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
云和尚來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
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
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
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
蛇子爲什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

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于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世第三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

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

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明州德山和尚世第七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只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云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世第三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什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

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
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
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
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者一椀茶裏師
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
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
柴頭麼師便作輪推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顛望處師曰
井底豎高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
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
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
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師道師云不對
君王好與二十棒

丹十

十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世第四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不鑑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
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鑑照師便打問
如何是一九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陰珏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
也無師曰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
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
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
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
謂衆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
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
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

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問古人道
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
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
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愁作麼問
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
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
好問如何指示即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
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
什麼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
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期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
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
甑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
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
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

十一

十二

曰啞得我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
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
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
是妙明真性師曰寬寬莫搯損師上堂良久
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
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
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
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時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
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
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
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
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者裏無人作
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
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
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
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
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
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
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
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
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師
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
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

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磔盤問十峯萬
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峯無雲
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
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
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
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
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師曰柴
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
曰金欄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
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
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
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

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鷄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觀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

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梳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眾曰

一片凝然光燦爛 擬意追尋卒難見
炳然擲著豁人情 大事分明皆總辦

是快活 無繫絆 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了悟第二世住先住荷玉山問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

卅十

十四

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曰眾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十五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真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真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師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問久嚮廬山石門爲什麼

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逢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香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花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

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

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

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

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何誰無問如何是

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

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花開師嘗著真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

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

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飽叢林問

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

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闌黎打燈問和尚百年

丹十

十七

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

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

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

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僧應諾

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

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

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

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

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

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故本來名箇

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

箇甚麼曰只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
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
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
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
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
姓箇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
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
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
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
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
見底浮浪足噴岼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迥透
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
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來師曰石

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噉日中草

前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威禪師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路逢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
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
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
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
不引人間韻知音肯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
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
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洞山第
三世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
師曰越國君王不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
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
空霄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
爲人處師曰殷勤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
身爲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
戶盡逢春師有偈曰

龍光山頂寶月輪 季 照耀乾坤爍暗雲 十九

尊者不移元一質 千江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
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
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屬夾山和

尚示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
氏出城迎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
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
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
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

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
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
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
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
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
寺再闡玄風上堂示徒曰瑠璃殿上光輝之
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
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
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問月生雲
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花鼓好好大哥
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
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徃來遊子罷
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

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
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徧握乾坤石人在曰
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
看取金鷄豎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
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
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
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
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曰如何即是師曰
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鳥爲飛
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櫳因
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
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一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茫茫問如何
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菡戶絕知音

十

十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
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
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
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
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
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攏摠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
者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
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十

十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
三冬花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師乃省悟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采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蝱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

通祕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惟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椀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醻昔因當雜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南北東西去也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花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寒暑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當後榮顯爲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併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 父母爲修蓋 住來八十年 近來覺損壞 早擬移他處 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 彼此無相礙 跏趺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并十

并三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又值愁愁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峯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樓欄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

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請

說法要師請於每年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

白大會逾月而散天台光明大師將辭歸山會始於師也

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延請為寶山院

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慙慙懸記應矣師上

堂謂眾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

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

聚話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

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

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

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

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

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花

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

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

還肯麼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汝道不見得

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

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

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

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

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地建塔創院賜

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為隱跡修塔

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剋

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

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并十

二十

前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

踈山證禪師世第二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

諸方謁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甚處曰

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

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

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
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
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
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
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
色中混融卅十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
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三十五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十問一藏

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
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手中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師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
空王殿上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
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
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等凡七

人各從參嗣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
眼贊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
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芒明照禪師詎曰違
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
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
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
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
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平且世間
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
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
接之欵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
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開津嚴緊乃謂守吏
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
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

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時
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
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畱塞虛空汝
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
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祇對和

尚語甚竒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
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
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
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第二世終于本
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
是佛師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
來師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
人履踐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
師曰驢面獸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

升十

十六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
耀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
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

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花問和

尚還愛財色也升十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

什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

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者

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

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葦冷飯曰又

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世第三問失路迷人請師

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

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

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

庫內無如是乃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

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

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

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

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玉兔聽繞須彌問曰

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

曲水流運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

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

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
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
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世第一魏府人也姓韓氏

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疎山之室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適然蕭韶外六

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

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

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黎從什麼

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

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

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

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合城士女奔走至院

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

發塔觀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闍維

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
龍頭蛇尾腰間一劍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
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
任牧守母因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
博通羣書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
禮廣度禪師彼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
安禪師安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
事有僧辭樂普普曰四面是山關黎向什麼
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
即從汝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
園中師怪問曰上座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

丹十

三十九

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
不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踴師
囑之曰祇對和尚時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
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
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
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
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
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禮重後歸
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創永安禪
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
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
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
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
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躡

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藥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
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
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
後如何明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夔道被
昭宗蒙塵之亂以晉開運丙午歲冬鳴捷椎
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
九臘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
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
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
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
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鵬隨箭落李廣不當
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

橋金牙徒勞拈筭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
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
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
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
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
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
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
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
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
樂普底汝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三十夾山亦不
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
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
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
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鬪牯

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家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

師曰什麼物十一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拈不出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

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掛

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黎外邊
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
換骨洗腸投紫塞洪門切忌更嚼蘆問從上
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
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
御珍林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
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
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雖則互
凝呈瑞色太陽輝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
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諸水勢
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
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
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
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

并十

三五

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
師曰畱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
一句師乃打之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
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

南山路仄東山低 新到莫辭三擔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 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羅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
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
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
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 貌古年復少 相看陌路同

論心秋月皎 壞衲線非蠶 助歌聲有鳥

城闕今日來 一漚曾已曉

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
影本國謚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